

世界俠武

霹靂將軍

飛來福原是飛來禍
偽君子原是眞小人

小鬼子火併霹靂將軍
七壯士勇闖虎穴龍潭

構思新穎・劇力萬鈞
動作火爆・絕無冷場



\$2.00

913

◀ 編 後 話 ▶

「霹靂將軍」是本期推出的巨型小鬼子傳奇故事，內容曲折，情節動人，王小克與小辣椒、白小妹為人誘入陷阱，被困岷市，助紂為虐，驚險重重，幸而及早發覺對方詭謀，扭轉乾坤，化險為夷，查獲真相！本故事有令你意想不到的精彩構思橋段，更有懲惡鋤奸、大快人心的感人描述，佳作當前，不宜錯過。

蕭逸先生的長篇「甘十九妹」故事發展驚奇莫測，尹劍平處身情仇、恩怨漩渦中……甘十九妹廬山揭露，驚為天人……欲知他們二人今後的精彩發展下去，請看本文。

一九七七年元旦將臨，本刊同人等預祝各位讀者新年快樂，萬事如意！在下期裏，本刊特別推出巨型猛稿——新穎奇情「艷俠」故事之「青樓艷盜」，本故事由譽滿東南亞名作家蕭逸執筆撰寫，全文達十萬言，故事中人物身世詭秘神奇，令人莫測！她，既是艷如桃李、冷若冰霜、柔情似水的一位羣芳魁首，又是一個開得滿城風雨的女飛賊，但她把英雄血性、鋌強扶弱、肝胆照人事蹟表露無遺，令人拍案叫絕，心曠神怡。下期刊出，幸勿錯過。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霹靂將軍（小鬼子傳奇故事）

本文是描述小鬼子和白小妹、小辣椒被人誘入陷阱，助紂為虐，險些鑄成大錯，他們經過幾次出生入死的經歷後，查獲真相，終能及時扭轉乾坤，懲兇治奸……上官庸 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疾如風（風·林·火·山傳奇故事之一）◀二▶

一團緊一團 強忍終難忍……朱羽41

憨人憨福（新派俠情中篇）

水火煎熬苦 憨厚福緣來……曹若冰51

殊砂井（俠義傳奇故事）

你虞我詐騙 計賺謀奪掠……高庸59

血雷飛珠（新穎俠情小說）

妖風吹湖海 血腥染武林……倪匡69

血皇冠（司馬洛傳奇故事）

險遭飛來禍 怒追嫁罪仇……馮嘉77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甘十九妹

枉有回天力 無法脫情關……蕭逸85

春秋筆

龍潭擲龍珠 虎穴捋虎鬚……臥龍生93

其人其事·武功秘竅

致命的穴道（武功秘竅）……小雲49

李小龍的秘密武器（其人其事）慧心67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廈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理：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兩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728 半年26期NT.\$ 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 每冊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武俠世界

第91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依達最新創作小說 又搬上銀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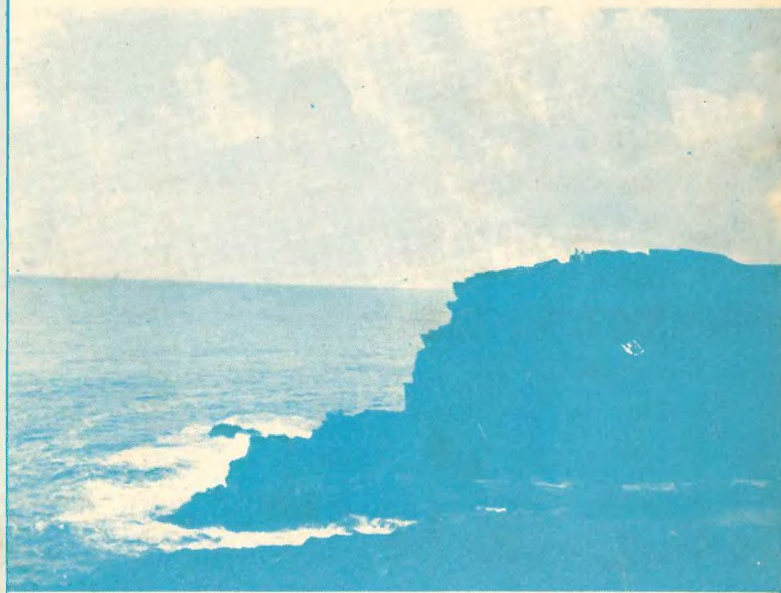
「情天空餘恨」在「新文摘」雜誌連載時，已售出電影版權，本片全部將在歐洲實地拍攝。描述一位空中小姐曲折離奇的遭遇。結局出人意料，本書經已出版。全書217頁定價HK\$2.70

再版發行中

夏綠蒂的憂鬱……3.00
吃月亮的人……3.00
第三十五個生日……2.50
黑虎金娃……3.00
琴鍵右角……4.00
明日天涯……4.00
漁港恩仇……2.00
童話與夢……3.60
依達旅美日記……3.50
長夜……6.00
別後……2.80
青草地上……5.00
火祭二十歲……3.80
樹下的人……4.00
藍鳥……4.60
窄梯……5.00
林中……2.40
狐……3.80
午夜共舞……3.60
星（上集）……3.80
星（中集）……3.80
星（下集）……3.80
黃菊……4.20
多久？……3.80
給我鬱金香……4.40

情天空餘恨

達依



每冊定價HK\$3.80

每冊定價HK\$3.40

每冊定價HK\$4.00

每冊定價HK\$4.40

每冊定價HK\$2.80

歸



著 達依

雨中

洛杉磯

依達著



鳶



達依

達依



集上

去秋



著 達依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霹靂將軍



獲獎遊眠

備受尊崇

白小妹開門，站在門口的是一個西裝煌然，笑容可掬青年男子。

「找誰？」白小妹詫異地望住那青年男子，看他的樣子，既不是登門推銷的售貨員，也不像傳道者——他究竟是什麼身份？」

「請問——這層樓的主人在不在？」青年男子臉上仍然是可親的笑容。

白小妹猶疑了一下，問他道：「我就是這層樓的主人。」

青年男子聞言似乎愕了一然，但隨即一笑，道：「那麼，我可以進去坐坐嗎？只花你五分鐘的時間。」

白小妹下意識地把身子擋在門口，警惕地望住那青年男子，問道：「你究竟是幹什麼的？」

青年男子遲疑了一下，自懷中取出一本小冊子來，撕下兩張票子，道：「這是敝公司送給你的免費抽獎券。」

白小妹疑惑地接了過來，道：「什麼免費抽獎券？」

「抽獎券上面印有詳細說明。」青年男子道：「你仔細看看。」

說罷，轉了一個身，上樓去了。

白小妹先把大門關上，還上了門，這才把眼光射在手中那兩張抽獎券上面。

白小妹自內走過來，問道：「剛才才是誰？」

「送抽獎券的。」白小妹答。

白小妹雙眉微微一皺，道：「那都是

騙人的，他要你多少錢？」

白小妹搖搖頭，道：「他一個仙也沒有要。」

「哦？」白小妹愕了一然，道：「一個仙也不要？」

「真的，完全免費。」白小妹將抽獎券遞上前去，道：「他送了我兩張。」

「天下間有這樣便宜的事？」白小妹滿腹狐疑，道：「讓我看看。」

兩人各自取了一張抽獎券，湊到面前看個清楚，只見上面印着「東南亞商會廿年分會十週年紀念抽獎券」幾個紅字；下面另有式行黑色小字：頭獎：菲律賓來回機票兩張，免費觀光馬尼拉七天；二獎：菲律賓來回機票乙張，免費招待觀光馬尼拉七天，另獎金五百披索；三獎：現金獎一千元。另外還有入圍獎安慰獎等等，至於抽獎日期，則是三月一日。

白小妹看了看日曆，道：「後天便抽獎啦！」

白小妹把兩張抽獎券捏成一團，作勢要向窗外拋去，白小妹急忙叫道：「小辣椒，你幹什麼？」

「拋掉它！」小辣椒道：「反正這是騙人的。」

「給我！」白小妹伸出手去，道：「也許我們今年走運，中了個頭獎呢？」

小辣椒向她扮了個鬼臉，道：「中個屁！那有這樣大的蛤蟆隨街跳？」還是把那張捏成一團的抽獎券遞了給白小妹。

「頭二獎都被我中啦！」

小辣椒幾乎以為是自己的耳朵有了毛病，瞪大雙眼，踏上前來，問道：「你：你說什麼？」

「你自己看好了，」白小妹臉上興奮喜悅之情絲毫未減，道：「頭獎和二獎都中了！」

小辣椒接過報紙和那兩張抽獎券對了一下，低叫起來，道：「我的天，真的是頭獎和二獎！」

「我早已說過了，我有預感會中獎的！」白小妹眉開眼笑，道：「只是想不到連中頭二獎！」

王小克問道：「中頭二獎，有什麼獎品？」

白小妹把抽獎券遞到他面前，道：「你自己看吧，我本來還在想，如果中了頭獎，只得兩張機票，到底我們兩個人去呢？現在二獎也中了，一共三張機票，七天免費招待，剛好！」

王小克把抽獎券上的文字看了一遍，道：「獎品可豐富得很啦，你幾時買了這兩張抽獎券？怎麼我不知道？」

「不是買，是送的。」

「哦？」王小克楞楞地問：「有這樣的事？」

白小妹把當日那青年男子送抽獎券的事，講了出來，聽得王小克半晌說不出話來。

「天……天下間怎會有這樣便宜的事



白小妹小心翼翼地把它攤平了，又端詳了一眼，道：「中獎號碼將會登在城市日報，唔，城市日報！」

小辣椒笑了起來，問道：「你當真以為會中獎？」

白小妹雙眼望向窗外，緩緩地點點頭，道：「唔，我有這個預感。」

「見你的鬼！」小辣椒苦笑着聳聳肩，向房間走去。

白小妹把那兩張抽獎券摺起來，放在袋中。

王小克面對着電視螢幕，正看得緊張時，忽聽白小妹「嘩」地一聲叫了起來，那叫聲充滿了喜悅和興奮。

「中啦！中啦！」白小妹手中拿着報紙，從沙發上跳了起來，正在手舞足蹈。

王小克望了她一眼，心下暗暗詫異。

如果是小辣椒，他一點都不感到奇怪——即使她扒在地上滾來滾去的話。

然而，白小妹溫文馴順，平日不論碰到什麼大悲大喜的事，都保持冷靜，她年紀雖小，却已有一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修養，究竟是為了什麼事而手舞足蹈起來？

「小鬼子，中啦！」白小妹趨上前來，聲音因過於興奮而帶着微顫：「真的中了！」

王小克正想問她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小辣椒聽到白小妹的叫聲，自房裏跑出來，問道：「小妹，什麼事？」

「中啦！」

小辣椒一瞥眼，見白小妹手中拿着兩

「王小克呆呆地問。」

「別理它這許多，反正我們中了獎！」

「白小妹喜孜孜地道：『明天立即去和他們聯絡，來，把報紙給我，上面登有和他們聯絡的地點和電話！』」

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踏進那豪華的「東南亞華僑商會H埠分會」辦公室時，不由眼前一亮。

能够在中區地王「國際大廈」擁有一個寫字樓的公司，絕對不會是小公司，何況，他們一連擁有四個單位，而且氣派豪華得令人眼花繚亂。

走過去是一列系白色流綫型鋼製寫字枱，起碼有三四十張，天花板的管燈是特製的，燈光柔和悅目，和地上棕色的地毯，襯托得令人精神也為之一振。

寫字樓的牆紙和窗簾布，也是最名貴，是以三人站在當地，利那間不知所措。一個職員踏上前來，問道：「請問幾位有何貴幹？」

「我——我們是來領獎的。」白小妹道。

「啊！領獎的。」職員臉上綻出笑容，道：「請到這邊來。」

說完，領着三人向一道房門走去。

職員在門上敲了一下，推開了門，道：「蔡會長，他們是來領獎的。」

「請進請進。」一個戴着金絲眼鏡，身材矮胖，皮膚黝黑的中年男子迎上前來，操着帶有福建音的粵語，道：「歡迎歡迎！」

蔡會長的辦公室比外面的陳設自然更

加美輪美奐，王小克是識貨之人，他一瞥眼間，便看出連枱上的煙灰盅，也是最名貴的水晶玻璃雕成的。

「鄙人是華僑商會本市分會的副會長，蔡炎章，請問，三位貴姓？中的是第幾獎？」

王小克自我介紹後，把抽獎券拿了出來，道：「我們中的是頭二獎。」

「啊！那真是恭喜你們了！」蔡炎章伸出手來，和白小妹等三人相握，道：「你們將成了我們的貴賓，免費觀光馬尼拉一個星期，請問你們幾時可以動程？」

三人相對望了一眼，王小克道：「隨時都可以。」

「那好得很，後天怎樣？」

「手續方面趕得及辦嗎？」王小克反問。

蔡炎章笑了笑，道：「如果由我們那邊商會辦的話，廿四小時之內，就可以辦好了。」

王小克以前去過菲律賓，知道那邊的福建籍華僑商人潛力極大，廿四小時之內可以辦好入境手續，的確不足為奇。

「如果你們辦得好手續的話，」王小克道：「我們沒問題。」

「那好極了，我會立即打長途電話到馬尼拉去，除了叫他們辦理手續之外，並準備招待三位貴賓。」

「謝謝。」

「到啦！到啦！」小辣椒頭靠着機窗，叫了起來。

王小克向外一望，只見稻田阡陌，茅

屋星羅棋布，果然已經抵達菲律賓了。

飛機開始向下俯衝，「請繫安全帶」

「請勿吸煙」的燈號也亮了起來。

「這是你第幾次來菲律賓了？」白小妹一邊扣着安全帶，一邊問。

「第二次。」

「上次到什麼地方玩過？」白小妹問道。

王小克仰首想了一想，苦笑着搖搖頭，道：「什麼地方都沒去過。」

「不知道這一次他們會怎樣招待我們。」

白小妹道。

「最好帶我們到百勝灘，碧瑤去玩玩。」小辣椒插口道。

「你就想，」白小妹道：「碧瑤離馬尼拉六個小時的車程，坐飛機也要半個多鐘頭，人家免費招待，當然越省越好，怎會再另外花一筆錢請我們到碧瑤去？依我看，能够照顧我們一日三餐，酒店和丹車費就夠好了。」

小辣椒向她扮了個鬼臉，不做聲了。

這時，飛機已降落了，王小克向機窗外望出去，驕陽高懸，天氣十分晴朗。

他望了望腕錶，是下午二時半，菲律賓的夏令時間和日地相差一個小時，才一時半，於是較回菲律賓時間。

三人隨身行李不多，不用要取行李，各自向海關那邊走去。

忽然，一個穿着夏威夷恤衫，皮膚黝黑的青年男子朝三人走了過來，問道：「請問是王小克先生嗎？」

王小克向他點頭。

「我叫施能忠，是僑商會的職員。」

統夫人馬可斯的太太伊美黛並不困難，甚至要見總統馬可斯本人都不難，可是如果要見蔡智的話，就不大容易了。

「哦？有這樣的事？」

「你聽人說過嗎？美國有個神秘富翁侯活曉士，行踪飄忽，至今仍然無人見過他，」王小克正色道：「傳說那蔡智就和侯活曉士差不多。」

「但蔡智的身家財產一定比不上侯活曉士！」小辣椒道。

「這可就難說得很了，外國人一有了錢，便拚命出風頭，好像奧納西斯，即是那個希臘船王，其實他擁有的財產，還不及我們中國船王包玉剛的一半，但他風頭之勁，包玉剛却比不上萬一。」王小克道：「我們中國人的作風，和外國人絕對不同。」

「可是侯活曉士是世界有數的大富翁之一。」白小妹道：「那蔡智再有錢，總也不能和他比吧？」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菲律賓雖然是一個落後小國，但貧富之懸殊，較美國那種先進大國更厲害，此地大富翁之富有，不是常人可以想像得出來的。」

「唉！管他誰有錢。」小辣椒頓了頓足，道：「先醫好了我的肚子再說。」

「好吧，我請你們到二樓吃飯去。」

王小克笑道。

三人來到二樓餐廳，叫了食物大快朵頤，小辣椒從未試過菲律賓菜，吃得讚不絕口。

王小克見白、小兩女興趣極濃，於是把心底下的疑惑暫時拋開，帶了兩人出外

青年男子伸出手來：「歡迎三位光臨。」

小辣椒上下打量着施能忠，見他頭上梳得光亮，一條牛仔褲却又窄又短，就像個飛仔，心中暗暗詫異，「僑商會」怎會派這樣的人迎接自己？

「請三位這邊來。」施能忠領前向一個側門走去。

側門旁站着一個警衛，施能忠用流利的非語和他談了幾句，那警衛立即露出笑容，向王小克三人敬了個禮，示意三人可以通過。

三人離開機場時，小辣椒低聲問白小妹道：「早知不用經過海關檢查，帶點私貨來賣，乘機賺它一筆了！」

「你有門路脫手嗎？」白小妹微笑問道。

小辣椒扮了個鬼臉，這時，施能忠站在機場門口，手一揚，一輛嶄新的美國林肯牌豪華房車緩緩駛了過來。

司機是非律賓人，身穿筆挺制服，下車替客人打開車門。

三人上了車後，施能忠坐到司機位旁邊，向他囁囁咕咕的談了幾句非語，車子開始向前駛去了。

「我們本來想安排你們住在馬尼拉國際大酒店。」施能忠轉頭道：「可是那裏離市中心較遠，所以，我們打算安排你們住在『希爾頓』、『凱悅』和『阿羅哈』三間酒店，你們喜歡住那一間。」

小辣椒眼珠一轉，心想「希爾頓」和「凱悅」都是著名的酒店，正想答話，王小克碰她，搶先答道：「阿羅哈吧！」

「好的。」施能忠說着，轉頭吩咐司機，在酒店附近逛一會，這才回酒店休息。

六時十五分左右，施能忠已經來到酒店，迎接三人去參加「歡迎宴」。

上了車後，王小克問道：「施先生，歡迎宴在什麼地方舉行，現在你應該知道了吧？」

「馬尼拉洲際大酒店。」施能忠答。

王小克深深吸了一口氣，「馬尼拉洲際大酒店」是非律賓最高尚，氣派最豪華的大酒店，「總商會」將「歡迎宴」安排在那裏，可見其隆重。

然而，當車子來到「瑪卡迪」中心的「洲際大酒店」時，王小克更感驚奇，只見酒店前面偌大的停車場，泊滿了豪華的房車，有好幾十部名貴房車，甚至找不到位子，在附近兜兜兜去。

跟在王小克等人後面的，還有無數的名廠房車，車中坐的都是中國人。

「今晚酒店裏有什麼重大的宴會嗎？」王小克隨口問了一句。

「不錯。」施能忠答道：「就是歡迎你們三位貴賓的宴會。」

小辣椒瞪大了眼，納納地問道：「你……你是說，這些人全都是來赴歡迎我們的宴會的？」

施能忠點點頭，向外望去道：「菲律賓華人社會中的名流今晚全都到齊了！」

「可是……可是這究竟是為了什麼？」小辣椒不置信地問。

「為了歡迎你們啊！」

王小克等三人面面相覷，半晌，白小妹才道：「我們竟有這樣重要嗎？」

「是蔡會長安排的，」施能忠道：「

機。

「那是什麼酒店？」小辣椒道：「好像不很出名的？」

「阿羅哈是一間小酒店，中國人開的。」王小克低聲道：「我們還是住阿羅哈比較方便一點。」

小辣椒甚少違拗王小克的意思，聞言緩緩地點點頭，道：「好吧。」

那「阿羅哈大酒店」的中文是叫「豪華大酒店」，王小克第一次到菲律賓時，住的就是這一間酒店，如今舊地重遊，不過心境却是截然不同了。

不一會，車子已經抵達「阿羅哈」，歐僕迎了上來，見三人除了手挽的旅行袋之外，再無其他行李，都暗感詫異。

施能忠替三人開了房間，都在六樓，是三個可相連的房間。

「我肚子餓了。」小辣椒對着施能忠道：「你們幾時請吃飯？」

「對不起，我們的歡宴今晚舉行。」施能忠歉笑道：「小姐你肚餓的話，請先在酒店叫東西吃吧。」

「錢由誰付？」小辣椒問道。

「這個——」施能忠猶豫了一下，道：「上頭沒有關照過，我想大概由你們付吧？」

小辣椒嘆了一口氣道：「好小家！」施能忠因窘地一笑，道：「我先走了，六點半左右來接你們。」

說罷轉身出房，王小克忽然問道：「歡迎宴是不是在酒店裏？」

「我不大清楚。」施能忠回頭答道：「一切都由蔡會長決定。」

「我……」

「我……」

我記得像今晚的陣仗，只試過一次。」

「幾時試過？」小辣椒好奇地問。

「兩年前。」

「那時是爲了歡迎誰？」

「星加坡總理先生。」

三人聞言均是不約而同地低呼了一聲，無論如何，都不相信眼前的景象是真的——以自己三個的身份，怎和一國的總理相論呢？

這時，酒店僕歐看到那架林肯牌房車的車牌，急忙迎上前，替他們打開了車門。

施能忠執一執領帶，恭敬地說：「三位請跟我來。」

踏進酒店大堂時，無數的眼睛向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望來。

「歡迎宴在二樓的夏威夷廳。」施能忠領前走去。

王小克看到四週的華僑男的無不衣冠楚楚，女的全部珠光寶氣，望望白小妹、小辣椒，再看自己，衣着極其隨便，不禁渾身不自在。

「小鬼子，我……我們穿得太寒酸了！」白小妹低聲道。

王小克苦笑一下，並不說話，他生性豁達，最初的確感到不安，後來用心一想，自己來前又不知道宴會如此隆重，衣着方面失禮並不足爲奇，況且，他一向都不注意衣着。

來到二樓時，一個頭髮灰白，滿面紅光的老者，趨上前來，笑道：「歡迎，歡迎！」

「他就是那個蔡智了？」小辣椒低聲

道：「讓我把電話到他家中看看。」

「好，你去吧！」

那老者望望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一眼，轉身走開了。

王小克接觸到他那炯炯的眼光，心中不由一動，像他那種奇特的眼光，似乎蘊藏着深深憐憫，同情和惋惜，可是爲什麼？

「蔡副會長，他是誰？」王小克忍不住問。

「他是總商會的幹事，名叫李欽敬，」蔡永和微笑答道：「他是一間木材行的東主。」

王小克緩緩地點點頭，只是猜想不透何以李欽敬才用那種眼光望住自己。

不一會，李欽敬匆匆趨上前來，向蔡永和道：「蔡會長十五分鐘之前已經離開家門，相信立刻就到了。」

「唔。」蔡永和轉頭對王小克道：「王先生，真是不好意思，讓你久候了。」

小辣椒已飢腸轆轆，臉上不由露出不耐煩的神色，王小克舉起酒杯，向李欽敬道：「李先生，我敬你一杯！」

李欽敬呆了一下，想不到王小克竟會向自己敬酒，站在當地不知所措。

「李幹事，王先生敬你的酒啊！」蔡永和把自己的酒杯遞了給他。

李欽敬略一定神，連忙接過酒杯，道：「是，是！」

兩人一仰而盡後，王小克向蔡永和道：「蔡副會長，何不請李先生和我們坐在一起？」

「這個——」

李欽敬急忙搖手道：「不……不必了

道。」

王小克搖搖頭，事實上他也未見過蔡智，但是對方氣派不凡，相信也不會是什麼次要人物，上前和他握手。

「這位是總商會的副會長蔡永和先生。」施能忠替雙方介紹說：「王小克先生，白小妹小姐，蕭小姐。」他不知道小辣椒的真名，所以只介紹她的姓。

「歡迎歡迎！」蔡永和親熱地拉着王小克的手道：「請裏面坐！」

王小克踏進大廳時，只見衣香鬢影，冠蓋雲集，侍者托着酒盤來回賓客之間招呼，遠處樂台上有一隊樂隊，正奏着音樂，不過可能是爲了與賓客交際的關係，音量較低。王小克等人進入大廳後，數百雙眼光一齊向他們望來，大廳中突然靜了。

休瞧小辣椒平日蹦蹦跳跳地似乎天不怕地不怕，但一處身這種場合，却竟渾身不安，俯促地站在當地不知所措。

然而白小妹神態自若，暗中打量着酒會中的賓客。這時，一個又白又胖的中年男子走上前來，蔡永和道：「秘書長，過來見見我們今天的貴賓！」

那男子老遠便伸出手來道：「歡迎，歡迎！」

「他是我們總商會的秘書長，蔡伯興先生！」蔡永和道。

「貴會的重要職務，似乎都被蔡氏宗親霸佔了？」王小克笑道。

蔡永和和蔡伯興相對望了一眼，尷尬地笑了笑，道：「王先生真風趣。」

「蔡會長呢？」王小克問道。

「蔡會長立即就來了，」蔡永和道：「

我在那邊有位子。」

「那有什麼關係？」王小克道：「反正還未開席，你坐到我這椅來好了。」

「不……不行的。」

蔡永和沉吟了一下，道：「王先生，這主席的席位早就安排妥當了，李幹事另有席位，依我看——」

說到這裏，大廳中忽然揚起了一片掌聲，衆人轉頭望去，只見一個穿着長衫馬褂的中年男子，一邊含笑向賓客點頭打招呼，邊向主席這邊走來。

王小克見他氣定神閒，雍容高華，不禁暗讚了一聲。

「蔡會長來了！」蔡永和急忙站了起來。

王小克見許多本來坐着的賓客——包括女賓在內，都站了起來，只得也站了起來。

蔡智在秘書蔡伯興的陪同下，來到席前，向王小克望來，笑道：「這位一定是我們今晚上的貴賓王先生了？」

蔡伯興急忙趨上前替衆人介紹，蔡智一和王小克，白小妹，小辣椒握手，笑道：「請坐，請坐！」

說罷，逕自在主位坐了下來。

王小克這時把他看得更清楚了，只見他俊逸瀟灑，眉目清秀，年紀雖然已經四十開外，一頭烏黑光亮的頭髮却濃密異常，望上去那像腦滿腸肥的生意人？簡直像古代的秀才讀書人。

「對不起，讓你們久候了，」蔡智歉笑道：「臨出門前，工商部長突然來到舍下，和他談了一會，是以阻延了赴宴的時

「請三位這邊來。」

說罷，他領了三人向前走去，一面介紹當晚的賓客給三人認識，剎那間，王小克怎記得齊全？只知道那晚赴會的不是什麼公司的「董事長」，便是什麼宗親會的會長和主席。

從大廳口走到裏面那一段路，差不多花了半個小時，王小克等人才來到一張枱子之前，坐了下來。

枱上擺着銀光閃閃的食具，三人坐下後，侍者領班便上前請問三人要喝什麼東西。

「王先生是H埠來的，大概喜歡拔蘭地吧？」蔡永和笑着問道。

「隨便什麼都好。」

蔡永和轉身用非語吩咐侍者領班，不一會，侍者領班托了盤子上來，上面是一瓶「不知年份」的白蘭地。

「王先生，這是小弟上個月托朋友在法國帶來的，看來花了他一番心機才找到這樣的好酒。」蔡永和道：「相信H埠也不容易喝到這樣的好酒，來來，試一試如何？」

王小克一見酒瓶的裝璜，立即知道來頭不凡，當然點頭稱好。

侍者領班開了酒瓶，小心翼翼地倒了幾杯，分別端王小克等人面前。

小辣椒斜眼望着王小克，意思是問他可不可以喝。

王小克端起酒杯，在鼻端嗅了一下，向小辣椒緩緩地點點頭。

「來，祝你們三位這次旅程愉快！」蔡永和端起了酒杯。

間。」

這時，侍者領班已經恭敬地替他斟滿一杯酒，蔡智拿起酒杯，向王小克道：「罰我一杯！」

說罷，仰首一仰而盡，半滿都沒有灑滴出來，王小克見他如此豪爽，不由叫了一聲「好！」

「王先生，不知道你喜不喜歡喝酒？」蔡智道：「如果喜歡的話，今晚定要和你痛飲一番。」

王小克見他談吐斯文，對自己又是禮敬有加，對他更生幾分好感，拍拍胸口，道：「即使我不會喝酒，今晚也非捨命陪君子不可！」

「好！好！」蔡智大喜，向侍者領班道：「拿酒來！」

白小妹秀眉微微一皺，用手肘碰一碰王小克，示意他不可多喝，然而王小克却不理會。

「我想大家肚子都餓了，」蔡智向蔡伯興道：「叫他們起來吧！」

「是。」

蔡伯興轉身離去後，蔡智舉杯向白小妹和小辣椒道：「我敬兩位小姐一杯。」

白小妹和小辣椒見他神采非凡，儒雅大方，心下暗生好感，舉杯和他勝了。

蔡智大喜，道：「這次我們舉辦抽獎大會，獎券分送到星加坡，吉隆坡，台灣，泰國和H埠，本來以爲前兩名定會在H埠，而且三位年輕有爲的人中龍鳳，真是意料不到！」

「蔡會長褒獎了！」白小妹笑道。

王小克啜了一口，果然特別香醇醇厚，不禁讚了一聲：「好酒！」

「難得王先生喜歡，來，再來一杯！」蔡永和笑着向侍者領班示意倒酒。

王小克幾時喝過這樣香醇的美酒？連聲稱謝，白小妹忽然道：「像這種好酒，應該慢慢欣賞才是，怎能作牛飲？」

蔡永和先是呆了一呆，隨即「哈哈」笑道：「白小姐說得對，對極了，來來來，這一杯咱們慢慢品嚐就是！」說罷又示意侍者領班添酒。

喝酒間，不斷又有華僑們上前，蔡永和——替王小克等人介紹。

那些僑領們紛紛向王小克等人道賀，態度十分恭敬，王小克表面上和他們寒暄，心底下却十分詫異，想不通爲何這些腰纏萬貫，富甲一方的僑領們對自己這「幸運兒」如此禮貌週到。

「小鬼子，那個蔡智怎麼還沒到？」

小辣椒在王小克耳畔低聲問道。

王小克望了望腕錶，是晚上八時了，自己來到洲際酒店，不經不覺便是一個多小時，却仍然不見主人家的影子。

這時，「夏威夷廳」中人頭湧湧，被邀赴宴的僑領們差不多全到齊了。

蔡永和臉上也露出焦灼的神色，頻頻地望望腕錶，向一個身穿禮服，相貌清癯的老者招手道：「李幹事，你過來。」

那老者趨上前來，必恭必敬地問道：「副會長有什麼吩咐？」

「蔡會長爲什麼還沒有到？」蔡永和問。

那老者望了望腕錶，道：「我看也應

在座僑領道：「你們說是不是？」

「是！是！」衆人連忙答道。

王小克見座中僑領都是年過五旬開外，紅光滿面，腦滿腸肥的殷商巨賈，但對這個「會長」却恭謹客氣，越覺得蔡智實在不簡單。

這時，侍者端上菜餚，全是山珍海錯，極其貴重的菜式。

蔡智等人熱情勸酒佈菜，連素來不大喝酒的白小妹，也喝了兩大杯，俏臉紅撲撲地，更增嬌美。

酒過三巡，王小克問道：「明天貴會打算帶我們到什麼地方去觀光？」

蔡智猶豫了一下，答道：「這個蔡秘書長早有安排，不過，如果你們有什麼特別喜愛的地方要去，大可告訴蔡秘書長，他定會竭盡所能，帶你們去觀光玩玩。」

王小克聞言大喜過望，正想說幾句感謝的話，忽見一個精壯男子匆匆趨上前來，在蔡智耳畔低聲說了幾句。

蔡智臉上勃然變色，道：「好！我立即趕回去。」

說罷，他站了起來，道：「王先生，兩位小姐，對不起得很，舍下突然發生了一件事，我要趕回去看看。你們別客氣，多用點菜餚。」

「又是霹靂將軍攪鬼？」蔡永和臉上也微微變色。

「我想是吧？」蔡智說話時憂形於色，向衆人一拱手，提着長衫的邊，匆匆隨那大漢而去。

王小克心下疑惑，問道：「什麼霹靂

李欽敬急忙搖手道：「不……不必了

將軍？」

蔡永和雙眉一揚，臉上閃過一陣恐懼，厭惡的神色，旋即端起酒杯，勉強笑道：「來來，咱們喝酒！」

王小克見他並不回答自己的話，心下益加懷疑，但只得拿起酒杯，和他喝酒。蔡智離去後，與座的僑領們雖然照樣喝酒吃菜，但神情已無復剛才的歡愉，反而人人眉宇間似乎都罩着憂色。

王小克知道其中必有內情，而且一定和那「霹靂將軍」脫不了關係，可是蔡永和半句也不肯說，如何得知其中究竟？

「歡迎宴」到晚上十時多結束，賓客們紛紛離去。

這時，施能忠走了過來，打算護送王小克等三人回酒店休息。

蔡永和伸手出來，道：「王先生，晚安！」

王小克和他握手時，心中忽然一動，問道：「蔡副會長，我有一件事想和你談，不知道你有沒有時間？」

蔡永和沉吟了一下，道：「王先生有什麼事要談？」

王小克左右望了一眼，見赴會的賓客已離去了，道：「咱們找個地方坐下來，好好談談怎樣？」

蔡永和遲疑了一下，才點頭，道：「好吧，那麼到舍下坐坐怎樣？」

「這樣晚打擾你，不方便？」王小克問。

「如果不方便的話，我也不會這樣提議了。」蔡永和微笑道：「來吧！」

當下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乘坐蔡

永和的豪華房車，來到一幢花園別墅。

那花園別墅氣派非凡，是西班牙式的，看來建成的日子已不短，但其宏偉壯觀之勢，却不隨歲月的進增而減少。

白小妹和小辣椒踏進佈置得豪華絕倫的客廳時，不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她們直到這個時候，才相信菲律賓的富翁，真是不可限量。

大廳中的每一件傢俬和擺設，都名貴得宛如藝術品一樣，兩人站在當地，看得呆住了。

「請坐。」蔡永和道。

眾人坐下後，傭人獻上香茗，蔡永和道：「不知王先生有什麼話要和我說？」

王小克咬了咬唇，凝視着蔡永和，問道：「那霹靂將軍是誰？」

蔡永和一聽「霹靂將軍」這四個字時，雙眉陡地一揚，答不出話來。

半晌，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他……他是菲律賓的一個要人！」

「一個將軍？」

「以前是的，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已經退休了。」蔡永和道。

「他叫什麼名？」

「尼坦那尼，」蔡永和道：「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菲律賓曾被日軍佔領，當時，尼坦那尼只是一個上校，率領屬下和日軍打游擊，未幾升了少將，跟着又和盟軍聯手對抗日軍有功，升中將，退休時，已經是上將銜了。」

「那麼他今年多大年紀？」

「大約有六十一、二歲了，」蔡永和道：「他是菲律賓歷史上最年輕將軍。」

「這位尼坦那尼將軍似乎和貴會不很友善？」王小克試探問。

蔡永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這件事說來話長——」

王小克見他欲言又止，問道：「尼坦那尼和蔡會長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

蔡永和連連苦笑着搖頭，喃喃道：「這件事說來話長，說來話長……」

小辣椒忍不住道：「蔡先生，你可以長話短說，告訴我們一個大概啊！」

蔡永和抬頭望住小辣椒，又望望王小克，道：「你們三位是我們的貴賓，像這種煩惱頭痛的事，何必知道太多？」

「也許我們可以幫忙呢？」小辣椒脫口說道。

「幫忙？」蔡永和搖頭苦笑，道：「菲律賓有五十萬華僑，五十萬人都對付不了的人，你們……你們……」說着望了三個人一眼，意思是說：憑你們三個小孩子，又濟得了什麼事。

王小克聽說尼坦那尼將軍的事竟然關連全菲律賓的五十萬華僑，不由臉上動容，道：「蔡副會長，這樣說來，你更非把其中內情告訴我們不可了。」

「可是那又有什麼用？」蔡永和嘆了一口氣，道：「你們又不是玉皇大帝，耶穌基督，又幫得了我們什麼忙？」

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對望了一眼，心底下隱隱覺得，這件事非比尋常。

「可是我們也是中國人，」王小克道：「中國人在外國謀生，就有義務出一分力。」

蔡永和感激地望了王小克一眼，道：

「難得王先生通達事理，不錯，我們小小離家，遠涉重洋謀生立業，錢雖然是賺到了一點，但所受到的待遇，却不足為外人道！」

「那「霹靂將軍」的脾氣可是大得相當？」白小妹揶揄口問。

「不錯，」蔡永和道：「正是如此，傳說他當上校時，一個軍曹只犯了個小錯誤，便被他當眾捆了三巴掌，再罰他在烈日下一連站上三天，還降他為士兵，又有一個士兵偷了同僚三個披索，被罰自己斬掉雙手！」

白小妹「啊」地一聲叫了出來，道：「他應該叫殘忍將軍才對！」

「那士兵怎可能自己斬斷雙手？」小辣椒好奇地問。

「他先用右手握刀斬了左手，再把一把利劍綁在木樁上，右手大力向劍鋒揮去——」蔡永和臉上露出悚然神色，接道：「據說那士兵臨陣退縮，右手只被劍鋒斷了皮肉，未及脫骨，霹靂將軍命人把他的右手斬了下來。」

「這……這太慘無人道了！」白小妹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寒顫。

「在戰爭期間，更慘無人道的事還多着，」蔡永和嘆了一口氣，道：「這又算得上什麼？上級還讓他治軍甚嚴，頒給他一枚勳章哩！」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小辣椒忿忿不平地道：「簡直是野蠻民族！」

「非籍土人有許多根本還未開化，是的而且確的野蠻民族嘛！」白小妹揶揄口道：「據說菲律賓七千多個小島上，不少地

方還有那種未開化茹毛飲血原始人哩！」

「白小姐對菲律賓倒是相當瞭解。」

「我是在書上看到的。」白小妹臉上

一紅，道：「也不知道對不對。」

「那尼坦那尼將軍根本沒讀過書，未從軍前，也是一個原始部落的勇士而已。」

「蔡永和道：「只不過因緣際會，做到了將軍而已。」

「蔡副會長，」王小克問道：「他究竟怎樣和華僑們過不去？」

蔡永和遞了口烟給王小克，又自己燃上一口，長長地噴了一口烟霧，道：「其實十餘年來，他便一直與菲律賓的華僑為敵了。」

「哦？」

「你們聽說過嗎？東南亞各地，都有排華的排華，其中，尤以印尼和菲律賓為甚？」

王小克點點頭，蔡永和繼續說道：「霹靂將軍主張排華最力，煽動非人，把華僑趕離菲律賓國土，說是如果任由我們在這裏開枝散葉，將來的菲律賓，定然成為中國人的天下！他甚至危言聳聽說，中國人將會使菲律賓亡國滅種！」

王小克等人皺着眉，事實上各地只要有華僑存在的地方，都在擔心這件事，只不過多半擔心經濟一面倒由華僑操縱控制，滅種亡國云云，那「霹靂將軍」未免誇大了！

只聽蔡永和繼續說道：「菲律賓當政者大起恐慌，上任總統麥加柏哥，聽信了霹靂將軍的話，大力排華，又定下許多法

例，阻得中國人在此做生意。

「不過，我們華僑的適應力是很強的，頭腦也很靈活，不論他們用什麼手段來對付我們，我們都有辦法來應付。」

「所以，這八九年來，生意雖然難做一點，幸好馬可斯總統並不特別仇視華僑，我們倒也可以在此地安居樂業。」

說到這裏，蔡永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又道：「然而，霹靂將軍最近又在舉行什麼「喚醒國人對外來侵略者——黃禍的注意」了！」

「黃禍？」小辣椒不解地問：「那是什麼意思？」

「我們是黃種人，歐美各地的白種，紅種和黑種人視我們黃種人為禍害，所以叫黃禍。」蔡永和道。

「他們菲律賓人，還不是黃種人？」小辣椒嗤嗤一嗤，不屑地道：「真是自掌咀巴！」

蔡永和澀然一笑，道：「經他一呼籲，當局又開始留難華僑經營的店舖和公司了，而霹靂將軍不知從什麼地方學來的，認為「擒賊先擒王」，一定要先對付我們華僑社會中的幾個頭頭不可！」

王小克聽到這裏已經明白了，蔡智既是華僑首腦，自然是第一個目標。

「他……他怎樣對付蔡智先生？」王小克問。

「慫恿一些亡命之徒謀殺他！」

眾人聞言均是「啊」地一聲低呼了起來，料不到「霹靂將軍」的手段竟是如此卑鄙！

「第一次行動是在三個月前，蔡會長

的私邸，被人扔了一個炸彈，幸好只炸死了兩隻大狼狗，沒有傷人！」蔡永和道。

「你們怎麼知道是霹靂將軍主持的？」

「因為半個月後的一個深夜，蔡會長家裏突然闖進三個手提輕機槍的槍手，」

蔡永和道：「那三個槍手一衝進別墅，見人便射，幸好蔡會長已經請了保鏢，埋伏在暗處，把他們一一射死射傷，其中一個受傷的槍手在盤問之下，承認兩次的謀殺行動，都是霹靂將軍策劃的。」

「這麼一來，蔡會長大可告他一狀了？」

「白小妹插口道。

蔡永和苦澀地笑了一笑，道：「霹靂將軍雖然已經退休，但在民間的影響力極大，甚至大過前任總統麥加柏哥，當局是要給他幾分面子的，何況，菲律賓人會站在中國這一邊嗎？」

「如果證據確鑿的話，不怕當局不將他揪出來治罪！」小辣椒道。

「話是這樣說，可是，把他治了罪又怎樣？我們以後的生活，一定更難了，」

蔡永和道：「何況，說不定治罪也是表面文章而已。」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你們衡量輕重，不但沒有報案，還把那受傷的槍手送了回去？」

蔡永和一拍大腿，道：「對啦！王先生真是識見超乎常人，我們開會商討，覺得既然蔡會長絲毫未損，被射殺的三個兇手又是菲律賓人，一來為了息事寧人，二來希望霹靂將軍見我們以德報怨，從此不再和我們留難，所以把那受傷的槍手送了

回去。」

「可惜的是霹靂將軍並不領情。」王

小克道。

蔡永和嘆了一口氣，道：「夷狄就是夷狄，他非但不領情，還繼續派槍手來謀殺蔡會長。」

「這霹靂將軍未免太不識好歹了！」

「經過兩次被刺後，蔡會長已提高了警惕，不但汽車換了和美國總統一樣的避彈玻璃，家中更聘請十個保鏢廿四小時輪值，輕易不在公眾場合露面，這才令對方難以下手。」

「不知剛才霹靂將軍又用什麼手段去對付蔡會長？」白小妹問話時，臉上充滿了關切的神色。

蔡永和一拍大腿，道：「對！我該打個電話去問問，希望事情不要太糟！」

說着拿起案頭的電話，撥了一個號碼，等有人接聽後，道：「我是蔡永和，蔡會長在嗎？請他聽電話——」

王小克等三人坐在一旁不出聲，靜聽蔡永和和蔡智講電話。

不一會，蔡永和講完電話，向王小克說道：「他們收買了一個菲律賓籍僕人，把廚房的煤氣開了，企圖毒害蔡會長的家人！」

「後來呢？」王小克連忙問。

「幸好被一個保鏢發覺，急忙把煤氣喉關了，」蔡永和鬆了一口氣，道：「沒有人受傷。」

「蔡副會長，有道明槍易躲，暗算難防，這樣下去，並不是辦法啊。」王小克

道。

蔡永和緩緩地點點頭，道：「可是又有什麼法子？」

「你們試過和霹靂將軍談判嗎？」白小妹忽然問。

蔡永和苦笑道：「如果他是個講理的人，也不會做出這等卑鄙的刺殺行動了，他根本不肯見我們！」

「像他這種人，最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小辣椒道。

「我們也試過了，可是行不通。」

「爲什麼？」

「他的別墅就像一座古堡，每一個入口都有三名荷槍實彈的警衛防守，連一隻貓都難潛進去，何況是人！」蔡永和道。

「可以收買他們自己去幹啊！」小辣椒道：「我們中國有句老話說，有錢可使鬼推磨，相信在這地方也行得通吧？」

蔡永和一樣搖頭，道：「霹靂將軍是大戰英雄，對國家是出過不少力的，非人對他敬若神明，別說找人刺殺他，便是給錢非人，叫他罵一聲，也沒有人肯幹，這點，我們中國人似乎比他們差了一籌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點頭，許多中國人都肯爲了錢而出賣自己，甚至自己的國家，否則歷史上怎會有這麼多的「漢奸」？

「這樣說來，沒有辦法對付他了？」小辣椒問道。

「直到目前爲止，的確找不到辦法對付他。」蔡永和答道。

王小克凝視着落地玻璃窗外的夜空，沉吟半晌，忽然道：「晚了，我們應該告辭了。」

「沒關係，反正我也很晚才睡的，」

「我問你，這封信是誰叫你交給我的！」王小克問話時，自袋中取出了那封信來。

「啊！是一位先生！」侍者用不甚流利的英文回答。

「究竟是誰？」王小克追問。

侍者聳了聳肩，道：「我……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那麼他的樣子呢？」

侍者仰首想了一會，答道：「他……他是中國人，年紀大約五十餘歲，樣子沒有什麼特別。」

王小克腦際忽然閃現一個人來，李欽敬！

「他現在人呢？」王小克問。

「走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點頭，眼前又映出昨晚他望着自己時的神情。

爲什麼他的眼光透着同情和憐憫？

「先生，有什麼不對嗎？」侍者戰戰兢兢地問。

「沒……沒什麼。」

這時，施能忠自餐廳走了出來，道：「王先生，請到這邊來用早餐吧。」

王小克隨着他來到餐廳，原來白小妹和小辣椒已經下來了。

早餐十分豐富，三人飽餐之後，施能忠帶着他們踏上那輛冷氣豪華「林肯牌」房車，向「中國花園」而去。

花園在市區中心，是一個面積甚大的公園，裏面種滿奇花異草，假山處處，亭台樓閣，雕龍琢鳳，小溪中養着不少名種

金魚，已經成了遊客必到之地。

施能忠買了入場券，帶領王小克三人入內參觀。

白小妹看到花園中古色古香的建築和設計，不由暗嘆了一口氣，道：「想不到華人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日埠沒有一個十足中國化的公園，菲律賓只有五十萬華僑，却弄了一個出來。」

「這都是華僑們團結一致的關係，」王小克道：「還有台灣政府也捐了一筆錢出來。」

蔡永和道：「再坐一會吧。」

「不，我們要回酒店休息了。」王小克堅持着。

「好吧，我送你們出去。」蔡永和站了起身，苦笑道：「我早就說過了，這件事你們無能爲力，也根本不知從那兒幫起的。」

王小克澀然一笑，向前走去。

施能忠恭立在門外相等，一見衆人出來，立即招手叫司機把車駛過來，原來剛才他坐在「林肯」豪華房車內，一直在後跟着。

蔡永和送了他們上車，道：「希望你們這次旅途愉快，再見！」

施能忠踏上了車，轉頭問道：「王先生，回酒店了吧？」

「好的。」王小克答話時，雙眼望着前面，若有所思。

白小妹和小辣椒都瞭解王小克的脾性，見他這副模樣，知道是在思維，不敢出聲。不一會，車子來到酒店，施能忠首先跳下車來，替三人打開車門。

王小克首先下車，一瞥眼，只見酒店大堂人影一閃，有人躲到一條石柱之後，那人影好熟，一時却想不起是誰。

但是，王小克可以肯定一點：那人是在晚上的「歡迎宴」中見過的。

王小克趕上前去，朝石柱後一望，却不見有人，大概從石柱後面一條通道離去了。

施能忠詫異地問道：「王先生，怎麼啦？」

「沒……沒什麼，」王小克道：「剛

才好像看到一個朋友。」

「請你們上去休息吧，」施能忠道：「明天一早，我會來接你們的。」

「明早我們到什麼地方去玩？」小辣椒問道。

「中國花園。」施能忠道。

「好極了！」小辣椒大喜，道：「聽說中國花園很好玩。」

施能忠淡淡一笑，向三人道了晚安，轉身離去了。

踏進電梯時，白小妹問道：「小鬼子，剛才你看到了誰？」

王小克雙眉微蹙，道：「好像是那個李幹事。」

「李欽敬？」

「不錯，」王小克道：「他何以鬼鬼祟祟地在我們酒店中？」

「對了，剛才你爲何一直要他坐在我們一起？」白小妹白了他一眼，道：「今晚的位子早經安排的，他只不過是區區一個幹事，那有資格坐主家席？」

王小克淡淡一笑，緘默着，似乎在想着什麼東西。

「鈴鈴，鈴鈴，鈴鈴！」

王小克被一陣電話鈴聲吵醒，拿起床頭櫃的電話，「喂」了一聲。

「王先生，早！」是施能忠的聲音。

「施先生，早。」

「我在餐廳等你們，」施能忠恭敬地道：「請你們趕快下來吧。」

大概是她發出來的。

這時，一個管理員上前詢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却被一個頭纏紅布的非律賓人大力一推，喝道：「滾開！」

那管理員是個六十開外的老者，怎經得起這大力一推，登時仆倒在地。

四個非律賓大漢仰天笑了起來，其中一個向女的走去，伸手捏了她的臀部一把。女的閃身躲避，緊緊摟住那男的，俏臉上已嚇得毫無血色。

八字天書 一番焦慮

「鈴鈴，鈴鈴，鈴鈴！」

王小克被一陣電話鈴聲吵醒，拿起床頭櫃的電話，「喂」了一聲。

「王先生，早！」是施能忠的聲音。

「施先生，早。」

「我在餐廳等你們，」施能忠恭敬地道：「請你們趕快下來吧。」

大概是她發出來的。

這時，一個管理員上前詢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却被一個頭纏紅布的非律賓人大力一推，喝道：「滾開！」

那管理員是個六十開外的老者，怎經得起這大力一推，登時仆倒在地。

四個非律賓大漢仰天笑了起來，其中一個向女的走去，伸手捏了她的臀部一把。女的閃身躲避，緊緊摟住那男的，俏臉上已嚇得毫無血色。

「豈有此理，光天化日之下非禮婦女，這還成世界，」小辣椒衝上前去。

遊客們圍在大涼亭外觀看，誰也不敢上前干涉，這時忽見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女飛步上前，都是大感詫異。

小辣椒推開看熱鬧的遊客，衝了上前，擋在那一雙男女之前，又起了腰，向爲首的非律賓大漢們喝道：「你斗胆當眾調戲婦女，想死不成！」

那四個非律賓大漢怎聽得懂她的中文，聞言面面相覷，旋即轟然大笑。

爲首的非律賓大漢色淫淫地望住小辣椒，忽然伸手向她的臉蛋摸去。

小辣椒早已防備，側頭閃過了，右手陡地一探，抓住大漢手腕，使力一拉，大漢料不到有此一着，立時向前仆倒，跌了個狗吃屎。

其他三個大漢勃然變色，望定了小辣椒，噤噤咕咕地說話。

小辣椒也不懂他們究竟在說些什麼，喝道：「還不快滾！」

這時，那個仆倒在地的大漢已爬了起身，站到同伴那邊，指着小辣椒噤噤咕咕地

王小克望了望腕錶，已經是上午八時零五分了，窗外陽光普照，天色十分晴朗，答了一聲好，掛下電話，跳下床來。

他剛踏進洗手間打算盥洗梳頭，房門忽然「篤篤」地響了地來。

王小克放下牙刷，暗想一定是白小妹或小辣椒過來了，趕上前開門。門開處，站在門外的是一個酒店之侍應生。

「早晨，先生，」侍應生說着英文，將手中的一封信遞給王小克，道：「這是你的信。」

王小克愣了一然，把信接過來，道：「等一等。」轉身到衣袋裏拿了一張五披索的鈔票給侍者。

侍者謝了一聲，離去了。

王小克關上房門，向手中的信望去，只見上面並無郵票，只是寫着「王小克先生親拆」幾個字，封口外用膠紙貼牢了。

他把信封撕開，裏面擺着一張白紙，攤開一看，只有八個大字：「小心一切，切勿中計。」

王小克望着那張白紙呆呆出怔——這究竟是什麼意思？

他把信紙反過來一看，除了那八個大字之外，再無其他字眼，更無署名。

顯然地，這是一封警告信！然而，究竟是誰給自己的呢？

王小克決定向剛才那個侍者問一下，匆匆盥洗完畢，換過衣服，下樓找那送信之侍者。

終於被他在衣帽間找到那位侍者，問道：「剛才那封信是誰叫你拿給我的？」

「這——」侍者瞠目結舌，剎那間答

地說話。

小辣椒又腰望着四人，她心想後面還有王小克接應，別說四個，便是多十倍的大漢，也怕他何來。

施能忠忽然奔上前去，陪笑向那四個非律賓大漢講了幾句話。

那四個非律賓大漢恨恨地望了小辣椒一眼，轉身離去了。

王小克這才踏上前去，向驚魂甫定的一雙男女遊客問道：「你們有什麼損失吧？」

「沒……沒有，」男的急忙拖住女的手，道：「謝謝你們解圍。」

說罷，神色慌張地離去了。王小克轉頭向施能忠道：「施先生，剛才你向他們說了什麼話？」

「王先生，他……他們是霹靂將軍的人，千祈不能得罪，剛才貴友摔了那大漢一交，他不肯干休，我……我只得上前向他賠罪。」

小辣椒不等他說完，便叫了起來，道：「豈有此理，他在大庭廣眾非禮婦女，我不打他一頓已算便宜了他，還要向他賠罪？」

施能忠澀然一笑，道：「可是他們是霹靂將軍的打手啊。」

「那又怎樣？」小辣椒憤憤不平地道：「我管他是狗屎將軍！」

施能忠左右望了一眼，低聲道：「咱們快走，別惹麻煩了！」

在施能忠半推半送下，四人上了車子，王小克問道：「施先生，你還沒有回答我剛才的話哩！」

王小克問道：「再坐一會吧。」

「不，我們要回酒店休息了。」王小克堅持着。

「好吧，我送你們出去。」蔡永和站了起身，苦笑道：「我早就說過了，這件事你們無能爲力，也根本不知從那兒幫起的。」

王小克澀然一笑，向前走去。

施能忠恭立在門外相等，一見衆人出來，立即招手叫司機把車駛過來，原來剛才他坐在「林肯」豪華房車內，一直在後跟着。

蔡永和送了他們上車，道：「希望你們這次旅途愉快，再見！」

施能忠踏上了車，轉頭問道：「王先生，回酒店了吧？」

「好的。」王小克答話時，雙眼望着前面，若有所思。

白小妹和小辣椒都瞭解王小克的脾性，見他這副模樣，知道是在思維，不敢出聲。不一會，車子來到酒店，施能忠首先跳下車來，替三人打開車門。

王小克首先下車，一瞥眼，只見酒店大堂人影一閃，有人躲到一條石柱之後，那人影好熟，一時却想不起是誰。

但是，王小克可以肯定一點：那人是在晚上的「歡迎宴」中見過的。

王小克趕上前去，朝石柱後一望，却不見有人，大概從石柱後面一條通道離去了。

蔡永和緩緩地點點頭，道：「可是又有什麼法子？」

「你們試過和霹靂將軍談判嗎？」白小妹忽然問。

蔡永和苦笑道：「如果他是個講理的人，也不會做出這等卑鄙的刺殺行動了，他根本不肯見我們！」

「像他這種人，最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小辣椒道。

「我們也試過了，可是行不通。」

「爲什麼？」

「他的別墅就像一座古堡，每一個入口都有三名荷槍實彈的警衛防守，連一隻貓都難潛進去，何況是人！」蔡永和道。

「可以收買他們自己去幹啊！」小辣椒道：「我們中國有句老話說，有錢可使鬼推磨，相信在這地方也行得通吧？」

蔡永和一樣搖頭，道：「霹靂將軍是大戰英雄，對國家是出過不少力的，非人對他敬若神明，別說找人刺殺他，便是給錢非人，叫他罵一聲，也沒有人肯幹，這點，我們中國人似乎比他們差了一籌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點頭，許多中國人都肯爲了錢而出賣自己，甚至自己的國家，否則歷史上怎會有這麼多的「漢奸」？

「這樣說來，沒有辦法對付他了？」小辣椒問道。

「直到目前爲止，的確找不到辦法對付他。」蔡永和答道。

王小克凝視着落地玻璃窗外的夜空，沉吟半晌，忽然道：「晚了，我們應該告辭了。」

「沒關係，反正我也很晚才睡的，」

「我問你，這封信是誰叫你交給我的！」王小克問話時，自袋中取出了那封信來。

「啊！是一位先生！」侍者用不甚流利的英文回答。

「究竟是誰？」王小克追問。

侍者聳了聳肩，道：「我……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那麼他的樣子呢？」

侍者仰首想了一會，答道：「他……他是中國人，年紀大約五十餘歲，樣子沒有什麼特別。」

王小克腦際忽然閃現一個人來，李欽敬！

「他現在人呢？」王小克問。

「走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點頭，眼前又映出昨晚他望着自己時的神情。

爲什麼他的眼光透着同情和憐憫？

「先生，有什麼不對嗎？」侍者戰戰兢兢地問。

「沒……沒什麼。」

這時，施能忠自餐廳走了出來，道：「王先生，請到這邊來用早餐吧。」

王小克隨着他來到餐廳，原來白小妹和小辣椒已經下來了。

早餐十分豐富，三人飽餐之後，施能忠帶着他們踏上那輛冷氣豪華「林肯牌」房車，向「中國花園」而去。

花園在市區中心，是一個面積甚大的公園，裏面種滿奇花異草，假山處處，亭台樓閣，雕龍琢鳳，小溪中養着不少名種

金魚，已經成了遊客必到之地。

施能忠買了入場券，帶領王小克三人入內參觀。

白小妹看到花園中古色古香的建築和設計，不由暗嘆了一口氣，道：「想不到華人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日埠沒有一個十足中國化的公園，菲律賓只有五十萬華僑，却弄了一個出來。」

「這都是華僑們團結一致的關係，」王小克道：「還有台灣政府也捐了一筆錢出來。」

「什麼話？」
「你到那和那四個菲律賓大漢說了什麼？」
施能忠道：「我——我告訴他們，蕭小姐是總商會的貴賓，剛從日埠而來，有眼不識泰山——」

「放屁放屁！」小辣椒叫了起來：「早知道他們是狗屎將軍的手下，我非打他們一頓不可，什麼有眼不識泰山！」
施能忠雖然苦笑一下，說道：「他們畢竟只是些流氓打手，聽到總商會的名頭，還是要給幾分面子的，只不過……只不過……」

「只不過怎樣？」王小克見他吞吞吐吐，接口問道：「快說。」
「他們要求一筆賠償。」
「什麼？」王小克跳了起來，道：「要什麼賠償？」

「他們說是醫藥費。」
「我可沒受傷！」小辣椒叫道：「要什麼醫藥費？」
「唉！」施能忠嘆了一口氣，道：「誰叫我們碰上霹靂將軍的打手，只好自認倒霉，照賠罷了。」

「你答應賠他們多少醫藥費？」王小克問。
「他們開價一萬披索，我還價五千披索，他們立即接受了，我叫他們明天到總商會辦事處來取。」施能忠道。

「這簡直是勒索！」小辣椒道。
「蕭小姐，像這種情形，本地常有發生，誰叫我們有國歸不得，要在各地異鄉謀生？」施能忠嘆了一口氣，道：「所以吧。」

「可是……可是她到什麼地方去找他們。」白小妹問道。
「容易得很，施先生不是說過嗎？」王小克道：「那四個大漢今天要到總商會的辦事處去收賠款。」

「啊！——白小妹低呼了一聲，道：「原來這小鬼頭早就有了計劃了！」
「她以為騙得過我，其實她動一條汗毛，都逃不過我的眼睛，」王小克得意地道。

「咱們現在怎樣做？」
王小克在白小妹的耳畔低聲說了幾句話，只聽得她連連地點頭，俏臉上綻出笑靨……

小辣椒在王小克離開房間後，立時自床上跳了出來，瞧她生龍活虎般的身手，那像過身疼痛了？
她趨上前去，把耳朵貼在門板上傾聽了一會，見王小克腳步聲遠去，得意地笑了起來。

她轉身來到窗口，向下望去，那輛林肯牌豪華房車就在酒店對面的廣場上，司機站在車門旁等候。
不一會，酒店內似乎有人向司機招呼；司機跳上車子，把車開了過去。

小辣椒咬著手指，凝眼望著酒店的出口。
大約兩分鐘後，林肯牌房車向外緩緩地開出了！小辣椒雙手一攤，道：「好極！我也可以走啦！」

她轉身打開抽屜，取了點鈔票和一把

，凡事只好忍氣吞聲，自認命苦了！」
王小克對於華僑在世界各地所受的不平等待遇早有所聞，眼看施能忠嘆了一口氣，祇默著。

這天，施能忠任嚮導帶他們到馬尼拉各名勝古蹟遊玩。

施能忠是土生華僑，對非島的風土人情，歷史掌故頗為諳熟，一一講解，倒令王小克等人對菲律賓加深了一層認識。
晚上，三人盡歡而返，施能忠相約三人翌晨再見，說是要帶三人到「百勝灘」去坐獨木舟。

白小妹拍手叫好，小辣椒却神情鬱鬱，臉上毫無興奮喜悅之情。
王小克看出小辣椒的異狀，問道：「你怎麼啦？」

「我好累，想睡覺。」
「好吧，你們回房睡覺吧。」
翌日一早，施能忠又來電催三人起身，王小克來到樓下客廳，却見白小妹一人在廳。

「小辣椒呢？」王小克詫異地問。
「她不舒服。」
「哦？」王小克呆了一呆，又問：「什麼地方不舒服？」

「她說頭痛，腳痛，渾身像要散一樣，」白小妹道：「所以今天不和我們出去玩。」
王小克雙眼轉了一轉，道：「我上去看看她。」說完轉身向電梯走去。施能忠自後追了來，一面叫道：「王先生！」

王小克轉頭問道：「什麼事？」
「你快吃早餐吧，咱們要出發到百勝灘去。」

對摺的小刀，藏在腰間，打開房門，向外走去。

小辣椒來到酒店大堂，見華籍經理黃曉民正在接待處，踏着輕快的步伐，向他走了過去。

黃曉民一眼瞥見小辣椒，急忙和她含笑招呼，道：「蕭小姐，您早！」
「早！」小辣椒把門匙交到枱面，道：「黃經理，我有件事想請你幫幫忙。」
「敝酒店上下均樂意為您服務！」黃曉民必恭必敬地道：「請說。」
「華僑總商會在什麼地方？」小辣椒道。

「在王賓街，八百號。」
「王賓街又在那兒？」
「在中國城，」黃曉民道：「那裏一帶都是我們唐人開的店舖。」
「從這裏去要多久？」小辣椒道：「王賓街非文怎麼講？」

黃經理仰首一想，答道：「如果坐車子去的話，大約四十分鐘。」跟着又把「王賓街」的街道用非文告訴她。
「好，謝謝你。」
小辣椒來到酒店門口，守門的門僮問道：「小姐，的士？」

小辣椒向他點點頭，門僮立即召了一輛的士過來，小辣椒跳上了車，向司機道：「王賓街。」
那司機平日載慣了遊客，一聽街名，立即點了點頭，道：「OK！」開動了車子。

小辣椒靠在座墊上，閉目養神，昨天晚上，她爲了今日之行思索得失了眠，其

灘去啦！」施能忠道。

「你們先吃，我立即下來。」
王小克到小辣椒的房門口，伸手敲了敲門。

「誰？」是小辣椒的聲音。
「我，小鬼子。」
「進來吧。」

王小克推門而進，只見小辣椒躺在床上，身上蓋着被子，房間內的冷氣則開到最冷一格。

「不舒服？」王小克問。

小辣椒向他點點頭，道：「頭痛，全身都痛！」

「胡說八道，你年紀這麼小，怎會全身都痛？」王小克笑道：「那是老年人的徵狀！」

小辣椒聳了聳肩，道：「我怎知道，或者是昨天走路太多了。」

「要不要替你請個醫生？」王小克問道。

「不必了，」小辣椒道：「我躺一會兒便沒事。」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好吧，你在酒店休息，我和小妹到百勝灘去了。」

「再見，」小辣椒向他搖搖手，道：「祝你們玩得開心。」

下樓來到餐廳，白小妹已替王小克叫了早餐，道：「她怎麼了？」

王小克望了她一眼，並不答話，拿起鮮奶，骨嘟嘟地喝了個杯底朝天。

他又吃了一塊牛油多士，向施能忠道：「施先生，今天到百勝灘的節目可以取消？」

實並未好好睡過。
朦朧間正在打盹，車子忽然戛然而止，小辣椒睜眼一看，原來已經抵達唐人街了，望過去全是華文招牌，街道上的行人一大半倒是中國人。

她付過車資下車，望一望門牌，原來是一百五十號，距八百號還有一段路程。望了望腕錶，已是早上九時半，正要去的士叫住時，司機已開動車子飛馳而去了。

小辣椒暗暗頓了頓足，心想從這裏走到八百號，起碼要十來分鐘的時間，萬一昨天那四個大漢一早便去總商會索取賠款，豈不錯過了？
正沒理會處，忽然有個男子手執馬鞭，含笑踏上前來，用蹩腳的中文道：「小姐，馬車？」

小辣椒側頭望過去，只見男子後面停着一輛馬車，那馬又瘦又癯，站着正在喘氣。
「十披索，馬車，」男子雙手比劃着，道：「好玩！」
小辣椒靈機一觸，道：「載我到八百號去，好不好？」

「好！好！」男子大喜，扶了小辣椒上車。
小辣椒在馬車上坐定後，男子一揮馬鞭，口中叱喝着，馬兒騰開四腿，向前邁進。

那「王賓街」路面凹凸不平，又窄又長，兩旁的店舖參差不齊，小辣椒一路瀏覽，頗覺着前進。

不一會，馬車已經來到七百八十號，小辣椒向前望去，只見不遠處有一幢建築

施能忠愣了一然，詫異問道：「爲什麼？」
「我忽然也有點頭暈，不想去了。」
「小鬼子，你——」白小妹關切地望住王小克，道：「你也有點頭暈？」

王小克一面點點頭，一面向白小妹暗打眼色。白小妹會意，道：「既然你也不舒服，我一個人去有什麼意思？不如取消吧！」

「這——」施能忠剎那間不知如何是好。
「施先生，其實我們不到百勝灘，你正可乘機放一天假，帶自己的女朋友出去玩一天，有什麼不好？」王小克說着站了起身，道：「明天早上見吧！」

施能忠見王小克語氣甚爲堅決，無可奈何，只得道：「好吧。」
「那麼你請回吧！」王小克道：「我也要上樓休息一下了。」

說完，向白小妹打了個眼色逕自向電梯走去。

兩人踏進電梯後，白小妹迫不及待地道：「小鬼子，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咱們怎能拋下小辣椒一人讓她去孤身冒險？」

「你說什麼？」白小妹不解地問。
「小辣椒不是真頭痛，是假的，」王小克深深笑道：「昨天晚上，她就打定主意這樣來騙我們，所以聽說要到百勝灘去，一點也不熱衷。」

「她……她爲了什麼要這樣？」
王小克苦笑着聳聳肩，道：「也許她想獨力去對付昨天那四個霹靂將軍的手下

十分宏偉的大廈，「華僑總商會」的招牌伸展到街心，連忙叫馬快停車。
她取了張十元披索的鈔票給馬快，跳下車，朝那幢大廈走去。

街道上人來人往，還有汽車，吉普車和馬車爭道，到處一片骯髒混亂氣象，地上四處都是馬糞，散發着臭氣，小辣椒是在鄉間長大，却也不禁要掩鼻而行。

不一會來到那大廈前，抬頭一望，寫着「總商會大廈」，門口的石階鋪着雲石，光可鑑人，氣概不凡。左右各站着兩個非籍看更。

小辣椒並沒有進入「總商會大廈」的企圖，她只是站在大廈對面一家照相館的門前，望着大廈出入的人羣。

照相館的老闆是個五十餘歲的華僑，他一眼便看出小辣椒是外地遊客，上前和她搭訕說：「小姐，從什麼地方來的？」
小辣椒回頭一望，見那老闆面露友善笑容，也報他一笑，道：「我是日埠來的。」

「啊！我的太太和小兒也在日埠！」
老闆大喜，道：「你是來旅遊的？在非島有沒有親戚？」
小辣椒照實回答，老闆殷勤道：「何不到小店來坐坐？」

小辣椒猶豫了一下，向他點點頭。
老闆招呼她入店，親自倒茶招待，小辣椒一雙眼，却仍然緊緊盯住「總商會大廈」的門口。

「小姐，你在等人？」老闆問。
「是的。」
「你的朋友到總商會去了？」

大約兩分鐘後，林肯牌房車向外緩緩地開出了！小辣椒雙手一攤，道：「好極！我也可以走啦！」

她轉身打開抽屜，取了點鈔票和一把

小辣椒支吾以應，反問：「蔡智蔡會長是不是在這裏辦公的？」

老關臉色忽然一變，喃喃問道：「你……你認識蔡智的？」

小辣椒得意地點點頭，道：「我這次到菲律賓來，就是蔡智會長招待的。」

「哦！」老關緩緩地點點頭，臉上神情木然，剎時間和藹可親的態度，跑得不知去向。

然而，小辣椒一點也沒有發覺，笑道：「昨天晚上，蔡會長還陪我們吃飯哩，在洲際大酒店。」

「是嗎？」老關淡淡地道。

小辣椒忽然想起一事，問道：「老關，你聽過『霹靂將軍』的名嗎？」

「霹靂將軍尼坦那尼？」老關點點頭，道：「當然聽過，他是菲律賓人所敬仰的民族英雄。」

「聽說，他專門欺負華僑，和華僑作對？」

老關點點頭，道：「那也怪不得他，他是爲了自己國家的利益。」

小辣椒呷了一口茶，雙眼仍然望住「總商會」大廈門口，道：「可是他太過份了！」

老關輕輕嘆了一口氣，並不答話。

兩人沉默了一會，老關忽然問道：「怎麼你的朋友還不出來？」

小辣椒微微一笑，說道：「他也有事吧？」

「那請你坐會兒吧，我幹活去了。」

「請自便，別客氣。」小辣椒道。

老關望了她一眼，逕自坐到櫃檯後，色狼，那有這樣斗胆冒昧？

她仍然別着頭，不加理睬。

大漢忽然伸手搭住小辣椒的細腰，露着笑臉，道：「小姐怎麼不說話？」

小辣椒心下更氣，伸手一推，沉聲道：「你尊重一點！」

兩名大漢大笑了起來，道：「原來不是啞巴！」

小辣椒見老關站在一旁，招手把他叫了過來，道：「老關，請你叫他們不要騷擾我，否則我不客氣了！」

老關雖然笑着，剎那間不知如何是好。那高個子向老關揮揮手，道：「走開，走開，這裏沒有你的事！」

老關歉疚地問小辣椒望了一眼，轉身離去。

小辣椒大急，正沉吟間，大漢忽然又伸手過來，在她頰上摸了一把，哈哈笑道：「中國小姐皮膚又滑又好，好！好！」

話聲未畢，「拍」地一聲，大漢頰上，吃了小辣椒一巴掌，登時紅了起來。

小辣椒一巴掌擱下後，立時跳了起來，背向着街，蓄勢以待，凝視着那兩個大漢。

那吃了一掌的大漢用手撫弄着臉頰，却無憤怒的表情，反而笑道：「小姐，你好大力，打得我好痛！」

「哼！你們若是再不禮貌，我把你們打出街去！」小辣椒道。

兩名大漢對望了一眼，笑了起來。他們怎會把小辣椒看在眼裏？

老關見小辣椒勃然肅座，生怕發生事

拿出切相紙刀，將沖晒好的照片依尺寸切割着。

小辣椒拉了張椅子，坐到門口，留意「總商會大廈」進出的人羣。

這一等便是三個多鐘頭，在大廈進進出出的人羣絡繹不絕，却没有那四個大漢的踪跡。

照相館的老闆不趕她走，也不過來和她閒談，小辣椒已經有點不耐煩了，站起身來，向大廈門口走去。

就在這個時候，小辣椒聽到摩托車聲卜卜，兩輛電單車風馳電掣駛來，在「總商會大廈」門口停住，駕車的大漢身穿黑皮襖，頭戴鋼盔，足蹬皮靴，威風凜凜。

小辣椒心頭一動，莫非是那四個非籍大漢之二？正欲定眼看清楚，後面跟着又有一輛汽車駛來。

那輛車子極長極大，看樣子似乎還比蔡智派給自己應用的「林肯牌」房車更豪華。

電單車的兩個大漢跳下車來，迎上前去，門開處，一個口吻雪茄，皮膚黝黑的菲律賓男子踏下車來。剎那間，小辣椒心下恍然：原來那兩輛電單車，是「開路先鋒」！

瞧那菲律賓男子的衣着舉止，儼然是個極有地位的大富豪，他年紀大約只有四十歲上下，右手尾指上，戴着一枚少說也有十卡拉的大鑽戒，在陽光照耀之下，閃閃生光。

跟着，又有四個精壯大漢隨他下車，護着他向「總商會大廈」走去。

小辣椒見老關剛巧走了過來，忍不住

故，急忙上前勸阻。

「老關，替我站遠一點，這裏沒有你的事！」吃了小辣椒一巴的大漢沉聲道：「聽到沒有？」

老關是個怕事的老華僑，被他大聲一喝，雙眼一瞪，嚇得不敢做聲。

大漢緩緩向小辣椒走了過去，笑道：「好，我就是來看看你怎樣把我們打出街去！」

小辣椒枯等四名無賴數個鐘頭，心下已大不耐煩，眼見這兩個菲律賓大漢離是堂堂一個議員隨員，却好色卑鄙如他們一樣，暗想正好打他們一頓出氣。

「好，放胆過來吧！」

「魯瑪，你說咱們怎樣做？」

矮個子也站了起身，向小辣椒望去，道：「瞧她剛才打你那一掌，出手又快又準，說不定是真的有兩下子，咱們給她消遣消遣好啦！」

兩人說的是非文，小辣椒聽不懂，那老關聞言大驚失色，暗想小辣椒弱不禁風的一個少女，怎是這兩個議員保鏢對手？他沉吟了一下，轉身走到櫃面去打電話。

小辣椒學過一點拳腳功夫，尋常兩三個大漢，倒真不看在她眼中，當下紮了馬步，準備迎敵。

「小姐，如果等一下我打痛你了，你告訴我，」高個子露着笑臉，這：「我立即收手。」

「還多說什麼廢話？來吧！」

大漢「呼」地一拳向小辣椒當胸打去，這一拳去勢不徐不疾，輕薄的成份倒居

問道：「那人是誰？」

老關托了托眼鏡，道：「他是非籍富豪中的首富，拿理基議員。」

小辣椒不禁「啊」地一聲，原來竟然是個大富家兼議員，難怪有這樣大的排場了！

「非島六省之中，倒有五省的蔗林，是屬於他的。」老關道：「其富有的程度，簡直令人不敢相信。」

「他……他來總商會幹什麼？」小辣椒詫異地問道：「難道非籍人也參加華僑總商會不成？」

老關笑了一笑，說道：「不，他是來和蔡智談生意而已，蔡智是糖業大王，拿理基的糖蔗，百份之八十以上，都是賣給他製糖。」

小辣椒緩緩地點點頭，她依稀記得王老關說過，蔡智是非籍的糖業大王。

老關說罷，轉身工作去了，小辣椒已感肚餓，舉目望去，見不遠處有一間飯館，遲疑了一下，向前走去。

飯館的老闆也是中國人，見有食客駕到，連忙陪笑上前招呼。

小辣椒揀了一張臨窗的小椅子，坐了下來，以便繼續監視總商會大廈的人。

「小姐，想吃些什麼東西？」老關問道：「只要好吃的，快的便可以，」小辣椒道：「我在趕時間。」

「好，好，」老關想了一想，問道：「肉絲米粉怎麼樣？那是我們福建最出名的。」

「好吧，快點拿來。」

小辣椒觀車來勢，身子陡地一縮，避過他的一拳，跟着，一拳向他下陰打去。

這一拳乃是學自王小克，打人下陰本是王小克的得意絕技，但一個年紀小小的少女，却用這一招，總是不大雅觀，只不過小辣椒性情舉止倒與男孩子差不多，也不計較，臨敵之際，便把王小克的一招「絕學」使了出來。

高個子剛才那一拳只是虛張聲勢，並未運上全力，暗想只要嚇一嚇對方，目的已達，怎料眼前一花，小辣椒人已不見，跟着下陰一痛，已像中了拳。

他「哎呀」一聲嗥叫了起來，雙手捧着下部，蹲下地去。

矮個子見小辣椒出手狠且辣，知道不是開玩笑的時候了，深吸了一口氣，攻了上去。

小辣椒見他步履穩健，身材結實，何況又是拿理基的隨從，身手自然不俗，因此不敢托大，閃身避過他那一拳。

矮個子揮動雙拳，連連向小辣椒身上要害襲擊，這時，高個子也咬牙忍着痛上前夾攻。

飯館裏面積甚小，都被矮個子或蹣跚，或腳踢踢開了，只瞧得那兩名老關連連叫苦。

小辣椒身手雖然不凡，但那兩名大漢自小受過拳腳訓練，又是拿理基議員手下最得力的兩個保鏢，聯手夾攻之下，登時把小辣椒罩在一片拳風掌海之中。

小辣椒雖然知道自己不是敵手，却仍然不慌，左右閃避躲藏，把每一招殺着消

多。

不一會，老關果然捧着一碗熱氣騰騰的米粉過來，小辣椒嚐了一口，味道果然不錯，於是開懷大嚼起來。

忽然，小辣椒聽得靴聲聲響，有人朝飯館走來，抬頭一看，正是那兩個「開路先鋒」，只不過他們已把頭上的鋼盔除下，露出真面目。

兩人都是皮膚黝黑的非籍大漢，頭髮梳得光亮整齊。

後面那個兀自拿住一把梳子，在梳理着頭髮。

小辣椒望了他們一眼，又垂下首來吃東西。

那兩個大漢經過她的椅子時，停下腳步，凝視了她幾眼，突然在她旁邊坐下。

小辣椒並不理會，逕自吃着米粉，一雙滴溜溜的美眸，不斷向外望去，希望看到那四個前來總商會收錢的無賴。

老關上前招呼，其中高個子叫了些食物，又要了兩瓶啤酒，和同伴用菲律賓文「達加樂」傾談了起來。

小辣椒半句也聽不懂，只是心中暗暗奇怪，飯館中空位子多着，他們全都不坐，偏偏要和自己「搭枱」？

「小姐，你是遊客？」其中一個大漢忽然用流利的中文問。

小辣椒愕然，抬頭望去，接觸到大漢色淫淫的笑容。

小辣椒別過頭去，並不理睬。

另一個大漢笑了起來，大概是在笑同伴被小辣椒奚落。

那大漢坐近了一點，又道：「小姐，我們做個朋友怎樣？」

卸於無形。

兩名大漢拳打腳踢，不一會已將飯館裏的枱椅弄得東歪西倒，騰出一大片地方來。

小辣椒一失去障礙物，招架立感吃力，不一會，右臂中了矮個子一拳，痛得大叫了起來。

矮個子乘勝追擊，一脚向小辣椒下盤掃去。

小辣椒手臂受傷，垂下不能動彈，身子也跟着遲鈍，被他一脚掃中，仆倒在地。

高個子大喜過望，順手抓起一張椅子，向小辣椒砸了下去。

小辣椒危急間在地上滾了一滾，那張椅子着地散了開來，其動力之大，由此可見。

高個子一擲不中，又取了另一張椅子，向小辣椒擲去，小辣椒左右翻滾，一一避開。

就在這個時候，店外衝進兩個人影，矯捷地向那兩個大漢攻去。

小辣椒定眼一看，不由又驚又喜，叫道：「小鬼子，你來了！」

原來從外掠進來的，正是「小鬼子」王小克和白小妹。兩人一直暗中跟踪着小辣椒，初時見她和兩個菲律賓大漢動手，以為她穩操勝券，怎料這兩個大漢身手非比尋常，眼見若是不現身幫忙小辣椒，立時便要身受重傷。

王小克一衝出來，一招「初試啼聲」，朝矮個子結實的胸部擊去。

只聽「砰」地一聲，矮個子「騰騰騰

小辣椒支吾以應，反問：「蔡智蔡會長是不是在這裏辦公的？」

老關臉色忽然一變，喃喃問道：「你……你認識蔡智的？」

小辣椒得意地點點頭，道：「我這次到菲律賓來，就是蔡智會長招待的。」

「哦！」老關緩緩地點點頭，臉上神情木然，剎時間和藹可親的態度，跑得不知去向。

然而，小辣椒一點也沒有發覺，笑道：「昨天晚上，蔡會長還陪我們吃飯哩，在洲際大酒店。」

「是嗎？」老關淡淡地道。

小辣椒忽然想起一事，問道：「老關，你聽過『霹靂將軍』的名嗎？」

「霹靂將軍尼坦那尼？」老關點點頭，道：「當然聽過，他是菲律賓人所敬仰的民族英雄。」

「聽說，他專門欺負華僑，和華僑作對？」

老關點點頭，道：「那也怪不得他，他是爲了自己國家的利益。」

小辣椒呷了一口茶，雙眼仍然望住「總商會」大廈門口，道：「可是他太過份了！」

老關輕輕嘆了一口氣，並不答話。

兩人沉默了一會，老關忽然問道：「怎麼你的朋友還不出來？」

小辣椒微微一笑，說道：「他也有事吧？」

「那請你坐會兒吧，我幹活去了。」

「請自便，別客氣。」小辣椒道。

老關望了她一眼，逕自坐到櫃檯後，色狼，那有這樣斗胆冒昧？

她仍然別着頭，不加理睬。

大漢忽然伸手搭住小辣椒的細腰，露着笑臉，道：「小姐怎麼不說話？」

小辣椒心下更氣，伸手一推，沉聲道：「你尊重一點！」

兩名大漢大笑了起來，道：「原來不是啞巴！」

小辣椒見老關站在一旁，招手把他叫了過來，道：「老關，請你叫他們不要騷擾我，否則我不客氣了！」

老關雖然笑着，剎那間不知如何是好。那高個子向老關揮揮手，道：「走開，走開，這裏沒有你的事！」

老關歉疚地問小辣椒望了一眼，轉身離去。

小辣椒大急，正沉吟間，大漢忽然又伸手過來，在她頰上摸了一把，哈哈笑道：「中國小姐皮膚又滑又好，好！好！」

話聲未畢，「拍」地一聲，大漢頰上，吃了小辣椒一巴掌，登時紅了起來。

小辣椒一巴掌擱下後，立時跳了起來，背向着街，蓄勢以待，凝視着那兩個大漢。

那吃了一掌的大漢用手撫弄着臉頰，却無憤怒的表情，反而笑道：「小姐，你好大力，打得我好痛！」

「哼！你們若是再不禮貌，我把你們打出街去！」小辣椒道。

兩名大漢對望了一眼，笑了起來。他們怎會把小辣椒看在眼裏？

老關見小辣椒勃然肅座，生怕發生事

拿出切相紙刀，將沖晒好的照片依尺寸切割着。

小辣椒拉了張椅子，坐到門口，留意「總商會大廈」進出的人羣。

這一等便是三個多鐘頭，在大廈進進出出的人羣絡繹不絕，却没有那四個大漢的踪跡。

照相館的老闆不趕她走，也不過來和她閒談，小辣椒已經有點不耐煩了，站起身來，向大廈門口走去。

就在這個時候，小辣椒聽到摩托車聲卜卜，兩輛電單車風馳電掣駛來，在「總商會大廈」門口停住，駕車的大漢身穿黑皮襖，頭戴鋼盔，足蹬皮靴，威風凜凜。

小辣椒心頭一動，莫非是那四個非籍大漢之二？正欲定眼看清楚，後面跟着又有一輛汽車駛來。

那輛車子極長極大，看樣子似乎還比蔡智派給自己應用的「林肯牌」房車更豪華。

電單車的兩個大漢跳下車來，迎上前去，門開處，一個口吻雪茄，皮膚黝黑的菲律賓男子踏下車來。剎那間，小辣椒心下恍然：原來那兩輛電單車，是「開路先鋒」！

瞧那菲律賓男子的衣着舉止，儼然是個極有地位的大富豪，他年紀大約只有四十歲上下，右手尾指上，戴着一枚少說也有十卡拉的大鑽戒，在陽光照耀之下，閃閃生光。

跟着，又有四個精壯大漢隨他下車，護着他向「總商會大廈」走去。

小辣椒見老關剛巧走了過來，忍不住

故，急忙上前勸阻。

「老關，替我站遠一點，這裏沒有你的事！」吃了小辣椒一巴的大漢沉聲道：「聽到沒有？」

老關是個怕事的老華僑，被他大聲一喝，雙眼一瞪，嚇得不敢做聲。

大漢緩緩向小辣椒走了過去，笑道：「好，我就是來看看你怎樣把我們打出街去！」

小辣椒枯等四名無賴數個鐘頭，心下已大不耐煩，眼見這兩個菲律賓大漢離是堂堂一個議員隨員，却好色卑鄙如他們一樣，暗想正好打他們一頓出氣。

「好，放胆過來吧！」

「魯瑪，你說咱們怎樣做？」

矮個子也站了起身，向小辣椒望去，道：「瞧她剛才打你那一掌，出手又快又準，說不定是真的有兩下子，咱們給她消遣消遣好啦！」

兩人說的是非文，小辣椒聽不懂，那老關聞言大驚失色，暗想小辣椒弱不禁風的一個少女，怎是這兩個議員保鏢對手？他沉吟了一下，轉身走到櫃面去打電話。

小辣椒學過一點拳腳功夫，尋常兩三個大漢，倒真不看在她眼中，當下紮了馬步，準備迎敵。

「小姐，如果等一下我打痛你了，你告訴我，」高個子露着笑臉，這：「我立即收手。」

「還多說什麼廢話？來吧！」

大漢「呼」地一拳向小辣椒當胸打去，這一拳去勢不徐不疾，輕薄的成份倒居

多。

問道：「那人是誰？」

老關托了托眼鏡，道：「他是非籍富豪中的首富，拿理基議員。」

小辣椒不禁「啊」地一聲，原來竟然是個大富家兼議員，難怪有這樣大的排場了！

「非島六省之中，倒有五省的蔗林，是屬於他的。」老關道：「其富有的程度，簡直令人不敢相信。」

「他……他來總商會幹什麼？」小辣椒詫異地問道：「難道非籍人也參加華僑總商會不成？」

老關笑了一笑，說道：「不，他是來和蔡智談生意而已，蔡智是糖業大王，拿理基的糖蔗，百份之八十以上，都是賣給他製糖。」

小辣椒緩緩地點點頭，她依稀記得王老關說過，蔡智是非籍的糖業大王。

老關說罷，轉身工作去了，小辣椒已感肚餓，舉目望去，見不遠處有一間飯館，遲疑了一下，向前走去。

飯館的老闆也是中國人，見有食客駕到，連忙陪笑上前招呼。

小辣椒揀了一張臨窗的小椅子，坐了下來，以便繼續監視總商會大廈的人。

「小姐，想吃些什麼東西？」老關問道：「只要好吃的，快的便可以，」小辣椒道：「我在趕時間。」

「好，好，」老關想了一想，問道：「肉絲米粉怎麼樣？那是我們福建最出名的。」

「好吧，快點拿來。」

小辣椒觀車來勢，身子陡地一縮，避過他的一拳，跟着，一拳向他下陰打去。

這一拳乃是學自王小克，打人下陰本是王小克的得意絕技，但一個年紀小小的少女，却用這一招，總是不大雅觀，只不過小辣椒性情舉止倒與男孩子差不多，也不計較，臨敵之際，便把王小克的一招「絕學」使了出來。

高個子剛才那一拳只是虛張聲勢，並未運上全力，暗想只要嚇一嚇對方，目的已達，怎料眼前一花，小辣椒人已不見，跟着下陰一痛，已像中了拳。

他「哎呀」一聲嗥叫了起來，雙手捧着下部，蹲下地去。

矮個子見小辣椒出手狠且辣，知道不是開玩笑的時候了，深吸了一口氣，攻了上去。

小辣椒見他步履穩健，身材結實，何況又是拿理基的隨從，身手自然不俗，因此不敢托大，閃身避過他那一拳。

矮個子揮動雙拳，連連向小辣椒身上要害襲擊，這時，高個子也咬牙忍着痛上前夾攻。

飯館裏面積甚小，都被矮個子或蹣跚，或腳踢踢開了，只瞧得那兩名老關連連叫苦。

小辣椒身手雖然不凡，但那兩名大漢自小受過拳腳訓練，又是拿理基議員手下最得力的兩個保鏢，聯手夾攻之下，登時把小辣椒罩在一片拳風掌海之中。

小辣椒雖然知道自己不是敵手，却仍然不慌，左右閃避躲藏，把每一招殺着消

多。

不一會，老關果然捧着一碗熱氣騰騰的米粉過來，小辣椒嚐了一口，味道果然不錯，於是開懷大嚼起來。

忽然，小辣椒聽得靴聲聲響，有人朝飯館走來，抬頭一看，正是那兩個「開路先鋒」，只不過他們已把頭上的鋼盔除下，露出真面目。

兩人都是皮膚黝黑的非籍大漢，頭髮梳得光亮整齊。

後面那個兀自拿住一把梳子，在梳理着頭髮。

小辣椒望了他們一眼，又垂下首來吃東西。

那兩個大漢經過她的椅子時，停下腳步，凝視了她幾眼，突然在她旁邊坐下。

小辣椒並不理會，逕自吃着米粉，一雙滴溜溜的美眸，不斷向外望去，希望看到那四個前來總商會收錢的無賴。

老關上前招呼，其中高個子叫了些食物，又要了兩瓶啤酒，和同伴用菲律賓文「達加樂」傾談了起來。

小辣椒半句也聽不懂，只是心中暗暗奇怪，飯館中空位子多着，他們全都不坐，偏偏要和自己「搭枱」？

「小姐，你是遊客？」其中一個大漢忽然用流利的中文問。

小辣椒愕然，抬頭望去，接觸到大漢色淫淫的笑容。

小辣椒別過頭去，並不理睬。

「連退三步，靠在牆上，臉上露出驚疑不定的神色。」

那邊廂，白小妹嬌叱連聲，和高個子戰在一起。

矮個子沉吟了一下，吸了口氣，向王小克攻去，王小克手中捏住兩顆玻璃彈，正欲發射，忽有人叫道：「且慢動手！」

聲音稔熟，王小克側頭望去，只見施能忠滿頭大汗地奔了進來。

「各位勿動手，都是自己人！」施能忠趨上前來，擋在王小克和矮個子身前。矮個子驟見施能忠，立時把手垂下，向他點頭打了個招呼。

白小妹和高個子也因施能忠的出現停止打鬥，向他望來。

「大家都是自己人，有什麼誤會的話，儘可解決，」施能忠道：「何必動手動腳呢？」

小辣椒踏上前來，指着高個子，憤憤不平地道：「他對我無禮，不教訓他一頓怎行？」

施能忠向高個子望去，問道：「可有這樣事？她是蔡會長的貴賓！」

高個子聞言雙眉一揚，尷尬笑着道：「我……我見她長得漂亮，所以……所以上前跟她說話，怎料……唉！原來她竟是蔡會長的貴賓，真是冒犯了！」

「那還不快向她賠罪？」施能忠沉聲道。

小辣椒「哼」了一聲，並不伸手和他相握，反而別過頭去。

高個子更不猶豫，來到小辣椒面前，向她鞠了一躬，伸出手來，道：「小姐，

真是萬分對不起，我——」

高個子站在當地，困窘異常，伸出去的手，却縮不回來。

「你們快去吧，議員要走了。」施能忠道。

高、矮兩個大漢對望了一眼，轉身匆匆離去，施能忠向小辣椒歉笑道：「蕭小姐，真對不起，菲律賓人比較熱情，希望你——」

施能忠的話還未說下去，小辣椒便冷哼一聲，道：「什麼比較熱情，簡直是色狼！」

施能忠苦澀一笑，囁嚅答不出話來，這時，老闆踏上前，問道：「施先生，我這裏的生財器具，全教議員的兩個隨從打爛了，這——」

「王老闆，你損失多少，請列一張清單來，蔡會長一定照數賠償。」施能忠說道。

施能忠轉頭向王小克道：「王先生，我送你們回酒店去，好不好？」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好吧。」

上車後，小辣椒忽然問道：「施先生，怎麼不見那四個無賴來總商會要錢？」

「哦？」施能忠愕了一然，道：「什麼無賴？」

「就是昨天在中國花園非禮華籍遊客，又要你們賠償什麼醫藥費的那四個無賴嘛！」

「啊，原來你說的是他們！」施能忠笑道：「也許他們沒胆子來吧？」

白小妹側頭望着小辣椒，道：「你又說頭痛，渾身骨痛？」

「我——」小辣椒自嘲地笑了笑，「吶吶答不出話來。」

「站了一個上午，我想雙腿一定又痛又酸了？」白小妹又含笑說。

「原來你們——」小辣椒說到這裏，被白小妹用手肘一碰，向前座的施能忠打了個眼色，這才把下面的話咽回肚裏。

王小克咀嚼着，望着車窗外默不作聲……

電話鈴一响，王小克便拿起話筒，「喂」了一聲，他知道一定又是施能忠來催促了。

果然，對方傳來施能忠的聲音：「王先生，今天我們要到碧瑤去，快下來吃早餐吧。」

「到碧瑤去？」王小克大喜，問道：「那不是要六個小時的車程嗎？」

「所以今天要提早出發，九點鐘開車的話，要下午三四點才可以抵達，」施能忠道：「沿路雖然也有餐館，但衛生設備很不好，蒼蠅多得驚人，你快下來吃飽肚子吧！」

「好！」

王小克正欲掛斷電話起床，施能忠忽然問道：「王先生，白小妹和蕭小姐昨天晚上幾點睡的？」

王小克先是呆了一呆，立即反問：「怎麼啦？」

「我剛才曾分別打過電話到她們的房中，但沒有人接聽，會不會是熟睡了叫不醒？」

「不，昨天晚上我們聊了一會，不到

十一點就睡了，」王小克心頭一跳，隱約覺得有不幸的事發生了：「況且，她們都是易醒之人，那裏會聽不到電話聲的？」

「好吧，我再打電話去催她們。」

施能忠便掛下了電話。王小克跳下床來，到洗手間匆匆梳洗完畢，換了衣服，打開房門。

他來到白小妹的房門前，伸手敲了敲門。

然而，房裏沒有人回答。

王小克又敲門，跟着用手一扭，門竟然沒有上鎖，一扭就開了。

房間的窗簾布拉着，因此一片漆黑，王小克扭亮電燈，只見到床上空空地，那裏有白小妹的影子？

如果床上被褥凌亂，王小克也許會以為白小妹早起，到樓下散步去了，然而，床上被褥整齊，白小妹根本沒有睡過。

他一顆心怦怦地亂跳起來，想起昨晚白小妹和小辣椒來自己房中坐談，十一時左右離去，莫非竟然沒有回到房間？酒店女傭收拾房間的時間在十時左右，而現在只不過是八時半！

利那之間，王小克又驚又急，轉身奔到小辣椒的門前，伸手一扭，門也應手而開。

如他意料之中，小辣椒也不在房中，床上被褥整齊，毫無睡過的痕跡。

王小克這一驚非同小可——白小妹和小辣椒都遭遇到意外！

他略一定眼，扭亮電燈，入房把窗簾布拉開，希望可以在房中發現一點線索。就在這個時候，背後傳來施能忠的聲音

音：「王先生，蕭小姐呢？」

王小克轉頭望了施能忠一眼，苦笑着沒答話……

王小克坐在蔡智的豪華辦公室內，雙眉深鎖，一言不發。

施能忠在厚厚的地毯上踱來踱去，室內的溫度雖然只有攝氏十五度左右，他額上却流着汗珠，一副焦灼無已的樣子。

「蔡會長怎麼還沒有來？」施能忠喃喃地道。

「施先生，這件事蔡會長又能幫得了什麼忙？」王小克忽然站了起身，道：「還是讓我出去找找看吧！」

「不，不！」施能忠急忙把王小克按住，道：「白、蕭兩位小姐是蔡會長的貴賓，她們的失蹤，蔡會長自然有責任，況且，馬尼拉市這麼大，你人地陌生，到那兒找去？」

王小克心想也是道理，又坐了下來。就在這個時候，蔡智推門進來，臉上露着驚詫之色，道：「王先生，白小姐和蕭小姐……失蹤了。」

王小克急忙站起，點點頭。

「這……怎麼會？」蔡智在他的辦公椅上坐下來，問道：「你們昨晚不是在一起麼？」

王小克把昨晚的情形說了出來，蔡智又道：「難道酒店裏的人毫不知情？」

「我們問過酒店伙記了，」施能忠答：「他們都說見不到白、蕭兩位小姐。」

「這……」蔡智雙眉微皺，道：「她們怎會突然失蹤呢？」

「蔡會長，會不會是拿理基議員的兩個手下——」

王小克話還未說下去，蔡智便拿起案頭的電話，道：「我打個電話問問。」

女秘書替他接通了電話後，蔡智用菲文和拿理基議員說了一會話，這才掛斷電話。

王小克凝視着蔡智，等待他的答覆。

「不是他們幹的，」蔡智道：「拿理基議員告訴我，昨天晚上他們在別墅中當值，半步都沒有離開。」

「這——」王小克心急如焚，道：「到底是誰擄走她們的？」

蔡智正欲說話，房門「篤篤」地响了起來。

「進來！」

門開處，出現在門口的是蔡智的女秘書姬絲小姐，她手中拿着一個信封，道：「會長，你的信。」

「我忙着，你替我拆開它，看看是誰的吧。」蔡智向姬絲揮揮手。

姬絲答了一聲「是」，轉身離去，不一會，忽然滿面驚愕地衝了進來，顫聲道：「會長，是……是一封勒索信！」

「哦？」蔡智雙眉陡地一揚，道：「拿給我看看！」

姬絲把信遞了給他，蔡智接過來一看，臉上勃然變色。

王小克注視着他，問道：「蔡會長，是什麼勒索信？」

蔡智向女秘書揮了揮手，示意她出去，姬絲離開辦公室後，他才把信遞給王小克。

然而，信上是由菲文報紙剪下來的字母拼成的，王小克一個字也看不清楚。

「信上怎樣說？」王小克問。

「想不到……想不到他會用這種手段來對付我！」蔡智咬牙切齒地道：「太卑鄙了！」

「蔡會長，到底是誰的勒索信？」王小克又問。

「信上雖然沒有署名，但却是尼坦那尼將軍的！」蔡智道。

「是他！」

蔡智道：「你那兩位朋友，現在正在他手中！」

王小克大吃一驚，顫聲問道：「真的？」

蔡智點了點頭，道：「不錯，信上說，如果要她們平安歸來，要付給他們一：一億披索！」

王小克祇吁了一聲：「一億披索！」

蔡智又拿起那封信，道：「信上說，華僑在他們菲律賓人身上已搜刮了太多錢了，他們要從我們身上取回去，剛巧知道我有三個貴賓來菲，因此他們把白、蕭兩位小姐擄去了——」

王小克一拍桌子，罵道：「豈有此理，她們根本是無辜的！」

蔡智嘆了一口氣，道：「霹靂將軍怎理這許多？他知道白、蕭兩位小姐是我的貴賓，她們的安全由我負責，所以，把她們擄去了，迫使我付出贖金。」

「但……但一億披索這個數目，實在太大了！」王小克道。

蔡智頹然坐倒，喃喃道：「不錯，一

億披索實在太多了，我……我一時到那兒籌這筆錢？」

「蔡會長，我們報案去！」王小克說道。

蔡智苦笑着搖搖頭，道：「報案有什麼用？信上沒有署名，又非由人所寫的，拿什麼證據？況且，信上還說限我們四十八小時內把錢準備好，不准報案，如果……如果過了時間，即使是一分鐘，他們也會立即……立即把兩人殺了！」

王小克心頭一跳，瞧蔡智臉上的神情，絕對不是在說笑。

菲律賓的土人是落後民族，視生命如螻蟻，如果他們得不到贖金，把白、蕭兩人殺了是不足為奇的！

「四十八小時！」蔡智雙眉緊皺在一起，道：「教我如何去籌這一億披索？」

王小克急得如鍋上螞蟻，道：「蔡會長，也許……也許可以打個電話給霹靂將軍，和他討價還……還價？」

蔡智艱澀地搖搖頭，道：「尼坦那尼將軍不是普通鄉匪，他怎會和我們討價還價？」

「這……」王小克搖着雙手，道：「白小妹和小辣椒豈非死定了？」

「王先生，你放心，」蔡智咬了咬牙，道：「無論如何，這件事由我負責，我會儘量設法的。」

「可……可是一億披索這數目實在太大了！」王小克擔心地道：「四十八小時之內，可以籌到嗎？」

「我可以動員全菲華僑解囊相助，再跟我相熟的銀行商量一下，」蔡智道：「

也許可以想到法子。」

「動員全菲華僑？」王小克吃驚地說道：「這不太轟動了嗎？」

「王先生，白、蕭兩位小姐是我的貴賓，」蔡智正色道：「即使要我蔡智等人傾家蕩產，我也必須設法，令她們無恙歸來！」

王小克感激地望著蔡智，利那間說不出話來。

「現在不是再說空話的時候了，事不宜遲，我要立即召開總會緊急會議，」蔡智拿起案頭的電話，道：「姬絲，你進來一下。」

不一會，姬絲推門而進，蔡智命她分別打電話給「總商會」的首腦和會員是晚舉行會議，又叫施能忠去電「蔡氏宗親會」找秘書長蔡伯興，是日下午召開同鄉會議。

一切安排妥當後，蔡智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王先生，咱們只有盡力設法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點頭，現在一切只有倚仗蔡智出錢出力，去把白小妹和辣椒救脫險境了。

「王先生，你先回酒店休息吧，」蔡智道：「我會隨時和你聯絡。」

王小克知道他今天一連要主持兩個緊急會議，將會很忙，自己呆在此地也於事無補，於是點了點頭。

「阿忠，你送王先生回酒店去吧。」蔡智向施能忠說道。

「是。」

回到酒店不久，蔡永和便前來慰問，

說是發生了這等不幸的事，他覺得十分抱歉，王小克苦笑着不知應該怎樣回答。

「王先生，蔡會長已經在設法籌款了，」蔡永和道：「你放心，憑他的人和力量，大致上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王小克心下稍慰，蔡永和又道：「這件事如果發生在美國或其他先進國家，政府是不能不理的，可惜菲律賓這個國家——唉！」

王小克緘默着不出聲，事實上，這時候的他也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蔡永和一直陪着他，直到要參加「總商會」的緊急會議時，才告辭離去，但臨走時却關照施能忠好好照顧王小克，說是無論如何，不能再讓貴賓出岔子。

王小克對兩位華僑首腦的關心，心下暗暗感激，爲了免增他們的煩惱，整天在房內，沒有出外。

晚上十時左右，蔡永和打了一個電話來，喜孜孜地報告，道：「總商會同人已籌得四千五百萬披索，蔡會長今天下午又和「中央銀行」商量好了，銀行答允墊付兩千萬披索，所以，現在只差三千五百萬披索了！」

王小克聞言也是大喜，雖然他知道三千五百萬披索也等於五百萬美金，並非一個小數目，但比起一億披索，的確小了許多。

白小妹和辣椒竟值一億披索？想到這一點，王小克不由苦笑起來。

若非是這次成爲華僑首富蔡智的貴賓，便是要自己拿一百萬披索出來，也是難事。

想到蔡智爲了白、小兩女的安危而不惜付出這偌大的贖金，王小克不禁又有些過意不去。

然而，人命畢竟勝過一切，在這種事情之下，的確以營救白、小兩女無恙歸來爲重！

只聽蔡永和又道：「現在，我和蔡會長要趕去參加蔡氏宗親會的會議了，希望可以籌到另外三千五百萬披索。」

「蔡副會長，太……太辛苦你們了！」王小克過意不去地道。

「這是我們應盡的責任。」

掛下電話後，王小克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他常聽人說在外地謀生的華僑，一向本着「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勢利作風，料不到爲了一個不足輕重的「中獎者」，竟然總動員起來，去籌一筆天文數字般的贖金。

華僑們的人情味，畢竟不如傳說中的冷酷！

王小克躺下了床，等候蔡永和進一步的好消息。

大約午夜時分，蔡永和又打了電話來，王小克一聽他的語氣，就料到「蔡氏同鄉會」的籌款並不理想了。

「蔡副會長，怎麼了？」王小克焦急地問。

「同鄉會才……才籌到五百萬披索！」蔡永和氣無力地道。

王小克雖然有一絲失望，却並不以爲奇，蓋三千五百萬披索並非一個小數目，平日的救濟災民籌款，最多只籌到三五十萬披索，即以日埠的情形來說吧，有時爲

了救濟數千災民，電視台舉行通宵義演，也只不過籌到一百多萬元而已！

況且，總商會的會員非富即貴，同鄉會的會員却非個個都是腰纏萬貫之人，能够籌到五百萬披索，成績已算不錯了。

「還差三千萬披索，」蔡永和嘆了一口氣，道：「蔡會長要我告訴你，他明天會設法的。」

王小克艱澀地說不出話來。像蔡智那樣的富豪，身邊多半是沒有什麼現鈔的，利那間如何去籌這筆錢？即使是總統夫人，也沒辦法的。

蔡智能够在一個晚上籌到七千萬披索，已經相當難能可貴了。

「王先生，你早點休息吧，」蔡永和道：「明天咱們再通電話。」

這天晚上，王小克那裏能够入睡？他不由想起每次出埠旅行，都遭遇到不幸的事，雖然次次均能逢凶化吉，但這次能够嗎？

他躺在床上，心中記掛着白小妹和辣椒的安危，那裏睡得着？

大約凌晨一時左右，他爬了起身，決定到酒店對面的海岸散步。

打開房門，門口赫然站着施能忠。

「施先生，你——你還沒回去？」王小克大感詫異呆呆地望着施能忠。

「沒有，」施能忠揉着惺忪的睡眼，赧然一笑，道：「蔡副會長叫我到你房外守衛。」說着拍拍腰間。

王小克向他腰間望去，衣服內有物隆起，似是一把短槍。

「你佩槍的？」王小克問。

「據我所知，此地的華僑爲了方便做生意，十有九都入了菲籍，」王小克側頭問道：「難道，施先生還保持着中國籍麼？」

施能忠臉上微微一紅，道：「我是在菲律賓出世的，我父親是非籍，所以我也跟他是非籍了。」

「那麼蔡會長呢？他是菲籍還是中國籍？」王小克又問。

「這個……這個我可不大清楚了，不過這李幹事從來不和華僑合作，」施能忠道：「專幫菲律賓人。」

「哦？」王小克詫異地問道：「那麼他爲何被選爲總商會的幹事？」

「王先生，馬尼拉的華僑社會是你所不瞭解的，」施能忠道：「李幹事的木材生意做得很大，大家才不得已選他爲幹事的。」

「原來如此，」王小克道：「他又爲什麼專幫菲律賓人說話？」

「這是這樣的，菲律賓的勞力本來是很便宜的，一個工時本來只須五六個披索，可是，李幹事却率先提高他們的待遇，給他們十披索一個工時，」施能忠道：「無形中減少了利潤，影響所及，工人們紛紛要求提高工資。」

「這也很合理啊！」王小克道。

「我們在此地做生意，已經受够了政府的氣，以及有關官員無窮無盡的榨取，實在賺不到什麼錢，幸好工資普遍很低，這才能維持合理的利潤，怎料李幹事帶頭提高勞工待遇，生意就更不好做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頭，勞資對立，這是

你問來幹什麼？」

「施先生，你可以告訴我嗎？」

施能忠搖着頭，道：「王先生，沒有用的，霹靂將軍的別墅像銅牆鐵壁，防衛又十分森嚴，你絕對救不出她們的。」

「你怎知道我要去營救她們？」

施能忠澀然一笑，反問：「否則你問霹靂將軍的住所來幹什麼？」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是蔡會長關照你不可告訴我的？」

施能忠深深吸了一口氣，道：「王先生，我們必須保護你安全返回日埠。」

王小克嘆了一口氣，知道問不出什麼結果來。

就在這個時候，王小克忽然看到附近一棵大樹後的人影一閃，躲在樹幹之後。施能忠也看到了，右手搭住腰間的佩槍，喝問道：「什麼人？」

說罷，握住了槍柄，趨上前去。

樹幹後轉出一個人來，王小克定眼一看，正是「總商會」的幹事李欽敬。

「李幹事，是你！」施能忠低呼了一聲。

李欽敬緩緩踏上前來，臉上帶着尷尬的笑容，道：「是我。」

「你鬼鬼祟祟地躲在樹後面幹什麼？」施能忠把槍插回腰間。

「我在阿羅哈夜總會喝了點酒，頭有點暈，想到海邊來吸吸空氣，怎料看到你們兩人前來，黑暗中瞧不清楚，以爲是劫匪，所以躲了起來。」李欽敬道：「待看清楚後了，才知道是你們。」

施能忠臉色稍緩，道：「李幹事，夜

深了，你還是快點回家休息吧！」

「是，是，」李欽敬連聲道：「我正要回家休息。」

說罷，轉身便欲向外走去，王小克喚住了他：「李先生！」

李欽敬回過頭來，道：「王先生有何指教？」

王小克向他走了過去，道：「李先生剛才在阿羅哈夜總會喝酒嗎？」

「是，是！」

「我習慣一個人獨斟獨飲的。哈哈。」李欽敬打着哈哈說，然而，他臉上的笑容却很勉強。

王小克走近了他，忽然附耳低聲道：「李先生，你的大話說得不像，露出破綻來了。」

李欽敬臉色一變，喃喃道：「怎……怎麼啦？」

「你說話時，口中一點酒味都沒有，」王小克依然壓低着聲音，道：「依我看，你今晚根本滴酒未沾過唇。」

李欽敬嚥着說不出話來，這時施能忠踏了上前，王小克拍拍李欽敬的肩膊，笑道：「李先生，你是喝了太多酒了，快回家休息去吧！」

李欽敬也不望施能忠一眼，轉身匆匆離去了。

施能忠望着他的背影，嗤了嗤鼻，道：「十足不扣的漢奸！」

「什麼？」王小克呆了一呆。

「李幹事雖然是中國人，但却入了菲籍。」

任何一個商業社會必然會發生的事。

「菲律賓的勞工本來要求甚低，」施能忠又道：「因為如此，常向僱主諸多需索，好幾家規模不大的工廠，都因此關了門。」

「所以你們視他為漢奸？」

「想到李幹事，沒有一個人對他有好感的，」施能忠道：「大家都覺得他對得起菲律賓人，却對不起自己中國人。」

王小克望着遠處踽踽獨行的李欽敬，忽然又想起他第一次望住自己的眼色神情，還有那張字條上的八個大字。

「王先生，時間晚了，咱們還是回酒店休息吧。」施能忠道。

王小克點點頭，領先向酒店走去。

勇闖龍潭 幸脫虎穴

王小克一踏進蔡智的辦公室，便看到蔡永和、蔡伯興等人全在。

然而，每一個人的臉上都罩着陰霾。

「王先生請坐。」蔡永和起身招呼。

王小克在沙發上坐下來。蔡智道：「王先生，我們還差兩千五百萬披索。」

「蔡會長再向銀行墊支五百萬披索，」蔡永和道：「他們已經盡了全力支持蔡會長了。」

「這樣說來，你——你們已籌到了七千五百萬披索了？」王小克問。

「不錯，」蔡永和道：「已存在銀行中，隨時可以動用了。」

「綁匪怎樣來收錢？」

「信上說，他們會再寫信告訴我們，

把錢匯到瑞士一間銀行的戶口，戶口編號會在下一封信通知我們。」蔡永和道。

王小克望了望腕錶，是上午十一時正，白小妹和辣椒被綁票已經有二十餘個小時了。

「最後期限時間是幾點鐘？」王小克問。

「今晚十二時正。」

王小克心頭一跳，這樣說來，還有三個鐘頭的時間去籌錢。

然而，蔡智等人已盡了全力，籌得七千五百萬披索，剩下的兩千五百萬，看來是沒有希望籌得到的了。

「王先生，我——我們覺得很抱歉，」

蔡永和低聲道。

「不，你們已經盡了全力，」王小克道：「這樣吧，也許你們把霹靂將軍的住址告訴我，讓我去和他講道理——」

王小克話未說完，眾人便臉色一變，蔡永和連連搖手，道：「千萬不可，這不等於送羊入虎口？霹靂將軍心狠手辣，說不定是立即把你殺了。」

王小克澀然一笑，道：「這個請你們放心，實不相瞞，我這幾年來倒也對付不少非法之徒，見機行事是不成問題的。」

「霹靂將軍並不是一個普通的非法之徒，」蔡伯興道：「他帶過數萬軍馬，殺人如麻，而且最痛恨的是中國人！」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可是我總不能坐着看他將我的女朋友殺死吧？」

蔡智咬了咬牙，道：「如果要見他的話，也應該由我去！」

蔡永和等人聞言臉色一變，道：「蔡

會長，他恨你入骨，你……你怎可以去冒險？」

蔡智望了王小克一眼，道：「王先生說得對，我們怎能坐着見他的兩個朋友被處死？」

「蔡會長，霹靂將軍這次擄了白、蕭兩位小姐去，目的就是為了對付你。」蔡永和道：「你……你這樣前去冒險，豈非等如送羊入虎口？」

蔡智苦笑了一下，道：「還有什麼辦法？」

「蔡會長，」王小克道：「如果太危險的話，我看還是——」

蔡智不待他說下去，便道：「放心好了，我大肆鋪張去見他，料他不敢對我下毒手。」

「怎樣大肆鋪張？」蔡伯興問道。

蔡智沉吟了一下，道：「我可以請拿理基議員和我去，這樣子，霹靂將軍再橫行，也不敢當着拿理基議員的面，宰了我吧。」

蔡永和一拍大腿，道：「對！對！找拿理基議員和你一道去便安全無恙了！」

「事不宜遲，我這便打電話給拿理基議員，請他陪我一趟。」

蔡智說罷拿起了電話，撥了一個號碼，用菲文和對方談了起來。

不一會，他掛斷電話，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好極了，拿理基議員答應陪我去。」

王小克眼前出現了一絲希望，道：「蔡會長，我和你一道去如何？」

蔡智愣了一然，道：「為什麼？」

「也……也許我可以幫一點忙。」

蔡智苦笑着搖搖頭，道：「我們這次是去談判，可不是去動武的，即使動武的話，你小小年紀，又幫得了什麼忙？」

王小克想向他說明自己身負絕藝，一手「玻璃神彈」更是當者披靡，但話到口邊，又縮回了。

他想，蔡智和霹靂將軍會面後，說的一定是非文，自己一句也聽不懂，何況蔡智說得好，這次是去談判，不是去動武。

「王先生，你還是在這兒等待佳音吧，」蔡智道：「我現在便要去接拿理基議員了。」

蔡智臨走前，王小克忽然喚了他一聲：「蔡會長！」

「什麼事？」蔡智回頭，詫異地望住他。

「謝……謝謝你為我們所做的一切！」

「別客氣了，」蔡智微微一笑，道：「我是義不容辭！」

王小克望着蔡智的背影離開辦公室，心中忽然升起一種預感——一種不幸的預感……

王小克頻頻地望了腕錶，時間飛快過去，已經是晚上八時了。

蔡智足足去了十幾個小時！

蔡永和臉上也現出了焦灼的神色，道：「蔡會長會不會遭遇到意外？」

「不會吧？」蔡伯興道：「有拿理基議員陪着他，霹靂將軍是不敢亂來的。」

「可是……可是為何他還回不來？」

「唉！此地到霹靂將軍的古堡，來回

亦要五個小時的車程，」蔡伯興道：「也許路上遇到交通阻塞，所以才遲遲未歸而已。」

「蔡副會長，」王小克道：「那霹靂將軍究竟住在那裏，讓我去看看吧！」

「不！不！」蔡永和雙手亂搖，道：「那是生人勿近的一幢古堡，去了等於送死！」

王小克頓了頓腳，焦急地道：「咱們難道就這樣坐着不成？」

「王先生，蔡會長是我們的領袖，你道我們不焦急？」蔡永和道：「只是，霹靂將軍的古堡，你萬萬去不得！」

「便是龍潭虎穴，我也非去不可。」

王小克說罷向外便闖。

「王先生，你……你去哪兒？」

「去找霹靂將軍，」王小克道：「你們不肯說，難道我查不出來？」

眾人聞言臉上紛紛變色，施能忠一個箭步竄上前去，擋住他的去路。

「王先生，那地方實在太危險，大家都是一片好心，所以才——」

王小克不待他說下去，伸手一揮，道：「讓開點，我非去不可！」

就在這個時候，「會長室」的門被人推了開來，眾人「啊」地一聲，道：「蔡會長回來了。」

蔡智神情肅穆地站在門口，王小克急不及待問道：「蔡會長，怎麼了？」

蔡智臉上的神色其實早已告訴了眾人的答案，王小克剛才那句問話，只不過是存了憐憫之心而已。

「他推得一乾二淨！」蔡智坐到沙發上，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上，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利那間，辦公室內的人都呆住了。如果霹靂將軍把一切推得一乾二淨的話，即是說沒有希望了——除非籌足那一億披索贖金！

「他……他到底怎麼說？」王小克微顫着聲音問。

蔡智伸手指到枱上拿了杯茶，呷了一口，才說道：「他推說什麼都不知道，我最初以為他當着拿理基議員的面，不敢承認綁票的非法行為，於是，拉了他到一旁，向他說明我們已經籌得七千五百萬披索，如果他肯接受的話，我們立即會派人送上——」

「他怎麼說？」

「他——」蔡智苦笑着，道：「他說：『我簡直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

顯而易見，霹靂將軍絕對不肯接受七千五百萬披索這個數目。

忽然，辦公室的門「篤篤」一响了起來，蔡智道：「進來！」

推門而進的是女秘書姬絲，她手中拿着一封信。

眾人一見她手中的那封信，心頭均是一跳！

姬絲把信送到蔡智面前，道：「蔡會長，這是剛才在門底下發現的，上面寫着交給你親啓的字樣。」

蔡智急忙接了過來，拆開一看，兩道濃眉緊緊地鎖在一起。

「瑞士銀行的戶口號碼，」蔡智把那封信遞給蔡伯興，道：「信上說，如果十二時前不打電話匯款的話，就……就要撕

票了。」

蔡伯興接過那張信看了一遍，道：「好沒道理，這樣晚了，銀行早已關門，怎可能受理匯款？」

「由此看來，他們分明是想殺人！」

蔡永和恨恨地道：「根本不必在那一億披索的贖金？」

王小克也是這樣想，當下更不猶豫，道：「蔡會長，你們已經盡了力，現在，該輪到我了。」

「你……你想怎樣？」

王小克咬了咬牙，狠聲說道：「我要直闖那霹靂將軍的巢穴，去把她們兩人救出來。」

「這有可能嗎？」

「沒可能也要試試看，」王小克道：「總不能坐以待斃？」

蔡智向蔡永和望去，問道：「永和兄，你怎麼說？」

「這個……」蔡永和沉吟了一下，道：「既然王先生一定要這樣做，我們反對也是沒有用的了，依我看，對付霹靂將軍這種人，的確是要以暴易暴，以牙還牙不可！」

蔡智道：「你的意思是主張王先生去冒險了？」

蔡永和點點頭，道：「不過，我們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我不必你們帮手，」王小克連忙道：「只要告訴我，霹靂將軍那古堡的所在便行了。」

「不，王先生，如果你單身冒險的話，成功的機會幾乎等於零，」蔡智道：「

這樣吧，我那六個保鏢的身手都不俗，槍法又準，讓他們陪你去吧。」

王小克搖了搖頭，正欲推辭，蔡智又道：「你對霹靂將軍的別墅，一無所知，如果有這六名保鏢跟着去的話，的確可以得到一點助力。」

王小克細心一想，覺得也是道理，終於向他點了點頭，道：「好吧。」

蔡智望了望腕錶，道：「現在已經九點了，事不宜遲，你們快出發吧。」轉頭向施能忠道：「去把奧金他們叫進來。」

「是。」

施能忠出去不久，帶了六個菲律賓彪形大漢進來，為首的那個身高足六呎，滿身結實的肌肉，向蔡智行了一禮，道：「波士，有什麼吩咐？」

「這位王先生要到霹靂將軍的古堡去救兩位朋友，你們陪他去吧。」

奧金臉色一變，失聲道：「霹靂將軍的古堡？去救人？」

「怎麼啦？你們沒有膽子去？」

奧金看了王小克一眼，臉上透着不置信的神色，道：「他……他要到霹靂將軍的古堡救人？」

「不錯，你們盡力協助他，」蔡智道：「事成之後，重重有賞。」

奧金輕蔑地望住王小克，道：「波士，如果此事一定要辦的話，交給我們好了，他——」

蔡智不待他說下去，臉色一沉，道：「我叫你們陪王先生，聽到沒有？」

奧金只得無奈地聳一聳肩，點點頭。

蔡智走到辦公枱前，打開最底一個抽屜，伸手入內一按，牆上一幅畫忽然昇了起來，露出一個中型的入牆夾萬。

蔡智拿出鎖匙，把夾萬開了，裏面藏的不是黃金鈔票，而是嶄新的自動手槍和一盒盒的子彈。

蔡智取了七把手槍出來，又將一盒盒的子彈拿下，向王小克說道：「王先生，霹靂將軍府的守衛，個個都荷槍實彈，這是點四五口徑的自動手槍，可發射十六發子彈，殺傷力極大，你們每人攜帶一把防身。」

說罷，打開一盒子彈，取出一個彈匣，「拍」地一聲，裝上了，跟着又開了保險，向角隅一座小晶燈瞄準。

王小克以為他只不過故作狀而已，怎料他手指一拉，「轟」地一聲巨響，那水晶晶燈被轟得粉碎，玻璃碎屑濺滿了室內，其威力之大，簡直匪夷所思。

「這是我上個月自美國訂製的。」蔡智把手槍的結構，和使用方法向王小克等人詳細解釋之後，每人佩了一把，另外三個子彈匣。王小克把槍拿在手中，只覺沉重異常，既然是精鋼所造，威力比普通點四五口徑的手槍起碼大了一倍。

「剛才我到霹靂將軍府時，看到守衛都佩着M十六輕機槍，威力雖然也很大，却比這種點四五自動短槍稍遜一籌，你們每人配備四十八發子彈，應該足夠了。」蔡智道。

王小克把子彈匣放到袋中，迫不及待地向奧金道：「走吧。」

「王先生，還有一件事要提醒你，」

三人來到海邊，小辣椒張目四望，尋求背景，她倚在一棵椰樹幹上，問道：「這裏行嗎？」

「好，就在這裏拍幾張吧，你們站在近一點。」

王小妹和小辣椒靠近站在一起，面對着鏡頭。

「快點吧，」王小妹道：「這裏風好大，我的頭髮都被吹亂了。」

「就行了，你們再靠近一點，面對鏡頭，淺笑……淺笑……」

王小妹和小辣椒相靠在一起，臉上擠出微笑，然而，蔡智仍然不快門。忽然，兩人背後被硬管頂住了，跟着，有個粗沉的男聲道：「別動。」

王小妹和小辣椒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正想回頭看清楚，那男聲立即喝喝：「別轉身，否則一槍殺了你。」

蔡智這時放下了相機，笑吟吟地向王小妹和小辣椒走過來。臉上透着狡猾的神色。

「你——」王小妹驚詫無已。

蔡智把相機頂在背上，動手替兩人瘦身。

「喂，你們到底想幹什麼？」小辣椒喝道。

「蕭小姐，我們要請你到一個地方去！」蔡智狡猾地笑着。

「原來……原來你並不是記者！」小辣椒叫了起來：「你是冒充的。」

「不錯，記者有記者證，你們剛才忘記問我要來看！」

蔡智道：「霹靂將軍府的守衛，遵守命令，對外來陌生人格殺勿論，所以，如果和他們面對面時，最好當機立斷，先下手為強，知道嗎？」

王小克點了點頭。

「好吧，你們可以走了，」蔡智道：「祝你們馬到成功。」

施能忠早已把那輛豪華型「林肯牌」房車駛過來，打開車門，等衆人上車後，這才坐到駕駛位。

車子緩緩向前駛去時，王小克望了望腕錶，是晚上九時半，如果車程兩個鐘頭的話，十一時左右應該可以抵達目的地，距十二時正的限期還有一個小時，儘有機會在撕票前將王小妹和小辣椒救出來。

奧金和其他五個保鏢都沉默不言，王小克心事重重，也沒有心情說話，施能忠駕着車子，在超級公路上風馳電掣。

「我們大約十一時前可以抵達古堡，」施能忠忽然道：「只是你們要步行一段時間，因為車子不能太過接近，以防被他們的瞭望塔看到。」

「大約要走多久？」王小克問。

「相信十分鐘足夠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點頭，那還有充份時間的。施能忠也知道要趕時間，因此儘量踩着油門，「林肯牌」房車以時速一百哩的高速飛馳着。

一直沉默着的奧金忽然用英文道：「等一下你跟着我們，你是波士的貴賓，不能有失！」

王小克淡淡一笑，向他點點頭。

「對了，你會不會用槍？」奧金又問

背後的男聲問道：「她們身上有沒有武器？」

「沒有。」

「好，叫車子過來吧！」男聲道。

蔡智拿起閃光燈，向酒店那方向按了一下，白光一閃之後，一輛汽車立即朝這邊駛來。

车子在衆人面前停下，蔡智打開車門，道：「請兩位小姐上車。」

小辣椒冷哼了一聲，欲待掙扎，不料背後那男子頗為機警，槍管一頂，沉聲道：「別耍花樣，無謂枉送了性命。」

王小妹猶豫了一下，領先踏上車去，她見蔡智似乎並無惡意，而且，背後的男子又持着手槍，貿然反抗的話，只有自己吃虧！

兩人上了車後，蔡智坐到前座，自手袋中拿出了一把短槍，轉身指住王小妹和小辣椒，笑道：「我知道你們兩人會武功，可是再高強的武功，也敵不過一顆子彈，希望你們弄清楚才好。」

在這種情形下，王小妹自然知道再高強的武功也沒有用了。

那男子踏上車來，坐在小辣椒身邊，短槍的槍咀，抵住了她的腰際。

此時，小辣椒才有機會看看那男子的樣貌，可是車廂裏黑暗異常，依稀只瞧出他的輪廓，是個年紀大概三十餘歲的菲律賓籍男子。

「好吧，開車吧。」男聲道。

車子怒吼一聲，向前疾馳。

王小妹眼睛望向前方，心下惴惴不安，剎那間猜測不到這一男一女的身份，和

：「要不要我再教你一遍？」

王小克搖搖着頭，道：「不必了，謝謝你！」

奧金不再說話了，把頭靠在座墊上，閉目養神，王小克望着兩旁飛馳而過的椰林和蕉林，天空沒有月亮，只有幾顆星星點綴着漆黑夜空。

沒有月亮最好，起碼可以掩護自己的行動。

他望了望腕錶，已經是十時半了，再過半個小時，便可抵達目的地……

且說那天晚上，王小妹和小辣椒自王小克的房間出來時，正打算各自回房休息，背後忽然傳來一個女聲道：「小姐，慢走！」

王小妹和小辣椒轉頭去看，原來是個穿着菲律賓傳統服裝的少女，預着一個相機笑吟吟地向她們走過來。

那少女身段苗條，渾身棕色的肌膚閃着健康的色澤，笑容又極其甜膩迷人，王小妹和小辣椒不由停住了腳步！

「你們是蔡會長的貴賓白小姐和蕭小姐？」少女上前問，說的中文竟是流利異常。

兩人向她點點頭。

「我叫蔡娜，」少女自我介紹：「是馬尼拉星報的記者。」

王小妹望了她的相機一眼，道：「有什麼貴幹？」

「聽說你們這次是連中頭二獎，被招待到菲律賓觀光？」

「不錯，」小辣椒心中一動，接着問

他們搬走自己的企圖！

「喂，你們究竟要帶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小辣椒忍不住問。

蔡娜淡淡一笑道：「我們怕阿羅哈酒店不夠高級，你們住不慣，所以，要帶你們到一個更舒服的地方去住。」

「這樣好？」小辣椒冷哼一聲。

「你不信由你了！」

「既然這樣好，為什麼要用槍指嚇我們？」王小妹試探問。

「怕請不動你們嘛，」蔡娜笑道：「當上總商會蔡會長的貴賓哩！」

王小妹聽得出她語氣之中含着揶揄嘲弄的意思，不再出聲。

車行半小時後，轉上一條狹窄的馬路，在一幢古老的建築物前，停了下來。

「下車吧！」男子開車門，槍咀仍然指着兩人。

小辣椒跨下車來，望了那古老的建築物一眼，冷冷地道：「這就是你們所謂『舒服一點』的地方了？」

「總比地獄好一點吧？」蔡娜格格笑着，領前向大門走去。

大門打開來，一個又矮又胖的菲律賓籍婦人站在門口相迎，她身上圍着圍裙，衣着粗陋，樣子就像女傭。

「阿達，」蔡娜向那胖婦道：「房間準備好了沒有？」

「準備好了！」

王小妹和小辣椒踏進門去，大廳中陳設簡陋，除了幾張沙發和一張木枱之外，更無其他物事。

蔡娜向左邊一道房門走去，向內望了

：「你想訪問我們？」

「不錯，」蔡娜俏臉上仍然是迷人的笑靨：「你真聰明！」

小辣椒大喜，又道：「是不是要拍幾張照片，替我們登在報章上？」

「對啦，」蔡娜道：「你們可以花幾分鐘時間接受我的訪問和拍照嗎？」

王小妹和小辣椒對望了一眼，均是又興奮又驚奇，想不到除了隆重殷勤的招待宴之外，還可以成為報紙上的新聞人物。

「我們還有一個同伴，」王小妹道：「要不要叫他出來一塊訪問拍照？」

「不必了！」蔡娜道：「我只訪問女的，你們那位同伴是個男的可對？」

王小妹聞言心下一動：那有專門訪問女性的女記者？

「來，只阻你們幾分鐘的時間。」蔡娜說着拿下相機，較看焦點，一面向外走去。

小辣椒拉着王小妹的手，隨蔡娜走。

「阿羅哈酒店沒有什麼景拍照，」蔡娜秀眉微蹙，喃喃道：「咱們不如到海邊樹下拍幾張怎樣？」

「這麼晚了，外面一團黑，怎拍得照片？」王小妹詫異地道。

「不怕，我有閃光燈。」蔡娜淺笑着自手袋中取出一個「萬次閃光燈」，裝在照相機上面。

王小妹猶豫着，小辣椒却推了推她，道：「走吧，就在酒店外面而已。」

「是啊，只消三數分鐘就行了。」蔡娜領前向外走去。

王小妹無可奈何，只得自後跟上。

一眼，轉頭笑道：「來看你們的房間。」

王小妹和小辣椒上前一看，房中除了一張大床之外，連椅子也沒有，兩個簍子都用木釘住了。

「怎麼樣？還滿意吧？」

小辣椒轉身便走，蔡娜臉上變色，趨上前去，拉住她的手臂，喝道：「你想到那兒去？」

「回酒店，」小辣椒憤憤不平地道：「這種地方怎能住？」

那男子踏上前來，槍咀指住小辣椒，沉聲道：「你無選擇的餘地。」

「你……你們這算是什麼意思？」小辣椒漲紅了臉道。

「沒什麼意思，只要乖乖聽話的話，過幾天便放你們回去！」蔡娜道：「快進房吧。」

小辣椒還要理論，王小妹拉着她踏進房中，蔡娜立即把房門關上了。

王小妹聽到鎖門的聲音，嘆了一口氣，道：「小辣椒，我們這次插翅難飛。」

「他……他們為什麼要綁架我們？」小辣椒道。

王小妹在床上坐下來，聳聳肩，兩道秀眉緊緊地皺在一起。

小辣椒走到窗邊，用手扳了扳木條，然而，那木條厚約吋許，全用大鐵釘釘死了，那裏扳動得分毫。

「小辣椒，他們是有預謀的，」王小妹道：「準備了這間囚室，別白費心機了，逃不掉的。」

小辣椒兀自不服，使力扳着木條，但木條紋風不動，她已累得一身大汗。

她趨上前去，用力推着門。

可是，房門堅固異常，竟是動也不動，這才死了心，轉身來到床邊坐下。

「小妹，你說咱們該怎麼辦？」小辣椒問。

白小妹聳了聳肩，表示不知如何是好，道：「走一步，算一步吧……」

「他……他們會不會殺了我們？」小辣椒擔心地問。

「不會的，你放心吧好了。」

「爲什麼這樣肯定？」

白小妹猶豫了一下，答道：「我有預感。」

小辣椒正要說話，白小妹忽然「殊」地一聲，示意她不可說話。

她竄近門邊，把耳朵貼近門板上聽。

小辣椒這時也聽到房外有人聲，跟着俯耳貼在門上。

「現在咱們可以走了吧？」是蓓娜的聲音。

「唔，這間房經過特別設計，她們是逃不了的，回去向霹靂將軍領獎吧。」男子道。

白小妹和小辣椒一聽「霹靂將軍」這個名字，心下不由一凜。

只聽兩人腳步聲遠去，跟着，外面傳來汽車引擎發動聲，兩人乘車離去了。

白小妹和小辣椒對望了一眼，臉上都是驚詫不定的神情！

「原來是霹靂將軍！」白小妹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但他爲什麼要綁架我們？」

「簡單得很，」白小妹道：「他和蔡會長過不去，我們既是蔡會長的貴賓，綁架了我們，可以使蔡會長手忙腳亂一番，也許……也許更會乘機向蔡會長敲榨一筆款項。」

「這……這怎麼辦？」

「放心吧，蔡會長懂得應付了，」白小妹安慰着小辣椒，道：「再說，別忘記我們的小鬼子神通廣大，一定有辦法將我們救出去的。」

小辣椒這才稍爲放心，白小妹又道：「睡吧。」

「你睡得好？」小辣椒瞪大了雙眼，詫異地望定白小妹。

「不睡又怎樣？」白小妹道：「要對付他們，非養足精神不可，難道這樣坐着到天亮，就會脫險不成？」

小辣椒覺得也是道理，和衣爬了上床，閉起眼睛。然而，腦際間思潮起伏，心中又牽掛着自己的安危，那裏睡得着覺。

翌日一早，房門忽然「篤篤」地響了起來，白小妹乍醒過來，小辣椒也倏地跳了起來，向房門望去。

只見門底下開着一個丁方半呎左右的小洞，一雙肥胖的手，正端着兩碗牛奶和幾個麵包進來。

門外那人把牛奶和麵包放在地下，立即縮回雙手，「拍」地一聲，小洞關了，原來那小洞開在房門上，乃是方便送食物用的。

小辣椒正感肚餓，當下走前取了牛奶和麵包，張咀咬了一口。

白小妹取了個麵包，咬了一口，慢慢地咀嚼着，似乎在想着什麼東西。

小辣椒側耳一聽，果然有急驟的腳步聲朝屋子這邊奔來。

兩人對望了一眼，均是這樣猜想：會不會是蓓娜或比利？

然而，聽腳步聲粗重急促，似在逃命一般，一點都不像是蓓娜或比利腳步聲。跟着，大門「篤篤」地響了起來。

阿達上前應門，用菲文高聲問道：「誰？」

屋外那人喘着氣回答道：「是我，耶多！」

白小妹和小辣椒雖然聽不懂屋外那人在叫什麼，却覺得聲音很熟。

阿達把門打開，一個大漢跌跌撞撞地奔進屋來，轉身把大門關上了。

白小妹向小辣椒打了個眼色，趕上前去，輕輕托起門底下的那塊木板，向外望去。

只見一個大漢雙手抓住大門，不斷地喘着氣，身上污垢骯髒，似乎掉進過什麼泥潭似的。

這時，那大漢轉過身來，白小妹和小辣椒不由低呼了一聲，原來正是在「中國花園」中非禮華籍遊客的色狼之一！

大漢抵住了大門，粗重地喘着氣，只見他額上瘀青一片，咀角還淌着血絲，阿達用菲文和他交談着，似乎在趕他出去，但他却抵死不走。

阿達又氣又急，白小妹和小辣椒聽她話中提到「蓓娜」和「比利」的名字，但耶多仍然死賴着。

忽然，耶多把食指放在唇中間，「殊」地一聲，示意阿達不要出聲。

不一會，小辣椒已把牛奶喝個碗底朝天，又吃了兩個麵包，揩了揩咀，見白小妹碗中的牛奶只喝過半口，詫異問道：「小妹，你不餓麼？」

白小妹這才如夢初醒，把那碗牛奶骨嘟嘟地喝了下去。

她凝視着門下面那塊木板呆呆怔怔，半晌才道：「不知道鎖匙在不在那女傭的身上。」

小辣椒何等聰明，立時明白了白小妹的意思，拍手叫道：「咱們試試看。」

白小妹緩緩地點點頭，道：「好！」

這天中午，女傭又打開門下面的小洞，送飯入房。白小妹和小辣椒早就窺伺在一旁，等她把手伸進來時，忽然把她抓住。

女傭阿達大吃一驚，用力掙扎着，但被小辣椒和白小妹合力抓住手腕，那裏掙扎得脫。

「放我，放我。」

白小妹早已聽過阿達和蓓娜用中文交談過，當下說道：「放你不難，把門匙丟進來。」

「我沒有門匙，我沒有門匙，我沒有門匙！」阿達驚慌地叫道。

「那麼我們也不放你！」白小妹道。

「求求你們，快放我，我……我痛死了！」

小辣椒靈機一觸，抓着她的手腕，向上一托，阿達慘叫起來。

「你要這隻手，還是要門匙？」小辣椒大聲叫道：「快丟進來。」

「不騙你，門匙在比利身上。」

阿達見他神情緊張恐懼，果然不敢再出聲。這時，外面傳來四五個大漢粗重急劇的腳步聲。

耶多將背貼在門上，渾身竟然微微顫抖着。

白小妹見他那副驚恐無已的樣子，和前兩天在「中國花園」中趾高氣揚的模樣，簡直天淵之別，心下暗暗詫異，他爲何嚇成這個模樣？

這時，屋門「咚咚」地被人撞敲起來。

耶多臉上毫無血色，左右張望着，似在尋找躲藏的地方。

阿達要去開門，却被耶多咬牙切齒地使眼色阻止。這時，屋外的大漢叱喝了起來。

阿達又驚又急，低聲用菲文和耶多交談，但耶多一直搖着頭，死命抵住了門。

「砰」地一聲，耶多被彈得撲向前去，好不容易才站穩了腳步。

阿達乘機要上前開門，却被耶多自後及時拉住了，把她推到一旁，拉了那張木枱，抵住了大門。

門外的大漢不知從什麼地方找來了一條大杉木，合抱着來撞門。

耶多和阿達大驚失色，白小妹和小辣椒却暗自慶幸，只要有人進來，而且是「霹靂將軍」的對頭，自己便有逃生的希望了！

忽聽「嘭」地一聲巨響，大門已被撞開，五個彪形大漢衝了進來，爲首一個抓住耶多，不由分說，一拳向他面門擊去。

白小妹和小辣椒對望了一眼，均覺阿達的語氣，並非僞裝，心下不由有一絲失望。

「好，不要門匙也可以，」白小妹說道：「你只要回答我幾個問題，立即便放你。」

「我……我什麼也不知道，」阿達一邊喘着氣，一邊叫道：「我是蓓娜小姐請來的，上個月才上工。」

「蓓娜是誰？」白小妹道：「她究竟是幹什麼的？快說。」

「我不知道，她……她從來不跟我說話，」阿達道：「她只是叫我看守這間屋子，昨天第一次來這裏，吩咐我每天送三餐給你們，還有替你們倒便桶，其他的我什麼都不知道了。」

白小妹心想果然是問不出一個結果，這樣抓住她自己也會受苦，於是問小辣椒道：「放了她吧。」

兩人雙手一放，阿達立即縮回手去，趕忙逃開了。

「怎麼辦？」小辣椒哭喪着臉問。

白小妹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在床上坐下來，緘默着。

不一會，小辣椒微感肚餓，剛才阿達送進來的一碗湯又冷了，於是叫道：「阿達，阿達。」

良久，才聽到阿達在外應了一聲。

「我們肚子餓了，快送飯來。」

「不。」阿達猶有餘悸，道：「我才不中計，你們……你們又要抓我的手。」

「抓你的手幹什麼？你的豬手好香嗎？」小辣椒大叫道：「快送飯來。」

耶多被五人打得奄奄一息，躺在地上喘着氣，臉上全是血漬，五名大漢這才住手，爲首那個指着耶多又罵了起來。

白小妹和小辣椒見這五個大漢兇神惡煞，打人時下手極重，不知到底是什麼身份，猶豫了起來。

「小妹，咱們怎麼辦？」小辣椒低聲問道：「要不要叫他們相救？」

白小妹沉吟了一下，點點頭，道：「不論他們是誰，總比被囚在這裏強！」

說罷，用手大力推着門。

那五個大漢忽然聽見房門響起來，均是臉色一變，剎那間不知所措。

小辣椒也用手敲着門，一面大聲叫道：「救命呀！救命呀！」她講的是英文，但願那五個大漢聽得懂。

果然，爲首那大漢聞聲雙眉一軒，緩緩地踏上前去。

阿達見狀急忙掙扎着爬了起身，叫道：「不！不！你們別開門！」

大漢轉頭問道：「房裏是什麼人？」

「不……不關你們的事，」阿達雙手亂搖，驚惶道：「你們快……快走吧！」

大漢咀角露出一絲狡黠的笑容，道：「我偏不走！偏要看看！」

他走近房門，伸手一扭門柄，門卻鎖

着。也不向阿達拿鎖匙，向四個同伴打了個眼色，道：「把門撞開！」

四名大漢轟聲答應，轉身抱了那條大杉木進來，合力撞門。

阿達還想上前阻止，却被那大漢大喝一聲，嚇得她瑟縮在一旁，不敢出聲。

不一會，門終於被撞開了，衆大漢見被囚禁在房中的竟然是兩個美貌中國少女，不由面面相覷。

「你們是誰？」爲首那大漢用生硬的英文問。

「我們——」小辣椒向耶多指去，一面作着手勢，道：「被他捉來的。」

大漢望了躺在地上耶多一眼，臉上露出愕然之色。白小妹也會說幾句簡單的英文，向大漢說道：「謝謝你們相救，再見！」

說罷，拉着小辣椒的手，便欲向外走去。

「停下！」大漢忽然叫道。

白小妹和小辣椒心下一凜，站定了。

「他，爲何捉你？」大漢指一指耶多，問道。

白小妹聳聳肩，表示不知道。

「騙人！」大漢臉上閃過一層青氣，忽然道：「跟我們走！」

白、小兩女聞言大驚失色，在那短短的幾秒鐘之間，心意相通，忽然發足向外奔去。

然而，站在一旁的四名大漢，動作比兩人更快，倏地竄上前來，阻住她們的去路。

「小辣椒，硬闖！」白小妹提了口氣，被霹靂將軍日後找上門來報仇。

衆人蹣跚走去，不一會，來到古堡右翼的「外圍」，王小克仰首一望，見圍牆高約五丈，全用三尺見方的大麻石砌成。大石之間，毫無空隙，便是靈猿，也無可能爬得上去。

奧金自背囊中取出繩索和鐵鉤，向上撒去。

然而，由於圍牆實在太高，他連撒了幾次，都在中途墮下。

有一次鐵鉤碰到了地上一塊石頭，「噹」一聲，圍牆上立時傳來緊急的脚步聲。

衆人大吃一驚，急忙把身子緊緊貼住圍牆，連大氣也不敢透一口。

跟着，一道強烈的電筒光射了下來，四週搜索着，王小克見鐵鉤就在大石旁，如果被上面的人看到了，必定會下來查個清楚。

他咬一咬牙，閃電般竄上前去，握起了大鐵鉤，又矯捷無倫地在地上翻滾着退回原地，動作之快之美，瞧得六名保鏢目瞪口呆。

就在他滾回圍牆時，電筒光已照到大石那邊，停了一停，這才移開。

衆人不由暗叫一聲好險，若非王小克飛快把鐵鉤拉了回來，必定被上面的守衛發現了。

衆人仍然貼住了圍牆，靜觀上面的動靜。

腳步聲逐漸遠去，衆人這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奧金伸出手來，道：「讓我再試試。」

一拳向面前的大漢當胸擊去。

小辣椒也打定了主意硬闖，不待白小妹出聲吩咐，提腳向一個大漢下陰踢去。那兩名大漢怎料得到兩個嬌滴滴的少女，竟會拳腳功夫，而且說打便打，眼前一花，分別已被擊中，「啊呀」大叫了起來。

白小妹和小辣椒一襲得手，精神爲之大振，正欲向另兩名大漢進襲時，忽聽「砰」地一聲，跟着粉屑紛飛，從天花板上飄散下來。

兩人吃了一驚，瞥眼之間，只見爲首大漢手中握着一把槍槍咀對住了天花板。

「停手！」大漢叫道，槍咀跟着移下，對住了小辣椒。

兩女暗叫了一聲苦，只得垂下手來。

「帶她們回去！」大漢向同伴道：「小心了，她們會中國功夫！」

站在一旁的大漢自懷中取出手槍，指住白小妹和小辣椒，道：「走！」

爲首那大漢瞪了阿達一眼，說了幾句非語，只嚇得阿達臉上毫無人色，渾身顫抖。眼睜睜地望着他們押住白小妹和小辣椒離去。

施能忠專心地駕着車子在超級公路上疾馳，車廂裏一片沉默。

王小克望了望腕錶，是深夜十時五十分了，霹靂將軍的古堡，大概已經在望。

忽然，施能忠一扭舵盤，車子向左邊一條馬路駛去，那馬路雖然是雙程路，但路面很窄，林肯牌房車的車身又大，若在白天的行駛，迎面碰到車子駛來時，便不知

如何是好了。

王小克側頭向外望去，只見馬路相隔不遠，便有一個「避車處」，因此倒是不怕。

「這條馬路是非律賓政府爲霹靂將軍開築的。」施能忠道：「就叫尼坦那路，長約兩哩，通到他的古堡去的。」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暗想政府爲霹靂將軍開闢一條私家馬路，可見他在非律賓的地位，實在不小。

五分鐘後，施能忠把車子駛上路旁一處叢林中，道：「前面轉彎便可以看到古堡了，我在這裏等你們。」

王小克打開車門，跳下了車，那六名保鏢也隨後跳下車來。

「王先生，祝你好運。」施能忠道。

王小克感激地望了他一眼，領先走去，不料却被奧金一把拉住。

「幹什麼？」王小克詫異地問。

「我帶路，」奧金道：「霹靂將軍有許多兵晚上出來巡邏，危險得很！」

說罷，奧金向叢林中走去。

王小克又是呆了一呆，但隨即明白了，從叢林中進發的話，使不虞被他們發覺了，奧金他們熟悉此地地形，由他們帶路，自然最好。

他毫不猶豫地自後跟上。

奧金踏着地上的落葉，向前走着。叢林中一團漆黑，幸好衆人身上都帶有電筒，倒也並不難走。

走了大約七八分鐘，奧金停下來，躲在一棵大樹樹幹後，向前一指，道：「看到沒有？」

，名叫金巴的保鏢，忽然牙關交戰，微顫着聲音道：「我……我怕！」

奧金拍拍他的肩膀低聲道：「想想波士答應我們的那筆酬勞，你就不怕了！」

「可……可是我們一定不會成功的！」金巴說道：「這裏的防衛太森嚴了，而且，那小子到底是否真如波士說的那麼厲害——」

奧金不待他說下去，便道：「我們立即可可以知道了！」

這時，王小克遠遠向他們招着手，示意經已打開。

奧金猶豫了一下，道：「爲了那百萬披索，咱們行動吧！」

說罷，把槍握在手中，領先向王小克奔去。

其他四名保鏢也跟着奧金後面，只有金巴仍然躲在吉普車下面，不敢行動。

奧金奔近王小克，回頭一望，見金巴仍然在原地，急忙向他招着手。

然而，金巴突然胆怯，蹲在地上渾身抖索，雙腳卻難以動彈。

「由他吧，」王小克道：「少了他一人，咱們未必不能成事。」

「不，炸藥全在他的背囊中！」奧金恨恨地頓了頓足，道：「真沒膽子！」

王小克聞言一呆，詫異地道：「爲什麼要帶炸藥？」

「——」奧金沉吟了一下，才答：「用來爆炸引開他們的注意的，否則咱們救了人後，如何安全撤退？」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暗想倒也說得有理。

王小克循他手勢望去，只見遠處有閃閃火光，定眼一看，果然是一座大古堡。那古堡盤踞在山腰，面積之大，在王小克想像之外，黑暗中看來，更有一種懾人的氣勢。

「古堡共分三個部份，」奧金低聲向王小克解釋，道：「第一個部份是外圍，由霹靂將軍的二十個舊下屬守住，第二個部份叫中圍，是屬下的宿舍，廚房和十餘間客房；最後一部份叫內圍，是霹靂將軍的「禁宮」，任何人不得擅入，是霹靂將軍居住的地方，我想你的兩個朋友，一定是被囚在內圍。」

王小克皺起了眉頭，連闖兩關抵達「內圍」，恐怕亦不容易。

「如果你胆怯的話，現在回頭還來得及。」奧金說道。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你把外圍，中圍和內圍三個部份的情形詳細說給我聽。」

奧金沉吟了一下，簡略地向他敘述一番，對於古堡內的一切情形，何處有哨崗，何處有隱蔽的出入口，竟然瞭如指掌！

王小克小心記住了，道：「你對霹靂將軍的古堡倒是很熟悉啊！」

奧金自袋中取出一塊黑布蒙住了臉，雙眼望着遠方的古堡，道：「我以前是他的守衛之一。」

王小克「啊」地一聲，大出意外。

「走吧！」奧金道：「時間已經不多啦。」

王小克向其他五個保鏢望去，只見他們也各自懷上了黑布，大概恐怕洩露身份

過去。

奧金咬了咬牙，忽然縱身向金巴奔了過去。

王小克一瞥眼，見到屋中有人走了出來，正想出声阻止，已經遲了一步。

只聽有人大聲叱喝了起來：「是什麼人？」

王小克雖然聽不懂菲文，却也知道奧金的行動已經被人發覺，心下不禁暗暗叫苦。

奧金躲在吉普車後，不敢移動，那守衛大聲叱喝起來，剎那間，古堡中燈光大亮，許多人自石屋奔出來察看究竟。

王小克見他們手中都抓着輕機槍，個個精神結實，行動迅速，猶豫了一下，向內奔去。

那四個保鏢不會說英文，無從和王小克交談問他到那兒去，一方面又記掛頭領的安危，並沒有跟上去。

王小克知道事不宜遲，如果由自己單獨行動的話，說不定還有機會相救白小妹和小辣椒，所以毅然拋下衆人，隻身闖了進去。

古堡的「中圍」其實就是整幢建築物的樓下，大廳中數盞吊燈開着，牆上的壁燈也閃着微弱的光芒照綴。

那大廳足足有半個足球場之大，王小克見房門重重疊疊，一時間也無暇細看，依着奧金的敘述，向左邊一條通道奔去。

通道上闕無人跡，地上又鋪着地毯，因此着地無聲。

他來到一個古老電梯前，猶豫了一下，站了進去。

電梯是三十年代製造的那一種，鐵柵

着。也不向阿達拿鎖匙，向四個同伴打了個眼色，道：「把門撞開！」

四名大漢轟聲答應，轉身抱了那條大杉木進來，合力撞門。

阿達還想上前阻止，却被那大漢大喝一聲，嚇得她瑟縮在一旁，不敢出聲。

不一會，門終於被撞開了，衆大漢見被囚禁在房中的竟然是兩個美貌中國少女，不由面面相覷。

「你們是誰？」爲首那大漢用生硬的英文問。

「我們——」小辣椒向耶多指去，一面作着手勢，道：「被他捉來的。」

大漢望了躺在地上耶多一眼，臉上露出愕然之色。白小妹也會說幾句簡單的英文，向大漢說道：「謝謝你們相救，再見！」

說罷，拉着小辣椒的手，便欲向外走去。

「停下！」大漢忽然叫道。

白小妹和小辣椒心下一凜，站定了。

「他，爲何捉你？」大漢指一指耶多，問道。

白小妹聳聳肩，表示不知道。

「騙人！」大漢臉上閃過一層青氣，忽然道：「跟我們走！」

白、小兩女聞言大驚失色，在那短短的幾秒鐘之間，心意相通，忽然發足向外奔去。

然而，站在一旁的四名大漢，動作比兩人更快，倏地竄上前來，阻住她們的去路。

「小辣椒，硬闖！」白小妹提了口氣，被霹靂將軍日後找上門來報仇。

衆人蹣跚走去，不一會，來到古堡右翼的「外圍」，王小克仰首一望，見圍牆高約五丈，全用三尺見方的大麻石砌成。大石之間，毫無空隙，便是靈猿，也無可能爬得上去。

奧金自背囊中取出繩索和鐵鉤，向上撒去。

然而，由於圍牆實在太高，他連撒了幾次，都在中途墮下。

有一次鐵鉤碰到了地上一塊石頭，「噹」一聲，圍牆上立時傳來緊急的脚步聲。

衆人大吃一驚，急忙把身子緊緊貼住圍牆，連大氣也不敢透一口。

跟着，一道強烈的電筒光射了下來，四週搜索着，王小克見鐵鉤就在大石旁，如果被上面的人看到了，必定會下來查個清楚。

他咬一咬牙，閃電般竄上前去，握起了大鐵鉤，又矯捷無倫地在地上翻滾着退回原地，動作之快之美，瞧得六名保鏢目瞪口呆。

就在他滾回圍牆時，電筒光已照到大石那邊，停了一停，這才移開。

衆人不由暗叫一聲好險，若非王小克飛快把鐵鉤拉了回來，必定被上面的守衛發現了。

衆人仍然貼住了圍牆，靜觀上面的動靜。

腳步聲逐漸遠去，衆人這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奧金伸出手來，道：「讓我再試試。」

王小克並沒有將鐵鉤交給他，反而站了出去，道：「我來！」

他深吸了一口氣，先「呼呼」地將鐵鉤揮舞起來，跟着向上一拋，鐵鉤疾飛起來。

「卡」地一聲，鐵鉤終於搭住了圍牆，王小克試着用力一拉，道：「可以了。」

他這手功夫一露，奧金等人不由面面相覷，吃驚不迭。

王小克提了口氣，抓住繩索，捷如靈猿地爬了上去，在圍牆頂端探首一看，只見下面是個大曠地，泊着兩輛吉普車，近大門內邊有幾間石屋，屋內有燈光透射出來，隱約聽到結他的樂聲。

他翻身上了圍牆，伏在上面，向奧金等人打着手勢，示意可以上來。

奧金等人分別爬上了圍牆，王小克收起繩索，向內放下，爬了下去。

他落地無聲，向附近一輛吉普車竄去，躲在車後。

奧金等人先後爬了下來，衆人躲在吉普車之後，商議下一步的行動。

王小克四週望了一眼，向不遠處一道門指去，道：「這道門可通到中國去？」

「不錯，」奧金點點頭，道：「不過通常都鎖住了，咱們得另想辦法。」

「沒關係，」王小克道：「時間無多了，我可以把它弄開！」

話聲甫畢，便俯着身子，向前面竄去。

奧金向同伴們使了個眼色，示意他們留在原地，等待王小克是否能把門弄開。其中一個年紀大約廿餘歲，眉清目秀

要由自己關上。

王小克按下一個掣，把電梯門關上。不一會，電梯震了一震，緩緩地上升了。

就在這個時候，外面傳來卜卜槍聲和人聲，顯然地，奧金等人已和霹靂將軍的守衛戰上了火。

這時，已經不能後退了，王小克咬緊了牙關，準備先上樓擒住了霹靂將軍，然後威脅他放人——目前，也只有這條路行得通了！

他把槍握在手中，四週打量警惕着。電梯像蝸牛一般爬升，王小克心急如焚，望了望腕錶，是十一時四十分了！

「誰？」轟地，大廳中有人大聲叫道，迴音震盪，王小克不由嚇了一跳。

他定眼望去，只見一個男子自外奔了進來，手中拿着短槍，朝電梯這邊奔來。

王小克稍一猶豫，記起蔡智臨別前吩咐的話，先發制人，扣動了槍掣。

「砰」地一聲，那男子胸部中彈，仆倒下去。

然而，槍聲却驚動了「中圍」的人，不一會，人聲喧嘩，紛紛向這邊跑來。

幸好這時電梯停定，王小克把門一推，不理三七廿一，衝了出去，正面却和一人碰了個滿懷。由於他去勢太速，那人被撞得仆倒在地。

王小克匆忙中望了那人一眼，原來是個菲律賓傭婦，當下更不理會，逕自向霹靂將軍的寢房奔去。

他早已向奧金問明了霹靂將軍的寢房所在，然而才轉了一個彎，便聽到腳步聲

响，迎面有人衝了出來。

王小克心下一凜，急忙向旁一閃，見有一道房門，急忙伸手一扭門鎖，閃身而入。

進入房間，外面許多腳步聲，匆匆經過。

王小克暗自鬆了一口氣，定眼望去，原來是一間書房，四壁全是書櫃，擺放着不少書籍。

王小克向書櫃望了一眼，竟然還有幾本中國的「論語」和「廿四史」，心想這霹靂將軍那裏看得懂這些書，只不過是用來裝飾門面而已。

這時，腳步聲已過去，王小克輕輕把門打開一道縫，向外望去。

就在此時，一隊守衛操了上來，個個手持機槍，在一個隊長的帶領下，向霹靂將軍的寢房奔去。

王小克一看這個陣仗，心下便叫了聲苦，如此看來，自己是絕無下手的機會。

他伸手入袋，除了十幾隻玻璃彈之外，便是兩個子彈匣，此時正好派用場的「毒霧彈」，却沒帶來。

事實上王小克中獎免費遊非，抱着的是消遣娛樂的心情，什麼配備都沒有帶。門外腳步聲紛沓，霹靂將軍大概派了不少人上來保護。

王小克側耳一聽，外面的槍聲已經靜止，奧金等人究竟是投降了，抑或已經被殺？

忽然，房外有人用英文叫道：「每一間房都要搜！搜個澈底，似乎有人上了內圍！」

十數個聲音齊聲答道：「是！」

王小克大吃一驚，書房就距離霹靂將軍的寢房不遠，這樣搜過來，自己立時要成為階下囚！

他四週打量着，尋找藏身之地。

然而，書房中除了書櫃之外，再無其他物事，惟一的書格也不可能藏人，至於那些書櫃，堆滿了書，便是藏一個洋娃娃也不行。

王小克又驚又急，眼珠一轉，向窗口走去。

他伸手打開了窗門，向外一望，不由大喜，原來窗下是一條闊約半呎的屋簷，正可立足。

他略一沉吟，提了口氣，爬了出去，轉身把窗門關上了。

然後，他雙手貼住了外牆，一步一步地向外移。

剛來到轉角處，書房門已「砰」地一聲被人打了開來。

王小克心想入來搜索的人定會打開窗門來看，自己仍然會暴露行踪，黑暗中向四週望了一眼，見附近有棵大樹，高及古堡之頂，樹幹又粗又大，濃蔭遮天，正可藏身。

於是，他提了口氣，瞄準立足之地，縱身一跳，落下時，雙手陡地一伸，抓住了一枝伸出來的樹枝，然後微一用力，上了樹。

剛在樹樞間藏好身子，書房的窗門已打了開來，有人探首外出。

王小克動也不敢動一動，生怕搖動樹枝，惹人生疑。

那人四週望了一眼，然後說了二句話，又把窗門關上了。

王小克這才略鬆了一口氣，此行雖然微頭微尾地失敗，但，起碼自己能保住性命。

他慢慢地站直身子，向下望去，只見奧金等人雙手反綁，被將軍府的衛兵押解着朝「中圍」的入口處走。

王小克放眼一看，只有四個，其中並無金巴在內，大概是受了傷。

由於女傭在「內圍」被「外來者」撞倒，因此，古堡中人來人往，四下裏搜索着，情形和氣氛十分緊張。

王小克躲在樹上，暗想反正時間已過，白小妹和小辣椒的生死自己已無能為力，只好等警戒稍鬆之後，設法潛逃出去，再想辦法。

他在樹上躲了將近兩個鐘頭，看清楚四週的環境，這才攀上了屋簷，一步一步地向附近一幢石屋走去。

來到石屋上面，王小克縱身一跳，落在屋頂，跟着又躍下地來，向圍牆奔去。那條繩子早已被收去，王小克貼着牆慢慢移動身子，來到一棵大樹前，爬了上去。

那棵樹高與圍牆齊，王小克身手敏捷，不一會爬到樹頂，跳到圍牆上，自袋中取出一個圓型鐵盒，拉出鋼綫，鉤在牆角上，慢慢向下爬去。

好不容易身子着地，王小克伸手一揮，把鋼綫的鉤子甩開，取回鋼綫，邁開大步向外邊逃，不一會隱沒在黑暗之中……

憑自己一人之力，如何可以報得了仇？

他望着地上的兩具屍體，胸中又憤又怒，一拍枱子，叫道：「即使和他同歸於盡，我也非殺了這個狗將軍不可。」

「唉，像他這種草菅人命的畜牲，是該殺了他。」蔡智仰首道：「王先生，你要甚麼幫忙，即管說好了，我一定盡力替你辦到。」

王小克咬着牙沉吟了一下，道：「我要一批手榴彈，最好是殺傷力最大的。」

「好，我可以設法替你弄來。」蔡智道：「還有其他需要嗎？」

「再給我三個槍手，幾把輕機槍。」王小克恨恨道：「我要殺人不眨眼的。」

「這個也可辦到。」蔡智道：「不過，最好等晚上才去動手。」

「我……我恨不得現在立即去大開殺戒，和那狗將軍拚了。」

「不，白天太危險了。」蔡智道：「萬一立即被他發現，豈非出師未捷身先死？況且，你昨晚一晚沒有好睡，也要養足了精神才行。」

王小克回心一想，覺得也是道理，道：「好吧。」

「那麼，請在我這裏屈就一下，睡醒了，你所需要的武器和人選，也都準備好了。」

王小克點了點頭，蔡智命人將王小克帶到客房睡覺，然後打電話吩咐得力助手採辦武器和物色人選。

王小克來到客房，躺在床上，那裏睡得着覺？在床上翻來覆去，大約一個多小時後，忽然爬了起身，打開房門，來到大

站在門口的是施能忠，他雙眼滿佈紅絲，神情驚惶，說道：「王先生，快跟我來。」

他搓了搓眼睛，踏上前去，把門打開了。

出魚肚白，這麼早便有人來上班了？

他搓了搓眼睛，踏上前去，把門打開了。

現在，除了記掛白小妹和小辣椒的安危之外，奧金等人的性命到底有碍無碍，也令他多增了一分心事。

迷糊間正要睡着，辦公室的門忽然「

彭彭」地响了起來。

王小克心頭一跳，睜開眼睛，天才露

出魚肚白，這麼早便有人來上班了？

他搓了搓眼睛，踏上前去，把門打開了。

現在，除了記掛白小妹和小辣椒的安危之外，奧金等人的性命到底有碍無碍，也令他多增了一分心事。

迷糊間正要睡着，辦公室的門忽然「

彭彭」地响了起來。

王小克心頭一跳，睜開眼睛，天才露

出魚肚白，這麼早便有人來上班了？

他搓了搓眼睛，踏上前去，把門打開了。

現在，除了記掛白小妹和小辣椒的安危之外，奧金等人的性命到底有碍無碍，也令他多增了一分心事。

迷糊間正要睡着，辦公室的門忽然「

彭彭」地响了起來。

王小克心頭一跳，睜開眼睛，天才露

出魚肚白，這麼早便有人來上班了？

他搓了搓眼睛，踏上前去，把門打開了。

現在，除了記掛白小妹和小辣椒的安危之外，奧金等人的性命到底有碍無碍，也令他多增了一分心事。

迷糊間正要睡着，辦公室的門忽然「

彭彭」地响了起來。

王小克心頭一跳，睜開眼睛，天才露

出魚肚白，這麼早便有人來上班了？

他搓了搓眼睛，踏上前去，把門打開了。

現在，除了記掛白小妹和小辣椒的安危之外，奧金等人的性命到底有碍無碍，也令他多增了一分心事。

迷糊間正要睡着，辦公室的門忽然「

彭彭」地响了起來。

王小克心頭一跳，睜開眼睛，天才露

出魚肚白，這麼早便有人來上班了？

然而，廳中的兩具屍體，早已被人搬走了。

王小克見一個華籍管家正在吩咐傭人抹窗拖地，上前問道：「地上的屍……屍體呢？」

「老爺命人送到殮房去啦。」管家答道：「他說要擇日隆重安葬。」

王小克回到房中，躺下床去，翻側難眠，想到白小妹和小辣椒的死狀，不由又悲又恨，眼淚又奪眶而出。

這天，他毫無胃口吃東西，蔡宅廚師雖然爲他特別泡製色香味皆備的精美小菜，他仍然食難下嚥，只在房內團團打轉。好不容易才熬到天色暗了，蔡智命人來房中叫他出去相見。

王小克來到客廳，只見沙發上坐着一個精壯大漢，個個衣衫襤褸，臉上擦着黑油膏，茶几上擺着數挺輕機槍和子彈匣，另外還有一箱手榴彈。

王小克走前去時，蔡智指着那三人介紹，道：「他們是我請來的槍手，是巴基斯坦人。」

王小克望了三人一眼，緩緩地點點頭，從他們的神情看來，顯然都知此行任務十分危險，幾乎等於豁出性命而去的。

蔡智望了望腕錶，道：「現在是七時半，從這裏到古堡時，大約十點了。」

王小克取起一把機槍，「克察」一聲，打開保險擊，端詳了一番。

蔡智遞了一個子彈匣給他，道：「這種機槍每分鐘可發射最多五十發子彈，殺傷力極大，但子彈匣只能裝三十顆子彈，

可連續或單响發射。」

王小克把子彈匣裝上了，向三個巴基斯坦大漢道：「走吧。」

三人站了起身，各自取了一把輕機，四五梭子彈匣，又拿了幾個手榴彈放在袋中，向外走去。

王小克也裝滿了手榴彈，向蔡智道：「蔡會長，我去了。」

蔡智拍拍他肩膀道：「小心保重！」王小克向他點頭，道：「如果我遭遇遇到不測的話，白小妹和小辣椒的葬禮，就要勞煩你去辦了。」

「放心好了。」

王小克這次是拚命而去，因此才會說出這種洩氣的話，事實上自言自語婆婆去世後，白小妹和小辣椒就是他惟一的親人了，如今兩人竟然遇害身亡，自己再活下去又有甚麼意思？

反客爲主 懲兇治奸

車子停下來，王小克打開車門，向施能忠道：「如果兩個鐘頭後我們還不出來，你逕自開車回去吧！」

施能忠臉上動容，喃喃道：「王先生，你……你一定會無恙歸來的！」

王小克拿着機槍，領前走去，那三個巴基斯坦大漢自後跟上。

不一會，四人來到圍牆下，由於早已準備好一切，王小克取了繩索鐵鉤。

他知道經過昨晚一役後，古堡中的防範必然比以前更小心，所以，側耳傾聽了一會，這才向上拋去。

「卡」地一聲，鐵鉤鉤住了牆角，王小克用力一拉，領先攀爬了上去。

那三個巴基斯坦槍手，也隨後爬了上來。

王小克在圍牆頂向下一望，古堡裏靜悄悄地，遠處石屋有燈光射出，曠地上仍然停着幾輛吉普車，情形和昨晚並沒有顯著的不同。

最重要的一點是：防衛方面也未見比昨晚更嚴緊。爲什麼？

照說，霹靂將軍對經過昨晚的事故後，防衛方面應該比以前更嚴緊十倍的！

然而，古堡的「外圍」，曠地上一片沉寂，便是人影也不多見一個。

王小克銳利的眼光四處搜索着，他認爲黑暗處一定埋伏着人！

經過一番搜索後，却發現不到可疑的地方。他猶豫了一下，縱身攀爬下去。

那三個巴基斯坦籍的槍手比奧金他們不知敏捷了多少倍，大概是蔡智經過一次失敗後，着意選擇高手來協助自己。王小克想到此點，不由暗暗感激。

四人一着地，立時向前面陰暗處竄去，手指扳住了槍擊——他們此行的目的是爲了殺人，爲了將霹靂將軍府攪得天翻地覆。

四下裏靜悄悄的，有點逾乎平常，王小克的一顆心不由怦怦地亂跳了起來。

整幢古堡靜得太過份了！

他向不遠處的一道門望去，知道那門可以通到「中園」，也即是客廳，於是向三名槍手示意藏在陰暗處等待，由他過去把門弄開。

王小克吸了口氣，奔了上前。

經過三數分鐘後，門被王小克弄開了，他輕輕推開門，向內窺探。

大廳中，一片寂靜漆黑，沒有半點燈光。

王小克當然不會立即衝進去，因爲這正是危險的訊號！

他貼身站在門口，猶豫着。

過了片刻，大廳中仍然一點動靜也沒有，王小克有點不耐煩了，向那三名槍手招招手。

三名槍手齊齊前來時，王小克自袋中取了一枚輔幣，向內擲去。

「叮噠」一聲，輔幣撞在一個花瓶上，摔下地跌碎了。

大廳中仍然一片死寂。王小克不禁懷疑：莫非大廳中，真的沒有人埋伏？可能嗎？

其中一個槍手已按捺不住，持着槍向內躍足走去。

他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一面左右張望，另兩名槍手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也隨後跟上。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踏進大廳。

大廳中間有一道樓梯直通二樓及三樓，然而王小克早知樓梯裏面有機關，如果要深入虎穴的話，只有乘搭那古老電梯。經過昨晚的意外後，電梯會無人看守嗎？

由於大廳的面積實在太大，看不到電梯那邊的情形，那三名槍手又向樓梯走去，王小克猶豫了一下，跟了上前。

當第一個槍手踏上樓梯時！廳中燈光

忽然大亮！王小克暗叫一聲不好，大廳中果然已埋伏了人馬！

四人迅速背靠着背站在一起，手指緊緊地攀住槍擊，凝神迎敵。

然而，除了燈光之外，大廳中依然是靜悄悄地，一點聲音也沒有。

王小克咬住了牙，心底下又驚又疑，霹靂將軍究竟在攪什麼鬼？

大約五分鐘後，忽聽樓上腳步聲響，有人走了下來。

四人心頭怦怦亂跳，面對着梯間的王小克，更是緊張異常。握着槍的手心，已捏着汗。

腳步聲清晰非常，越來越近，王小克槍咀朝上，指住了梯口。

不久，一個高大的菲律賓男子出現了，他手無寸鐵，冷冷地望住王小克，站在梯口不動。

王小克凝視着他，沒有扣動槍擊，因爲四下裏不知埋伏了多少人馬，以四暗一的生意，無論如何做不過，倘若自己不開槍，也許還有機會平反局面。

「你們是蔡智派來的？」男子冷冷地問。

王小克咬着唇不回答，額上的汗水，已緩緩地淌了下來。

男子見他不回答，又踏前一步，問道：「你們都不會聽英文嗎？」

王小克沉吟了一會，道：「叫尼坦那尼將軍出來，我要見他。」

「你是誰？」男子絲毫不把王小克手中的輕機槍看在眼里，冷冷地道：「你有什么資格見他？」

「快叫尼坦那尼將軍出來！」王小克提高了聲音，道：「否則我要把這古堡夷爲平地！」

男子淡淡一笑，道：「你在做夢不成？看看吧！」

說罷，他吹了個口哨，大廳四週忽然露出了不少槍管，只是並不見人——每一個槍手都躲在早已安排好的屏障物之後。

王小克見連天花板的許多裝飾用的玻璃燈管中，也有槍咀伸出來，不由叫了一聲苦，那即使自己有一百個槍手在身旁，面對着這種情形，也只有束手待斃的了！

「把你們的槍放下，」男子冷冷地道：「如果你們够聰明的話！」

王小克咬着牙關，正不知如何是好，忽聽有人叫道：「小鬼子！」

這聲音一傳在耳中，王小克心頭陡地一震，懷疑自己是在夢中！

那是白小妹的聲音！

只聽腳步聲響，有人「騰騰」地自樓上奔了下來，王小克一看竟然是白小妹，她後面還跟着小辣椒。

白小妹和小辣椒身上都穿着傳統的非律賓服裝，笑盈盈地站在梯下。

王小克瞪大了雙眼，又驚又喜，利那間整個人呆住了！

「小鬼子，快放下槍啊！」白小妹道：「麥奇先生是我們的的朋友！」

王小克疑惑地搖着頭，暗想是否自己昨晚沒有睡過，眼睛和耳朵都產生幻象？否則怎會如此這般？

白小妹猶豫了一下，緩緩踏上前來，握住了王小克的手，柔聲道：「小鬼子，

是我啊！你怎麼啦？不認得我了？」

王小克接觸到她柔若無骨的纖手，面對面看清了，她才知這是事實，並非在夢中！

白小妹把他手中的槍接過，道：「叫他們也把槍交給麥奇先生吧！」

那三名槍手雖然是亡命之徒，出發前也知道此行任務九死一生，但面對着無數的槍手，心下早已怯了，只是蔡智吩咐他們惟王小克之命是從，因此，王小克站着不動，他們也站着不動。

如今，王小克自動繳械，他們遲疑了一下，也把手中的輕機槍拋了下手。

這麼一來，立即有人自屏障後走出，上前把四枝機槍拾了，又把四人袋中的手榴彈和子彈搜去。

「小鬼子，讓我來替你介紹，」白小妹拉着王小克的手，向麥奇走去道：「他是尼坦那尼將軍的護衛長，麥奇上校。」

王小克聞言一呆，然而，利那間他仍弄不明白的事實在太多了，驟見白、小兩女未死，早已喜出望外，那有空暇想這麼多？

麥奇伸手來和王小克相握，一面笑道：「她們一天到晚在我和將軍面前提起你，還說了不少關於你的故事給我們聽。」

「小鬼子，將軍已經睡了，」小辣椒插咀道：「明天早上，我們才介紹給你認識，現在跟我來吧！」

王小克望了那三名槍手一眼，道：「那……那他們呢？」

「放心好了，麥奇先生會照顧他們，絕不會難爲他們的，」小辣椒轉向麥奇

道：「麥奇先生，我們有許多話要說，明天早上見吧！」

「明早見。」

王小克在白小妹和小辣椒的擁護下，上了二樓，在一個豪華套房中坐了下來。

三人一入房，王小克便詫異地問道：「怎麼你們沒有死？」

白小妹和小辣椒聞言呆了一呆，反問：「你說什麼？」

「我……我以爲你們死了！」

「胡說八道，大吉利是！」小辣椒道：「我們好端端的，怎會死了？」

「可是……可是我親眼見……見過你們的屍體。」王小克囁囁着道。

「怎麼會？」

「你們的屍體是在蔡會長的別墅門口發現的。」王小克道：「衣服和你們穿的一樣。」

「哼！一定是蔡智那奸賊故佈疑雲想害你的。」小辣椒恨恨地道：「將來我見到了他，一定不和他干休！」

「這……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白小妹嘆了一口氣，道：「小鬼子，我們都中計了！這是蔡智佈下的陷阱。」

「是啊！是姓蔡的那個奸賊！」小辣椒恨恨地道：「可惜我們聰明一世，笨在一時中計了！」

「你們把詳細情形告訴我，別你來一句，我來一句的好不好！」

白小妹望了小辣椒一眼，道：「你說還是我說？」

小辣椒扮了個鬼臉，道：「你說吧，我要去冰箱找點吃的東西。」

說罷逕自轉身離房去了。

白小妹仰首想了一想，把她們的遭遇說了出來。

原來那天白小妹和小辣椒被幾個大漢強擄上車，朝郊區駛去時，心下懊悔異常，早知甫出虎口，又入魔掌的話，便不該敲打房門了。

五個大漢，沿途沉默着，一句話也沒說。

大約兩個鐘頭後，車子來到了一座古堡，白、小兩人見這古堡氣勢非凡，宏偉壯觀，心下暗暗詫異。

這時，一個大漢已跳下了車，叱喝着命白小妹和小辣椒下車。

白小妹和小辣椒對望一眼，知道反抗也是無用，乖乖地下了車。

一進古堡，立時有式個拿着機槍的大漢走上前來，用非語詢問。

那五個大漢之首，向對方解釋着，持槍大漢打量了白小妹和小辣椒一眼，點點頭。

於是，白、小兩人被帶到大廳，垂手站着，大約十餘分鐘後，軋軋聲響，一張輪椅向她們推過來，坐在輪椅上的，是一個六十歲左右，滿面皺紋，身材矮胖的菲律賓男子。

白小妹和小辣椒見他一雙灼灼的眼光不怒自威，心下均是一凜，不知他究竟是什麼身份。

穿白袍的女護士把輪椅推到兩人面前，停下了來。

輪椅上的男子上下打量着白小妹和小辣椒。兩人被他望得有些不自在，雖然一

笑。

說也奇怪，那男子竟然也向兩人露齒一笑，他肌膚黝黑，笑時露出兩排潔白整齊的牙齒。

「你們是誰？」男子竟然用流利之中文問。

白小妹和小辣椒愕了一然，呆呆地答不出話來。

「來來，坐下再談吧。」男子說着向那五名大漢揮揮手，用非文叫他們離去。

白小妹和小辣椒看見他態度和藹可親，稍為放心，在寬大舒適的沙發坐下來。

「你們怎會被姓蔡的抓住了？」男子問。

白小妹和小辣椒愕然對望了一眼，均是不明白他的意思。

男子看到她們臉上的神情，淡淡一笑，又問道：「你們到底什麼地方得罪了姓蔡的？」

白小妹愕然地問道：「姓蔡的？那一個？」

「噢？難道你們竟然不知道誰是姓蔡的？」

白小妹和小辣椒點點頭，男子又道：「他是華僑「總商會」的會長蔡智！」

「蔡智？」小辣椒笑了起來，道：「他為什麼要抓我們？」

「是啊，我也感到奇怪，你們都是中國人，他何以把你們囚禁在那石室中。」

「先生，」白小妹道：「我們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什麼，這次綁架我們的不是蔡智，而是另有其人。」

「誰？」

「他——他叫霹靂將軍。」

「你說什麼？」男子瞪大雙眼，奇詭地望住白小妹，跟着，忽然仰天哈哈大笑起來。

白小妹和小辣椒見他笑聲哄亮，大廳中四處迴響激蕩，其中氣之足令人吃驚。

男子足足笑了一分鐘之久，這才停下來，指着自己的鼻子，笑問道：「你們猜我是誰？」

白小妹忽然念頭一閃，瞪大一雙美眸，驚訝地問：「難道你便是——」

「不錯！」男子點點頭，道：「我便是霹靂將軍尼坦那尼。」

利那間，白小妹和小辣椒呆住了。

面前這個坐在輪椅上的老者，便是蔡智所形容的殺人不眨眼，脾氣霹靂如火的尼坦那尼將軍。

兩人小心端詳着他，臉上露出不置信的神色。

「你們跟我來！」

說罷，他推動輪椅，向電梯那邊而去。白小妹和小辣椒，猶豫了一下，跟上前去。

早有護衛人員上前打開電梯的門，將輪椅推進去，按下掣後，電梯緩緩地上昇了。

「唉！風濕病真慘！」男子苦笑了一下，道：「最近這一兩年來，累得我連氣也喘不過來，若非有這部電梯，我是連下樓也要人抱了，堂堂大將軍要人抱，成什麼話？」

白小妹和小辣椒此時仍然半信半疑，沉吟着沒有答話。

長，靠的全是他的財勢，」李欽敬道：「他是菲律賓的糖業大王，這一點你們知道？」

白，小兩人向他點點頭。

「白糖最近幾年，突然漲了三倍價錢，那全是蔡智造成的，」李欽敬道：「他囤積居奇，將這種凡人生活的必需品，肆意抬高價錢，而且一抬便是數倍之多，因此攪得菲律賓的民生比以前更加困難。」

他頓了一頓，道：「由於他和外國糖商勾結，囤積居奇，差不多控制了整個世界的糖價，尤其是菲律賓，受害更大。」

「菲律賓是個落後國家，人民多半貧困異常，但食糖一起價，許多要用糖的製成品，跟着也起了價，以致生活消費指數日高，許多窮人，簡直到了三餐不繼的地步。」

「然而，蔡智爲了一己私利，毫不理會，還更進一步地抬高糖價。」

「老實說，不但菲律賓人對他恨之刺骨，便是菲律賓的五十萬華僑，對他有好感的也沒有多少人，因爲除了蔡智那個集團的小數受其利用之外，所有的人都受到因糖價瘋狂上漲的影響。」

小辣椒聽到這裏，忽然想起那照相館老闆對自己的態度！

當他聽到自己是蔡智的「貴賓」時，非但沒有肅然起敬，而且還好像老大瞧不起敬而遠之的樣子，當時爲了留意四名大漢的影子，一時沒有留意，如今想來，李欽敬的話果然有其可信的地方。

「政府本來想對付他的，」李欽敬又道：「可是，蔡智神通廣大，不知用什麼手段，竟然將控制糖價的議案，令政府束之高閣，遲遲沒有實行，他也得以利用這段時間，大刮粗龍！」

「這時候，菲律賓的民族英雄尼坦那尼，即是「霹靂將軍」挺身而出，聲討蔡智等一小撮人，說他們破壞菲律賓經濟，擾亂民生，要求他們立即將糖價回降！」

「當然，蔡智並不理會，照樣一步一步將糖價上漲。」

「終於，意外發生了，有幾個暴亂份子，率先喊出口號，說是要消滅蔡智這種奸商。」

「數日前，他們在蔡智別墅外埋伏，投擲炸彈，蔡智大難不死，却也嚇了一身冷汗，知道自己已成菲律賓人民的公敵。」

「然而，他一樣冥頑不靈執迷不悟，我想，那是突如其來的財富令他沖昏了頭腦，除了加強保鏢及減少公開露面之外，並沒有將糖價回降的意思。」

「若干年前，星馬曾有一位麵粉大王，因同樣情形而被歹徒用槍襲擊斃命，蔡智知道得很清楚，他認爲那次的襲擊，一定是尼坦那尼將軍策劃的，只要除去尼坦那尼將軍，他便可以安枕無憂了。」

「於是，他暗中物色職業殺手去謀害將軍，可是，將軍的古堡防衛森嚴，前後已有三個殺手，被將軍抓住了。」

「那三個殺手恪守『商業道德』，沒有將蔡智這幕後主持者的名字說出來，所以，將軍倒也無奈何。」

「這時，有人向蔡智獻計，何不叫H埠請『小鬼子』來行刺將軍——」

李欽敬說到這裏，白小妹和小辣椒不

就在這個時候，書房的門忽然「篤篤」地响了起來，尼坦那尼將軍叫道：「進來！」

門開處，出現在門口的是一個中年非籍男子，向尼坦那尼將軍說了幾句話。

尼坦那尼將軍臉上露出喜色，也以非語向那男子道：「快請他來！」

男子離去後，尼坦那尼轉頭向白小妹

白小妹和小辣椒一齊向他點頭。

「信了就成了，」尼坦那尼將軍欣慰地點點頭，道：「否則等下咱們的談話，將會處處不便。」

白小妹呆呆地望定了他，不明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好了，現在你可以告訴我，爲何當初誤會是我綁架你們的吧？」

「是……是那男一女擄走我們的，這樣說的。」白小妹道。

「哦？哪一男一女？快詳細細告訴我。」

白小妹猶豫了一下，把怎樣中獎來菲律賓，怎樣在花園遇到霹靂將軍的手下非禮遊客，以及怎樣被蓓娜和比利囚禁起來的過程說了出來。

尼坦那尼將軍聞言雙眉緊緊地皺了起來，半晌，忽然一拍大腿，道：「不錯！這是一個陷阱！」

「陷阱？」

「是姓蔡的擺佈的陷阱。」

白小妹和小辣椒是聰明人，她們略爲一呆，立即就想到其中的原因了。

然而，個中的詳細內情，仍然並不清楚。

就在這個時候，書房的門忽然「篤篤」地响了起來，尼坦那尼將軍叫道：「進來！」

門開處，出現在門口的是一個中年非籍男子，向尼坦那尼將軍說了幾句話。

尼坦那尼將軍臉上露出喜色，也以非語向那男子道：「快請他來！」

男子離去後，尼坦那尼轉頭向白小妹

和小辣椒道：「我有個中國朋友來了，最好由他向你們說明一切。」

白小妹和小辣椒對望了一眼，心下暗自猜測着，這人到底是誰？

不一會，外面傳來腳步聲，跟着，一個男子出現了，正是「總商會」的幹事李欽敬！

李欽敬驟然見到白、小兩人，呆了一呆，道：「白小姐，蕭小姐，你們——」

「李先生，快來快來！」尼坦那尼將軍向他招手，道：「有件事情要由你解釋一下。」

李欽敬踏進書房，白小妹忽然問道：「李先生，那張寫着心中計等八個字眼的字條，是不是你令人送給我們的？」

李欽敬澀然一笑，道：「正是，可惜你們並沒有聽我的話！」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白小妹問道。

李欽敬望了尼坦那尼將軍一眼，又轉向白小妹和小辣椒道：「這事我早已告訴過將軍，他知道你們的來歷和身世——」

白小妹聞言不由恍然，難怪尼坦那尼將軍對自己一直禮遇有加了。

「李先生，你向兩位小姐說說清楚，」尼坦那尼將軍道：「我够鐘吃藥了。」

說罷，命女護士將自己推了出去。

尼坦那尼將軍離去後，李欽敬在沙發上坐下來，道：「白小姐，你們這次完全中了蔡智的計了！」

「哦？」白小妹雙眉一皺，道：「這話從何說起？」

「是這樣的，蔡智能够身爲總商會會

不一會，電梯停了，女護士打開門，這才推着輪椅出去。

白小妹和小辣椒跟在後面，心下驚疑不定。

「我要你們看幾樣東西。」男子說着命女護士將輪椅推到一道房門前。

女護士上前把門打開，男子道：「請進！」

白小妹和小辣椒猶豫了一下，踏進房去，原來那是一個書房，四壁都是書櫃，放滿了各種書籍。

男子自行推着輪椅，來到書櫃，打開抽屜，取出一本相簿。

「你們過來看看。」

白小妹和小辣椒踏了上前，男子已經攤開相簿，原來裏面全是他穿着筆挺軍裝的照片。

「這是我在菲律賓前任總統麥加柏哥拍的照片，」男子指着一幅相，道：「那時我還是少將。」

跟着，他又指住另一張相紙已發黃的照片，道：「這張是和馬可斯總統拍的，他那時候還是議員。」

白小妹細心一看，果然覺得照中人正是馬可斯年輕的時候。

跟着，男子繼續翻着相簿，都是一些和菲律賓當政要人合拍的照片。

他閉上相簿，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道：「唉，歲月不饒人，我老了！」

此時，白小妹和小辣椒對他的身份已再無懷疑，但他態度友善，和藹可親，却那裏有半點脾氣霹靂如火的樣子？

「你們信了吧？」

由「啊」地一聲低呼了出來。

「他……他想請小鬼子去殺尼坦那尼將軍？」白小妹喃喃地問。

「不錯，」李欽敬道：「因為提議的那人聽過王先生的傳奇事蹟，知道他年紀雖小，但身負絕藝，從來未曾失敗過。」

白小妹緩緩地點點頭，事實上，王小克每一次和惡勢力週旋鬥法，都能佔到上風。

「可是，他們又怎清楚王先生嫉惡如仇，如果將實情相告，王先生不同那些惟財是圖的職業殺手，他一定會拒絕的。」

「那麼，應該用什麼辦法來請到王先生肯為他們出力，殺了將軍呢？」

「蔡智屬下不乏足智多謀之士，於是想出了一個辦法，用抽籤的方式，讓你們中獎，免費來非，他們好生招待，再向你們灌輸霹靂將軍的壞印象——」

李欽敬說到這裏，小辣椒忽然插口問：「這樣說來，那天在中國花園中非禮華籍遊客的四個大漢，並非真是將軍的手下？」

李欽敬苦笑一下，道：「連那一男一女的遊客，也是假扮的，他們此舉，是想加深你們對霹靂將軍的壞印象，然後再設法令你們去對付他。」

「你們來非後，施能忠一直陪著，一來是想獻殷勤，二來是不想你們接觸到其他的華人，得悉霹靂將軍的真正為人和他們的奸計。」

「那麼，蓓娜和比利呢？」

「他們是蔡智的人，不過假冒霹靂將軍的名頭，希望王先生拚命去救你們，乘機殺了將軍而已。」李欽敬答道。

「好可惡的蔡智！」小辣椒恨恨地道：

「我們竟然完全中計了。」

「他在綁架了你們之後，又假造了一封勒索信，說是霹靂將軍要求一億披索的贖金，然後假裝四處募集贖金，讓王先生領情！」

「當然，一億披索這筆數目最後籌不足，他們便可慫恿王先生來救你們了。」

「原來如此，你怎麼不早把這件事告訴我們？」小辣椒道。

「蔡智知我不值他們的所為，把我看得很緊，所以，我一直沒有機會把其中原委告訴你們，況且，如果事情不會發生，你們在受到那麼隆重殷勤的招待之際，會相信我的話嗎？」

小辣椒緩緩地點點頭，道：「那也得是。」

「李先生，我們這次被真正的將軍手下救來，蔡智知道了豈不要跳腳？」白小妹道。

李欽敬淡淡一笑，道：「我剛才就是聽到這個消息，才匆匆趕來的，看來好戲還在後頭哩！」

「咱們這時候趕回去拆穿他們的奸計，豈不是好？」小辣椒道。

「蕭小姐，拆穿他們的奸計，固然可以大快人心，但若設法使他們將糖價降回，千萬人便受益不淺了。」李欽敬道。

白小妹明白他的意思，正色問道：「李先生，依你說，我們應該怎樣做？」

「——」李欽敬沉吟了一下，才道：「還是看看蔡智在你們失蹤後怎樣做，然後再思對策吧！」

後再思對策吧！」

「這樣說來，我們是暫時不能回去了？」白小妹問道。

「唔，」李欽敬道：「我相信將軍很高興招待你們兩位——」

他話未說完，門口便傳來尼坦那尼將軍爽朗的笑聲，道：「哈哈，我喜歡善良的中國人，兩位小姐如肯屈就，真是我的光榮。」

白小妹和小辣椒轉頭望去，尼坦那尼將軍已在女護士推送下，坐着輪椅進來。

小辣椒望了白小妹一眼，道：「小妹，你怎麼說？」

白小妹沉吟了一下，道：「本來是沒有問題，只怕小鬼子擔心我們——」

「白小妹，你放心好了，反正蔡智這一兩日間便會採取行動，只要你們安全，其他的大概不成問題吧。」李欽敬道。

白小妹沉吟了一下，終於向他點了點頭，道：「好吧！」

尼坦那尼將軍聞言大喜，哈哈笑道：「現在，該輪到我開一個盛大純粹非律賓式大宴會來歡迎你們了！」

小辣椒拍手叫好，忽然問道：「將軍，為什麼你的中文說得這樣好？」

「將軍還會說日文，英文和法語，」李欽敬笑着代答：「他是語言天才！」

尼坦那尼將軍灑然一笑，道：「我讀書不多，而且也不大喜歡讀書，只是想到身為將軍，若是無一技之長的話，未免太丟人，於是拚命學外語，總算胡亂學會了幾種語言，哈哈，不瞞你們說，這都是麥加柏哥總統促成的。」

這時，女僕端上了早點，四人就在書房享用。吃過早餐後，李欽敬也來了。

「李先生，蔡智見王先生徹夜未回，有什麼反應？」尼坦那尼問。

「他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蟥。」李欽敬笑道：「派人設法到這裏來打聽消息，但派出來的人，都不敢接近將軍的古堡，只是到外面亂走一圈，便回去報告說沒有任何行動。」

尼坦那尼將軍聞言微笑着，道：「難怪我的守衛說，今日凌晨古堡附近發現許多鬼鬼祟祟的人影，開了吉普車追出去時，又不見他們的蹤跡了。」

小辣椒拍手笑道：「這樣說來，咱們偏偏不回去，讓他三日三夜睡不着覺。」

「蕭小姐，你以為他在擔心王先生的安危？」李欽敬笑着搖搖頭，道：「不，他只是恐怕王先生失了手後，他不知道應該再去請什麼人來對付將軍而已。」

「哼！他既然弄兩具屍體來，假稱是我和小妹去騙小鬼子這樣可惡。」小辣椒恨恨地道：「我一定不饒他！」

「其實蔡智當初的計劃並非如此，只是後來發現你們被將軍的手下救走，生怕你們隨時回來，揭穿他的奸計，於是才設法去弄兩具屍體，又星夜命人做了你們身上穿的衣服，假稱你們已死。他知道王先生對你們極好，情緒激動之下，定會跑來和將軍拚命。」

王小克聞言心中一動，問道：「對啦，將軍的手下怎會這樣巧跑到囚禁你們的地方？」

「是這樣的，」白小妹道：「那耶多

「哦？」小辣椒呆了一呆，問道：「麥……麥什麼哥總統叫你學外文的？」

尼坦那尼將軍緩緩地點點頭，故作神秘地低聲笑道：「他在任時，答應我若是學好外國話，便派我到外國見世面，當外交官，哈哈！」

衆人不由笑了起來。白，小兩女只覺尼坦那尼將軍爽直可親，幽默風趣，那裏有半點霹靂火的脾氣？心想一定是蔡智故意詆毀他的。

白小妹將一切情形說了出來，王小克才明白，恨恨道：「好險，差點中了蔡智這奸賊的計謀，想不到他一表堂堂，却是如此卑鄙！」

「這叫知人口面不知心嘛！」小辣椒道。

王小克仰首一想，忽然問道：「那麼昨晚我來此地時，你們怎麼不出現？」

「昨晚將軍請我們到他的遊艇上舉行宴會，你帶了那六名腰包來的時候，我們還未回來。」

「那麼為何古堡中的守衛如臨大敵，並且聲聲要保護將軍？」王小克又問。

「一來是將軍下過命令，來人只准生擒，不准射殺，因為他怕誤傷了你，二來這次在遊艇上舉行宴會以策安全，十分秘密，將軍故佈疑陣而已。」白小妹道。

王小克緩緩地點點頭，道：「原來如此！」

半晌，他又問：「將軍打算怎樣對付蔡智？」

「他說已有辦法，」白小妹道：「明天一早，他就會親自和你商量的。」

貪圖蔡智的厚利，在中國花園扮色狼非禮遊客，並假稱是將軍的手下，這事被傳了出來，將軍的手下不值的所為，找他算賬，大家打了起來，那耶多雙拳難敵四手，被打傷了，倉惶間才逃到囚禁我們的地方。」

王小克緩緩地點點頭，向李欽敬說道：「李先生，咱們現在應該怎樣教訓蔡智？」

李欽敬沉吟了一下，道：「教訓他還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設法使他恢復糖價，這樣一來，許多以糖製成的糧食，都會跟着回順，民生也不會這樣困難了。」

「對！對！」小辣椒連忙問：「李先生有什麼妙計？」

衆人的眼光都向李欽敬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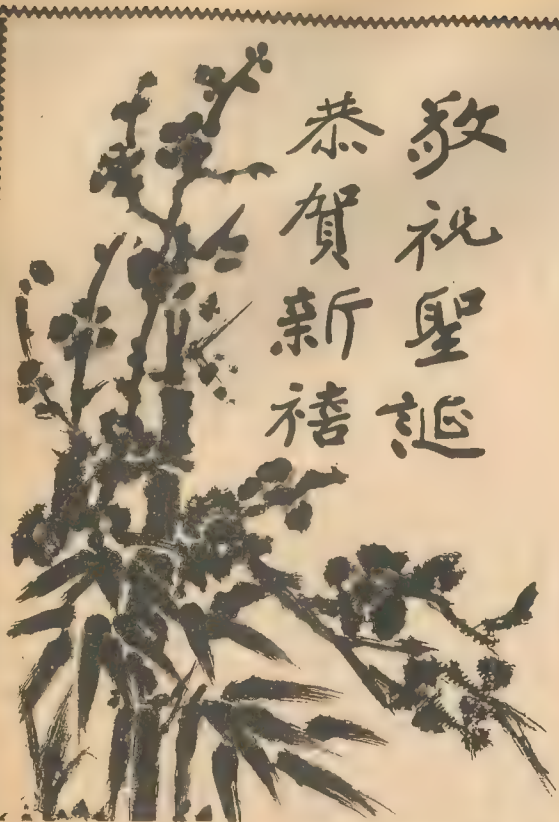
李欽敬望着尼坦那尼，道：「將軍，我們以前商量過的計劃，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你和王先生商量一下好了。」

李欽敬轉頭向王小克道：「王先生，若干年前，美國報業大王赫斯特的女兒柏德利絲亞曾被暴亂份子所綁架，威脅赫斯特家族派發數百萬美元贖金，這件事你知道嗎？」

王小克點點頭，道：「我在電視新聞報導聽過，那柏德利絲亞後來還和暴徒搶劫銀行，並且在錄音帶中大罵她的父母和家族，是不是？」

「不錯，王先生的記性很好，那柏德利絲亞後來被人發現，救了回來，還上庭受審——」李欽敬頓了一頓，才道：「這件案映動世界達數年之久。」



恭賀新禧 出版同人鞠躬

「是這樣的，」白小妹道：「那耶多

「李先生，蔡智也有一個女兒？」王
小克忽然問。

「他沒有女兒，却有一個兒子。」

「獨生子？」王小克又問。

「不錯。」

王小克緩緩地點點頭，道：「獨生子最好，那是他命根，不論咱們有什麼要求，他都會答應了。」

白小妹聽到這裏，詫異問道：「小鬼子，我……我們要綁架蔡智的獨生子？」

「我想李先生的計劃是這樣的，」王小克轉頭望住李欽敬，道：「李先生，是不是？」

「王先生真是聰明人，」李欽敬道：「我們本來便有這個計劃。」

「可是為什麼不付諸行動？」

「因為——」李欽敬沉吟了一下，道：「蔡智也許得到風聲，不單着令他的寶貝兒子少在公共場合露面，而且派了兩個得力保鏢，廿四小時陪着他，所以，我們根本沒有下手的機會。」

「現在呢？」王小克問。

「只要王先生肯幫手便有機會了！」王小克眼珠一轉，道：「好吧，你把詳情告訴我。」

李欽敬料不到王小克答應得如此爽快，不由大喜。

蔡智望着枱上的電話，臉上露着焦灼神情，在他幽雅寬敞的書房中踱來踱去。忽然，書房門「篤篤」地响了起來。蔡智轉頭道：「進來。」

門開處，一個面如冠玉，年紀大約十五六歲的少年出現了，正是蔡智的獨生子蔡志大。

蔡智一見兒子，臉上立即露出慈愛的笑容，道：「志大，你還沒睡？」

「我睡不着。」蔡志大踏進房來，道：「爸爸，這兩天你爲了甚麼事情煩惱？我見你好像很不開心的樣子。」

「沒甚麼。」蔡智道：「可能是工作太忙了。」

「爸爸，我早說過你不用這樣忙碌，我年紀大了，可以分擔你的工作了。」蔡志大踏上前道：「你把公司的事分派一點給我做吧。」

蔡智搭住兒子的肩膀，凝眼望住他，柔聲道：「志大，我明白你的孝心，可是做生意是大人的事，你年紀雖然不小，還要再等幾年，才能分擔爸爸的工作。」

「我今年已經十六歲了。」蔡智大不服氣地：「你常說，當你十四歲的時候，已出來做事了。」

蔡智灑然一笑，道：「你怎同？」

「有甚麼不同？」

蔡智一時難以解釋，道：「好吧，再等兩年，等你十八歲了我讓你做經理。」

「真的？」蔡志大露出喜望外。

「爸爸幾時騙過你了？」蔡智拍拍他的肩膀，柔聲道：「晚了，回去睡吧。」

蔡志大轉身走去，來到門口，忽然又道：「爸爸，你也該睡了。」

「唔。」

蔡志大離去後，蔡智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又向枱面的電話望去。

就在這個時候，電話响了起來。

「王小克笑吟吟地道：『吓——』蔡志大見他手中持槍指住自己，不由驚疑交集。」

「起來吧，蔡公子。」王小克揚着槍，沉聲道。

「幹……幹甚麼？」

「我要帶你到一個地方去。」

「不！我不去。」

「蔡公子，相信你看過這種手槍吧？」

「王小克道：『它是裝了滅聲器的，即使我現在殺了你，也不會發出任何聲响。』」

蔡志大幾時受過這樣大的驚嚇，登時渾身抖索起來。

「蔡公子，如果你乖乖聽話的話，我當然不會殺你，否則——」王小克冷冷一笑，道：「我只要一扣槍掣，你便一命嗚呼了。」

「不，千萬別殺我，我求求你！求求你！」蔡志大已嚇得臉上毫無血色。

「那麼，快請起來吧。」

蔡志大無奈，只得爬了起來，拿着衣服換上了，王小克一直持槍在旁監視，以防萬一。

蔡志大換好衣服，喃喃問道：「外……外面有不少守衛，他……他們怎會放你和我過去？」

「會的。」王小克滿有把握地道：「只要他們看到你的性命在我掌握中。」

「可是——」

王小克不待他說下去，便道：「走吧，你休想要花樣，我的槍法準得很，你如果想着享用你父親巨大的遺產，便要乖乖的。」

蔡智雙眉一揚，上前拿起電話筒，「喂」一聲，對方傳來的是施能忠的聲音。

「阿忠，姓王的小子有沒有消息？」

蔡智急不及待地問。

「他就在你的辦公室。」施能忠壓低着聲音，道：「剛剛到。」

蔡智聞言大喜，急忙問：「他的任務完成了沒有？」

「他……他不肯說。」施能忠道：「只是告訴我要立即見你。」

「哦？」蔡智道：「爲策安全，我還是在別墅接見吧，你現在立即帶他來。」

「是！」

掛下電話後，蔡智眼角泛起一絲笑容。他想到只要王小克不死，便仍然有機會。半個小時後，施能忠帶了王小克進入書房，轉身離去了。

蔡智打量着王小克，見他衣衫盡破，身上都是泥污，關切地問道：「王先生，怎麼樣？」

王小克深深嘆了一口氣，說道：「那狗將軍的古堡防衛森嚴，根本無法接近『內圍』！」

「這樣說來，你……你殺不了他啦？」

王小克苦笑一下，沒有回答。

「那三個槍手呢？」

「他們已被抓了起來。」王小克道：「蔡會長，如果要替我兩個朋友報仇的話，必須請幾個真正有本事的人協助，我不要那些膿包，他們反而累事。」

蔡智沉吟了一下，問道：「王先生，你——你仍然要去？」

「當然。」王小克恨恨地道：「他害你——你仍然要去？」

「我……我……」

「我……我……」

「我……我……」

「我……我……」

「我……我……」

「我……我……」

死我兩個朋友，我非殺了他報仇不可。」

「蔡智這才略略鬆了一口氣，問道：『照你說，還有機會嗎？』」

「只要蔡會長肯幫忙，一定有機會的。」王小克正色道：「可是，我要真正幫得了忙的帮手。」

蔡智咬了咬牙，道：「好！我怎麼幫，只不過要給我一些時間，讓我物色高手。」

「要多久？」

「——」蔡智沉吟了一下，道：「起碼要一兩天，王先生，你等得及嗎？」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王小克道：「兩天我當然等得及。」

「那好極了。」蔡智道：「你放心，這次我非請頂尖兒的高手陪你去不可。」

王小克點了點頭，卻皺起眉頭來。

蔡智問道：「王先生，你還有甚麼難題？」

「我看那狗將軍已知我要去找他報仇，說不定會先下手爲強，所以，酒店是不能够住的了。」王小克凝視着蔡智，道：「如果蔡會長能借個房間給我——」

王小克還未說下去，蔡智便道：「王先生肯賞面，那是最好不過，就在舍下屈就幾天吧，反正我這地方的防衛也不比那古堡差，王先生儘可放心。」

「謝謝蔡會長。」

「那裏那裏！」蔡智一面客套着，一面暗自歡喜，只要王小克住在別墅中，便不怕他在外面查悉真相了。

王小克望了望腕錶，已經是凌晨二時

朝外走去。

「少爺，你要到那兒去？」一個守衛忍不住問。

「我和少爺睡不着，想到外面散散步。」王小克道。

守衛聞言一呆，踏上前來，道：「這麼晚了，你們——」話聲戛然而止，原來他已看清楚蔡志大是被王小克的手槍指嚇住的。

王小克緊握着槍，沉聲道：「你們別做聲，否則蔡少爺立即沒命。」

守衛們都嚇呆了，王小克貼住蔡志大的身子，一步一步地向外走去。

當兩人接近鐵柵時，一個守衛忽然揚起槍，朝王小克指來。

「砰——」地一聲，王小克先發制人，一槍射在那守衛手腕。

那守衛慘叫一聲，「砰」地一聲，手槍掉下地去，握住右手手腕，痛叫起來。

王小克旋即用槍指住蔡志大的腦門，喝道：「你們全站定。」

衆守衛大吃一驚，有人叫起來：「別傷害了少爺！」

這時，屋裏屋頂的守衛都被這一响槍聲吸引過來，登時燈火大亮，人聲喧囂。

王小克知道越早離去越妙，向蔡志大道：「打開鐵柵，快！」

蔡志大向其中一個守衛道：「阿林，快……快打開鐵柵。」

那守衛無可奈何，只得上前把鐵柵打開了。

王小克押着蔡志大，不敢停留，疾步奔出了別墅。在別墅不遠處，有一輛小型

「我叫王小克，是你父親請來的客人

道。

「你……你是誰？」蔡志大吃驚地問

「好夢發完了沒有？」

「你……你是誰？」蔡志大吃驚地問

「好夢發完了沒有？」

房車停泊着，一見兩人奔過來，立即有人自內打開車門，跟着發動了引擎。

王小克扶着蔡志大上車，坐在司機位的李欽敬問道：「成功了。」

王小克側頭望了滿面驚惶的蔡志大一眼，笑道：「是成功了。」

蔡智拿着電話筒，「嘩」地一聲叫了起來，道：「甚麼？七千五百萬披索？」

「不錯。」王小克淡淡一笑，噴了口烟，道：「是這個數目。」

「不可能。」蔡智道：「我沒有這筆錢。」

「蔡會長，當初爲了營救我的兩個朋友，你不是已經籌得了七千五百萬披索了嗎？而坦那尼將軍不要一億萬，就是知道你已籌得了這筆錢。」

「我……我……」蔡智又驚又怒，咬着牙囁囁說不出話來。

「蔡會長，你手上早就有這筆錢了，不過不是用來救兩個與你不相干的人，而是用來救你的獨生子。」王小克道：「應該沒有甚麼問題吧？」

「王小克，你……你分明在開玩笑。」蔡智焦灼地道：「找遍全菲律賓，也沒有任何人可以在廿四小時之內，拿出這筆錢。」

「那麼，你以前不是也在跟我開玩笑嗎？」王小克冷冷地道：「你根本沒替我們籌過款。」

「我——」

「蔡會長，令郎現在的安危，全繫於你一念了。」王小克道：「廿四小時之內，將軍如果得不到你的答覆，便會絕了你蔡家的香燈。」

「兩個小時後，我再打電話來吧。」

說罷，王小克掛斷了電話。

「怎麼啦？」站在一旁的蔡永和急不及待地問。

「他們要七千五百萬披索。」

蔡永和臉色一變，瞪大了雙眼，剎那間說不出話來，半晌，才喃喃地道：「這……這怎么可能？」

「沒可能也要設法去籌一籌。」蔡智頹然在沙發上坐下來，道：「他是我的兒子啊！」

「可是……可是你知道現在銀根短缺。」蔡永和道：「廿四小時之內，絕不可能調動得這筆數目。」

蔡智嘆了一口氣，恨恨地說道：「豈有此理，想不到，這姓王的小子會出賣了我。」

「他知道了真相了。」

蔡智緩緩地點點頭，道：「不錯。」

「蔡兄，咱們也許可以報警，派人到坦那尼的古堡去搜上一搜。」

「你在開玩笑？」蔡智白了他一眼，道：「這樣志大還有命嗎，他們够胆這樣做，一定想到了辦法應付，再說——」

蔡永和凝視着蔡智，等待他說下去。

「這……這便如何是好？」

蔡智沉吟了一下，道：「依我推想，他們擄走志大的目的，不外爲了這數年來的要求。」

「把糖價下降。」

「是的。」蔡智望了蔡永和一眼，點着頭。

「如……如果他們提出來，你打算答應？」蔡永和問。

蔡智嘆了口氣，道：「有甚麼法子？反正這幾年來，我們也賺夠了。」

「蔡兄，這——」

蔡智不待他說下去，便怒叱一聲，道：「別再囁囁嚅嚅，那是我的兒子，同時，提高糖價也是我的主張，這幾年來，我已帶掣你賺了不少錢啦。」

蔡永和口唇蠕動着，卻沒說出來。

王小克，白小妹，小辣椒和坦那尼將軍踏進馬尼拉洲際酒店的「會議室」時，便看到蔡智、蔡永和爲首的糖商們，坐在會議桌上等候了。

王小克和坦那尼將軍望了一眼，踏上前去，在蔡智等人的對面坐了下來，白小妹等人則在一旁的沙發坐下等候。

「在商言商，其實也不足深怪。」坦那尼笑道：「如果人人都像你，做生意一定賺不了大錢。」

「我年紀這樣輕，要那麼多錢來幹甚麼？」兩人相顧大笑，相擁着離開酒店。

「他們自願跟隨將軍。」王小克笑道：「菲律賓糖業有限公司成立伊始，很需要人手哩。」

蔡智冷哼一聲，站起身來，向外便走，其餘各人也跟着他離去了。

尼坦那尼將軍握住了王小克那一時縮不回來的，誠懇地道：「王先生，謝謝你。」

王小克把合約交給了他，歉笑道：「這是身爲中國人，份內該做的事，事實上，世界各地的華僑，有的的確做生意做得太過份了。」

「在商言商，其實也不足深怪。」尼坦那尼笑道：「如果人人都像你，做生意一定賺不了大錢。」

「我年紀這樣輕，要那麼多錢來幹甚麼？」兩人相顧大笑，相擁着離開酒店。

「我年紀這樣輕，要那麼多錢來幹甚麼？」兩人相顧大笑，相擁着離開酒店。

「我年紀這樣輕，要那麼多錢來幹甚麼？」兩人相顧大笑，相擁着離開酒店。

「我年紀這樣輕，要那麼多錢來幹甚麼？」兩人相顧大笑，相擁着離開酒店。

北歐第一大廠出品

歐化
瑞典名廠傢俬

特價三十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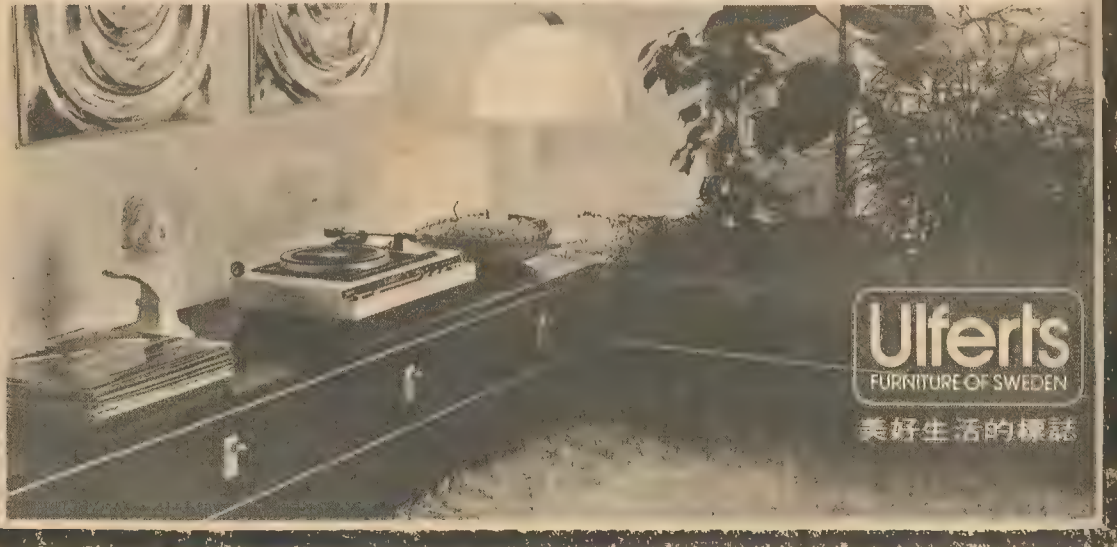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五日

瑞典歐化(遠東)有限公司
一週年紀念

香港及九龍兩大門市部同時舉行酬賓大特價

買北歐傢俬，一定要大廠出品先至靠得住。瑞典歐化牌傢俬，係北歐第一大廠出品，並由瑞典歐化(遠東)有限公司直接入口，唔使被人左賺右賺。所以，不但樣樣靠得住，價錢亦都更相宜。要選購正宗原廠北歐傢俬，請到瑞典歐化(遠東)有限公司。

香港門市部：香港灣仔高士打道42-46號 九龍門市部：九龍紅磡漆咸道275號





風如疾 (二)

朱羽·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高新喬在通往咸陽古道必經之處的牛角鎮投宿，店主女兒銀鈴招呼他在飯堂用膳，著名竊匪丁方桐與花信風追蹤來到，硬指高新喬是劫走正泰錢莊的珠寶，和殺死十多名護鏢的高手，又說素有神捕威名的旋風鐵騎的常春藤東山復出，派人封死了四條通道，劫寶賊徒必然插翼難逃，但如果高新喬能將所劫珠寶分出三成給他們，那麼，他們將會指點高新喬走秘道，高新喬沒承認劫鏢，也沒否認，只說困倦需要休息，起身進入內座，銀鈴向他告密，說有人埋伏在後園，高新喬着她勿管，銀鈴負氣冷哼——

一卷緊一卷

強忍終難忍

個人是誰？

他為什麼要吹熄房裏的燈？

高新喬以背貼住右邊的板壁，慢慢摸索前進，他想：一定有一個人在漆黑的房間裏等他。

但他沒有想到那個人也許會在別的房屋裏等他。情況的確如此。當他經過右手邊第一間房的房門口時，突然有一隻強而有力的手臂從頭後伸過來緊緊地扼住了他。高新喬一動也沒有動，並非他有鎮定如磐石的功夫，而是他深深明白，動也沒用。

後面的人以極為輕微的動作帶動着，高新喬就在那股帶動的力量下，退進了那間房。

門輕輕關上。

「高新！一聲響很輕：「你太大意了！」

那隻手也鬆開了。

「是你？一聽語氣，顯然是熟人。

「如果不是我，那豈不就糟啦！」

「銀鈴！」高新喬不得不把語氣改變得柔和了一些：「我知道妳很關心我，大概因為我是第一個上門的客人。不過，隨便去關心一個陌生人是對的，妳怎麼知道我是好人還是壞人？壞人的腦門頂上又沒刻着字呀？」

「這麼說，你自己承認是壞人囉？」
「我也不知道，」高新喬聳聳肩頭，臉上流露出自嘲的笑容。「正格的，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好是壞。」

「去歇着吧，房裏已經亮上了燈。」
「我住在那間呀？」

「右手邊靠後的一間房就是你的！」
高新喬還想說什麼，卻又忍住了，他穿過灶房的邊門，進入了一條漆黑的通道。不過，他並沒有跨出第二步。

銀鈴告訴他，房裏已經亮上了燈。但他現在看不到了一絲光亮，燈光應該從門縫間漏出來的，那麼，房裏的燈又熄了嗎？是風吹熄的嗎？不會。這種天氣一定是將窗戶楔得牢牢的。是被風吹熄的嗎，那

高新喬道：「人生處處有風險，防不了那麼多。」

「新喬，情況好像不大妙，你發現了嗎？」

「沒錯。」

「這大概是你事先沒有料到的吧？」

「每個人都能未卜先知，可就沒麻煩啦！」高新喬的語氣始終是那樣的輕鬆。

「新喬，你還打算照原訂的步驟去走嗎？」

「這得看情況，你可知道，連旋風鐵騎常老爺子都出動了，其實，這種過氣人物也不必放在心上！」

「新喬，你這種自高自大的毛病可得改一改。你可知道常春藤為什麼得到旋風鐵騎的美譽？因為他的動作快，快得像風，現在雙方較勁兒比的就是速度呀！」

「不管怎麼樣，我還是決定照原訂計劃進行，至少目前我還沒有修改計劃的打算……對了，剛才店主人的女兒告訴我，後菜園裏可能有不少人潛伏着。」

「哦？」

「不知是什麼來路。」

「新喬，我去看看，如果是暗樁，就拔掉。」

「不，千萬不能亂來，你記住四個字——按兵不動。我認為這是對付旋風鐵騎的最佳上策。」

「好吧……新喬，咱們預先估計，這條路上不可能有行商客旅，現在店裏可就有別人。這麼一來，咱們要聯繫可就不方便了，你得想個法兒才行。」

「如果有緊要事，可以找店主人的女

兒傳話，她對我印象不壞，可以利用。」

「可靠嗎？」

「據我觀察，絕對可靠。」

「好吧，一切小心……」

窗戶閃動了一下，在這一瞬間，屋內吹進來一股強勁的風，毫無疑問，那人就是高新喬的師兄劉君武，那件珠寶劫掠案也毫無疑問是他們幹的。

高新喬等了一會兒才離開那間漆黑的屋子，當他一步跨上那條走道時，他又愣住了。原因是，他那間屋子現在已經點上了燈，而且，房門還大開着。

是誰？

聽到了他們方才那一段談話了嗎？高新喬放鬆心情，緩緩走了過去。

房裏的人對着他眯眯笑，是花信風。高新喬站在進門處，冷冷地問：「是你走錯了房間？還是我走錯了。」

「咱倆都沒走錯。」

「這話怎麼說？」

「房間是你的，你該來，我有話要跟

你說，當然要到這兒找你！」

「咱倆沒什麼好說的，方才你們說得已經够多了。」

「不，」花信風穩穩地坐在那裏，她似乎有把握，高新喬絕不會將她擡出去，「我要說的跟丁方桐方才對你說的絕對不一樣。」

高新喬沒有關上房門，但他却在花信風的對面坐下！
這表示准許她留下，也願意聽聽她的建議。

「高爺，首先你一定要弄清楚，我跟

丁方桐不是一丘之貉，我跟他只是湊巧走上了一條路，並沒有什麼特殊關係，憑我花信風，也不可能跟他那種人合作。」

「哦，原來你們倆已經分裂了。」

「根本就沒有協議聯手，那裏談得上分裂。」

「他的人呢？」

「在前面。」

「他知道妳要來找我？」

「知道呀！」

高新喬道：「如此說來，你們之間仍然有協議。」

「錯了。他不知道我要進來那是因為是我教我的，但我也不會聽他那一套，也不會讓你聽他那一套。」

「這麼說，妳還有妳自己一套？」

「當然。」花信風點點頭，又將她的椅子移近了一些，「高爺，不管是誰，要想脫旋風鐵騎追緝的機會是個零。你逃不脫，我也逃不脫，大家都一樣。」

「妳的說法也並不見得有什麼新鮮之處呀！」

「高爺，請你靜靜往下聽。你說，即使常老爺子追到了你，你也不在乎，因為他無法證明你在案發時就在現場，或在現場附近，即使他能證明，他也無法指控你是劫掠者，因為他查不到賊。捉賊要藏，你好像是這麼說的。」

「沒錯。」高新喬用力地點點頭。
「看你那麼鎮定，我就知道你身邊恐怕連一個玻璃球也搜不出來。高爺，我看得出你非常聰明，或許你故意將追緝的人引到這個方向來，而贓物走的是另一個方

向。」

高新喬沒有回話，且沒有任何表情，他似乎唯恐眉毛聳動一下都會洩漏他心中所隱藏的秘密。

「還有一個方法是，你走明，贓物走暗。據我看，你採用這個方法的成份，比剛才那個方法成份來得大。為什麼呢？你跟劉君武聯合在一起，實力還是相當雄厚的！」

高新喬還是沒有吭聲。

「高爺，或許你還有第三種，或第四種更好的方法。不管你用任何方法，結果都是一樣，仍然逃不過旋風鐵騎的追緝，常老爺子不動則已，一動就從來不會失敗的。」

高新喬真沉得住氣，他還是不吭。

「高爺，我說完了，你也該開開口

啦！」

「妳還沒有說完。」

「哦？那妳可得提醒、提醒我呀！」

「妳剛才說，只要旋風鐵騎常老爺子出面，逃脫的機會就等於零，妳一樣，我一樣，大家都一樣，對嗎？」

「高爺，你記性真好呀，我是這麼說的。」

「既然如此，妳又跑到這兒來幹什麼呢。」

花信風笑了，笑得非常嫵媚：「高爺，我還沒見過比你更精明的人，對，我還有話沒說完，不過，那番話要等你點頭之後我才會說。」

「我點什麼頭？」

「點頭答應我入夥呀，我貢獻錦囊妙

計可不自白貢獻，那得有點兒代價才成，你說是不是？」

高新喬道：「花信風，我這麼叫妳，妳不惱吧？」

「那本來就是我的名字嘛！」

「花信風，不管是妳也好，丁方桐也好，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總得先想法子讓我承認我是劫掠案的主謀，我沒有說錯吧？」

花信風道：「不需要你承認，你根本就是主謀。」

「好，就算我是主謀。如果我必須向你們求援，妳知道我會找誰？」

「一定是找我。」花信風很有信心地說。

「怎見得？」

「因為我這道上人緣好，路子多，對妳有用處。」

「錯了。」高新喬說得非常用力。

「如果我必須找你們兩個當中任何一個人幫忙的話，我一定找丁方桐，絕不會找上妳。」

「高爺，能告訴我爲了什麼嗎？」

「妳跟丁方桐聯袂而來，目的相同，但是妳却找機會出賣他。今日妳出賣他，異日怎知不會出賣我？」

花信風楞住了，她似乎沒有料到高新喬的話會如此尖酸刻薄，犀利如刀，簡直存心要她難堪。

「花信風，我的話說到妳頭上去了吧？」

「姓高的，你太不識好歹了，好，你

去找丁方桐，不找他，你還能走得遠一點，找他，你連牛角鎮都走不出。」花信風話一說完，扭頭就走。她的滿臉功夫也消失了。

她那邊一轉頭，高新喬這邊已出手，一柄犀利的匕首自袖管中抖出，直刺花信風的背心窩。

高新喬真够狠的，而且在出手前無朕兆，就算花信風識破了他的腹內機關，也不必用出這種狠毒手段呀。

花信風竟然毫無所覺，不過，她並沒有死於刀下，原因是，這個時候丁方桐突然在房門口出現。

高新喬的動作也真快，連忙刹住去勢，一轉身，那把匕首又回進了袖中，花信風似乎都不會覺察她會有過幾乎喪命的危機！

丁方桐好像也沒有發覺，也很客氣地問：「信風，妳跟高爺已經談好了嗎？」

「怎麼，好像不歡而散呀？」

花信風冷冷地說：「姓高的是煮油紙風燈，灌不進風也灌不進水。方桐，算咱們不走財運，也算他合該走死路。咱們省動兒吧，留點精神咱們好走回頭路。」

「信風！」丁方桐笑着說：「妳不是涵養功夫挺好的麼？今兒個是怎麼啦？妳去前面坐會兒，我來跟高爺兄談談。別老是想着自己，也爲別人想想，就容易談攏啦？」

高新喬冷冷地說：「花信風說得不錯，丁兄你還是省省精神吧，一句話，你們找錯了主兒。」

「嘿嘿！」丁方桐乾笑了一聲。「新

喬兄如果要脾氣，使性子，你不要多久就會後悔啦。」

「我寧願後悔，」高新喬鐵青着臉兒說：「二位也是道上小有名氣的人物，難道還要我讓你們才肯走嗎？」

夜已很靜！

銀鈴的腦海裏可不靜，店堂那一男一女還在那兒喝個沒完，高新喬進房之後就沒有再出來過。她預感今晚將有什麼事要發生，但她又說不上來爲什麼會有這種預感。

她那啞了嗓門的娘早已經睡了，銀鈴就一直在灶房裏磨磨着。因爲灶上一直熱的，和的麵也發酵了，索性揉麵作饅頭，店裏有三個客，也不怕沒人消化掉。

饅頭蒸熟了，銀鈴一個一個地從蒸籠裏拿出來，突然，一隻強而有力的手從後面伸過來捂住了她的嘴。

銀鈴大吃一驚，但她還算鎮定，並未掙扎。

「小姑娘！別吃驚，」一個輕輕的聲音在她耳邊响起：「我要跟妳買饅頭，全買，我要放手了，別嚷嚷，千萬別回頭來，這一點一定要記住啊！」

那隻手終於慢慢地鬆開了。

銀鈴很聽話，一動也不動。

「小姑娘！饅頭多少錢一個？」

「三枚大子兒！」

「有多少個呀？」

「二十三個，剛才我作的時候就數過了。」

「把饅頭全裝在籃子裏，啊！給妳一塊大洋，多餘的給妳買花粉。」

「不要點鹹菜什麼的嗎？」銀鈴的心腸倒是挺不錯的。

「好呀！」

「有醬蘿蔔，醬瓜，在你背後的碗櫃裏，你自己來。」

「好！好！妳這小姑娘心地真好，可是妳千萬記住一點，別轉身，別想看看我是副什麼模樣兒……」

那人接過了裝滿饅頭的籃子，又在碗櫃內摸索一陣，最後走了。

銀鈴站在那兒，等了很久，才轉動身子。

門窗都關得好好地，她真想不到那個人是怎麼進來的。

在一陣衝動之下，她跑出了灶房，穿過漆黑的走廊，來到高新喬的房門口，輕輕屈指彈門。

「誰？」從聲音中可以聽出來高新喬根本沒睡。

「我，銀鈴。」

高新喬很快地開了門，屋內也是黑黑的，他就站在門口問：「幹什麼呀？」

銀鈴道：「高爺！我有話要跟妳說，讓我進去。」

「好！我點上燈……」

「不必啦！」銀鈴自作主張地進了房，還關上門。

高新喬對於銀鈴的舉動的確有些詫異，不過，他並沒有胡思亂想，因爲他了解銀鈴不是那種行為隨便的女人。

銀鈴一點也不慌張，她將方才所遭遇到的情況告訴了高新喬。最後她還提出她的看法：「那夥人一定是急匆匆上路的，

所以來不及帶乾糧，一定是潛伏在菜園子裏的那夥人。」

高新喬道：「銀鈴！妳爲什麼立刻跑來告訴我呢？」

「高爺！我也說不上來爲什麼，我只是覺得，你是好人，他們都是壞人，所以我要告訴你，教妳小心。」

「銀鈴！妳幾歲啦？」

「別問我幾歲，反正我已經不是小孩子啦！」

「銀鈴！妳還年輕，好人壞人是分不出來的。」

「難道你是壞人？哼！我才不信。」

「銀鈴！就算我是壞人，我也不會承認呀……」高新喬停頓了一下，又問：「時候不早了吧？」

「半夜啦！」

「妳怎麼還不睡呢？」

「睡不着。高爺！你告訴我，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我也不知道，銀鈴！聽我的話，睡覺去。」

「不！高爺！你一定要告訴我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看得出來，你一定有什麼困難，不需要我跟你幫忙嗎？」

「銀鈴！就是我有什麼困難，妳也幫不上我。銀鈴！快去睡吧！漆黑漆黑的，讓妳娘看見了，一定會罵妳啦！」

銀鈴沉默了，她顯然也了解孤男寡女獨處在一間黑屋子的嚴重性。半晌，她才輕輕地問：「高爺！真沒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嗎？」

「銀鈴！妳今晚存心不睡了嗎？」

「那一男一女還在喝酒哩！我得侍候呀！」

「那就待在灶房裏，如果有什麼人托妳傳話，妳就趕緊來告訴我，這就算幫我的忙了。快去睡吧！」

銀鈴道：「就是方才跟我買饅頭的那個人嗎？」

「不是。是我一個朋友，他待會兒也許會來……」

灶房裏突然傳來丁方桐的聲音：「喂！店家！上那兒去啦！給咱們再燙一壺酒呀！」

銀鈴一溜烟似地跑了出去。

高新喬貼在門旁邊，仔細凝聽丁方桐是否會追究銀鈴的去向。

果然，只聽丁方桐問道：「小姑娘！妳上那兒去啦？」

「倦死了，我上房裏靠了會兒。」

「給咱們燙壺酒妳就去睡吧！也不用妳侍候啦！」

丁方桐說完之後，似乎又回到店堂裏去了。

高新喬鬆了一口氣，憑良心說，他不願意爲這心地善良的小姑娘惹來任何麻煩。剛要關上房門，高新喬突地一閃身貼緊了板壁，他突然有一種感覺：房間裏除了他之外還有別人。

這「別人」是什麼時候進來的呢？是剛才他傾聽灶房裏丁方桐和銀鈴談話時溜進來的嗎？果真如此，這人的武功就太高了，當時他竟一點感覺也沒有。

高新喬若無其事地伸了個懶腰，一腳將門踢上，慢慢向床邊走去。現在，他已

肯定那人坐在窗下的一把椅子上。他決定躺到床上去以逸待勞，以靜制動。

那知門剛關上，窗下就有人說：「新喬！過來！」

高新喬一怔，也同時一鬆，因爲那人竟是他的師兄劉君武。他走過去，輕輕問：「師兄！怎麼啦？」

「有許多話要跟妳說，這些話非得面談不可。」

高新喬在他師兄身邊坐下，靜靜地，默不作聲。

「在這家客棧的週圍埋下了十七根暗樁，我剛才逮了一個，逼問了一些秘密，但他們並不是旋風鐵騎的手下。而且這十七個人還不是一夥，最少也分成三路。」

「哦！這三路人馬埋伏在這兒幹什麼呀？」

劉君武道：「新喬！那還用問？想發一筆橫財。」

「他們也不掂掂自己的份量。」

「新喬！這個世界上，自不量力的人很多，你還不是一樣，下面的路怎麼走法？」

「師兄！你洩氣了？」

「新喬！不是我洩氣，事實擺在眼前。當初咱們計算得如何週密，如今呢？完全不是那麼回事。追緝的人馬如旋風般趕到，還有好些打算黑吃黑的道上朋友，咱們闖得出去嗎？一千個不可能，一萬個不可能。」

「師兄！別將前途看得那麼悲觀，咱們如今只要注意兩件事。」

「那兩件事。」

「第一，是不讓他們找到贓物；第二，是不讓他們找到你。頭一條我有把握；第二條就可得靠你了。」

「新喬！老實說，我沒有把握。」

「師兄！你怎麼說這種話呀？」

「新喬！一個人不可能在這個世界上消失掉，人是活的，是要動的，只能藏一時，不可藏永久呀！」

「師兄！只要藏一時就行了，只要離開洛平原就行了。」

劉君武在暗中嘆息着說：「新喬！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只怕咱們沒法子安然走出關洛平原。」

「師兄！事到臨頭你怎麼胆怯起來了呀？」

「新喬！你聽我說，旋風鐵騎常老爺子的厲害你根本不知道，他那『旋風』二字怎麼來的你知道嗎？就是快，快如旋風，查證快，佈署也快，在他手裏破過無數大案，緝獲過無數悍匪，總而言之，他從來沒有失敗過。」

「師兄！事先你怎麼沒提醒我呢？」

「誰想到常老爺子退休那麼多年了，還會出面管這檔子事？而且現場立刻被人發現也是咱們沒想到的呀？」

「師兄！你說吧！如今咱們應該怎麼辦？」

「分道揚鑣，想盡辦法儘快離開是非之地。」

「東西呢？」

「找個地方埋藏起來，等風平浪靜之後再回來拿。」

高新喬道：「師兄！你說把東西先丟

下？那不行。」

「新喬！人爲財死，你沒聽說過這句話？」

「人生在世，一無所圖仍難免一死。」「高新喬的語氣顯得很激動：「師兄！你應該信任我，讓我與老爺子鬥一鬥，他快如風，我也慢不到那兒去。師兄！我的計劃也算很週密，咱們還是按預訂計劃進行。」

「新喬！我比你大八、九歲，這樣作我是爲你設想，你還年輕，你還有大好前途，又何必……？」

「師兄！不要再說了。自從咱們離開師門之後，闖蕩了八九年，我還是我，你還是你，這樣混下去，又有什麼意思？師兄！你不能氣餒，一定要堅持。」

「好吧！新喬！我一直都是最疼你，最讓你的。」

「我也一直敬重你。」

「新喬！剛才花信風轉身離去時你曾經想殺她？」

「是的。」

「爲什麼？」

高新喬道：「這個娘們太厲害，怕她活着攪局。」

「她死了還有一個丁方桐，還不是一個呀！」

高新喬道：「解決了一個，再解決另一個呀！」

「新喬！我認爲你這樣作太冒險，你動手殺人，就無異暴露了身份，看起來，你已經亂了方寸啦！」

高新喬道：「是的，從現在起，我要

保持鎮定。」

「新喬！你藉故到前面去打個轉兒，我跟着你後面出去。咱們就按照計劃進行，如果有變，我會托店主人的女兒跟你連絡……」

高新喬開門走了出去，他沒有隨手將門帶上。

經過灶房，他沒有發現銀鈴，灶裏的火還是熊熊的燃燒着，鍋裏的水也已沸騰，她好像離去未久。

當他來到店堂裏時，即使他吃了一驚，丁方桐和花信風已經不見了。筷子掉了一支在地上，酒壺歪倒了，酒汁正滴滴嗒嗒地滴流着，這顯示他倆不是好端端離去的。

門是關着的……高新喬發現情況已經有了變化。

就在他發覺情況有異的這一瞬間，忽開門聲響起，從房裏躍下了五個勁裝疾服的粗壯漢子。

這五個人當中，有四個都是年輕小伙子，另一個約有四十多歲，他的服裝也大不相同，腰裏還別着一把利斧，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他是這夥人當中的「頭頭」。

他嘿嘿冷笑道：「高老弟！令你受驚啦！」

「你是什麼人？」高新喬雖被包圍，仍很鎮定。

「高老弟！你沒瞧見我腰間這把斧頭呀？」

「砍柴的樵夫都有斧頭。」

「我這把斧頭却是用來砍腦袋的。」

「哦？」

高新喬很平靜地說：「楊飛！你聽清楚：如果她們母女倆爲我而死，我會覺得遺憾，也會爲她們復仇。你也是七尺昂藏之軀，不要作這種無聊的事，你如果逼急了……」

「如果逼急了，你又會如何呢？」

「我會殺人。」

「你不敢。」

「因爲旋風鐵騎可能正等在你看不到，也想不到的地方，目前沒有見識，他老人家沒有罪名可以逮你。如果你胆敢殺人，豈不是正好給他一個逮你的機會？」

高新喬心神大地一震，如果他殺人，將製造旋風鐵騎逮他的機會，那麼，他如果拿出一百兩黃金息事寧人，豈不也照樣造成常春蔭出面質問的機會？」

一百兩黃金不是個大數目，楊飛就會滿足嗎？如果說丁方桐和花信風是常春蔭派來的，楊飛又怎見得不是？」

現在，高新喬也覺到情況愈來愈棘手了。

「怎麼啦？老弟！你發了大財，一百兩黃金也小氣呀！何況我楊飛還給你老弟送來絕對重要的消息哩！」

「楊飛！這事很好解決，不管那消息對我重要不重要，我既然答應在先，事後，就該付錢，只是一時手頭不便，算我欠你的。人不死，債不爛，你還有什麼好怕的？」

「高老弟！你打算在這劉家老店住一輩子？」

高新喬道：「當然不，我明兒一大早

「高老弟！你現在可以將丁方桐，花

信風這兩個人從心上剔除了，面對你的是賽李達楊飛。楊某人很喜歡交朋友！尤其喜歡交你這種年輕朋友，來！坐下談。」

楊飛？高新喬對這個名字完全沒有印象，他當時只恨自己在塞外待得太久，對這關洛平原一點兒也不熟悉了。不過，關洛平原上雞零狗碎的人物也的確太多了一點。

在高新喬的眼裏，這個楊飛還不比他那把斧頭值錢，儘管高新喬看不起姓楊的，他還是要安安靜靜地坐了下來。

「高老弟！你不必在心裏嘀咕，我跟姓丁的姓花的都不同，作買賣專幹單鏢，不跟人家打伙，所以我找上門來的目的跟他們不一樣，你老弟大可以放心。」

高新喬很沉得住氣，他絕不主動提出問題。

「你老弟不關心丁方桐跟花信風二人的下場嗎？」

高新喬搖搖頭，現在，他連口都不想開。

「他們的手脚都上了綁，丟在你老弟那輛大車裏。」

「你老兄爲什麼不將他們丟到別處去呢？」

「我認爲，他們兩個，應該由你來發落。」

「哦！我不明白你老兄這話是什麼意思。」

「好啦！閑話少說，咱們談買賣，貨真價實，也賣家用。你要用得到，我的貨才值錢，這話對嗎？」

就要走人。」

「那麼，往後我上那兒去要這一百兩黃金？」

「楊飛！現在沒有，你說怎麼辦吧？」

高新喬的態度開始強硬了，他要試一下對方的反應如何。

「如果你再說沒有，我就帶去銀鈴姑娘的一條胳膊。咱們這一行出門不能打空手，這是規矩。」

「你無故傷人，不怕老爺子懲治你嗎？」

「高老弟！咱們這號小人物犯點小過錯，他老人家才不在乎。他要追，要逮的是你老弟這號大人物。」

「楊飛！」高新喬的臉色沉了下來。

「如果你胆敢傷銀鈴姑娘一根毫髮，我就砍下你的脖子來。」

「嘿！嘿！」楊飛乾笑了一聲，回頭問道：「兄弟們！這位高爺，在說些什麼呀？」

那四個年輕漢子同聲答道：「他在吹牛！」

「高老弟！我的兄弟說你在吹牛。」

高新喬已經盤算過，他盡量不傷人，也不殺人，他要以他高超的擊技功夫來制服對方，即使旋風鐵騎突然出現，他也好有個退步。

心意既定，他當然就要把握最有利的機會，現在正是楊飛認爲他絕不可能動手的時候。

他的出手非常快，也非常順利，一伸手就撈到了楊飛腰間那柄利斧，再一抬手，利斧砍進了頭頂上的房樑。

高新喬點點頭，表示贊成他的話。

「一個消息。」楊飛壓低了嗓門。

「哦？」高新喬的反應極爲清淡。

「一個對你老弟很有用的消息。」

「要賣？」

「當然。不然我頂着尖風，摸黑跑來幹什麼呀？」

「什麼價？」

「一百兩黃金。」

「便宜！」

楊飛似是大感意外，霍地站了起來：「你老弟的意思是，這件買賣成交了？」

「對不住！我作買賣一向很謹慎，要先看貨。」

「好！真爽快，請先付貨款。」

「好！你票了我，你老弟如果真要票我，我姓楊的還有法子對付你……聽清楚：旋風鐵騎常老爺子經過飛快地查證之後，已經證實正泰那宗珠寶劫案是你老弟跟令師兄劉君武兩個人幹的。但是他沒有把握能

够人贓俱獲，所以，先派丁方桐和花信風兩個人來探探消息。他們在關洛平原作過不少案子，常老爺子向他倆保證，只要這件事辦妥了，他就教巡河隊把他倆的積案一筆勾銷，如果你老弟在他倆面前洩漏了什麼秘密，你老弟就該趕緊殺之滅口，以免後患。」

高新喬表現得非常平靜，他緩緩地說：「你老兄倒應該殺他們滅口。」

「哦？這是什麼話？」

「如果我是常老爺子追捕的要犯，

「高老弟！你身手挺不錯的嘛！」

「楊飛！這是警告。」

「再以後呢？」

「我要先砍斷你一條胳膊，你糾纏行兇，我奮起抵抗，只傷你一臂，我相信常老爺子不會給我的罪吧！」

「高老弟！你真有把握？」

「可以試試看……」那個「看」字選在高新喬的舌尖翻滾，攻擊已經展開，右手扣向對方的右腕，左手搭向對方的右肩，他打算一出手就要擰斷對方一條胳膊。

幾乎同時，一陣強風突然將大門吹開了。那麼厚重的門，那麼粗大的門門，門會被強風吹開嗎？」

當然不可能。高新喬立刻將攻勢剎處，等待變化。

變化！情況真有了變化嗎？

是的。答案是：非常、非常肯定的。門不是被風吹開的，是被人力撞開的。

那根粗大的門門已經斷了兩截。

外面的人緩緩走進，一個，兩個……高新喬很仔細地數着，一共進來十一個。

左邊站了六個，右邊站了五個，顯然是兩組不同來處，由不同人率領的小隊伍。加上楊飛他們一共是十六個。劉君武曾經告訴他，菜園裏一共有十七根暗樁，被他拔出一根，剩下十六根，剛對。

門又被關上了，門門斷了，索性就用桌子抵上。

左邊那六個是兩個「頭頭」率領了四個手下，右邊這五個也是兩個「頭頭」，他們的手下顯然缺少了一個。高新喬在核

這大概是高新喬沒有料想到的。他心頭暗驚，語氣却極爲輕淡：「她們的死活跟我有什麼關係？」

「真的沒關係？」楊飛的面上始終帶着笑，這顯示他有充份的信心。」「咱們仔細觀察過，店家的女兒對你印象不錯，你也對她挺好，要不然你倆不可能關在一間黑屋子裏說悄悄話。高新喬！這好像的押寶，我這一注押上了紅門，我打賭你絕不可能不關心銀鈴的死活。」

「你們省點勁兒吧！人家兩個人放倒了十幾個絕頂高手，咱們這幾個那在人家眼裏呀！」楊飛說到這裏，忽然嘿嘿冷笑起來：「高老弟！如果你不付這一百兩黃金，這店裏可就要死人啦！」

「怎麼？你老兄想不開要抹脖子？」

「不是我。是店裏的啞吧婆娘跟她的女兒。」

「給牠顏色看看！」那四個年輕大漢叫嚷着。

「你們省點勁兒吧！人家兩個人放倒了十幾個絕頂高手，咱們這幾個那在人家眼裏呀！」楊飛說到這裏，忽然嘿嘿冷笑起來：「高老弟！如果你不付這一百兩黃金，這店裏可就要死人啦！」

「怎麼？你老兄想不開要抹脖子？」

「不是我。是店裏的啞吧婆娘跟她的女兒。」

「給牠顏色看看！」那四個年輕大漢叫嚷着。

你豈不是成了幫兇。事後常老爺子會放過你老兄嗎？」

「你老弟此話不是沒有道理，那我只好碰碰運氣啦！」楊飛說到這裏，伸出了手。」「貨已經交了，該付錢啦！」

「欠着。」

「欠着？高老弟！你在說笑呀！我還不知道你能不能活到明天哩！」

「楊飛！如果你送來的消息救不了我，我又何必化一百兩黃金的代價去買？這話有道理嗎？」

「兄弟們！這位老弟在耍賴，咱們該怎麼辦啦？」

「給他顏色看看！」那四個年輕大漢叫嚷着。

「你們省點勁兒吧！人家兩個人放倒了十幾個絕頂高手，咱們這幾個那在人家眼裏呀！」楊飛說到這裏，忽然嘿嘿冷笑起來：「高老弟！如果你不付這一百兩黃金，這店裏可就要死人啦！」

「怎麼？你老兄想不開要抹脖子？」

「不是我。是店裏的啞吧婆娘跟她的女兒。」

「給牠顏色看看！」那四個年輕大漢叫嚷着。

「你們省點勁兒吧！人家兩個人放倒了十幾個絕頂高手，咱們這幾個那在人家眼裏呀！」楊飛說到這裏，忽然嘿嘿冷笑起來：「高老弟！如果你不付這一百兩黃金，這店裏可就要死人啦！」

「怎麼？你老兄想不開要抹脖子？」

「不是我。是店裏的啞吧婆娘跟她的女兒。」

「給牠顏色看看！」那四個年輕大漢叫嚷着。

對這些人數的時候，心頭不禁一動。他深信師兄劉君武的功力，既然清點這批人一共有十七個，那就絕對不會錯。現在這伙人都到齊了，那麼，楊飛聲傳有人看銀鈴母女顯然是胡說，人不會多出來呀！

左邊那兩個「頭頭」面色蒼白，長相頗似一對兄弟，其中一人說道：「楊老大！不給咱們介紹介紹嗎？」

「哦！幾位來得太突然了，竟然使我忘掉了，來，這位就是如今在關洛平原成家喻戶曉的大人物高新喬，這是牛角二兄弟，老大牛飛彪，老二牛飛豹：聽聽他們的綽號就知道他們是地頭上的人物：……說到這裏，楊飛抬手往右邊一指：「這二位是關洛平原的後起之秀，關洛雙雄，老大鄭雄，老二鄭雄……」

那鄭雄約莫三十左右，生得虎背熊腰，滿臉虬鬚，進門之後，那一雙環眼就盯在高新喬的臉上，現在似乎有些忍不住地嚷叫道：「姓高的！我要向你要人。」

「要人！」高新喬雖然明知是怎麼回事，還是故作不解地聳聳肩：「要什麼人？你可把我弄糊塗了。」

「姓高的！別跟我裝糊塗，我的兄弟丟了一個，難道不是你暗中摸去了嗎？」

「哦！你的兄弟是在那兒丟失的？」

「後菜園。」

「你的兄弟待在這後菜園幹什麼呀？」

「姓高的！說這些廢話幹什麼？瞧吧！楊飛的人也窩在菜園裏，牛家兄弟的手下也窩在菜園裏，他們的人一個也不缺，唯獨我的人少了一個，是咱們關洛雙雄

好欺侮嗎？」鄭雄氣勢汹汹地說，像是放了一串長鞭炮。

盛雄也跟着幫腔：「姓高的！明人不作暗事，咱們窩在菜園裏也不干你的事，摸走咱們的弟兄幹嗎呀？」

鄭雄又說：「你如今是响叮噠的大人物，咱們兄弟自認門不過，只求你老兄把咱們的弟兄交回來。」

高新喬很平靜地說：「二位不妨瞧瞧，我身上乾乾淨淨的，臉上也乾乾淨淨的，沒有一點砂土，老實說，我打從進了這劉家老店洗過手臉後就沒有出去過。」

關洛雙雄兄弟倆相互看了一眼，一時沒再說話。

楊飛却趁機開了口：「鄭兄！我看二位只怕是弄錯了，你們丟失了一個弟兄可能跟這位高兄不相干。」

鄭雄冷冷道：「楊飛！你不要以為你先進了劉家老店，先攀上了這姓高的，你就是老資格，你就可以作仲裁人，呸！誰不知道姓高的還有一個師兄叫劉君武的在暗中掩掩藏藏的，姓高的沒動手，姓劉的也沒動手嗎？」

「嘿！嘿！」楊飛聳聳肩一笑：「那我就不知道啦！」

高新喬不再在這鬧哄哄的店堂裏待下去，他得回到房裏去冷靜思考一下，這三組人馬的出現到底是什麼緣故？

因此，他連招呼都沒打，掉頭就走。熱料關洛雙雄一個虎跳，將高新喬攔住了。

「二位！」高新喬冷冷地問：「怎麼回事？」

關洛雙雄二人氣吁吁地說：「哼！要你交人！」

高新喬很冷靜，他了解這個時候稍一衝動就可能造成無法彌補的過失。他逐一分析：他們有三組不同立場，不同背景的人，為什麼不相互猜忌，就一口咬定丟失的弟兄是被他的師兄劉君武「摸」走了，那邊桌上還有丁方桐跟花信風沒有用完的酒水，這些人誰也沒有貪婪地看上一眼，這證明他們不餓；因為他們剛剛共享了二十三個熱饅頭，三組不同立場，不同背景的人馬會共享由某一個人得來的食物，他們不是互有默契嗎？他又想起楊飛的話，也許這批人都是被旋風鐵騎常春蔭驅使前來的，在各種方法用盡之後他們使出了最後一個絕招——逼高新喬動手。

對，高新喬愈想愈對勁，丁方桐跟花信風不見了，他們正監視銀鈴母女，並不是被楊飛制服。而且，據高新喬的觀察，楊飛也不可能制服那兩頭狡猾的狐狸。

「姓高的！你還在等什麼？」鄭雄愈來愈兇。

高新喬發現牛角兄弟自入屋之後，一直沒開口，他靈機一動，連忙車轉身，衝着牛飛彪，牛飛豹二人一拱手：「二位是地面上的人物，不妨說句公道話，一無證，二無據，他們竟然衝着我來，這算什麼呀？」

「對不住！」牛飛彪冷冷地說：「咱們不管閑事。」

「哦！那麼二位帶人到這裏來幹什麼？」

「誰誰熱鬧！」這回是老二牛飛豹答

腔。

高新喬這時真恨不得他師兄有孫悟空七十二變的本事，變一隻蚊子飛到他耳邊指示他應該怎麼辦。眼面前有十六個人，加上丁方桐，花信風也才十八個，就算以一對十八，高新喬也不在乎。問題是，他不知道旋風鐵騎是不是在這劉家老店的四週有了更高明，更詭奇的佈置。

現在，高新喬發現旋風鐵騎果真是名不虛傳了。

「姓高的！」鄭雄又睨到他的面前。「你在等師兄出面嗎？那是作夢，姓劉的是不好種，這一輩子他都不可能出面了，他只有埋名隱姓偷偷摸摸地當黑人。」

後面有幾句話鄭雄的聲音特別高，無非是想使隱藏在暗中的劉君武能夠聽到，激他出面，這更加證明了高新喬的判斷非常正確。

如果發現面前有一個陷阱，還要一腳踏下去，這個人一定是天下最愚蠢的人，高新喬當然不會那麼愚蠢。

他告訴自己：忍，一千個忍，一萬個忍！

「二位！這可能是一個誤會，」高新喬心平氣和地說：「我不信我的師兄還活着，鐵索鎖的劫案各位想必都聽說了，各位却將事情想歪了，不是那麼回事……」

「姓高的！」鄭雄咬牙咧咧地說：「少來這一套，說句良心話，咱們起來，的確想坐地分贓，沾上一點光。不過，看看情況，咱們好像不夠那個格。姓高的！交出咱們那位弟兄，咱們立刻就走人，活要人，死要屍，想必你也明白了。」

牛飛彪道：「因為咱們不能平白為人家幹活兒。」

「我怎麼知道你們有沒有本事把這幫傢伙趕走？要是你攔不住他們，我這一百兩黃金不是白化了嗎？」

牛角兄弟不禁怔住了，一時答不上話來。

楊飛與關洛雙雄就像沒聽見似的，理也不理。

高新喬不禁暗暗好笑，旋風鐵騎畢竟老了，怎麼用上這一幫蠢驢來替他打前陣呢？這不是丟人現眼麼？

看來，旋風鐵騎的一世英名要付諸流水了。

高新喬似乎暗笑得太早了一點。只見那牛飛彪上前向楊飛與關洛雙雄拱拱手說：「三位能够暫時離開一下嗎？」

「牛老大，」鄭雄說：「咱們兄弟懂得規矩，二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咱們不該擋財路。不過，咱們丟失的那位兄弟怎麼辦？」

「天亮之後牛某人替你找，死見屍，活見人，實在找不着。二位就等這位高兄出了牛角鎮之後再找他算賬。」

老二盛雄說道：「咱們就聽牛老大說的。」

「好，咱們就走！」老大鄭雄揮手下令。

楊飛緩緩地說：「鄭兄！在這關洛平原，論起黑白兩道的人物，雙雄排名在我楊飛前面許多，照說，我不够資格說話，可是我又不能不說，還請鄭兄見諒。」

「有話快說，」盛雄接了腔：「別婆婆媽媽的！」

「對不住，我實在交不出。」

「弟兄們，你們聽見了嗎？他實在交不出。」

「上他！」雙雄手下的三個弟兄裝腔作勢地吼着。

楊飛跟他的手下已經選了一副座頭坐了下來，不聞不問，這不有些怪嗎？高新喬還欠他一百兩金子呢？看在那十錠金元寶的份上，他也該出面打個圓場呀！

關洛雙雄和他們手下三個弟兄已經擺下了圍擊的陣勢。「上他」倒不是虛聲恐嚇，就要付諸實施了。

「朋友！」高新喬冷冷地說：「難道你們不怕王法？」

「王法！」鄭雄揚起了拳頭：「這就是王法。」

「難道你們不怕旋風鐵騎常老爺子？」高新喬說完這話之後，格外注視這夥人的反應。

雙雄看楊飛，楊飛又看牛角二兄弟，二兄弟又望向雙雄，他們顯然有一個共同的問題，這小子提旋風鐵騎幹什麼呀？

他們就這樣你看我，我看你，看了一陣之後，似乎彼此有了一個默契，楊飛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楊飛！你笑什麼？」鄭雄怒目而視他。

楊飛緩緩地說：「鄭兄！在這關洛平原，論起黑白兩道的人物，雙雄排名在我楊飛前面許多，照說，我不够資格說話，可是我又不能不說，還請鄭兄見諒。」

「有話快說，」盛雄接了腔：「別婆婆媽媽的！」

好欺侮嗎？」鄭雄氣勢汹汹地說，像是放了一串長鞭炮。

盛雄也跟着幫腔：「姓高的！明人不作暗事，咱們窩在菜園裏也不干你的事，摸走咱們的弟兄幹嗎呀？」

鄭雄又說：「你如今是响叮噠的大人物，咱們兄弟自認門不過，只求你老兄把咱們的弟兄交回來。」

高新喬很平靜地說：「二位不妨瞧瞧，我身上乾乾淨淨的，臉上也乾乾淨淨的，沒有一點砂土，老實說，我打從進了這劉家老店洗過手臉後就沒有出去過。」

關洛雙雄兄弟倆相互看了一眼，一時沒再說話。

楊飛却趁機開了口：「鄭兄！我看二位只怕是弄錯了，你們丟失了一個弟兄可能跟這位高兄不相干。」

鄭雄冷冷道：「楊飛！你不要以為你先進了劉家老店，先攀上了這姓高的，你就是老資格，你就可以作仲裁人，呸！誰不知道姓高的還有一個師兄叫劉君武的在暗中掩掩藏藏的，姓高的沒動手，姓劉的也沒動手嗎？」

「嘿！嘿！」楊飛聳聳肩一笑：「那我就不知道啦！」

高新喬不再在這鬧哄哄的店堂裏待下去，他得回到房裏去冷靜思考一下，這三組人馬的出現到底是什麼緣故？

因此，他連招呼都沒打，掉頭就走。熱料關洛雙雄一個虎跳，將高新喬攔住了。

「二位！」高新喬冷冷地問：「怎麼回事？」

關洛雙雄二人氣吁吁地說：「哼！要你交人！」

高新喬很冷靜，他了解這個時候稍一衝動就可能造成無法彌補的過失。他逐一分析：他們有三組不同立場，不同背景的人，為什麼不相互猜忌，就一口咬定丟失的弟兄是被他的師兄劉君武「摸」走了，那邊桌上還有丁方桐跟花信風沒有用完的酒水，這些人誰也沒有貪婪地看上一眼，這證明他們不餓；因為他們剛剛共享了二十三個熱饅頭，三組不同立場，不同背景的人馬會共享由某一個人得來的食物，他們不是互有默契嗎？他又想起楊飛的話，也許這批人都是被旋風鐵騎常春蔭驅使前來的，在各種方法用盡之後他們使出了最後一個絕招——逼高新喬動手。

對，高新喬愈想愈對勁，丁方桐跟花信風不見了，他們正監視銀鈴母女，並不是被楊飛制服。而且，據高新喬的觀察，楊飛也不可能制服那兩頭狡猾的狐狸。

「姓高的！你還在等什麼？」鄭雄愈來愈兇。

高新喬發現牛角兄弟自入屋之後，一直沒開口，他靈機一動，連忙車轉身，衝着牛飛彪，牛飛豹二人一拱手：「二位是地面上的人物，不妨說句公道話，一無證，二無據，他們竟然衝着我來，這算什麼呀？」

「對不住！」牛飛彪冷冷地說：「咱們不管閑事。」

「哦！那麼二位帶人到這裏來幹什麼？」

「誰誰熱鬧！」這回是老二牛飛豹答

腔。

高新喬這時真恨不得他師兄有孫悟空七十二變的本事，變一隻蚊子飛到他耳邊指示他應該怎麼辦。眼面前有十六個人，加上丁方桐，花信風也才十八個，就算以一對十八，高新喬也不在乎。問題是，他不知道旋風鐵騎是不是在這劉家老店的四週有了更高明，更詭奇的佈置。

現在，高新喬發現旋風鐵騎果真是名不虛傳了。

「姓高的！」鄭雄又睨到他的面前。「你在等師兄出面嗎？那是作夢，姓劉的是不好種，這一輩子他都不可能出面了，他只有埋名隱姓偷偷摸摸地當黑人。」

後面有幾句話鄭雄的聲音特別高，無非是想使隱藏在暗中的劉君武能夠聽到，激他出面，這更加證明了高新喬的判斷非常正確。

如果發現面前有一個陷阱，還要一腳踏下去，這個人一定是天下最愚蠢的人，高新喬當然不會那麼愚蠢。

他告訴自己：忍，一千個忍，一萬個忍！

「二位！這可能是一個誤會，」高新喬心平氣和地說：「我不信我的師兄還活着，鐵索鎖的劫案各位想必都聽說了，各位却將事情想歪了，不是那麼回事……」

「姓高的！」鄭雄咬牙咧咧地說：「少來這一套，說句良心話，咱們起來，的確想坐地分贓，沾上一點光。不過，看看情況，咱們好像不夠那個格。姓高的！交出咱們那位弟兄，咱們立刻就走人，活要人，死要屍，想必你也明白了。」

牛飛彪道：「因為咱們不能平白為人家幹活兒。」

「我怎麼知道你們有沒有本事把這幫傢伙趕走？要是你攔不住他們，我這一百兩黃金不是白化了嗎？」

牛角兄弟不禁怔住了，一時答不上話來。

楊飛與關洛雙雄就像沒聽見似的，理也不理。

高新喬不禁暗暗好笑，旋風鐵騎畢竟老了，怎麼用上這一幫蠢驢來替他打前陣呢？這不是丟人現眼麼？

看來，旋風鐵騎的一世英名要付諸流水了。

高新喬似乎暗笑得太早了一點。只見那牛飛彪上前向楊飛與關洛雙雄拱拱手說：「三位能够暫時離開一下嗎？」

「牛老大，」鄭雄說：「咱們兄弟懂得規矩，二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咱們不該擋財路。不過，咱們丟失的那位兄弟怎麼辦？」

「天亮之後牛某人替你找，死見屍，活見人，實在找不着。二位就等這位高兄出了牛角鎮之後再找他算賬。」

老二盛雄說道：「咱們就聽牛老大說的。」

「好，咱們就走！」老大鄭雄揮手下令。

武功秘笈

致命的穴道

小雲

我國的武功當中有個所謂「點穴」，此乃上乘的武功，能够用一隻手指刺向穴道，便使對方身受重傷，要是用拳出擊，打爆骨節氣管，立刻喪命，故此，傳授功夫之人，多數把這種絕招保持秘密，時間拖長了，老師傳一旦喪生，便即失傳。

此外，練習點穴後能運用點穴之法傷人，如果指頭不夠堅實，插入對方的穴道，仍不能使他受傷的，如何練習點穴的鐵指呢？這種絕技，現時也是失傳的，所知道的是這一點，練習過鐵砂掌的人，可能兼練鐵砂指，另外使用掌上壓的方式去做，先行俯伏下來，伸開左右兩掌支持體重，整體伸直，腰不能曲，忽上忽落，把壓力施在左右兩掌之上，進而僅用三隻指頭，再進一步，左右兩隻食指已經能够支持體重，上下壓一百次，毫無損傷，那是練習鐵指的一種功夫，究竟它是否古代高僧流傳下來的鐵指功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在這裏，我想把人體特別重要的穴道，寫下來，使武林中人知道如何防範，打第一指傷人，雖然辦不到，但却要預防對方有這種本領的，最低限度也要預防對方用棍代替鐵指，向穴道出擊，故此，精於武功的人，應該知道身上的穴道，盡量保護它。

從高處說起，人體腦袋最高之處叫做「百會穴」，那是腦門最高的骨節，該處，故其身亡。

那塊軟骨非常脆弱，別說用長棍打擊了，就算用掌刀放橫了，一掌劈去，它也有可能折斷，故此，你跟任何人交手，發覺他的掌根或掌的邊緣特別厚，知道他曾經苦練掌刀，便要預防這一招，不要纏住苦鬥，因為練掌之人，往往可以使用翻掌橫劈的一招，目的是劈對方咽喉。

假如你左拳當胸打上，準備給他握住，他用右手握住你左手的手腕，或者上半截手臂，你由他的虎口那邊翻脫，左手向外一翻，他的右手被制，左手勢必搶救，你再用自己的左手壓下來，壓住他的左臂，那時他左右兩手都受制於你，你跟他相距縮短，把身子放橫，右手以掌刀方法提高少許，向右邊橫劈，便有機會打中他的咽喉軟骨。

反之，他的右手給你擺脫，左手搶攻，你就把右手用反掌之法，擋開他左邊的拳或掌，隨即施展虎爪，抓對方的咽喉，就會發生同樣的效力，要是喉頭的軟骨被擊破裂，那是無藥可醫的，不過，這個部位不容易打得中，就因為頸上有些肌肉保護着它，如果用虎爪去抓，仍要五指如鐵，一抓就抓中。

否則，徒勞無功，故此，這個穴道雖然是致命的傷害，但却很少人真正正死於喉核破裂，至於喉核對落的幾個穴道，就很容易受傷，因為它是正面的穴道，比較上容易給直拳打中。

喉核之下的一個穴道叫做「天突穴」，由該處往胸前的橫骨計算，一直計算到入字骨為止，每隔一寸三分是一節，在入字骨對上的一節受傷，有瘀血滲出，比較危險，再上幾個骨節就傷勢不會認真厲害，雖是拳打腳踢，並非重傷，料無大碍。

如果打裂，無藥可醫，另一方面，兩隻眼睛中間的一處穴道叫做「山根穴」，那是鼻樑骨，打斷了它，骨頭內陷，刺進腦袋，亦無辦法可救。

再其次頰角左右兩邊，都有極重要的穴道，左邊是太陽穴，右邊是太陽穴，該處是腦骨接骨之處，打破了骨頭合縫，腦漿流出，當然是無藥可救。

總之，頭顱骨相當硬，保護腦袋，故此，腦袋雖然非常脆弱，好像漿糊似的，不堪一擊，仍然不容易受傷，萬一頭顱骨破裂，就會發生傷亡的慘事了，因此之故，在武林中最忌的是長棍，比較單刀更加厲害，就因為棍尖可以刺向軀幹中部的穴道，用棍尾打頭，打中頭上任何一塊骨，使棍的人手上有勁，自然可以把骨頭打破，腦漿也流出來，因此，著名的拳師，是以棍享譽的，認真出色一條棍，施展起來，能够把刀劍之類的短兵器削斷，碰着對方握棍，必須預防他向頭部橫打直打，同時要兼顧咽喉，鎖喉棍是棍法中最厲害的一招，化棍為槍，刺向咽喉，喉頭的軟骨打斷，無法呼吸，便即身亡，比較打斷血管嚴重得多。

請你伸手指摸自己的頸子，頸部正面之處，開聲說話，自然有一塊骨頭震動，那是軟骨，有如人字形，稱做人字骨，軟骨罩住聲帶，和氣管，軟骨破裂，缺少壓力，氣管無法抽氣或放鬆，等於呼吸中斷，最嚴重的一處傷勢就是人字骨，即是胸前分開的骨節，那一處的一塊軟骨叫做「鳩尾穴」，那個地方如果打傷，登時暈倒，重傷的話，就此喪生，就算不死，也變成敗血症，該處對落的一個穴道叫做「巨關穴」，即是在心坎骨底下的一處，那是胃囊的入口，在生理學方面稱做「幽門」，那是很重要的一處，受傷之後，永遠發生胃病。

人體的穴道，以正體來說，拉成一條直線，胃囊再下仍有幾個穴道，最重要的是肚臍之下約一寸五分，叫做「氣海穴」，超過了它就是肚臍下兩寸多些，叫做「丹田穴」，這兩個穴道是大小腸交接之處，沒有骨頭掩護，特別脆弱，不管用拳或用腳，打傷了它，便使腸臟積血，難以救活。

腹部受傷，往往影响到膀胱腫脹，小便不通，引尿歸心，便即死亡，這是內傷的一種，不妨一知。

凡是穴道被打傷，有五個要點，鐵打醫生一望而知，有機會醫治的是：(一)嘴唇不黑，略有微氣，呼吸不絕。

(二)指甲不黑，掌心溫暖。

(三)面無深陷之紋，鼻孔有呼吸透氣。

(四)翻開眼皮，雙眼仍然留在原處，並非向上翻轉。

(五)背後尾閭骨沒有破裂，前面腎子不碎。

反過來說，上述的五種情況剛剛相反，那就是致命的傷害了。

練過武功的人，能够一指一掌傷及內臟，沒有武功根底，而且不是打中穴道，雖是拳打腳踢，並非重傷，料無大碍。

「楊兄，你也可以請了。」牛飛彪又轉移了目標。

「牛老大，這位高兄還欠我一兩兩黃金呢。」

「這一兩兩黃金是怎麼欠下的？」

「我賣給他一個消息，一百兩黃金是代價。」

「有這麼回事嗎？」牛飛彪望着高新喬。

「不錯。」高新喬還沒有顧慮的厚臉皮。

「那麼，你待會兒，要付我二百兩黃金。」

「怎麼？牛角二兄弟，還替他人討債嗎？」

「楊飛兄這筆錢是在牛角鎮賺的，他要提二成給我作規費。我既然收了他二十兩黃金，就要保護他的利益。」

楊飛問道：「牛老大，明天問你拿錢嗎？」

「不錯。如果姓高賴賬，由我賠。」

「好！咱們走。」楊飛轉身一揮手。

「慢！」高新喬突然大喝一聲。

楊飛冷笑道：「怎麼？你不希望我走，是不是？」

「楊飛，你剛才說，店家母女倆被你制住了，又說將丁方桐和花信風二人捆綁起來扔在我的大車裏，在你離開之前，你應該將這些事情料理清楚，不然……」

「哈哈！」楊飛大笑道：「高新喬，你上當啦，店家母女倆好好的，我只是警告他們，教他們別露臉免得惹麻煩。至於丁方桐和花信風，他們突然離去了。」

「我不信。」

「不信你可以去看看。」

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高新喬等了許久，才等到這個機會。他一面往後跑，一面叫道：「銀鈴，銀鈴。」

「我在這裏。」銀鈴高聲回答着。

母女倆都沒有睡，啞母親坐在床上，以驚訝的目光望着他，銀鈴站在房門口，一隻手指不停地指着房裏的簾子。

高新喬明白銀鈴的意思，一個大步躍了進去。

銀鈴飛快地將房門關上了。她是在幫助高新喬。

高新喬飛奔到窗下，低聲喚道：「師兄！」

窗外响起一個聲音：「新喬，心上一把刀？」

「師兄，我要了解外面的情況。」

沒有回應。劉君武只留下那句話——心上一把刀，教他忍。高新喬可以想像得到屋外的情況，如果不是危機四伏，他的師兄絕不會離去。現在他才發現旋風鐵騎果然是名不虛傳。

「人呢？」外面傳來楊飛的聲音。

高新喬連忙開門走了出去：「不錯，她們母女倆沒事。楊飛，咱們一起到車棚去看看如何？」

「好呀。」楊飛欣然答應。

大車內果然沒有丁方桐和花信風，其實高新喬是想藉機察看外面的動靜，他所見到的是一遍漆黑，聽到的是呼呼風聲，除此之外，他什麼也沒見着，什麼也沒聽到。

「因為你不可能比咱們兄弟倆更狠，這並不是說你不够狠，而是你絕對不敢在這個時候耍狠。」

「為什麼呢？」

「因為你作賊心虛。」

「牛老大，你認為你的判斷，沒有錯嗎？」

「不會錯。」

「牛老大，我認為你估計錯誤……」

那個「誤」字剛剛離開舌尖，高新喬的右拳已經到了牛飛彪的頸下，同時，右腳也順勢踢向牛飛彪的足脛。

出手之快，真如同電光石火一般。牛角兄弟絕不可能躲掉，事實上，他們也不曾閃躲，似乎想硬挨一記。

為什麼？難道他們想施展苦肉計？好讓旋風鐵騎有逮人的藉口，常老爺子就這麼一點段數，就這麼一套要來要去永遠不會換新的把戲嗎？

爲了要得到答案，高新喬不想收手，這一拳，一脚勁道十足地施展到底。

牛飛彪被一拳擊得踉蹌後退了好幾步，牛飛豹也被一脚踢得蹲了下去！

牛角兄弟是如此不堪一擊嗎？果如此，他們憑什麼在地方上稱雄道霸？

在這瞬間，高新喬簡直被弄糊塗了。牛飛彪站穩了，用手背擦了嘴角的鮮血，冷冷地說：「高新喬，你以為這就算狠嗎？錯了。」

「是不是要我揍你躺下才算狠？」

「狠不是拳頭上，姓高的！從現在起，我跟定了你，跟得你一步也不能動彈，這才真正叫狠。」

(未完)

武功秘笈

致命的穴道

小雲

我國的武功當中有個所謂「點穴」，此乃上乘的武功，能够用一隻手指刺向穴道，便使對方身受重傷，要是用拳出擊，打爆骨節氣管，立刻喪命，故此，傳授功夫之人，多數把這種絕招保持秘密，時間拖長了，老師傳一旦喪生，便即失傳。

此外，練習點穴後能運用點穴之法傷人，如果指頭不夠堅實，插入對方的穴道，仍不能使他受傷的，如何練習點穴的鐵指呢？這種絕技，現時也是失傳的，所知道的是這一點，練習過鐵砂掌的人，可能兼練鐵砂指，另外使用掌上壓的方式去做，先行俯伏下來，伸開左右兩掌支持體重，整體伸直，腰不能曲，忽上忽落，把壓力施在左右兩掌之上，進而僅用三隻指頭，再進一步，左右兩隻食指已經能够支持體重，上下壓一百次，毫無損傷，那是練習鐵指的一種功夫，究竟它是否古代高僧流傳下來的鐵指功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在這裏，我想把人體特別重要的穴道，寫下來，使武林中人知道如何防範，打第一指傷人，雖然辦不到，但却要預防對方有這種本領的，最低限度也要預防對方用棍代替鐵指，向穴道出擊，故此，精於武功的人，應該知道身上的穴道，盡量保護它。

從高處說起，人體腦袋最高之處叫做「百會穴」，那是腦門最高的骨節，該處，故其身亡。

那塊軟骨非常脆弱，別說用長棍打擊了，就算用掌刀放橫了，一掌劈去，它也有可能折斷，故此，你跟任何人交手，發覺他的掌根或掌的邊緣特別厚，知道他曾經苦練掌刀，便要預防這一招，不要纏住苦鬥，因為練掌之人，往往可以使用翻掌橫劈的一招，目的是劈對方咽喉。

假如你左拳當胸打上，準備給他握住，他用右手握住你左手的手腕，或者上半截手臂，你由他的虎口那邊翻脫，左手向外一翻，他的右手被制，左手勢必搶救，你再用自己的左手壓下來，壓住他的左臂，那時他左右兩手都受制於你，你跟他相距縮短，把身子放橫，右手以掌刀方法提高少許，向右邊橫劈，便有機會打中他的咽喉軟骨。

反之，他的右手給你擺脫，左手搶攻，你就把右手用反掌之法，擋開他左邊的拳或掌，隨即施展虎爪，抓對方的咽喉，就會發生同樣的效力，要是喉頭的軟骨被擊破裂，那是無藥可醫的，不過，這個部位不容易打得中，就因為頸上有些肌肉保護着它，如果用虎爪去抓，仍要五指如鐵，一抓就抓中。

否則，徒勞無功，故此，這個穴道雖然是致命的傷害，但却很少人真正正死於喉核破裂，至於喉核對落的幾個穴道，就很容易受傷，因為它是正面的穴道，比較上容易給直拳打中。

喉核之下的一個穴道叫做「天突穴」，由該處往胸前的橫骨計算，一直計算到入字骨為止，每隔一寸三分是一節，在入字骨對上的一節受傷，有瘀血滲出，比較危險，再上幾個骨節就傷勢不會認真厲害，雖是拳打腳踢，並非重傷，料無大碍。

如果打裂，無藥可醫，另一方面，兩隻眼睛中間的一處穴道叫做「山根穴」，那是鼻樑骨，打斷了它，骨頭內陷，刺進腦袋，亦無辦法可救。

再其次頰角左右兩邊，都有極重要的穴道，左邊是太陽穴，右邊是太陽穴，該處是腦骨接骨之處，打破了骨頭合縫，腦漿流出，當然是無藥可救。

總之，頭顱骨相當硬，保護腦袋，故此，腦袋雖然非常脆弱，好像漿糊似的，不堪一擊，仍然不容易受傷，萬一頭顱骨破裂，就會發生傷亡的慘事了，因此之故，在武林中最忌的是長棍，比較單刀更加厲害，就因為棍尖可以刺向軀幹中部的穴道，用棍尾打頭，打中頭上任何一塊骨，使棍的人手上有勁，自然可以把骨頭打破，腦漿也流出來，因此，著名的拳師，是以棍享譽的，認真出色一條棍，施展起來，能够把刀劍之類的短兵器削斷，碰着對方握棍，必須預防他向頭部橫打直打，同時要兼顧咽喉，鎖喉棍是棍法中最厲害的一招，化棍為槍，刺向咽喉，喉頭的軟骨打斷，無法呼吸，便即身亡，比較打斷血管嚴重得多。

請你伸手指摸自己的頸子，頸部正面之處，開聲說話，自然有一塊骨頭震動，那是軟骨，有如人字形，稱做人字骨，軟骨罩住聲帶，和氣管，軟骨破裂，缺少壓力，氣管無法抽氣或放鬆，等於呼吸中斷，最嚴重的一處傷勢就是人字骨，即是胸前分開的骨節，那一處的一塊軟骨叫做「鳩尾穴」，那個地方如果打傷，登時暈倒，重傷的話，就此喪生，就算不死，也變成敗血症，該處對落的一個穴道叫做「巨關穴」，即是在心坎骨底下的一處，那是胃囊的入口，在生理學方面稱做「幽門」，那是很重要的一處，受傷之後，永遠發生胃病。

人體的穴道，以正體來說，拉成一條直線，胃囊再下仍有幾個穴道，最重要的是肚臍之下約一寸五分，叫做「氣海穴」，超過了它就是肚臍下兩寸多些，叫做「丹田穴」，這兩個穴道是大小腸交接之處，沒有骨頭掩護，特別脆弱，不管用拳或用腳，打傷了它，便使腸臟積血，難以救活。

腹部受傷，往往影响到膀胱腫脹，小便不通，引尿歸心，便即死亡，這是內傷的一種，不妨一知。

凡是穴道被打傷，有五個要點，鐵打醫生一望而知，有機會醫治的是：(一)嘴唇不黑，略有微氣，呼吸不絕。

(二)指甲不黑，掌心溫暖。

(三)面無深陷之紋，鼻孔有呼吸透氣。

(四)翻開眼皮，雙眼仍然留在原處，並非向上翻轉。

(五)背後尾閭骨沒有破裂，前面腎子不碎。

反過來說，上述的五種情況剛剛相反，那就是致命的傷害了。

練過武功的人，能够一指一掌傷及內臟，沒有武功根底，而且不是打中穴道，雖是拳打腳踢，並非重傷，料無大碍。



新派俠義傳奇故事 曹若冰·文
盧令·圖

憨人憨福 (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聞玉存在子午神宮中，險遭靈真道人陰謀所害，幸他為人憨厚，不貪心多取，終把世人萬難企求得到的寒碧草取到手中，更獲得靈玉的暗助，安然退出子午神宮，返回大白山書院公孫大禹隱居之處，他這次南極之行，僅只費時二十七天，距離一個月之期，尚有三天，他將此行經過，詳對崔衍和公孫瑩瑩說出，崔衍指出那寒碧草中所噴出的白氣乃是元磁真氣，綠火是地極陰火，幸聞玉存沒貪心多得，否則定遭陰火焚身之劫，公孫瑩瑩聞聽後說：這麼說來，那靈真道士是存心想讓聞玉存葬身在寒碧殿內了——

水火煎熬苦

憨厚福緣來

崔衍點頭道：「他的用心只怕正是如此，要不然，他就不會得指點這傻小子自己進去拔取『寒碧草』了！」

公孫瑩瑩明眸中陡射寒煞地說道：「那靈真道士好陰險惡毒的心腸，將來我定要去找他，非給他個厲害苦頭吃不可！」

崔衍忽然微微一笑，道：「丫頭，妳用不着發狠，只怕人家馬上就要找上門來了！」

公孫瑩瑩黛眉微微一揚，道：「崔伯伯，您說那靈真道士他敢找上門來？」

崔衍搖頭道：「憑他還沒有那個胆，我說的是『子午神爐』本人！」

「哦……」

公孫瑩瑩口中方自輕聲一「哦」，崔衍却是話聲一落又起，目注聞玉存問道：「小子，那『子午神爐』要是找上門來，你怎麼辦？」

聞玉存毫不猶豫地胸脯一挺，道：「這有什麼怎麼辦，男子漢大丈夫，行爲不」

但應該光明磊落，而且應該講一個『理』字，『寒碧草』是我拔取的，事情自然由我一個人承當，她要是找上門來，我就由她處置好了！」

崔衍忽然哈哈一笑，朝聞玉存一豎大拇指點頭道：「好小子，你正氣凜凜，實在令人心折，我想，除非那『子午神爐』是個不通情理的人，否則她絕不會如何爲難你的！」

公孫瑩瑩却搖頭反對的說道：「崔伯伯，我不讚成聞大哥任由那『子午神爐』處置！」

崔衍笑說道：「丫頭，妳放心吧，那『子午神爐』要是個不通情理的人，我拚了這條老命，也不會讓她損傷這傻小子一根汗毛的！」

話聲一頓，抬手由懷裏取出一粒龍眼般大小火紅的珠子來，遞給聞玉存，說道：「小子，這就是『血龍珠』，你快拿去和『寒碧草』一起搗碎，替丫頭內服外敷」

公孫瑩瑩愕然一怔，道：「這是爲什麼？」

崔衍道：「丫頭，妳一向聰明，一下子怎麼胡塗起來了，他已經得到『敦煌秘笈』，將來的成就遠在我之上，我收他爲徒，豈不誤了他！」

這話不錯，有道理。

「可是……」公孫瑩瑩眨了眨明眸，說道：「聞大哥將來的成就也許可能在您老人家之上，但那『敦煌秘笈』所載奇學乃是用梵文寫的，必須要等找到一個懂得梵文的人以後才能習練……」

崔衍接口說道：「要找一個懂得梵文的人那還不簡單，只要找到了那『書痴』就行了。」

公孫瑩瑩微微一笑，道：「這個瑩瑩也知道，可是……崔伯伯，您知道『書痴』叔叔現在什麼地方麼？」

崔衍雙眉一皺，搖頭道：「不知道，他已經失蹤快二十年了！」

公孫瑩瑩點頭道：「這就是了，『書痴』叔叔既已失蹤快二十年了，什麼時候才能找到他根本不可預料，而目前聞大哥他除了那『海天三式』掌招以外，什麼武功也不會……」語聲一頓又起，說道：「義父，您老人家既然不願收他爲徒，女兒當然不能勉強您，不過，女兒却要請求您老人家成全他，傳他一些普通武功招式，輕功身法，免得他遇到江湖高手時，只要人家一施展什麼詭異快速的招式身法，就能輕易的制住他，這您答應麼？」

一聲「義父」喊得崔衍的老臉上眉花眼笑地道：「鬼丫頭，妳的小嘴兒可真甜」

還沒有正式磕頭呢，就先喊起義父來了，看來我老人家想不答應也得答應了！」

公孫瑩瑩嫣然一笑，道：「這反正是已成定局的事，今兒個先喊，明兒個腿上的毒解了，再給您正式磕頭還不是一樣。」

崔衍哈哈一笑，道：「好一個明兒個磕頭還不是一樣，丫頭，義父可有句話要聲明在先。」

公孫瑩瑩連忙說道：「義父，您老人家請說。」

崔衍道：「義父答應妳傳他武功和輕功身法，就算是給妳明兒個正式磕頭的見面禮兒。」

公孫瑩瑩點頭嬌笑道：「義父，只要您老人家答應了，我決不會向您要什麼見面禮兒的！」

崔衍哈哈一笑，道：「丫頭，義父心裏可明白得很，爲了他，就是要妳這條小命兒妳也會答應，對不對？」

這話，雖然有點形容過甚，但却也是實情！

公孫瑩瑩嬌靨不禁倏然一紅，含羞撒嬌地道：「我不來了，您老人家怎麼也取笑起女兒來了！」

× × ×
午未未初時刻。

利那之前，還是日頭當空，驕陽如火般晒得人渾身直冒汗，可是一轉眼工夫，狂風驟起，烏雲四合，遮蔽了當空驕陽的凶威！

雷聲隆隆，銀蛇般地閃電，不時的劃開烏雲籠罩的天空！
頃刻間，暴雨傾盆！

一個對峙以後，那『天世』劇毒便可盡解，霍然痊癒了！」

聞玉存伸手接取「血龍珠」時，忽然發現崔衍斷了一根食指，心中不由愕然一怔，道：「崔伯伯，你的手指怎麼斷去了一個？」

崔衍神色忽然一黯的輕嘆了口氣，說道：「那『東海三魔』實在厲害，我要不是見機斷去一指，恐怕已經回不來了！」

聞玉存眨眨眼問道：「那『東海三魔』是何許人？」

崔衍揮揮手道：「小子，別多問了，你快把『寒碧草』和『血龍珠』搗碎了拿來替瑩瑩解毒吧。」

聞玉存眉鋒微皺了皺，但却依言沒再多問，拿着「血龍珠」，由公孫瑩瑩手裏取過「寒碧草」快步出房而去。

聞玉存才走出房外，公孫瑩瑩已眸珠兒轉動地向崔衍招手道：「崔伯伯，您過來，我有話和您說。」

崔衍搖頭含笑說道：「鬼丫頭，妳那鬼話不說我也知道，也是想問那『東海三仙』是什麼人，對不對？」

公孫瑩瑩嬌笑道：「崔伯伯，您既然知道，就快告訴我吧！」

崔衍搖頭笑了笑，陡然岔開話題的問道：「丫頭，妳爹呢？他回來過沒有？」

公孫瑩瑩搖頭道：「爹爹不知到那裏去了，一直沒有回來過。」

崔衍雙眉微皺地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怎麼這麼久都沒有回家……」

話聲一頓，容色倏然一正，說道：「瑩瑩，從今以後，崔伯伯由武林五奇中除

名了。」

公孫瑩瑩雙目陡地一睜，滿臉驚愕之色地問道：「爲什麼？」

崔衍神色黯然地輕聲一嘆，道：「我這趟東海之行，除了斷去一根手指以外，一身功力，已只剩下三成了！」

「呵！」公孫瑩瑩心中不禁猛地一震！她聰明絕頂，這是怎麼回事？心裏非常明白，是以一聲驚「呵」之後，嬌靨上立刻現露出一副愧疚不安之色的顫聲說道：「崔伯伯，瑩瑩對不起您，害了您了！」

崔衍抬手一搖道：「丫頭，妳這是什麼話，東海之行，是我自己要去的，又不是妳求我去的，妳害了我什麼？」

話聲一落又起，說道：「何況崔伯伯看着妳從小長大，一向把妳當着自己的女兒般疼愛，爲了妳，別說是只斷了一個小指頭，失去七成功力，就是丟了這條老命，崔伯伯也不會在乎的！」

公孫瑩瑩聽得心頭不禁激動異常，明眸含淚的說道：「崔伯伯，您對瑩瑩太疼愛了，瑩瑩真不知將來應該怎樣報答您才好！」

崔衍忽然哈哈一笑，道：「丫頭，只要妳有這份心意就已經很夠了，如果妳真想報答我老頭子，妳就拜在我老頭子門下做個徒弟兼義女就好了！」

公孫瑩瑩的嬌靨上頓時嬌笑如花般地點點頭道：「如此，瑩瑩就拜在您老人家門下爲義女，讓聞大哥拜在妳門下做徒弟好了！」

崔衍忽然一搖頭道：「不行，我不能收那小子做徒弟！」

這真是天有不測之風雲……
這是夏天常見的陣頭雨；陣頭雨，來得快，去得也快。

前後不過半個時辰左右，烏雲消散，雨停，風止，那如火的驕陽又逞起了它的凶威！

這時，公孫瑩瑩腿上的毒傷，在「寒碧草」和「血龍珠」兩種靈藥內服外敷的夾攻下，毒已盡解，傷已痊癒復原，也正式磕頭拜過了義父。

「棋迷」崔衍既然答應公孫瑩瑩傳授聞玉存的武功招式和輕功身法，當然不會說話不算話。

昨晚，在公孫瑩瑩服藥熟睡以後，他就把習練輕功身法提氣的要訣傳給了聞玉存。

聞玉存因為週身奇經八脈已通，「先天真氣」已具五成火候，練起輕功身法來自然是事半功倍，進度十分快速驚人！

是以，他只化了半夜裏的工夫，便已練成一掠十丈有餘的境界！

外面暴雨傾盆的時刻，崔衍正在茅屋中傳授聞玉存的武功招式口訣，雙掌並在演練着招式變換的精奧之處，聞玉存心領神會的看，聽着，公孫瑩瑩靜靜地坐在一旁，嬌靨上含着醉人的甜笑。

暴雨停歇了，崔衍也傳授完了，問道：

「玉存，你完全領會了麼？」

聞玉存點頭道：「小侄領會了。」

崔衍道：「如此，你現在就到外面演練給我看看。」

聞玉存點了點頭，站起身子，正要邁步往屋外走去時。

驚地，屋外人影一閃，一個六旬開外年紀，手持鐵拐的黑衣老婦人攔門而立。

崔衍一見黑衣老婦人，臉色不由微微一變！

公孫瑩瑩黛眉倏然一挑，嬌喝道：「妳是什麼人？為何攔阻人宅？」

崔衍連忙喝阻道：「瑩瑩，不可對老人家無禮！」

聲落，轉朝黑衣老婦人抱拳一拱，問道：「芳駕可是來自南極？」

黑衣老婦人冷然一點頭道：「不錯，你就是此間主人『畫絕』公孫大禹？」

崔衍搖頭道：「公孫賢弟外出未歸，老朽姓崔名衍。」

「哦。」黑衣老婦人道：「原來是『棋迷』崔大俠，老身失敬了。」

崔衍微微一笑，抬手肅客道：「神姬遠來是客，請屋裏坐談。」

原來這黑衣老婦人正是南極「子午神宮」宮主「子午神姬」婁碧君。

婁碧君抬手一擺，道：「崔大俠不必客氣，老身不是作客的。」

語聲一頓，目光電射地一掃公孫瑩瑩，望着聞玉存問道：「少年人，你就是聞玉存麼？」

聞玉存點頭道：「晚輩正是聞玉存，老婆婆有何指教？」

婁碧君道：「去我『子午神宮』，進入『寒碧殿』內拔取一株『寒碧草』的可是你？」

聞玉存胸脯一挺，朗聲說道：「不錯，婆婆此來可是要向我晚輩問罪？」

婁碧君雙目凝注地問道：「是便怎麼

樣？」

聞玉存道：「不怎麼樣，晚輩願以身担当，願受婆婆任何罪責處罰！」

婁碧君目中奇采一閃，點頭道：「如此甚好，你跟我走！」

聞玉存一怔，道：「去那裏？」

婁碧君道：「這你就不必問了。」

聞玉存道：「不！晚輩必須先問清楚不可！」

婁碧君淡淡地道：「如果老身不想告訴你呢？」

聞玉存神情堅決地說道：「妳就是殺了晚輩，晚輩也不會跟妳走！」

婁碧君忽然一笑道：「傻小子，老身怎麼會殺你，殺了你，你怎麼還能跟老身走，老身又怎麼處罰你？」

聞玉存神情呆了呆，暗道：「是何？她是殺了我，又怎麼處罰我呢？」

婁碧君目光倏然一凝，問道：「聞玉存，你說話算數不算？」

聞玉存雙眉微微一軒，朗聲說道：「男子漢，大丈夫，自是言出如山，晚輩說話也從來絕無更改！」

婁碧君道：「如此，你為何不敢跟老身走？」

聞玉存搖頭道：「晚輩並不是不敢跟妳走，再說晚輩只說過願受妳的任何處罰，並未說過願跟妳走！」

婁碧君道：「以老身認為這似乎沒有什麼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不！——聞玉存理直氣壯的說道：「願受妳處罰是一回事，跟妳走又是一回事，這兩回事區別很大，也截然不同！」

有什麼要緊的？」

語聲一落又起，說道：「何況我已經出了口，答應跟她走，豈能出爾反爾，不守信諾？」

公孫瑩瑩眨了眨眼睛，正要開口，跌立在旁的崔衍突然抬手朝她一擺，正容說道：「瑩瑩，妳不要再說什麼了，玉存說的不錯，男子漢大丈夫，應該守信守諾，有一言九鼎，如山不移的豪情胸襟！」

這話是理，人，豈能言而無信？

公孫瑩瑩默然了。

崔衍的目光轉向了婁碧君，含笑說道：「神姬，老朽可以請問一句話麼？」

婁碧君道：「崔大俠可是想知道老身將欲如何處罰聞玉存？」

崔衍搖頭道：「不是，老朽知道神姬不是個不講理之人，聞玉存前往神宮求取『寒碧草』，雖有冒犯神姬門下之處，但那錯不在聞玉存，老朽深信神姬雖處罰他，却絕不會過份難為他的！」

婁碧君淡然一笑道：「如此崔大俠要問的是……？」

崔衍道：「老朽想請問神姬，何時放他返回中原？」

婁碧君微微一沉吟，道：「自進入神宮之日起，以三個月為期，期滿老身定然放他返回中原！」

崔衍點了點頭，轉向公孫瑩瑩道：「瑩瑩，別攔阻他了！」

語聲一頓，朝聞玉存一揮手，說道：「小子，你跟着神姬去吧！」

聞玉存沒有說話，抱拳朝公孫瑩瑩和崔衍拱了拱，大踏步走向屋外，隨在婁碧

君身後疾行而去。

公孫瑩瑩移步站立在門口，目送聞玉存的背影去遠了，消失不見了之後，不禁幽幽的輕嘆了口氣，嬌靨兒神色擔憂的回眸望着站立在旁的崔衍問道：「義父，您看那婁神姬會守諾言，如期放聞大哥回來麼？」

崔衍微微一笑道：「那婁神姬不是個不守信諾之人，妳別替他担心了，他生性忠厚憨直，自有其憨福，如果義父沒有料錯，他此去南極，婁神姬不但會守諾如期放他回來，而且對他還有益無損！」

公孫瑩瑩明眸微睜，懷疑地道：「真的？」

崔衍笑笑說道：「這只是義父的猜想，是真是假，等他回來以後就明白了！」

「呵呀！糟了！」公孫瑩瑩忽然想起了什麼似地，嬌靨兒上現露出一副焦急的神色！

崔衍心中不禁愕然一驚，問道：「丫頭，什麼事情糟了？」

公孫瑩瑩焦急地說道：「聞大哥身上帶着那『敦煌秘笈』，此去『子午神宮』中，要是被婁神姬發現了，豈不被搶奪了去？」

崔衍神情不由微微一呆，但旋即搖了搖頭安慰地說道：「丫頭，妳也別着急了，那小子心性雖然憨直，但可也不是個傻子，這種事他豈會告訴婁神姬，他不告訴婁神姬，婁神姬又怎會知道？再說這種武林奇學異寶，若不是福緣深厚之人，何能得到，如果該當是他的東西，別人雖然費盡心機也搶奪不去，就是搶奪了也是禍非福！」

語聲一頓，話題忽地一改地問道：「丫頭，妳說他自幼是個孤兒，由少林慧空大師撫養長大的，是麼？」

公孫瑩瑩點頭道：「是呀，義父，您怎麼突然問起這件事情來了？」

崔衍沉吟地道：「義父想想這件事，心中很感奇怪不解！」

公孫瑩瑩詫異地道：「為什麼？」

崔衍道：「那慧空大師乃是少林當代有道高僧，從來不沾江湖恩怨是非，老和尚明知道他身負血仇竟撫養他長大，傳他少林正宗內功心法，而却又不敢收他為徒，這是為什麼？是什麼用意？所以義父深感奇怪不解！」

公孫瑩瑩眨了眨眼睛，問道：「義父，這會不會是聞大哥的父母和慧空大師有淵源之人，或是朋友熟人？」

崔衍點頭道：「也許被妳猜中了，他的像貌，像一個人，義父也懷疑他可能是那人的後人！」

公孫瑩瑩凝目問道：「您看聞大哥的像貌像誰？」

崔衍搖頭道：「這問題關係太大，義父不能隨便亂說。」

公孫瑩瑩道：「連女兒面前也不能說麼？」

崔衍道：「丫頭，他如果真是那人之後，其中如果沒有不能說的特別原因，在他離開少林時，那慧空大師不會得不告訴他的身世的！」

公孫瑩瑩明眸眨動地道：「義父，聞大哥離開少林時，那慧空大師曾交給他一件衣服，說是他娘留給他的……？」

「哦。」崔衍道：「是什麼衣服？」

公孫瑩瑩伸手撩起自己上衣衣擺的一角，露出一件銀白晶亮的衣服，說道：「義父您看，就是這一件。」

只一眼，崔衍臉色立時倏然一變！驚聲道：「天蠶衣……！」

公孫瑩瑩神情不由極感意外地一呆！

道：「義父，這確實是『天蠶衣』麼？」

崔衍道：「天蠶衣武林至寶，當世天下只有一件，義父當年有幸曾經見過此衣一次，印象極深，是以一眼就能認出，決不會有錯！」

公孫瑩瑩道：「女兒曾聽爹爹說過，此衣主人是與爹爹和義父齊名的『琴仙』司馬心如，『琴仙』後來嫁給了『書痴』叔叔，而他又正好姓聞，照此看來，他該是『書痴』叔叔的後人，他娘該是『琴仙』了！」

崔衍點頭道：「這應該不會有錯了，他的像貌也正像極了『書痴』聞俊逸，不過……！」

語聲一頓，眉鋒微蹙地接道：「他如果真是『書痴』的後人，這問題就十分不簡單而棘手了！」

公孫瑩瑩一怔問道：「什麼問題？」

崔衍深吸了口氣，神色凝重地道：「慧空大師既說他身負血仇，要他學成天下無敵的武學功力之後，才告訴他的身世，由此可見，其仇人必然武功高絕，而『書痴』和『琴仙』之失蹤多年，顯然是已遭人毒手，『書痴』名列武林五奇之首，一身所學功力，雖不能說是天下無敵，但是『書痴』『琴仙』夫婦聯手，却是天下無

婁碧君微一沉吟道：「這麼說，老身要是告訴你去那裏，你一定不肯跟老身走了？」

聞玉存點頭道：「不錯，晚輩不能胡塗塗的跟妳走！」

婁碧君雙目異采一閃，道：「如此老身就告訴妳好了，老身要帶妳回『子午神宮』去處罰妳！」

聞玉存立時毫不猶疑地一點頭道：「好，晚輩跟妳走就是！」

公孫瑩瑩忽然大聲說道：「不行！我不答應！」

婁碧君臉色倏地一寒，道：「小丫頭，妳憑什麼不答應？」

公孫瑩瑩道：「這妳管不着，我說不答應就是不答應！」

婁碧君冷聲一笑道：「老身倒要看看妳小丫頭是怎麼個不答應法？」

聲調一落又起，轉向聞玉存輕喝道：「小子，跟老身走！」

聞玉存抱拳朝崔衍和公孫瑩瑩一拱，說道：「崔伯伯，瑩瑩，我走了。」

公孫瑩瑩忽地抬手一攔，道：「聞大哥……！」

聞玉存雙眉微微一皺，道：「瑩瑩，不要攔我！」

公孫瑩瑩搖頭道：「聞大哥，你不能跟她走！」

聞玉存一怔，問道：「為什麼？」

公孫瑩瑩明眸一瞥婁碧君，搖頭道：「不為什麼，我不放心！」

聞玉存微微一笑道：「謝謝妳，瑩瑩，神姬她只是處罰我，妳放心好了，不會

聞玉存躬身答道：「不敢欺瞞前輩，晚輩得到了全部！」

「哦！」婁碧君雙目異采飛閃地說道：「孩子，你真了不起，真福緣深厚！」

聞玉存道：「這都是前輩的恩賜！」

婁碧君微微一笑，道：「但也是你的大智慧與堅毅心志！」

聞玉存躬身道：「多謝前輩誇獎，前輩這份大恩，晚輩定當永記心中！」

婁碧君笑了，道：「孩子，告訴老身，那本書上所載的武學，你是如何看懂了的？」

聞玉存立刻毫不思索地，將他研究對照的方法詳細地告訴了「子午神樞」。

「子午神樞」聽後，這才明白地點了點頭，說道：「孩子，謝謝你，若非你智慧超人，老身就是再研究它十年，只怕也是徒然枉費心力！」

聞玉存謙遜地道：「前輩太客氣了，其實晚輩也只是胡拼亂湊，碰巧了而已！」

「話聲一落又起，說道：『前輩若無其他指教，晚輩想告辭了。』」

婁碧君點頭道：「孩子，『子午神宮』雖然從不與中原武林人物交往，對你却是唯一的例外，永遠歡迎你來作客。」

聞玉存道：「謝謝前輩，晚輩日後有空會來拜望前輩的。」

婁碧君慈祥的一笑，道：「爲了免得『棋迷』崔大俠和公孫姑娘的盼望焦急，老身也不多留你了，現在老身就親自送你出宮。」

聞玉存恭敬地說道：「謝謝前輩，晚輩實在不敢當，晚輩自己走好了。」

他們趕來的用意，除了看熱鬧和順便替自己的兄弟或是晚輩助威外，大都想看看這位馮大善人是何許人，是武林中的那一位？

因爲馮大善人既然設下這麼個「比武招親」和萬兩黃金獎賞的「擂台」，顯然是武林中人，但是他們却從未聽說過武林中有一位姓馮的富豪高人！

夕陽將落，紅霞滿天，這正是黃昏前的剎那時刻。

「臥龍溝」之南的官道上，步若行雲流水般地來了個體格健壯的少年人。

這少年人穿着一套黑布衣褲，雖然生得劍眉星目，模樣兒很俊，但却是一臉的忠厚憨直之相。

他，正是那神功絕藝初成，剛自南極「子午神宮」返回中原的聞玉存。

聞玉存走進「臥龍溝」，一見到處都住滿了人的情形，劍眉不由微微一蹙地暗付道：「這裏發生了什麼事情，怎麼這麼多人？」

「永安客棧」，是「臥龍溝」鎮上最大的一家客棧；前後三進，東西兩廂，地方實在是大。

聞玉存三個月前隨着「子午神樞」前往南極時，曾在這家「永安客棧」住過一夜。於是，他走進了「永安客棧」。

「永安客棧」臨街的店堂是飯館，聞玉存剛跨進店堂，一名小二立刻迎着他陪笑哈腰地問道：「相公，您是吃飯還是要住店？」

話落，抱拳躬身一禮，轉身邁步往外走了出去。

這是一座小鎮，鎮名「臥龍溝」。

「臥龍溝」，雖然只有六七十戶人家，街也只有條南北大街，長不足半里，從街頭一眼可以望到街尾，但是因爲地當南北通衢官道之旁，是以茶樓酒店，飯館客棧，雜貨舖，布店糧行，錢莊銀樓，各行各樣的生意買賣，可說是應有盡有。

正所謂是：「麻雀兒雖小，但却五臟俱全」。

在「臥龍溝」之西三里多點地方，有一座佔地頗大的莊院，名「臥龍莊」，莊主姓馮。

馮莊主是這「臥龍溝」當地的首富，也是附近百里地方婦孺皆知的大善人。

因此，所有「臥龍溝」的人都稱呼馮莊主或馮大善人而不名。

其實，這位馮大善人究竟叫什麼名字，只怕問遍了「臥龍溝」的人，也沒有一個知道。

據傳說，馮大善人原來是北方人，是個做官的，因爲看中了「臥龍溝」的風水好，所以辭官以後，就派人來買下了現在「臥龍莊」的這塊地，動工興建了這座「臥龍莊」，舉家遷來莊上。

「臥龍莊」興建迄今已經有十年的歷史了，馮大善人夫人雖然早已亡故，膝下只有一位愛女，父女倆相依爲命，但是莊上却婢僕如雲，加上護院的武士們，人數不下四五十人。據說馮大善人平常很少過問莊上的事情，一切大小事情全由總管駱大成處理。

提起駱總管，「臥龍溝」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既欽佩而又畏懼的！

駱總管爲人精明，能幹，無所不通，不管什麼人，休想在他面前耍得了一點花招，隨便你玩什麼心眼兒，都很難瞞得過他去。

本來嘛，駱大成他要不是這麼個精明能幹的人，他怎麼能當「臥龍莊」的總管，馮大善人又怎會放心不過問莊上的大小事情，一切全由他處理？

「臥龍溝」雖然地當南北官道之旁，平常來往過路的客商雖然不少，但過路客商畢竟只是過路的，今朝來了，明朝便又去了。因此，「臥龍溝」地方一向都是平平靜靜的，從來沒有特別熱鬧過。

也許真是「臥龍溝」的風水好吧，一向平靜的「臥龍溝」，這會兒竟突然熱鬧了起來，打從三四天前開始，鎮上就一批又一批來了很多外地人，不到一天的時間，所有的客棧就都住滿了，連那茶樓酒店飯館，也都在一些客人們的情商下，騰出一些地方暫作客棧。

那些向來今朝來明朝去，從不多作停留的來往過路客商，也都湊熱鬧的停下了下來。當然，他們都是好奇。

於是，鎮上所有的生意都興隆了起來，白茫茫的銀子大把往裏賺，樂得老開伙計們全都眉開眼笑，忙的團團轉，忙的十分起勁！做生意的人本來就希望生意好，有錢賺，只要生意好，能賺錢，忙點兒有什麼關係，又怎會不忙的起勁？

「臥龍溝」能夠突然熱鬧起來，這全得感謝馮大善人，要不是馮大善人，「臥龍溝」永遠不會有這種熱鬧的場面，也永遠不會有這麼好的生意。

馮大善人遷來「臥龍溝」，實在是「臥龍溝」人前世修來的福份！

但是，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事情是馮大善人的獨生愛女馮彩萍年已雙十，迄今還沒有找到一個適合的如意郎君。

這也難怪，馮大善人是當地的首富，又是做過官的人家，「臥龍溝」這種小地方，那會有什麼出色的少年子弟，又怎能找到適合的人選？

於是，精明能幹的駱總管向馮大善人獻上了一個「比武招親」的建議：在莊內搭起了一座擂台，邀約天下武林少年俊逸前來比武，技冠羣豪，人品出衆者，可獲雀屏之選，娶得如花美眷。

比武擂台，除了技冠羣豪者可獲雀屏之選外，落選的少年俊逸，凡武功技藝高超，能名列前五名者，均可獲得獎賞！

第二、第三名，可各得黃金萬兩，第四、第五名，可各得黃金五千兩。

這些獎賞，都是可觀的財富，實在够令人動心的！因此，消息一經傳出，立刻轟動了天下武林，各地少年俊逸，武林豪雄，紛紛趕來了「臥龍溝」。

儘管這「比武招親」與及獎賞，皆有限制規定，只限於十八歲以上三十歲以內的青年，超過三十歲者，只可以武會友，不得參與「招親擂台」，也無獎賞！

可是，仍有很多三十歲以上，甚至是鬚髮花白的黑白兩道武林豪雄，江湖高手人家問你，你是不是獲得了什麼奇遇？是就點點頭，不是就搖搖頭別開口說話。

聞玉存劍眉微蹙了蹙，但却依舊沒有開口說話地搖了搖頭。

青衣老頭兒雙目閃動着懷疑之色地道：「小子，你沒有說話麼？」

聞玉存又搖了搖頭。

青衣老頭兒目光凝注地道：「小子，我老人家自信老眼還不花，你的一身功力之高，只怕已和我老人家不差上下，如說沒有獲得奇遇，實在令人難信！」

聞玉存突然也傳聲說道：「老人家既然認得晚輩，就該知道晚輩生性爽直，從來不喜歡說謊，也不屑說謊欺人！」

他這一傳聲答話，青衣老頭兒的目中立刻驚奇之色地說道：「小子，這麼一來，我老人家可就更不相信了！」

聞玉存道：「吃飯，也住店。」

小二道：「吃飯沒有問題，住店，可就要請相公多多包涵了！」

聞玉存劍眉微蹙了蹙，道：「你們這兒可是已經客滿？」

小二點頭道：「不但是我們這一家，全『臥龍溝』鎮上，只要能住人的地方，都住滿了！」

聞玉存微一沉吟道：「如此我就先吃飯再說好了。」

小二陪笑地道：「相公您請坐，要吃什么？小的這就去開照廚房裏做，馬上就給您送上來。」

聞玉存在一張空桌位上坐下，說道：「我吃飯不講究，你隨便給我弄一樣菜就行了。」

小二點頭道：「好，相公您請稍坐一會兒。」說罷，正要轉身走去。

聞玉存忽然一抬手，又道：「小二哥，請等一等。」

小二哈腰笑笑說道：「相公您還有什麼吩咐？」

聞玉存道：「我請問，這裏來了這麼多人，是什麼事？」

小二雙目一眨，詫異地道：「相公您不知道？」

聞玉存搖搖頭道：「不知道。」

小二道：「這麼說，您也不是來打擂台的？」

「不是。」聞玉存搖搖頭道：「我只是路過這兒。」

微微一頓，問道：「請問是打什麼擂台？」

大成處理。

提起駱總管，「臥龍溝」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既欽佩而又畏懼的！

駱總管爲人精明，能幹，無所不通，不管什麼人，休想在他面前耍得了一點花招，隨便你玩什麼心眼兒，都很難瞞得過去。

本來嘛，駱大成他要不是這麼個精明能幹的人，他怎麼能當「臥龍莊」的總管，馮大善人又怎會放心不過問莊上的大小事情，一切全由他處理？

「臥龍溝」雖然地當南北官道之旁，平常來往過路的客商雖然不少，但過路客商畢竟只是過路的，今朝來了，明朝便又去了。因此，「臥龍溝」地方一向都是平平靜靜的，從來沒有特別熱鬧過。

也許真是「臥龍溝」的風水好吧，一向平靜的「臥龍溝」，這會兒竟突然熱鬧了起來，打從三四天前開始，鎮上就一批又一批來了很多外地人，不到一天的時間，所有的客棧就都住滿了，連那茶樓酒店飯館，也都在一些客人們的情商下，騰出一些地方暫作客棧。

那些向來今朝來明朝去，從不多作停留的來往過路客商，也都湊熱鬧的停下了下來。當然，他們都是好奇。

於是，鎮上所有的生意都興隆了起來，白茫茫的銀子大把往裏賺，樂得老開伙計們全都眉開眼笑，忙的團團轉，忙的十分起勁！做生意的人本來就希望生意好，有錢賺，只要生意好，能賺錢，忙點兒有什麼關係，又怎會不忙的起勁？

「臥龍溝」能夠突然熱鬧起來，這全得感謝馮大善人，要不是馮大善人，「臥龍溝」永遠不會有這種熱鬧的場面，也永遠不會有這麼好的生意。

馮大善人遷來「臥龍溝」，實在是「臥龍溝」人前世修來的福份！

但是，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事情是馮大善人的獨生愛女馮彩萍年已雙十，迄今還沒有找到一個適合的如意郎君。

這也難怪，馮大善人是當地的首富，又是做過官的人家，「臥龍溝」這種小地方，那會有什麼出色的少年子弟，又怎能找到適合的人選？

於是，精明能幹的駱總管向馮大善人獻上了一個「比武招親」的建議：在莊內搭起了一座擂台，邀約天下武林少年俊逸前來比武，技冠羣豪，人品出衆者，可獲雀屏之選，娶得如花美眷。

比武擂台，除了技冠羣豪者可獲雀屏之選外，落選的少年俊逸，凡武功技藝高超，能名列前五名者，均可獲得獎賞！

第二、第三名，可各得黃金萬兩，第四、第五名，可各得黃金五千兩。

這些獎賞，都是可觀的財富，實在够令人動心的！因此，消息一經傳出，立刻轟動了天下武林，各地少年俊逸，武林豪雄，紛紛趕來了「臥龍溝」。

儘管這「比武招親」與及獎賞，皆有限制規定，只限於十八歲以上三十歲以內的青年，超過三十歲者，只可以武會友，不得參與「招親擂台」，也無獎賞！

可是，仍有很多三十歲以上，甚至是鬚髮花白的黑白兩道武林豪雄，江湖高手人家問你，你是不是獲得了什麼奇遇？是就點點頭，不是就搖搖頭別開口說話。

聞玉存劍眉微蹙了蹙，但却依舊沒有開口說話地搖了搖頭。

青衣老頭兒雙目閃動着懷疑之色地道：「小子，你沒有說話麼？」

聞玉存又搖了搖頭。

青衣老頭兒目光凝注地道：「小子，我老人家自信老眼還不花，你的一身功力之高，只怕已和我老人家不差上下，如說沒有獲得奇遇，實在令人難信！」

聞玉存突然也傳聲說道：「老人家既然認得晚輩，就該知道晚輩生性爽直，從來不喜歡說謊，也不屑說謊欺人！」

他這一傳聲答話，青衣老頭兒的目中立刻驚奇之色地說道：「小子，這麼一來，我老人家可就更不相信了！」

聞玉存道：「爲什麼？」

青衣老頭兒道：「小子，四個多月前，你還是什麼武功都不會，如今竟能傳聲和我老人家談話，你要說這幾個月來沒有獲得奇遇，有誰人能相信？」

聞玉存想了想，傳聲問道：「老人家，您究竟是那一位？」

青衣老人道：「小子，你還記得在潭關飯館裏騙你一頓酒飯吃的老頭兒麼？」

「哦！」聞玉存星目倏然一睜，道：「原來是您老人家！」

青衣老頭兒笑道：「不錯，小子，你現在已經知道我老人家是誰，該把你這幾個月的奇遇說給我老人家聽了！」

聞玉存道：「老人家，晚輩實在並未獲得什麼奇遇，只不過是……」（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文圖
庸令
高盧

井砂硃 (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三手婆婆與趙小蘭聯手擊殺了天醜幫四大天王，又因王府藏珍之事已洩，自付人單勢孤，無力與聞訊趕來尋寶的江湖高手爭奪，碰巧百花宮少主蕭雲自動找上門來，被小蘭美色所迷，自願拜三手婆婆為乾媽，冀圖伺機獵殺，三手婆婆趁機將與天醜幫結怨之事說出，蕭雲色迷心竅，挺胸效命，說是如天醜幫眾殺來，他就……剛說至此，他舅舅跟踪尋到，面斥蕭雲不理正事，躲在此與廢老婆子喝酒，蕭雲忙引介說三手婆婆是白骨爪趙公玄的太太——

你虞我詐騙 計賺謀奪掠

「哦？」白衣人一驚，不覺凝目注視着三手婆婆，喃喃道：「白骨爪趙公玄？不可能吧？」

蕭雲道：「這是千真萬確的，趙大娘和白骨爪久失連絡，屈身晉王府為傭，以避仇家耳目，後來晉王府出事，趙大娘就受托看管王府廢園……」

說到這裏，突然舉步趨前，壓低聲音接道：「舅舅，那姓錢的也住在此地。」白衣人輕哦了一聲，頓時對三手婆婆改容相向，抱拳道：「原來是趙大娘，方才不知，多有失禮。」

三手婆婆微微一笑，道：「蕭公子，這位是——」

蕭雲忙道：「這位是我舅舅，人稱冷秀才……」

白衣人接口道：「在下費天祥，當年曾跟公玄兄有過一面之識。」

三手婆婆領首道：「原來如此，費大俠，請恕我老婆子雙目不便多有怠慢。」

費天祥乾笑道：「大嫂別客氣，我跟

公玄兄原是舊識，只因多年來未通音訊，不知大嫂竟會隱居此地，受這種委屈。」三手婆婆道：「這算甚麼委屈，咱們母女兩自食其力，與人無爭，日子倒過得還算安靜。」

蕭雲道：「舅舅，我已經拜趙大娘做乾娘，今後咱們有責任照顧乾娘的生活。」

費天祥哦了一聲，含笑道：「那就更是一家人了，姪女兒她在何處？快請出來見見。」

蕭雲忙命金哥去屋後尋找小蘭，卻沒見到小蘭的人影。

三手婆婆道：「蘭丫頭怕生，多半躲到廢園裏頑耍去了，別找她，過一會兒她自己會回來。」

費天祥突然變色，道：「大嫂，請恕我冒昧問一聲，小蘭姪女是不是十七八歲，頗上有兩個酒渦，梳一條又黑又長的辮子？」

三手婆婆道：「不錯呀。」

費天祥又問：「有一個四十來歲的獨眼婦人，可是大嫂的朋友？」

三手婆婆詫異道：「我不認識甚麼獨眼婦人，費大俠怎麼會問起這句話？」

費天祥頓足，道：「糟了，一定出事了……」

三手婆婆和蕭雲齊聲驚問：「出了甚麼事？」

費天祥道：「剛才我找到這兒來的時候，在竹籬外靠近王府廢園那邊，看見那獨眼婦人正帶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離去，如今回想起來，那女孩子八成就是小蘭姪女兒。」

三手婆婆駭然道：「小蘭是被她強迫劫去的麼？」

費天祥道：「不像是強迫劫持，倒像是小蘭姪女自願跟那獨眼婦人走的。」

三手婆婆道：「這不可能，小蘭怎麼會自願跟陌生人走？」

費天祥道：「當時，我只覺得那婦人太醜，小蘭姪女却太漂亮，一時好奇，多看了兩眼，現在想想，小蘭姪女雖然自己跟隨那獨眼婦人同走，神情卻顯得有些痴呆，彷彿是被甚麼藥物所迷……」

三手婆婆大吃一驚，霍地站了起來，顫聲道：「不好，那婦人一定是天醜幫的高手……」

蕭雲道：「就算是天醜幫高手，光天化日下，蘭妹怎麼會自願跟隨她走呢？」

三手婆婆道：「小蘭年紀太輕，多半是中中了『拍花黨』迷藥……費大俠，她們是朝甚麼方向去的？快告訴我，我得趕緊去追她回來……」

蕭雲忙道：「乾娘，你眼睛不方便，不必親自去，由我和舅舅追去就行了。」

三手婆婆搖頭道：「不成，我只有一個女兒，她就是我的命，如果她有了三長兩短，我也活不成了。」

一面說着，一面拄着拐杖，顛顛顛就向門外走。

費天祥急忙攔住，道：「大嫂，請放心，有我和雲兒同去，一定能把小蘭姪女救回來，您儘管放心，坐等好消息吧。」

接着，向金哥暗遞了個眼色，吩咐道：「金哥，留在這兒好好保護，我們很快就會回來。」

金哥會意，口裏應諾，忙上前「摟扶」着三手婆婆。

費天祥和蕭雲已匆匆奔出木屋。

屋外不見小蘭的人影，同樣也沒有獨眼婦人的影子。

費天祥更沒有追人的意思，一出竹籬，便停住腳步。

蕭雲心急玉人安危，仍然快步向外奔去，却被費天祥一把拉住，示意他不用再追了。

蕭雲焦急地道：「舅舅，咱們得趕快去救小蘭呀……」

費天祥冷冷道：「不用追了，根本沒有甚麼獨眼婦人，那是我故意騙騙老婆子的。」

蕭雲詫道：「可是，小蘭她人呢？」

費天祥道：「那丫頭被我制住了穴道，藏在廢園牆內，現在正由本宮兩名護花使者看守着。」

蕭雲駭然道：「舅舅，你……你為甚麼要這樣做？」

費天祥沉着臉道：「我為甚麼不能這樣做？我問你，趙家婦人真是甚麼身份，你可知道？」

蕭雲道：「她不是白骨爪趙公玄的妻子女嗎？」

費天祥道：「不錯，她是趙公玄的妻子女，但她本人外號叫做三手婆婆，是『神手門』中輩份很高的高手，而且，她潛來晉王府為傭，是為了一件絕大的秘密。」

蕭雲吃驚道：「莫非是為了外間傳言的王府藏珍？」

費天祥道：「正是如此，我再告訴你，白骨爪趙公玄根本沒有死，三手婆婆以寡婦身份，屈身王府為傭，完全是掩人耳目，志在奪取藏珍，如今風聲已經暗中傳入江湖，正邪各派都有高手紛紛趕來太原，在這座重要的節骨眼上，你居然忘了正事，倒被一個小丫頭的姿色所迷，墜落脂粉陣中，這要是讓你娘知道了，你還想不想留着你這兩條腿？」

一番話，罵得蕭雲垂下了頭，低聲道：「舅舅，你老人家也不能全怪我呀，我不知道這麼多內情，何況，我到太原兩天，你們交給我的任務，只是監視那姓錢的，並沒有說該用甚麼手段，我認錯寡婦做乾娘，也是接近她們的手段嘛……」

費天祥低喝道：「你還敢強辯？好！我問你，你對那姓錢的知道多少？他那大木箱裏裝的甚麼東西？你查看過了嗎？」

蕭雲道：「我和金哥昨天才找到這兒來，還沒有機會去查看……」

費天祥道：「哼！等你們有了機會，只怕早就被人擺平了。」

蕭雲本來還想提到金哥被暗算的事，聽了這話，只得嚥一口唾沫，不敢再提。

費天祥道：「現在情勢急迫，各派高手都已趕來太原，不容許再拖延耽誤，我只能給你一個晚上的時間，務必查明姓錢的來歷和木箱中裝的是甚麼東西，如果明天清晨以前你還沒有機會，我就只好用強硬手段，連三手婆婆也一齊擄下……」

蕭雲忙道：「舅舅……這樣做不太好吧！」

費天祥道：「這是你爹的意思，今晚午夜，你爹會親自率領宮中高手趕到，明天一定採取行動，希望你好好爭一口氣，別讓你爹又罵你沒出息。」

蕭雲惶然道：「我娘會不會來？」

費天祥道：「傳訊中沒提，不知道來不來……雲兒，不是做舅舅的又嚇唬你，你也不小了，應該替你爹分憂解勞，別老指望你娘護着你。」

蕭雲靦腆地道：「舅舅別誤會，我只是想念她老人家……」

費天祥揮手道：「好了，又不是三歲小孩子，離不開娘，你這一套心眼兒別想瞞過舅舅——回去幹正經事去吧。」

蕭雲遲疑着，說道：「可是……可是……小蘭她……」

費天祥道：「咱們得留下她，必要時才能要脅三手婆婆。你回去只說沒追到，正在分頭搜查就行了。」

說完，不容蕭雲多分辯，逕自朝廢園方向而去。

蕭雲無奈，只得垂頭喪氣轉回木屋。由竹籬到木屋，不過短短十丈左右距離，此時在蕭雲的感覺中，却彷彿有千里萬里，他拖着沉重的脚步，一邊走，一邊盤算着應該如何向三手婆婆解釋，應該如何查看錢瑩的那隻大木箱，以及應該怎樣才能解救小蘭，使她平安脫身，却又不至影響大局……

將近木屋前，蕭雲心裏突然產生出一種莫名的警覺，不由自主停住了脚步。屋裏太靜了，靜得反常，靜得令人悚然心悸。

三手婆婆的愛女被擄，不可能如此平靜，何況還有金哥在屋裏，怎麼會聽不到絲毫聲音呢？

蕭雲心生警惕，急忙提一口氣，力貫雙臂，同時用膝蓋輕輕頂開了屋門。

「依呀」聲中，木屋門緩緩打開，誰也想不到，裏面竟然站了滿滿一屋子人。這些人，個個斜眼歪鼻，鵝胸駝背，可說是各極其醜，為數怕不有二三十人之多。

其中只有一個人是坐着的，那是個滿頭黃髮的女人，年約五十來歲，生得尖嘴猴腮，滿臉膿瘡，袒着胸口，腰間繫一根鍊，露出大半邊麵粉口袋似的兩隻大乳房，簡直比夜叉還要駭人。

黃髮婆子身後，併排站着四名醜女，不是青面獠牙，就是張着血盆大口，一個比一個令人心驚肉跳。

只是，屋中卻不見三手婆婆和金哥。蕭雲只匆匆掃了一眼，心裏早嚇得噁通狂跳，忙不想縮身後退，不料背心却

被兩隻冰冷銳利的刀尖抵住。

扭回頭，竟是兩名醜漢，各持匕首站在身後。

黃髮婆子衝着蕭雲呲牙一笑，點點頭道：「請進來吧。」

蕭雲猶在遲疑，身後兩柄匕首已經向前輕推，不容他不進。

跨進屋門，蕭雲才發現這些人已經將木屋內外全部控制，連臥房和廚房中都有人看守，可是，整個木屋內竟然鴉雀無聲，甚至呼吸聲也聽不到。

蕭雲不禁又吃驚，又詫異，剛才自己跟舅舅冷秀才就站在竹籬外面談話，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沒有發覺這許多人是甚麼時候闖進屋裏來的？

三手婆婆和金哥，又怎麼會無聲無息失了踪影？是逃匿了，還是已經被這些人擄走了？

那黃髮婆子對他倒很客氣，擺擺手，道：「蕭公子，請坐！」

屋中醜漢們急忙分向左右退開，讓出通路和座位。

蕭雲詫道：「你們認識我？」

黃髮婆子笑道：「堂堂百花宮的少宮主，咱們早已仰慕許久了。」

蕭雲道：「請問諸位是——」

黃髮婆子道：「就憑咱們這副容貌，蕭公子應該猜到咱們的來歷。」

蕭雲道：「這麼說，諸位是天醜幫門下？」

黃髮婆子道：「不錯，我姓歐陽，名玉嬌，現為天醜幫副幫主，他們都是本幫屬下，天醜四鳳和十八條龍。」

我的天，這些醜得像無鹽，夜叉的朋友，居然也取名龍呀鳳的，世上有這麼醜的龍和鳳？

蕭雲一陣噁心，却不敢表露出來，連忙拱手道：「原來是歐陽副幫主，久仰！久仰！」

歐陽玉嬌並不謙謝，只微微一笑，道：「蕭公子，你不認識咱們，咱們可認識你，剛才你跟令舅在前面談話，我老婆子立即下令四鳳十八龍改由屋後進來，絲毫不敢驚動你們，蕭公子，你知道這是為甚麼嗎？」

蕭雲道：「不知道。」

歐陽玉嬌道：「這是賣足你們百花宮的面子，咱們才特地避道而行。」

蕭雲道：「為甚麼要這樣客氣？」

歐陽玉嬌道：「咱們天醜幫跟百花宮無仇無怨，井水不犯河水，也希望百花宮投桃報李，彼此多客氣一些。」

蕭雲道：「你要我們怎樣客氣？」

歐陽玉嬌却没有直接答覆，嘿嘿乾笑了兩聲，目光流轉，向木屋掃視了一遍，才慢吞吞說道：「這木屋中住着的母女二人是甚麼來路？蕭公子想必已知道了？」

蕭雲道：「不錯。」

歐陽玉嬌道：「這我就不懂了，以公子的家世和百花宮在江湖中的威望，為甚麼竟然跟一個女扒手交往呢？」

蕭雲冷冷道：「那是我的事，跟你無關。」

歐陽玉嬌冷笑着點點頭，道：「好！公子這話說得對，你們的事與我無關，我也懶得過問，同樣的道理，咱們天醜幫跟

三手婆婆母女之間的恩怨，那也是我們和她的事，希望蕭公子也不必過問。」

蕭雲道：「她們跟你有甚麼恩怨？」

歐陽玉嬌道：「她們母女二人，無緣無故將本幫四大天王殺害了三位，這筆賬，咱們當然要找她算一算。」

蕭雲道：「可是——」

歐陽玉嬌截口道：「不用可是，咱們離開這王府巷，你們不許對人家無禮。」言外之意，如果蕭雲不願意聽命離去，那就只好對他無禮了。

兩名醜漢應諾閃身，同聲道：「蕭公子，請。」

蕭公子却没有舉步，冷冷道：「歐陽副幫主，這就是你們天醜幫對百花宮的禮貌？」

歐陽玉嬌道：「咱們對公子已經十分客氣了。」

蕭雲道：「請問，你知不知道這間木屋是我花銀子租下來的。」

歐陽玉嬌道：「咱們當然知道，公子為租屋所受的損失，由本幫加倍補償，事過之後，咱們會派專人送到百花宮去。」

蕭雲冷笑道：「金錢的損失，你們或許賠償得起，其他方面的損失，只怕就不是『賠償』兩個字能够解決的了。」

歐陽玉嬌聞言一怔，道：「公子的意思是——」

蕭雲道：「譬如說吧，我有一名書童金哥，剛才還留在屋裏，你們把他如何處置了，我不知道，金哥他可是百花宮的人，如果有任何損傷，這筆賬，百花宮勢必要跟貴幫結算……」

歐陽玉嬌道：「可是，咱們剛才進來時候，屋裏並沒有人，根本沒有見到那位金哥。」

蕭雲目的只在試探三手婆婆是否已落在天醜幫手中，聽她這麼說，心知金哥和三手婆婆必然已經預先得知警訊，躲藏了起來，心裏一塊石頭總算落下實地。

但表面上仍然不得不裝出忿忿的樣子，冷哼了一聲，道：「你們佔據了我租下的房屋，我的書童不知下落，當然唯你們是問，現在你們人多勢眾，又強迫將我趕出去，此事一切後果，自然要由你們歐陽副幫主負責，告訴我，我爹隨後就要到了，那時咱們再好好算這筆賬吧！」

話落，轉身，怒冲冲向屋外便走。

歐陽玉嬌突然站起身子，沉聲喝道：「站住！」

隨着喝聲，身後四名醜女一齊閃電般飛掠而前，及時擋住了蕭雲的去路。

十八條龍也紛紛移位，剎時間，將蕭雲團團圍住。

蕭雲臉色頓變，停步道：「你們要幹甚麼？」

歐陽玉嬌面上隱隱殺機，緩緩道：「咱們本來要送公子離去的，剛才聽公子這番話，使人不得不改變主意。」

蕭雲道：「你打算怎麼樣？」

歐陽玉嬌道：「既然彼此之間已有誤會，我想請公子暫時留下來，索性等誤會澄清以後再走吧。」

蕭雲只顧着說狠話，沒想到竟惹來了麻煩，怒目道：「你是打算跟百花宮較量較量了？」

歐陽玉嬌笑道：「咱們沒有那個打算，但如果形勢所逼，非較量一下不可，那也只好捨命陪君子啦。」

話完，笑臉一沉，低喝道：「給我拿下。」

四名醜女應聲出手，攻向蕭雲。蕭雲急忙抖開摺扇，護身應敵，頓時跟四名醜女打了起來。

那四名醜女號稱「天醜四鳳」，可見在天醜幫中地位不低，這一動上手，果然奇招迭出，攻勢十分凌厲，蕭雲以一敵四，雖然手上多了一柄摺扇，仍感到招架吃力。

更何況屋中還有「十八條龍」團團圍繞，俟機而動，看情形，要想脫身離開這棟木屋，希望竟十分渺茫。

蕭雲心裏有些發慌，勉強支持了七八招，手法已漸趨散亂，一個疏失，肩頭上早挨了一掌。

這一掌並不算太重，可是，已打得蕭雲手臂發麻，踉蹌退出三四步。

左右兩名醜女趁機欺近，四臂齊出，分擊雙脅。

蕭雲來不及招架，一提真氣，飛身而起，掠上了閣樓。

他脚尖才搭上閣樓樓梯口，「十八條龍」紛紛呼叱着蜂湧而到。

蕭雲情急，飛起右腳，踢向那座木樓

梯。

樓梯倒下來，總算將「十八條龍」暫時擋住，然而，閣樓上別無退路，脫身也越發不容易了。

四鳳十八龍只是略一停頓，立刻又撲向前來。

就在這時候，突聽一聲大喝：「住手！」

天醜幫的人聞聲回顧，只見木屋門口巍然站着一個人——短衣，闊帽，帽沿遮去大半張臉，僅露出下頰滿滿一圈絡腮鬚。

蕭雲心頭暗震：這不就是錢瑩嗎……天醜幫的人顯然都不認識錢瑩，却被他那一身裝扮和氣勢所攝，面面相覷，不敢妄動。

歐陽玉嬌翻着兩隻三角眼，對錢瑩上下打量了一遍，冷冷問道：「你是誰？」

「錢瑩！」

「乾坤——」歐陽玉嬌一驚，道：「乾坤什麼？」

錢瑩輕笑了一聲，道：「你弄錯了，我姓錢，名字叫做錢瑩。」

「哦！」

歐陽玉嬌再向他打量了一眼，立刻沉下臉來道：「剛才你是大呼小叫嗎？」

錢瑩道：「我不知道什麼天醜幫，我祇知道這兒是我花錢租下來的住處，誰也不許在這兒打架鬧事，否則，不管他是美是醜，都得滾出去！」

歐陽玉嬌道：「噢！聽口氣，你倒挺兇嘛？」

錢瑩道：「這不是兇，這是理。」

歐陽玉嬌斜目而視，冷笑道：「就憑你一個人，一雙手？」

錢瑩道：「正是。」

歐陽玉嬌道：「好吧，咱們本跟你沒有仇怨，既然你自己定要淌這渾水，說不得，只好成全你了。」

頭一擺，沉聲道：「四鳳，替我把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傢伙擊下！」

四名醜女齊聲應諾，飛撲錢瑩。木屋門本就狹窄，錢瑩又當門而立，堵在門口，四名醜女雖然同時撲到，真正能够跟錢瑩近身相搏的，最多只有兩人。

當先出手的，也不知是四鳳中的第幾鳳，反正才一照面，就聽得「哎喲」兩聲嬌呼，其中兩鳳已經倒了回來，差點沒把另外兩鳳一齊撞倒地上。

錢瑩仍然站在原處，人沒動，頭沒抬，好像連手指也沒有伸一下。

滿屋子人，包括蕭雲在內，都不禁大驚失色。

歐陽玉嬌急問道：「丫頭們，傷得可重嗎？」

受傷的兩鳳緊緊握着右手腕，疼得冷汗直流，却答不出話來。

錢瑩接口道：「放心，我只是截住了她們手腕上的經脈，並沒有傷她們！」

歐陽玉嬌怒目道：「你用什麼截斷了他們的經脈？」

「用這個。」

錢瑩緩緩舉起右手，伸出中指和食指，作剪刀之狀。

歐陽玉嬌駭然失聲，道：「大悲截脈手？」

錢瑩既未承認，也沒有否認，冷冷道：「這只是給她們一個小小的警告，如果那一位不服氣，儘可以再來試一試。」

賸下的兩名未受傷的醜女同聲暴喝，便想上前出手。

錢瑩腳下斜退半步，雙掌虛提，沉聲道：「我不喜歡打女人，但對不知道進退的潑婦是例外，希望別逼我出手傷人。」

歐陽玉嬌急忙喝退兩名醜女，凝目向錢瑩打量了好半晌，徐徐說道：「錢朋友，你是真人不露相，敢問你跟神手門三手婆婆有什麼關係嗎？」

錢瑩道：「她是房東，我是房客。」

歐陽玉嬌道：「就祇這點瓜葛？」

錢瑩道：「僅此而已。」

歐陽玉嬌道：「就爲了這點關係，你寧願跟天醜幫爲敵？」

錢瑩道：「我無意跟任何人爲敵，今天是你們到我的住處尋釁，可不是錢某人去找你們。」

歐陽玉嬌道：「如果咱們不在這木屋對付三手婆婆，總該與你無關了吧？」

錢瑩道：「離開這座木屋，那是你們的事，與我何干。」

「好！」歐陽玉嬌見風轉舵，很快地接口道：「今天咱們就看在錢朋友份上，暫時饒過那老虔婆，等她走出這座木屋，咱們再對付她，但願錢朋友言而有信。」

錢瑩道：「絕無反悔！」

歐陽玉嬌起身抱拳，道：「天醜幫睡此必報，從現在起，無時無刻不在這木屋四週等候，有一天若錢朋友遷出這座木屋，盼能告訴咱們一聲……告辭！」

一揮手，四鳳十八龍紛紛由後面側門退去。

歐陽玉嬌臨走之前，望望閣樓上的蕭雲，又道：「在本幫和三手婆婆血仇未了之前，希望公子也不要離開這座木屋。」

說完，揚長而去。

蕭雲長吁一口氣，躍落樓下，對錢瑩拱手道：「多謝錢兄仗義援手……」

錢瑩理也不理，逕自低頭走了進來，重新架好樓梯，一步步向閣樓上爬去。

蕭雲又道：「錢兄，咱們雖然還沒見過面，彼此已諳熟隔壁這間房間……」

錢瑩已上了閣樓，突然不耐煩地道：「你說完了沒有？」

「我……」蕭雲張口結舌，尷尬地楞住了。

錢瑩道：「如果你的話說完了，請讓開些，別擋着我搬行李。」

蕭雲忙道：「錢兄要搬走嗎？」

錢瑩冷冷道：「怎麼，不可以？」

蕭雲惶急地道：「錢兄，你千萬不能搬走，你若一走，天醜幫絕不會放過趙大娘母女倆，他們會殺趙大娘的……」

錢瑩道：「這跟你有什麼相干？」

一句話，又把蕭雲的嘴堵住了。

錢瑩從閣樓上取下木箱，托着箱子就向門外走。

蕭雲無可奈何，又攔住哀求道：「錢兄，你不能見死不救呀，你……」

錢瑩道：「救誰？」

蕭雲道：「救趙大娘和她女兒小蘭，錢兄，好歹她們總是你的居停主人……」

錢瑩冷笑一聲，道：「要救小蘭，你足可辦到，能救趙大娘的，只有她自己，別人是幫不上忙的，蕭公子，我還有事，請讓路吧！」

蕭雲惶急地道：「錢兄，無論如何你都不能走，至少你得找到趙大娘，跟她當面說一聲，你們之間還有租賃的約定，怎麼能不辭而去呢？」

錢瑩搖搖頭，道：「不必找她了，我早已預付租金，而且有約在先，隨時都可搬走，告辭！」

話落，一隻手高高托着大木箱，左手輕輕一撥，不知用個什麼手法，竟將蕭雲撥開了三四步，身子微側，邁向門外。

他身子剛剛到門邊，突聽一聲低呼：「錢爺，請留步！」

錢瑩停住，緩緩將木箱放下，箱子正好擋在門口。

臥房裏走出來兩個人，正是三手婆婆和書僮金哥。

兩個人的頭上和身上都沾着塵土，蛛網，臉上餘悸猶存，尤其是金哥，還在不停地索索發抖，但顯然兩人都沒有受到絲毫傷害。

蕭雲又驚又喜，忙不迭迎上前去，「乾娘，你老人家沒事吧？你們剛才躲在那兒呀？」

錢瑩冷冷道：「是敵如何？是友又如何？」

三手婆婆道：「若是朋友，老婆子願意終生爲僕，長供驅策。是敵，老婆子願意束手受戮，絕不抗拒，我們母女兩條性命，都在錢爺掌握之中，就任憑錢爺你隨意處置吧！」

錢瑩注目道：「大娘，你說的是真心話。」

三手婆婆道：「字字出自肺腑。」

錢瑩沉吟了一下，道：「好吧，大娘請起來！」

三手婆婆驚喜地道：「這麼說，錢爺真是先夫的朋友了？」

錢瑩沒有置答，却低聲說道：「此地不是談話之處，此時也不是談話的時候，今夜子刻，我在廢園中相候，希望你能單獨來一趟。」

三手婆婆道：「錢爺的意思是——」

錢瑩道：「百花宮來意不善，關於這件事和咱們的約會，千萬不可輕易洩漏，今夜更要設法擺脫姓蕭的主僕兩人……好了，我先走了，晚上見面時，咱們再詳談吧。」

說完，托起木箱，推門而出。

三手婆婆急忙站起，跟到門邊問道：「錢爺，天醜幫應該如何應付？」

錢瑩頭也沒回，只是低聲說道：「放兒呀……」

三手婆婆不答，逕自巍巍顛顛直走到錢瑩面前，突然「撲通」一聲跪在地上，伏地連連叩首不止。

錢瑩好像早已知道他們藏身在臥房內，是以連頭也沒回，可是，他却想不到，三手婆婆會突然下跪，不免略有些意外失措，身子微微閃閃，低聲道：「趙大娘，不必如此。」

三手婆婆仰面道：「錢爺，蕭公子，你們都是我老婆子的救命恩人，剛才，若非蕭公子及時回來，錢爺仗義出手，老婆子這條殘命，早就葬送在歐陽玉嬌的手中了。」

蕭雲忙道：「我沒能幫上忙，全仗這位錢兄仗義相助，才驚退天醜幫的人。」

三手婆婆道：「救命大恩，不敢言謝，苦命老婆子只有多給錢爺磕幾個頭。」

錢瑩不便拉她，自然也不便承受，只得又退開一步，道：「我也是適逢其會，算不了什麼恩情，大娘快不要這樣，有話請起來講！」

三手婆婆至少磕了十七八個頭，才由蕭雲和金哥攙扶着站立起來，哽咽道：「錢爺！求你念在老婆子瞎眼殘廢，念在我女兒的生命下落不明，你救人救到底，千萬請留下來，我們趙家永世也不忘你的大恩大德……」

錢瑩淡淡地一笑，道：「大娘，你誤會了。」

三手婆婆愕然道：「誤會？」

錢瑩道：「我趕走歐陽玉嬌，並不是心，我自然會設法將他們引開，不會碍事的。」

話音猶在耳際，人已遠去。

三手婆婆倚門傾聽，果然沒有發覺天醜幫的人現身，却清晰地聽見錢瑩的脚步聲越過了籬笆。

一個人手裏托着一口木箱和一具屍體，脚步聲竟如此輕盈，其內功的深湛，不難想像。

再證以詭異奇絕的「大悲截脈手」法，「錢瑩」二字的語音，三手婆婆幾乎可以肯定這位神秘的房客，就是名滿江湖的「乾坤一絕劍」所化身。

「乾坤一絕劍」若是自己的朋友，這靠山當然又遠在百花宮之上了……

三手婆婆想到這裏，不覺得意地笑了起來，喪夫之痛，早已置諸腦後。

錢瑩托着木箱轉過巷口不遠，立刻加快脚步，橫過大街，奔入另一條巷子。

巷子內有一棟陳舊的樓房，黑漆大門已經龜裂剝落，深深的院子，遍地集葉的小徑……縱然在大白天，也顯得有幾分陰森。

錢瑩到了樓房門外，輕敲銅環——先三，後二，再三，略停片刻，又重疊了兩遍。

黑漆大門「呀」然而開，錢瑩閃身跨入，立即反手掩閉了門扉。

門內的人伸手接去木箱，將箱子順手豎立在門後，敢情箱子竟是空的。

錢瑩低聲問：「人都回來了嗎？」

應門的人答道：「全回來了，歐陽姑

貨貨主，才決定離開這裏？」

錢瑩默然片刻，道：「是的。」

三手婆婆肅容道：「錢爺，請恕我老

爲了要救誰，只是不許他們騷擾我住的地方，怕他們覬覦我的贖貨，所以，你根本不必謝我。」

三手婆婆道：「可是——」

錢瑩不等她說完，接着又道：「再說，咱們當初有言在先，我一尋到贖貨貨主，隨時就要離開，因此，你也根本不必留我。」

三手婆婆張着口，却已不知該說什麼了。

錢瑩又道：「現在我話已說完，應該走了，天醜幫的事，希望你們各自小心應付，好自爲之。」

話落，又轉身欲行。

三手婆婆突然道：「錢爺，能讓老婆子再請問幾句話嗎？」

錢瑩駐足道：「你問吧！」

三手婆婆回頭對蕭雲說道：「我有幾句話想跟錢爺談一談，能否請公子和金哥兒……」

蕭雲只求留住錢瑩，忙道：「好，我們去門外瞧瞧，看天醜幫那些醜鬼有什麼埋伏。」

於是，帶着金哥由後門退了回去。

三手婆婆的臉色變得十分凝重，側耳傾聽，直到確定蕭雲主僕已經離開了後門，才緩緩道：「錢爺想必已經知道我瞎婆子的身份了？」

錢瑩點點頭，道：「不錯。」

三手婆婆道：「你已經找到了贖

錢瑩點點頭，道：「不錯。」

三手婆婆道：「你已經找到了贖

娘担心人多得眼，已經吩咐十八龍散了，只留下四鳳在大廳中等候。」

錢瑩點了點頭，逕自循着集葉遍地的小徑，進入了樓房大廳。

廳中果然有一男五女在等候，女的竟是歐陽玉嬌和「天醜四鳳」，那男的赫然是趙公玄。

男女六個人，一見了錢瑩，都站了起來。

錢瑩擺一擺手，說道：「坐！大家坐下來談。」

幾個人圍着一張八仙桌子坐下，歐陽玉嬌得意地笑道：「錢大哥，咱們今天這齣戲演得不錯吧？」

錢瑩點頭笑道：「唱做俱佳，表演得的確不錯，不僅瞞住了百花宮那位少宮主，連三手婆婆也深信不疑。」

那貌似趙公玄的男子急忙問：「她有沒有說出王府藏珍的秘密？」

錢瑩道：「還沒有，不過，既已使她相信，遲早一定說出來。」

歐陽玉嬌笑道：「總算不枉咱們這番苦心設計，王府藏珍非咱們莫屬了。」

錢瑩突然收斂了笑容，凝色道：「咱們也不能高興得太早，這祇是第一步的成功，今後的發展還難說得很。」

歐陽玉嬌道：「那怎麼會呢？三手婆婆已經被認定你就是乾坤一絕劍，又把你當作是趙公玄的朋友，事情還有什麼變化不成？」

錢瑩道：「三手婆婆十分精明，能瞞她一時，絕對無法長久瞞騙下去，何況，費天祥就在左近，百花宮宮主也將隨後趕到。」

到，真正的天醜幫門下，也會隨時出現，這些人，沒有一個是好對付的。」

歐陽玉嬌道：「那咱們就得打鐵趁熱，趕快下手呀！」

錢瑩輕輕領首，道：「對！正是打鐵趁熱——」

微頓，轉向那貌似趙公玄的男子道：「林一葦，這件事還得咱們兩人合計合計，應該用什麼方法進行比較妥當。」

林一葦道：「但憑錢兄吩咐。」

錢瑩道：「我已約好三手婆婆，今夜子時在廢園中見面，她必然會問起趙公玄的生死，咱們要如何回答才好呢？」

林一葦笑道：「這個容易，反正她眼睛看不見，就由小弟冒充趙公玄，相信她認不出來。」

「不！」錢瑩神色凝重地搖搖頭，道：「正因為她眼不能見，很可能，就認出你是假冒的。」

林一葦道：「哦？」

錢瑩道：「一個眼睛的人，耳和手太多遠比平常人敏銳，頭腦也會比常人冷靜，你的外貌雖然跟趙公玄很相似，那只能騙騙小蘭和玄機堡主夫婦，對三手婆婆反而不能發生作用。」

林一葦愕然無語，因為，這的確是實情。

錢瑩接着又道：「何況，三手婆婆和趙公玄是夫妻，少不了有許多閨房秘密，你無法知道，她只要略一盤問，就會問出破綻了。」

林一葦喃喃道：「那……那錢兄的意思以為該怎麼辦呢？」

何？」

錢瑩道：「現在距離午夜，還有將近七個時辰，咱們必須利用這段時間，設法查證出推斷是否正確。」

歐陽玉嬌訝道：「向誰去查證？難道當面去問三手婆婆？」

錢瑩道：「當然不能去問她，但是，有一個人，或許知道這件事，即使不知道，有了這人在咱們手中，也可以使咱們得到三手婆婆的信任。」

歐陽玉嬌急問：「那個人是誰？」

錢瑩一字一字道：「小蘭。」

歐陽玉嬌哦了一聲，道：「可是，她已經落在百花宮手中了呀……」

錢瑩毫不思索地道：「想辦法救她出來。」

歐陽玉嬌望其餘五個人，竟沒有接口。

顯然，她心裏對百花宮有顧忌，認為要從百花宮手中救回小蘭，可不是一件易事。

錢瑩好像早已猜到了她的顧忌，淡淡一笑，道：「剛才咱們還在說，打鐵要趁熱，目下百花宮在太原府的人手，只不過費天祥和四五名護花使者，如果不及早下手，等百花宮主親自趕到後，事情就不好辦了。」

六個人沉吟了一會，林一葦首先開口，道：「錢大哥，你說該怎麼下手吧！你怎麼吩咐，咱們就怎麼辦。」

錢瑩斜視歐陽玉嬌，含笑笑道：「歐陽副幫主有什麼意見嗎？」

歐陽玉嬌說道：「咱們當然是全都聽

錢瑩沉吟道：「我正為這件事為難，咱們若說趙公玄仍然活着，怕你會露出馬脚，若說趙公玄已死，又怕三手婆婆失望之餘，不肯吐露王府藏珍的秘密，這兩種方法，各有利弊，令人實難取捨。」

大家聽了他這番分析，不禁都沉默下來。

錢瑩的顧忌非但遇到，而且合情合理，如果直認趙公玄已經死了，三手婆婆勢必會追問死因，也極可能減低對錢瑩的信任，因為人死無憑，無論錢瑩編造的理由多麼動聽，總是一面之辭，要想贏得三手婆婆的絕對信任，只怕就不容易了。

幾個人都在皺眉思索，竟想不出一條兩全之策。

歐陽玉嬌嘆了一口氣，道：「看起來容容易易一件事，沒想到還會有這許多麻煩，依我說，王府藏珍既然就在晉王府的廢園中，咱們索性多召些人手，將廢園整個給拆過來，或者將三手婆婆擒住嚴刑迫問，不怕找不到那些藏珍……」

林一葦連忙搖頭道：「這種事怎麼可以任性胡來，若像你說的這麼容易，王府藏珍早就給人得去了，還會留到今天？」

歐陽玉嬌道：「提到王府藏珍，我倒有一點疑問想不通。」

林一葦道：「什麼疑問。」

歐陽玉嬌道：「據說王府藏珍價值連城，當年的晉王就是為了不願交出藏珍，才獲罪被抄家的，可對？」

林一葦道：「對呀！」

歐陽玉嬌道：「既然晉王不惜獲罪抄家，連皇帝老子都無法得到的東西，三手

你的。」

錢瑩點點頭道：「很好，事不宜遲，你立刻去召集人手，咱們現在就動身。」

歐陽玉嬌站了起來，却遲疑着道：「咱們就這樣明火執仗的去搶人？」

錢瑩道：「你不必動手，只須依禮去拜訪，向費天祥要人就行了，你可以說，天醜幫昨晚必報，小蘭曾殺死幫中弟子，必須抵罪。」

歐陽玉嬌說道：「可是，費天祥這個挺跋扈的人，萬一，他不買賬，翻臉動手手……」

錢瑩微笑道：「放心好了，他絕不敢動手。」

說到這裏，放低了聲音，向歐陽玉嬌耳邊密語了一陣。

歐陽玉嬌似乎半信半疑，也低聲道：「真的能行嗎？費天祥的眼睛可沒瞎！」

錢瑩沒有再作解釋，只揮揮手，道：「你先去準備吧，照我的話去做，包準沒有錯。」

歐陽玉嬌終於鼓起勇氣，帶着「四鳳」匆匆走了。

費天祥一向養尊處優，不慣於隱匿形迹，下榻之處，乃是太原府最豪華的飛雲客棧。

飛雲棧共有前後五進院落，庭園分隔，宛如巨宅，單是侍候客人的店夥，就有近百人之多。

費天祥住的最後一座院子，併排四間精舍上房，院中設有魚池假山，花木掩映，又清靜，又舒適。

婆婆只是一名傭僕，她怎麼會知道這樁秘密？」

林一葦道：「三手婆婆屈身為奴，就是為了探查這樁秘密，她在王府待了這麼多年，至今尚且不肯離開，當然是已有眉目了。」

歐陽玉嬌道：「如果她已經探查出藏珍的秘密，她為什麼不取了藏珍遠走高飛？為什麼還留在陋巷中受這份活罪呢？」

林一葦笑道：「這自然是緣故的，或許她為了眼睛行動不便，或許藏珍為數太多，她無法獨力取走……總之，她一定不得已的苦衷，才會貼出那種古怪的招租紙條，希望召引趙公玄起來相助。」

歐陽玉嬌道：「你是指她將兩間閣樓出租的事？」

林一葦道：「不錯，那兩間閣樓又悶又窄，却要租幾十兩銀子，天下有誰肯租那種房間，其實，三手婆婆招租是假，那招租紙條，只是她跟趙公玄早已約定的聯絡暗號而已……」

他們在談論的時候，錢瑩一直沒有開口，始終在緊皺眉頭，默默沉思。

林一葦提及招租紙條的事，錢瑩突然心中一動，低呼道：「有了——」

衆人都大感興奮，急忙追問：「怎麼樣，有什麼妙計？」

錢瑩先不說出心裏的計劃，却反問道：「你們可曾想到一件事，趙公玄和三手婆婆既是夫妻，為什麼三手婆婆為王府藏珍屈身為奴，潛居晉王府這許多年，趙公玄何以沒有回來太原？」

六個人都被這話問住了，面面相覷，

小蘭被囚禁在靠右邊第一間上房內，由四名「護花使者」輪流看守，費天祥倒沒有過份虐待她，只點了她四肢穴道，放在床上，身上蓋着錦被，狀如熟睡。

時方過午，費天祥有午睡片刻的習慣，飯後正擁被高臥，一名「護花使者」進來通報：「舅老爺，有客人來拜會。」

費天祥揉揉眼睛，撐起身子問：「來的是什麼人？」

使者回答道：「不認識，據小二傳話，是一位姓趙的趙老爺。」

「姓趙的？」

費天祥皺皺眉頭，一面起床整衣，一面隨口吩咐道：「去問問他備了名帖沒有？先將名帖送進來，總不能連個名字都沒有就要我見他。」

使者雙手奉上一個拜盒，道：「有一拜帖在這兒，請舅老爺過目。」

費天祥接過來打開一看，臉上頓時變色，脫口道：「啊！白骨爪趙公玄？」

那名使者也驚呆了，他做夢也想不到，外面那個不起眼的老頭，竟會是江湖黑道中赫赫有名的白骨爪趙公玄。

費天祥用力擺了擺頭，力持鎮靜道：「一人呢？」

「在院子門外等着。」

「請——」

使者應諾着剛要走，費天祥又叫住道：「慢着。先通知各位護花使者攜帶兵刃嚴密戒備，再讓他進來。」

那名使者匆匆領命退去，不片刻工夫，四名壯漢各攜兵刃魚貫而入，分立於費天祥左右。

錢瑩胸有成竹地笑了，道：「關係太大了，如果咱們這個推斷正確，今夜只須一番說詞，必定能獲得三手婆婆的信任，否則，就得大費週章，還說不定能不能成功。」

林一葦問道：「錢兄的意思，準備如

誰也回答不出。

錢瑩道：「王府藏珍的秘密，是趙公玄生前不慎洩漏出去的，同時，他和三手婆婆既然早已約定了聯絡暗號，足證他們夫妻對王府藏珍早就存着覬覦之心，但這些年來，趙公玄從未到過太原府，甚至不知道三手婆婆的眼睛瞎了，這又是什麼原因？」

大家更胡塗了，歐陽玉嬌忍不住道：「錢大哥，你究竟發現了什麼，就請爽快說出來，何苦跟咱們打這些啞謎呢？」

錢瑩正色道：「不！這不是打啞謎，咱們要想得到三手婆婆的信任，就必須知己知彼，先瞭解他們夫妻間，有些什麼隱密。」

林一葦苦笑道：「錢兄，你想到什麼就告訴咱們吧，咱們這幾個腦袋瓜兒湊在一塊，也抵不上你半個。」

錢瑩道：「凡事有果必有因，趙公玄臨死之前，吐露了王府藏珍的秘密，這證明他對王府藏珍早已知悉，可是，他為什麼不來太原府？還得等三手婆婆以暗號相召？以情推斷，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他們夫妻曾為某一件事反目，三手婆婆携女潛來晉王府為傭，趙公玄根本不知道。」

歐陽玉嬌道：「就算是這樣，又跟今夜的約會有什麼關係呢？」

錢瑩胸有成竹地笑了，道：「關係

百花宮的護花使者，本來都有同樣顏色的武士衣，但因這次前來太原事屬秘密，所以未穿着同色制服，只在外衣左胸上，各佩着一朵很小的珠花，藉以識別。

費天祥帶來的護花使者共有六名，除了一名擔任應門通報的工作，另外一名負責看守小蘭，其餘四人全部召來戒備，可見他對白骨爪趙公玄的突然到訪，內心實有無比的震驚。

假冒趙公玄名號的林一葦緩步走進來

其人其事

李小龍的秘密武器

慧心

李小龍雖然離開了塵世，可是，他的武功以及他在影片方面的表現，都很有份量，深入人心，不但研究功夫的人把他看做最良好的榜樣，苦心學習，就算西洋拳或者摔角手，都認為他是個了不起的人，事實上李小龍在美國長堤空手道比賽中奪取冠軍，是不容易的，有許多體重超過一百八十磅的高手跟他過招，但卻打輸，他僅有一百四十磅而已，後來他因為拍片太過辛苦的關係，體重直線跌落，最輕的時候僅得一百二十六磅左右，但仍可以戰勝任何一個挑戰的人，由此反映出他的氣力跟其他練武的人不同，即使是瘦削下來，仍有份量，甚至可以說，他再瘦一點，也有力量擊倒強敵，如果他稍為發胖，也是可以打倒敵人的，在這方面說，較胖

或較瘦，不成問題，他特別重視的是指，掌，腕，以及兩隻手臂的前半截，當然的，他的腿勁和腰勁，另有很高的成就，不過，脫光了衣裳看看，他仍是很威猛的，伸出右手來，前半截的手臂愈上愈粗，恍如一條巨柱，至於後半截的手臂，却比較消瘦，跟舉重得到的肌肉大不相同，想研究李小龍身上的肌肉和骨節有何特徵，最好就是從精武門去觀察，因為他在該片把他的身型多次展露出來，讓觀眾看得清清楚楚，不知道他如何揮拳踢腳，而且可以看見他打鬥的時候身上的肌肉有甚麼變化。

李小龍的身體絕對不是大個子那一類，如果他不練武，可能更瘦，從頸子看得到他曾經苦練，不過那條頸子仍是瘦的，伸長了頸子，有點像鶴形，

腕部開始，伸展到較高之處，俱是突出的，那些肌肉有如一條長長的帶子，看來就像是他喜歡練習的兩截棍，至於大胸肌，上臂二頭肌這兩處，却不怎樣突出，那是他跟健美先生的肌肉所差異的地方，他沒有談及過舉重，大概他從練功的一天開始就沒有舉重的，免得上臂肌肉太過發達，阻礙了出擊的速度。

中國的功夫，一掌打出，有五種力度，當然的，以拳頭接觸之處最為重要，故此，握拳要非常結實，指節骨固然要硬，整個手掌也要結實，那一拳才有資格稱做鐵拳。

再其次，手腕必須闊大粗壯，以李小龍的身型而論，實在不能夠配上那麼大的前臂和手腕，可見他集中力量在這一部分加以嚴格的訓練，而且有很長的時期練習。

第一種打擊的力度是拳頭本身，如果加以訓練，手腕也有力，再進一步那就是前臂的力量同時發揮出來。前臂即是上半截的手臂，沒有練習過功夫，打不出這種氣力的，要是更為精進，就把肩膀的力量也打出來，最後的一種是腰勁，只有認真出色的拳師然後可以一掌打去，把腰勁，肩勁，臂力，腕力，和拳頭本身之力一齊打出。

如果五種力量同時打出去，這一拳就沉重得多，李小龍曾經在加拿大的拳力測驗機打過一拳，重達三百五

，故意低着頭，將帽沿壓在眉際，使人無法看見整個面貌，然後，向費天祥遙遙一抱拳，冷聲冷氣地說道：「這位就是費老弟吧？」

費天祥已被他氣勢所奪，連忙拱手說道：「不敢，在下正是費天祥，趙兄，請坐……」

林一葦道：「不必客氣，趙某只是來跟費老弟談幾句話，說完就走。」

費天祥道：「趙兄是貴客，既然有話

賜教，就請坐下來談吧。」

接着，便吩咐左右：「快替趙爺設座奉茶！」

護花使者應諾安好座椅，奉上香茗，林一葦也不再客套，大馬金刀地坐了下來，半昂着頭道：「費老弟，我跟你雖然沒見過面，跟貴宮蕭宮主却算是舊識，彼此不外，若有什麼失禮的地方，老弟休放在心上。」

費天祥忙道：「是！是！趙兄有話，

絕對不是虎背熊腰那一類的彪形大漢。

那麼略帶瘦削的一個武林中人，能够打敗許多英雄好漢，確是一件奇事，雖然他的腳法極為靈活，出手快而沉重，但仍要有足夠的力量揮打，事實上兩人打鬥，極少是完全沒有給對方打中的，他有時會給人打中要害亦未可料，不過他能够捱得起，至於他出手傷人，純然是他能够把渾身氣力集中一點，然後出擊，雖然他沒有說個明白，但從他展露身形那種姿勢看來，他似苦練過中國古代武功的易筋經或鐵布衫，甚至兩種一齊練習。

李小龍的確是認真練習的，在精武門該片可以看出來，他忽然鼓足氣力把上半身的肌肉抽起來，可以看出他兩邊的胸肌突出，腹肌也突出，從頸子與喉核之間開始伸展到臍孔，有條黑線，表示該處陷入，亦即反映出附近的肌肉突出來，肩膊的兩頭肌也突出得很厲害，最古怪的是前臂，從

厲害得多。

李小龍對點穴有頗深的研究，他認為古代傳下來的一指戳傷敵人的所謂點穴，太過神秘，而且說得相當模糊，如果能够用指頭戳傷對方的話，那麼，改用拳頭出擊，豈非是更快更準？

故此，他覺得點穴只是誇張穴道的秘密，跟手指或手掌又或拳頭去攻擊並無關係。

他不否認中國的穴道另有一種特色，超過人體生理構造之上，可是，他認為有許多致命的傷害，不必理會它是否穴道，該處受擊，對方就無法支持，他的截拳道有一個很大的作用，每一拳或一脚都向對方的神經叢以及血管網密集之處攻擊，務求一招取勝。

截拳道含有截擊的意思，希望在敵人剛剛發動而未碰着自己的軀體之前，半途出擊，比較對方更快的發招，佔盡上風。

截拳道還有另外一手本領，一掌打出，收回了一半就打另外一掌，所有拳或掌不必收到貼腰然後再打，故此，他能够同時擊敗十個八個人，看來好像虎入羊羣。

跟高手作戰，他往往用低腳出擊，那是他獨到之處，能够獲得空手道搏鬥的錦標，全靠低腳，他連勝三次，俱是用低腳踢中對方膝蓋骨的，低腳就是他的秘密武器。

但請明教。」

林一葦道：「我為了一點私事，多年前與拙荆失散，拙荆失却依靠，帶着小女投身在晉王府中……這件事，費老弟大約已經知道，不需我再贅述了？」

費天祥陪笑道：「是的，費某也是最近才知道。」

「聽說費老弟今天跟拙荆見過面？」

「見……見是見過，因為，費某的外甥……」

「見過就好！」林一葦搶着道：「自從今天費老弟去過拙荆居住的木屋，小女小蘭就失了踪，趙某人現在就是為小女之事而來的。」

費天祥微驚，道：「趙兄的意思，莫非懷疑令媛失蹤的事跟費某有關？」

林一葦冷冷道：「這不是懷疑，而是已經認定跟你費老弟有關。」

費天祥變色道：「趙兄不是說笑話吧？你我無怨無仇，我怎麼會……」

林一葦道：「正因為你我無怨無仇，趙某才備帖拜訪，以禮相見，否則，就不是這種情形了。」

費天祥默然片刻，苦笑道：「趙兄，這件事一定是一場誤會。不錯，我今天的確去過大嫂居住的木屋，而且跟大嫂和小蘭姪女都見過面，但我是為了找外甥蕭雲去的。」

林一葦接口道：「無論你去找誰，趙某只知道你費老弟去過之後，小女就失了踪，即令事屬巧合，你費老弟也脫不了嫌疑。」

費天祥笑笑道：「有一件事，趙兄可

能還不知道，你若知道，就決不會跟小弟發這麼大的脾氣了。」

林一葦道：「什麼事？」

費天祥道：「舍甥蕭雲如今已拜大嫂膝下，並且跟令媛小蘭姑娘感情甚好，咱們彼此是乾親，將來可能就是一家人，趙兄請想想看，小弟我再胡塗，還能對未來外甥媳婦不禮貌嗎？」說完，哈哈大笑。

林一葦却没有笑，故作皺眉道：「這件事怎麼沒有聽拙荆提起過？」

費天祥笑道：「那一定是大嫂忘記告訴了，趙兄不信，可以回去問問大嫂。」

正說着突然聽見附近傳來一聲悶哼。林一葦霍地站起身子，沉聲道：「這是什麼聲音？」

費天祥也心頭暗暗吃驚，表面却不得不故作鎮靜，含笑道：「沒有什麼，隣室住着百花宮一名屬下，在途中感染了一點小病，大約是他在呻吟……」

一面對身邊五名護花使者施了個眼色，吩咐道：「你們去兩個人到那邊看看，叫薛超忍耐着些，我這邊正有貴客，這樣哼哼嚶嚶的像什麼話！」

兩名護花使者答應着要走，却被林一葦攔住，道：「不必責怪他了，趙某正想告辭。」

費天祥忙道：「趙兄是稀客，怎麼不多坐一會兒，咱們喝兩杯好好聊聊。」

林一葦拱手道：「盛意心感。不瞞你，你老弟說，趙某只有小蘭一個獨生女兒，人未尋回，寢食難安，適才太過情急，多有失禮，待趙某回去問過拙荆之後，改日再當面致歉。」

(未完)

那時，轎子離山崖下的江面，還有二十來丈高下，血雷宮中的高手，一見轎夫躍下，心中還都在想，那可是自尋死路了。

却不料轎子直向下墜去，等到在離水面兩三丈高下之際，轎兩旁，突然揚起了巨翼也似的兩片木板，下落之勢，登時緩了一緩，穩穩落在水面之上。

而且，抬轎的那個六個人，立時自木板之上，取下了槳來，剎那之間，運槳如飛，等到血雷宮中的人看出不妙，追下來之際，早已划遠了！

血雷宮中的人，自然知道，江水湍急無匹，對方既然順流而下，那是再也追不上的了，而且，鬼母雲飛娘，也未見追出來，也未聽得鼓聲催促追敵，俱不知鬼母是何用意，也都未曾向前追去。

謝英傑在轎子之中，如同身在一葉快舟之中一樣，過了好一會，才覺出胸前一股大力撞來，登時一驚，剛挺了挺身子，便聽得龍門幫主道：「別動，江水湍急，要是跌進江中，倒也不很好玩。」

謝英傑悶哼一聲，道：「你跌進江中，自然不很好玩，但我却未必，總比悶在你對面的好！」

龍門幫主「嘿」地笑道：「你也不是第一次落在人家手上了，你放心，我絕不會虧待你的！」

謝英傑略挺了挺身子，道：「我武功不高，身上也沒有甚麼武林中的大秘密，你拚着得罪幾個這樣厲害的高手，將我捉了來，爲了甚麼？」

龍門幫主笑道：「自然是爲了鬼母的女兒，想嫁給你，你知道，鬼母只有這樣的一個寶貝的女兒，她女兒如要天上月亮，鬼母也會替她摘下來，你落在我的手中，當真是奇貨可居麼？」

謝英傑嘆了一聲，呆了半晌，又道：「我武功低微，金虎堡主有甚麼野心，與我何干，你留住我又有何用？」

龍門幫主「呵呵」笑了起來，道：「你和鬼母的女兒，在金虎堡中，偷了一件東西出來，是不是？」

謝英傑苦笑道：「是，但是這件東西，根本我找不到，就被雲飛娘搶了去。」

龍門幫主道：「不錯，所以我才要留着你，等雲飛娘那東西，前來換人！」

謝英傑聽得龍門幫主那樣說法，不禁又好氣，又好笑，道：「那東西，叫作『竹笈秘寶』，據說，在那竹筒之中，有昔年崑崙絕頂，天下二十一位絕頂高手，暢論內外各門武功的記錄在內，學武之人用心參閱苦練，武功便可超凡入聖，她如何肯與你換我？」

龍門幫主笑道：「那可難說得很，一個女子，若是喜歡了一個男人，爲他捨却性命，也是等閒事，何況那本來不是她的東西？」

謝英傑心中氣悶，乾脆不再出聲，龍門幫主也沒有說話，過了一個來時辰，轎子突然震動了一下。

轎子在震動了一下之後，忽然停下來了，緊接着，彷彿整頂轎子，已然離水上岸，又開始移動，謝英傑心中極亂，他不知道何以雲蓮要喜歡自己，他也不知道雲蓮是怎樣美貌的一個姑娘，在他思潮起伏之間，他只想到了「竹笈秘寶」中的武功，那可以說一生再無憾事了！

然而現在，他却已落入龍門幫主的手中，龍門幫主的相貌如此奇特，絕非中土人士，武功又高，看來自己萬萬逃不出去，只有等雲蓮來救自己了！

啊！」

謝英傑一聽，心中實是驚極，可是，他明知發作也沒有用，是以又強忍了下來，龍門幫主又道：「鬼母這次，借着替女兒完婚爲名，竟請了那麼多武林高手，到他血雷宮去，並且還許下每人一顆血蓮子的好處，我看，是別有用心！」

謝英傑只是在盤算自己的處境，如何可以脫身，龍門幫主在說的那些話，他根本沒有聽進去。

龍門幫主却自顧自地繼續道：「鬼母要是胸懷大志，那麼可以預料，將來江湖之上，除了金虎堡之外，就是血雷宮的勢力了，我既爲龍門幫主，總得替龍門幫做點事，來個鼎足而三，也是好的！」

謝英傑聽到這裏，才陡地一驚，「哼」地一聲道：「你倒想得真好，武林中那麼多高手，各大門派，人材輩出，怎麼只有三股力量！」

龍門幫主「呵呵」笑了起來，道：「這些年來，正邪各派，有許多高手，突然之間，無緣無故，不見了蹤跡，到甚麼地方去了？」

謝英傑心中陡地一動，想起了在金虎堡中所見的情景來，說道：「到：金虎堡去了！」

龍門幫主又是一笑，道：「若是我告訴你，我手中有金虎堡之內，各門各派高手的全部名單，你信是不信！」

謝英傑連想也不想，立時說道：「當然不信！」

龍門幫主冷笑道：「你不信，是爲了沒有人可以隨意進出，將消息給我，是不是？」

謝英傑明知身在黑暗之中，可是他還是點了點頭。

謝英傑才一點頭，龍門幫主居然像是立即看到一樣，笑了起來，道：「你只知道飛鴿可以傳書，自然不知，大洋之極東，另有一片天」

謝英傑一直在胡思亂想，那頂轎子，也一直向前飛掠而出，轎中黑暗，謝英傑開始時還心煩意躁，可是漸漸地，只覺得一股異香，聞得人渾體舒泰，沉沉欲睡，不一會，全身發軟，睡了過去，甚麼也不知道了。

如今却說在血雷宮之中，不多久，大殿之中，氣氛便熱鬧起來，音樂吹打聲中，只見尉遲鳳換了一身華服，由兩個人扶攙着，走了出來。

鐵閭王尉遲鳳一換上了新郎官的裝扮，只見他神情尷尬之極，大有坐立不安之態，可是爲了要討銀姑做老婆，只得強忍着。

不一會，銀姑也換了衣服，頭上罩着紅巾，由兩個少女，扶了出來。

大殿中衆武林高手，想到這兩個男女魔頭，居然一旦成了夫婦，無不感到好笑，血雷宮中的侍者，更將山珍海味，窖藏美酒，川流不息奉客，一時之間，大殿中曾發生過的變故，俱皆丟至腦後。

一直到暢飲了幾個時辰，忽然聽得皮鼓聲，又「蓬蓬」響了起來。

皮鼓聲一响，衆人才發現，鬼母雲飛娘母女兩人，不知甚麼時候，已離開了大殿，等到衆人發現了這一點，抬頭四顧間，皮鼓聲已更是急响，突然之間，只聞得一股沁入肺腑的清香，傳了過來，人人爲之精神一爽，一時之間，人人都靜了下來。

就在這時，皮鼓聲也靜了下來，只見雲飛娘和雲蓮，母女兩人，並肩走了進來。雲蓮的雙手之上，托着一隻徑可三尺的玉盤，在那玉盤之上，放着二十隻，如拳頭大小，其色殷紅的蓮蓬，每一隻蓮蓬，皆有十二顆蓮子，那股令人精神大振的清香，便是玉盤中的蓮蓬所發出來的。

利那之間，大殿之上，人人面有喜色，因

地，叫麻客加意，該地土著，膚色如漆，其地有一種鳥，小才如指，飛行快絕，金虎堡中就有人的人，用這種蜂鳥，和我傳遞信息。」

謝英傑陡地吸了一口氣，這龍門幫主所說的一切，在他聽來，簡直匪夷所思，聞所未聞，他呆了片刻，才道：「你又怎麼知道？」

龍門幫主道：「我足跡遍天下。你們所謂天下，不過是西起崑崙，東至東海，南至百越，北及大漠而已，又怎知道，除此而外，仍有世界？」

謝英傑驚駭道：「那你——」

龍門幫主笑了起來，道：「你不覺得，我說起話來，略見生硬麼？」

謝英傑又不由自主，點了點頭，就在此際，眼前忽然一亮，謝英傑一眼看見，對面坐着一個怪人，其人身形極其高大，一頭金髮，鬚曲有皺，雙目深陷，眼珠竟是碧也似藍，鼻高如刃，一蓬虬髯，也是金光閃閃，膚色却白得出奇，更奇的是，雙手手背，以至手臂之上，也全是金光閃閃的短毛，乍一看來，簡直難以分辨得出，他究竟是人是獸！

謝英傑張大了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龍門幫主却笑了起來，道：「你放心，我和你一樣是人，並非鬼怪，但天下之大，人種有異，你自己見識少，所以少見多怪而已！」

謝英傑心中雖是駭然，但是看來，對方態度倒還和善，便試探着問道：「那麼，你……從那裏來？」

龍門幫主笑道：「和你說你也不明白，告訴你，我離家已久，在天竺習藝，習的倒是達摩旁支，上乘的功夫，來到中國，也有十餘年了！」

龍門幫主講到這裏，轎內的光芒，又突然消失，剛才光芒乍起之際，謝英傑被龍門幫主奇異的外貌所吸引，竟未曾注意那光是從何而

爲雲飛娘已實踐諾言，真的將稀世奇珍血蓮子取出奉客，看來，真是每人可以享用到一顆。鬼母雲飛娘和雲蓮，直來到大殿中心站定，這時，大殿之上，靜得鴉雀無聲，只聽得雲飛娘面帶笑容，道：「各位，血蓮六十載一結子，現在正好是成熟之期，承各位大駕前來，以之奉客，也是一大盛事！」

她講到這裏，只聽得劈劈拍拍一陣响，在玉盤中的那些蓮蓬，一起裂了開來，蓮子落在玉盤之中，亂轉亂滾，衆人看那蓮子時，粒粒渾圓，色淡淡青，隱隱有紅絲盤繞，座間見識再廣的人，以前也只是聽說過，都還是第一次見到。

而且，蓮子裂出之後，香味更是濃烈，那種香味，一鑽入鼻孔之後，便令人覺得心曠神怡，神氣清爽，由此可知，傳說血蓮乃是學武之士，補益內功的恩物，真是一點也不錯的。本來，還有些人，見血雷宮中，變故迭生，還頗有後悔有此一行的，但到了這時候，却莫不欣喜萬分，伸長了頸，望着那玉盤中，兩百來顆血蓮子。

鬼母雲飛娘仍是滿面笑容，道：「蓮兒，將血蓮子奉客，我看，先由新郎新娘開始！」

雲蓮身形飄動，衣袂微揚，身形極其輕盈，一閃已閃到了尉遲鳳的面前，尉遲鳳伸手便取了一顆，放入口中，連嚼也未嚼，便吞了下去，瞪着眼，道：「是甚麼味道也未嚐出來，再來一顆！」

他一面說，一面伸手再抓，可是雲蓮身形略閃，尉遲鳳便抓了一個空！衆賓客看到這種情形，一起笑了起來，有的道：「這才叫豬八戒吃人參果，囫圇吞了下來，有甚麼味道？」有的道：「你們當黑子蠢麼？他是特地如此，想多吃一顆！」

在衆人笑聲不絕間，銀姑也拈了一顆，放進了口中，雲蓮身形閃動，緩緩掠了過去，身

來，由何而去的。

這時，謝英傑的心中，奇詫之極，一時之間，實在不知該說甚麼才好。

龍門幫主又道：「現在，你總信我不是胡言亂語了？」

謝英傑吸了一口氣，道：「可是，在金虎堡的那些高手，只怕也不會再在江湖上生事的了！」

龍門幫主笑道：「人一學上了武功，就如同附骨之蛆一樣，如何能擺脫得掉？」

謝英傑聽得龍門幫主那樣說法，陡地一震，但是仔細一想，他說得雖然難聽，却也是實情，金虎堡中的那些武林高手，如今的情形，實是太不正常，無非是怯於堡主、少堡主的權威，才會如此，若是堡主有野心，將這些人組織起來——

謝英傑一想及此，不由得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失聲道：「金虎堡堡主是甚麼人，你知道麼？」

龍門幫主冷笑了，一聲，道：「你已知他女兒是誰了，怎會不知？」

謝英傑心中，陡地一動，雷紅嬰是金虎堡的少堡主，這一點已是毫無疑問的事了，如今龍門幫主又如此說法，那麼，金虎堡主也應該姓雷才是，可是，謝英傑却又想不起有一個武林高手是姓雷的。照金虎堡中的情形來看，金虎堡主的武功，應該遠在鬼母雲飛娘和那怪人之上，要不然，何以那麼多正邪兩派高手，一進了金虎堡之後，就會服服貼貼？那樣的武林高手，應該名震天下才是，如何會名不經傳？

謝英傑一想到這裏，又不禁想起那怪人來，那怪人的武功，如此之高，可是他究竟是甚麼來歷姓名。誰又能說得上來？看來，在江湖上名頭响亮的，其實還不是真正的高手，真正的高手，可能站在你的面前，你也不知道他是

形美妙，如行雲流水一樣，她所經過之處，每人都伸手拈上一顆，送入口中，有的細細咀嚼，有的服下之後，立時閉目運氣，有的屏氣凝神。須知在大殿之中，各門各派的高手都有，所習的內功，自然也不大相同，一時之間，只見有的人腹部起伏，有的人臉色倏紅倏白，胡三先生和北斗書生兩人，閉目而坐，頭頂之上，隱隱有白氣，冒了出來。各人雖然神態不一，但是顯然在片刻之間，在武學修爲上，都得到了極大的好處！

雲蓮這時，已回到了鬼母的身邊，鬼母衣袖一拂，在玉盤上拂過，將餘下的十幾顆血蓮子，收入袖中，雲蓮望着鬼母神情似頗憂慮。鬼母銳厲的目光，在大殿上各人身上，緩緩掃過，臉上帶着十分得意的笑容，而在雲蓮的臉上，憂慮之色，却越來越甚，低聲道：「娘，要是有人不肯答應——」

鬼母不等雲蓮講完，橫了她一眼，道：「住口，我自自有主意，何必你來多言。」

雲蓮又低嘆了一聲，低着頭，鬼母手略抬，立時有幾個人，抬着一張極大的交椅，來到了鬼母雲飛娘的身後，鬼母坐了下來，閉目養神。

約莫過了一個來時辰，大殿上各賓客，有的已恢復了活動，人人都是面有喜色，再過片刻，人人都已恢復常態，對鬼母的一片稱謝之聲，不絕於耳。

鬼母微笑着，由得衆人此起彼落地說着感激的話，她一言不發，等到衆人的聲音靜了下來，鬼母才道：「各位，我下帖子，請各位前來，除了參加小女的婚禮之外，還有一件大事，關係武林興衰，要與各位商量的。」

鬼母這句話一出口，大殿中各人都靜了下來，互相望着，一時之間，都猜不透鬼母有甚麼重要的話要說，但是各人適才，受了鬼母極

何等樣人！

謝英傑嘆了一聲，呆了半晌，又道：「我武功低微，金虎堡主有甚麼野心，與我何干，你留住我又有何用？」

龍門幫主「呵呵」笑了起來，道：「你和鬼母的女兒，在金虎堡中，偷了一件東西出來，是不是？」

謝英傑苦笑道：「是，但是這件東西，根本我找不到，就被雲飛娘搶了去。」

龍門幫主道：「不錯，所以我才要留着你，等雲蓮那東西，前來換人！」

謝英傑聽得龍門幫主那樣說法，不禁又好氣，又好笑，道：「那東西，叫作『竹笈秘寶』，據說，在那竹筒之中，有昔年崑崙絕頂，天下二十一位絕頂高手，暢論內外各門武功的記錄在內，學武之人用心參閱苦練，武功便可超凡入聖，她如何肯與你換我？」

龍門幫主笑道：「那可難說得很，一個女子，若是喜歡了一個男人，爲他捨却性命，也是等閒事，何況那本來不是她的東西？」

謝英傑心中氣悶，乾脆不再出聲，龍門幫主也沒有說話，過了一個來時辰，轎子突然震動了一下。

轎子在震動了一下之後，忽然停下來了，緊接着，彷彿整頂轎子，已然離水上岸，又開始移動，謝英傑心中極亂，他不知道何以雲蓮要喜歡自己，他也不知道雲蓮是怎樣美貌的一個姑娘，在他思潮起伏之間，他只想到了「竹笈秘寶」中的武功，那可以說一生再無憾事了！

然而現在，他却已落入龍門幫主的手中，龍門幫主的相貌如此奇特，絕非中土人士，武功又高，看來自己萬萬逃不出去，只有等雲蓮來救自己了！

大的好處，就算不想聽，也都要發出耐性傾聽的樣子來。

鬼母雙手放在交椅的扶手之上，看來氣派極高，她朗聲說道：「金虎堡的名頭，各位想必知道，小女曾混進金虎堡，有幸又逃了出來，各位絕想不到，有多少正邪各派的高手在金虎堡中。」

各人聽到雲飛娘一開口，就提起了金虎堡來，不由得都皺起了雙眉，在大殿中的衆武林高手，大都是從中原來的，金虎堡三字，在中原武林，有着無比的神祕力量，平時，就算是一等一的高手，在言談之間也盡量避免提及，以免惹起麻煩上身。可是這時，鬼母雲飛娘却分明要引導各人，去討論金虎堡的事！

在鬼母雲飛娘略一停頓間，只聽得有人道：「金虎堡堡壘森嚴，除非是人自行投進去，從不見金虎堡中人出來惹事，理他作甚？」

鬼母一聲冷笑，道：「若是閣下這樣想，那就大錯特錯了，據小女所知，金虎堡堡主，向不露面，凡事皆由少堡主和天地雙殺手主持，適才少堡主適才在此，才離去不久，武功如何，各位想必看到，照這情形看來，金虎堡分明是準備在收服衆多高手後，獨佔武林！」

各人聽得鬼母這樣說，心中更不是味兒，都感到鬼母還有更大的目的在後面未曾說出！

鬼母雲飛娘，僻處邊陲，自從早年離開中原之後，幾乎未曾履足中原一步，就算金虎堡的堡主，少堡主真有這樣的野心，也可以說事情與她無關，何必特地鄭重其事地提出來？

若說是鬼母好心，提醒各人，那麼，事不關己，她的神情，似乎又不必如此嚴肅！

一時之間，衆人竊竊私議，鬼母緩緩站了起來，道：「各位，我們有此一會，總算是相識，我有一個不情之請不知各位是否答應。」她這句話一出口，所有的人全靜下來，你

望我，我望你，不知道鬼母要大家做什麼。鬼母未語先笑，笑聲聽來，十分可親，可是接着，她所說出來的話，却當真是石破天驚，聽得所有的人，目瞪口呆！

只聽得鬼母道：「現在，在血雷宮中的高手，我看不會比在金虎堡中的少，這許多人，聚在一起，頗足難得，這是千載難逢，我們就今日在此誓師，推舉盟主，共征金虎堡，各位意下如何？」

這一番話，出自鬼母的口中，聽來彷彿十分輕描淡寫，但各人全是久歷江湖高手，自然一聽就可聽出，如果照鬼母的話去做，那麼，立時便是武林之中空前未有的一場大浩劫！

須知現在在大殿中，將近兩百位高手，幾乎已是武林中的精英，而在金虎堡中的高手，究竟有多少，雖然未能盡知，不過歷年來，無緣無故，忽然在武林之中，消聲匿跡，正邪各派的高手，究竟有多少，多少人的心頭，多少總有一點數。

要是真如鬼母的計劃，盡起如今在血雷宮中的高手，去和金虎堡中的高手相拚，不論那一方面得勝，俱使武林元氣大傷，而且最大的可能，是兩敗俱傷，這種事，如何行得通？

衆人在驚愕之餘，已聽得北斗書生一聲長吟道：「鬼母，多謝你以血運款待，但這件事恕難從命，而且我看千萬別行強脅從好！」

北斗書生神態飄逸，可是這幾句話，却說得十分強硬。他的話才一出口，只聽得鐵閭王大叫道：「鬼母，你雖是我的大媒，但這事我不幹！」

緊接着鐵閭王的呼叫聲，至少又有三四十人，異口同聲道：「鬼母見諒，恕難從命！」

一時之間，幾乎沒有一人，肯答應鬼母之請的！

鬼母雲飛娘站著，聽到衆人紛紛反對，她已拔而起。

當時，許多高手，已一起向鬼母湧了過來，等於已將鬼母圍在中心，鬼母身形拔起，一陣勁風過處，只聽得衆高手，呼喝之聲不絕，而鬼母的身法也真快，一閃之間，便已落在樑上。

尉遲烏大喊道：「你會輕功，旁人不曾麼？」尉遲烏這樣大叫，是由於他自己，實在不會輕功，可是就在他一叫間，銀姑雙臂一振，鳳冠霞帔，一起振脫，仍是一身銀光閃閃的衣服，身形筆也似直拔起，也已上了樑頭。

而和銀姑一起動作的人，還真不少，利那之間，少說也有十七八人，上了樑頭。

天南雙殘一左一右，挾住了雲蓮，身形掠起，却不是向上，而是向大殿的一角掠去，他們身形快絕，雲蓮的武功，照說也自不弱，可是被兩人決定，却是絲毫沒有掙扎的餘地。

天南雙殘一到了殿角，便立時轉過身來，背靠牆站定。他們那樣做，自然是爲了怕鬼母猝然出手，將女兒救了回去之故。

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雲蓮可以說是他們所有人的救星，若是雲蓮被鬼母奪了回去，那麼，他們這些人，除了聽命於鬼母之外，實在沒有別的辦法了！

這時，大殿之中一陣混亂，剛才一連串的變故，與之相比，簡直微不足道，只見鬼母一上樑頭，便發出了一下驚心動魄，令人心寒膽裂的冷笑聲來，手一揮，在她的手中已多了一根樹枝，那樹枝曲折盤虬，看來像是一個老樹根。已上了樑頭的各人，都知道鬼母的厲害，何況自身都已中了蠱毒，是以一時之間，也不敢妄動，這時，也大是疑惑，不知鬼母想作甚麼。

天南雙殘在殿角處，又在大喝：「要是

也並不發怒，只是微笑不語，在衆人的語聲之中，天南雙殘的語音最尖利，只聽得他們叫道：「血運也服過了，還留着幹甚麼，不如擲子放炮仗，散了吧！」

天南雙殘的話，雖然說得絕些，但是倒完全說中了各人的心意，只見天南雙殘，身形掠起，一閃之間，已到大殿門口。

其餘人，還覺得才得了人家好處，說走便走，未免不是道理，但是也沒有人在想這是非之地，多作逗留，有的還在說幾句客套話，有的簡直就跟天南雙殘身後，向大殿之外走去。

鬼母雲飛娘直到此刻，才緩緩地道：「各位暫請留步，等我將話說完，只管離去，決不扣留！」

天南雙殘身形倏停，怪眼略翻，一副不耐神態，但是總算停下來了，未曾再向外掠去。他們一停，跟在他們身後的一些人，也停了下來。

只聽得鬼母道：「我出身在苗疆，各位自然是知道的，只是，我曾是三花娘子門下，這一點，只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雲飛娘忽然之間，講出這樣的話來，聽的人，儘管莫明其妙，只有一人忽然發出了一下驚恐無比的叫聲來，衆人一起看去，只見那人頭大身小，生相十分奇特，有認得他的都知道他是雲南滇池東演，龍眠寺的龍眠上人。這龍眠上人武功並不甚高，但是在武林之中，人緣極好，而且爲人正直，武林之中，有門派糾紛，往往憑他一句話，就可以平息，更難得的，是不論正邪各派，黑白兩道中人，對他都十分尊敬，這自然是他數十年來，爲人剛正不阿所致。

這時，龍眠上人一叫，各人盡皆一怔，有好幾個人搶着問道：「上人，甚麼事？」

只見龍眠上人，面色慘白，伸手指着鬼母

再不敢解藥，我們一發力你女兒就沒命了！」鬼母坐在樑上，又是一聲冷笑，說道：「好！」

隨着她那一聲「好」字，只見她手一揚，「嗡嗡」兩聲響，兩點金星，閃了一閃，像是有甚麼東西，自她手中的那個樹根頭之中，飛了出來。可是那東西的去勢，快絕無倫，而且又小得幾乎非目力所能辨認，是以竟沒有一個

人看出那究竟是甚麼來，只見那兩點東西，直向殿角，天南雙殘所在處射去，看來像是兩枚暗器，但是照去勢來看，却又像是活物！這原是電光石火，一剎那間的事，衆人錯愕之間，那兩點金星，已飛到了天南雙殘的面前，天南雙殘一看這來勢，也當是暗器，心中還在好笑，以爲鬼母一定是看到女兒被制，方寸大亂，是以才會發暗器傷人，以自己的武功而論，還怕甚麼暗器？

兩人心中念轉間，內勁一逼，衣袖已然疾揚了起來，迎着那兩點金星，拂了上去。以天南雙殘的功力而論，內勁貫足了，衣袖拂起，已是堅如鐵石，就算向他們射來的暗器之上，蘊着極強大的力量，也可以將之拂開去的。

可是，就在兩人衣袖才一拂起之際，那兩點金星，突然又响起了「嗡嗡」兩下响，竟然向上一升，緊接着，在半空之中，劃了一個半圓，直撲向天南雙殘的頭部，去勢快絕，利那之間，已撞在天南雙殘的臉上！

天南雙殘一見這等情形，起先着實吃了一驚，可是眨眼之間，只覺得臉頰之上，輕輕被碰了一下，接着，便是微微一麻，並沒有甚麼其他的感覺，兩人不禁呆了一呆。

而就在這一剎間，衆人也已看清，那電也似疾，飛向天南雙殘前面的兩點金星，果然是活物，這時，正停在天南雙殘的面頰之上。

雲飛娘，口唇顫動，額上的汗珠，一顆接着一顆，直滾下來，竟然一點聲音，也沒發出來！

各人一見這等情形，心中更是駭然，望着龍眠上人，過了好一會，龍眠上人才又發出了一下慘叫聲，道：「各位，我們完了！」

這一下慘叫聲，聽來極其慘厲，人人心頭大震，但是却都不知龍眠上人爲何要這樣做，只見龍眠上人一面叫，一面站了起來，他站起的勢子實在太急，「砰」地一聲，將面前的桌子，撞出老遠。龍眠上人站了起來之後，踉蹌踉蹌，向鬼母走去，一直來到鬼母的面前，伸出手來，抓住了鬼母的手腕，厲聲道：「你：：你在我們的食物之中下了蠱？」

龍眠上人這個「蠱」字，才一出口，大殿之上，二百餘人，齊齊發出了「啊」地一聲驚呼，一時之間，不少人也立時想起，三花娘子究竟是甚麼人了！

在苗疆蠻荒之地，放蠱之法，流傳千年，那三花娘子，乃是金花娘子，銀花娘子，鐵花娘子的簡稱，苗疆四百七十餘寨，都奉三花娘子爲宗師，三花娘子放蠱的本領，各有不同，每人只傳授一人，三花娘子之名不易，一代接一代傳下去。剛才鬼母雲飛娘，說她年輕之時，曾從三花娘子習藝，旁人也還想不起三花娘子是何等樣人，但是一經龍眠上人提出了一個「蠱」字，却是提醒了各人！

只聽得雲飛娘「呵呵」笑道：「不錯，但是無形蠱，並不是落在食物之中，而是落在各位剛才得之唯恐太遲，吞之唯恐不及的血蓮子之上！」

三花娘子放蠱的本領，已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蠱的名堂，也不下千百種，大殿上各人，大都來自中原，自然不甚了解，也不知道「無形蠱」究竟是甚麼，但是鬼母既然已說得明明白白，在血蓮子之上落了蠱，可知大殿上每一

那東西其小如豆，雙翅閃閃生光，通體純金，看來像是一種毒蜂，兀自還在振翅。

而天南雙殘也只是呆了極短的時間，立時各自伸手，向自己的臉頰之上拍去，「拍拍」兩下過處，已將叮在臉上的兩隻金蜂拍死，攤開手掌來，「呼」地一聲，道：「就是這些技倆麼？」

鬼母第三次發出那種驚心動魄的冷笑聲來，道：「已經夠了！」

大殿上衆人，根本不知道鬼母這樣做，是甚麼意思，但突然之間，只聽得天南雙殘，齊聲怪叫！

鬼母雲飛娘剛才接連三下，所發出的冷笑聲，已然令人遍體生寒，駭然莫名，可是和這時，天南雙殘發出所呼怪聲來比，却是如小巫之見大巫，天南雙殘的那兩下慘叫聲，淒厲無匹，簡直如同兩根針一樣，直刺進人的心脾之中，令得人人都不免心驚肉跳，就是連胡三先生，北斗書生那樣的高手，都未能例外。

而且，緊接着，只見天南雙殘，鬆開了雲蓮，雲蓮倒像是早已知道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一樣，天南雙殘才一放手，她便皺着眉，身形飄動，向前掠了開去。

而天南雙殘在一鬆開了雲蓮之後，便反手扼住了自己的咽喉，喉間發出「荷荷」的聲响，從他們面上的神情來看，可知他們實是痛苦之極！

而且，他們兩人雖然早已退到了牆角，倚牆而立，這時却也站立不穩，「砰砰」兩聲，倒在地上，亂滾亂抖，而手却始終握在自己的頸上，雙眼越發突出。

大殿上衆人，看得這種情形，心寒膽裂，一時之間，沒有一個人出得了聲，而正因爲大殿之中，如此寂靜，是以天南雙殘喉際發出的那種怪聲，聽來也格外駭人。

個人，皆已中蠱，一時之間，只聽得呼喝之聲不絕，幾乎所有的人，全向鬼母湧來。

各人的呼喝聲中，加以龍眠上人的叫聲，最是淒厲，只聽得他叫道：「你爲甚麼要這樣做，快拿解藥來！」

鬼母雲飛娘冷冷一笑，道：「我這樣做，無非是爲了要大家同心合力，對付金虎堡的陰謀！」

她這一句話才一出口，天南雙殘首先一聲怪嘯，道：「拿解藥來！」

隨着這一叫，「呼」地一聲，兩人身形掠起，自圍住雲飛娘衆人的頭頂之上掠過，一伸手，就向雲飛娘的面門，抓了過去！

他們兩人，出手快絕，絕難使人想到，他們會是兩個殘廢人，而且一出手，就攻向雲飛娘的面門要害，雲飛娘的身子立時向後一閃！可是，却料不到，天南雙殘如此凌厲迅疾的一招，竟是虛招，雲飛娘才一退，兩人手一變，只聽得雲蓮一聲驚叫，簡直連避開的機會都沒有，便已被天南雙殘，一個自左，一個自右，以「修羅七式拿穴法」中的一招「左牛有馬」，將兩邊腰際的軟穴扣住。

天南雙殘一制住了雲蓮，立時叫道：「不必怕，制住了她女兒，不怕她不拿解藥來！」

當天南雙殘猝然動手之際，又有好幾個高手，一起發動，剎那之間，只聽得掌風鼓蕩，「拍拍拍拍」四下响，雲飛娘前拒胡三先生，左迎北斗書生，上身後仰，一掌接了秦老爺子的一掌，立時身形一轉，一肘將鐵閭王尉遲烏，撞得跌開了一步，直跌進了銀姑的懷中！

銀姑扶住了尉遲烏，疾聲道：「鬼母，你不能得罪天下所有人！」

鬼母雲飛娘在利那之間，接了四大高手的一招，四大高手，一點也沒有佔着便宜，而就在銀姑的話，才一出口之際，雲飛娘的身子，

在這時候，才聽得鬼母冷冷地道：「你們都已中了我的無名蠱毒，這無名蠱毒，無藥可解，而且，只要不惹我怒，順我意志行事，也決不會發作。但一旦逆我之意，我只消放出金蜂，一被金蜂刺中，蠱毒立時發作，要身受七日夜無邊痛苦，才能死去！」

大殿上眾人聽得鬼母雲飛娘這樣講，更是膽戰心驚，一起望着天南雙殘，只見他們兩人的身子，似乎在漸漸緊縮，縮得骨頭撐着皮肉，像是要將皮肉撐破一樣，額頭之上，大汗淋漓，簡直已不類人形。

在場的高手，雖然全是見多識廣的人，但是一個皮肉收縮，而骨頭依然，這等慘象，也從未見過，雖然事情不是發生他們身上，他們還未感到切膚之痛，但是一想到自己一樣中了蠱毒，只要一逆鬼母之意，立時便是一樣，也不禁頭皮發麻。

而這時，天南雙殘的身子，忽然又向外漲了開來，轉眼之間，兩人的五官，先為浮漲開來的皮肉，擠得幾乎看不見，頭皮也在漲開來，令得頭上頭髮，稀稀疏疏，看來異樣之極。

鬼母冷笑道：「你們看到了麼？跟着我辦事，成功之後，可得絕大好處，一有不從，這兩個人，便是榜樣！」

眾人看了天南雙殘，身受如此之慘，莫不冷汗直淋，誰也說不出話來。

過了半晌，才聽得胡三先生道：「鬼母，適才我們見過，金蜂飛行絕快，但如果我們遠遠避開去，只怕你也可奈何！」

鬼母架架笑了起來，她自從在皮鼓聲中，含笑露開開始，面上一直掛着慈祥可親的笑容，叫人絕想不到，她的手段，竟如此狠毒，但這時，他本來面目已露出來，也不容再偽裝下去，是以一反前態，笑容變得十分厲厲，令人不寒而慄。

這句話一出口，眾人盡皆默然，雖然人人心中，都覺得龍眠上人的話，希望是渺茫到了極點，但是，一線希望，總比完全沒有希望好！

而且，大家都知道，雲蓮和謝英傑是在金虎堡中見過面的，事後，鬼母能叫人將謝英傑硬帶了來自然是雲蓮雖然已鍾情謝英傑之故！

可是，各人立時又想起，謝英傑已被龍門幫幫主帶走，龍門幫又是出了名的神秘，幫主是誰，無人得知，連龍門幫的總壇，在甚麼地方，也無人知道，這件事，又如何下手？各人都是垂頭喪氣，胡三先生嘆了一聲，道：「現在，我們除了遵照鬼母吩咐，到金虎堡附近結集之外，別無他法，我們人多，也不能在一起上路，只得各自趕程，龍眠上人，不作虛語，各位在路上，不論有甚麼事，千萬別耽擱，除非拚着一死，自行了斷，不然，還是別惹麻煩上身的！」

胡三先生一生之中，話說得如此之懇切，只怕也還是頭一遭。武林高手，過的雖然是刀頭上取血的日子，但是要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畢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一時之間，眾人皆無言語，三五成羣，仍然各照着自己相識，和來的時候一樣，走了開去，胡三先生和北斗書生，最後起步，兩人也有相視苦笑！

豪雨之後，又經烈日，離金虎堡不遠處的大河渡頭，那一條官道上，有的泥土龜裂，有的地方，重又塵土飛揚，在烈日之下，看來像是蒙上了一層厚厚黃霧。

這個渡口，正是當日，謝英傑化名鍾大白，從金虎堡中逃出來，又化裝成爲一個年輕農民，逃過了金虎堡中天地雙殺手，大河三條柱追蹤之處。

自從那一天起，這個渡頭，便已荒了下來

她冷冷地道：「我們蓄養的金蜂，你們每人，各有一隻，只要我一放出來，就算相隔萬里，也總有一天，被她找到，誰願意冒險，只管試一試！」

剛才，各人聽得胡三先生如此說法，都覺得胡三先生所言不差，總算有了一線生機，可是一聽得鬼母這樣講，又不禁涼了半截！

尤其，他們看到倒在地上的天南雙殘，皮肉在漲得幾乎爆裂之後，又已在漸漸開始收縮，他們兩人，除了眼珠還在轉動之外，看來簡直已不像是兩個人，更是令人心驚膽戰！

鬼母一面冷笑着，一面沉聲喝道：「拉出去！」

立時有兩個血雷宮中的高手，大踏步走了過來，一揚手，自手中飛出一股極細的繩索，纏住了天南雙殘，拖向向外便走。

天南雙殘在被拖向外之際，所發出的那種肝腸寸斷的呻吟聲，令得不少人額上汗珠，滾落而下。

鬼母徐徐地道：「好了，現在，以胡三先生，北斗書生兩人爲首，你們先行一步，到金虎堡以南二十里處，等我前來，我到時，若有誰不在，嘿，嘿，嘿！」

她接連三個冷笑聲，聽得各人心膽俱裂，你望我，我望你，也笑不出來。各人做夢也想不到，爲了貪一顆血蓮子的好處，竟落得這樣的下場！

一時之間，各人還是向胡三先生和北斗書生兩人望去，看他們兩人，有什麼反應。

只見胡三先生和北斗書生，互望了一眼，胡三先生「哈哈」一笑，道：「既是一時不察，着了人家的道兒，還有什麼話可說？」

北斗書生衣袖一拂，身子已就着這一拂之力，向後疾退了開去，道：「走吧！」

這兩個人分明不欲吃眼前虧，其餘眾人，如

，早先擇渡頭的祖孫三人，所住的那間茅屋，屋內屋外，也全長滿了野草，沒有人來往，那條通向渡頭的官道，看來也格外的荒涼。

這時候，正是烈日蒸空，熱得人喘不過來的正午，混濁的河面上，遠遠看到，有一艘小船，在湍急的河水之中，直向岸擡來。

擡船的人，身形高大，用黑布包着頭，船上有兩匹雪白也似馬，船頭之上，坐着一個一身輕紗，戴着紗帽的女子，雖然看不清臉面，却是身形窈窕，想來是個絕色女子。

不一會，船已漸漸近岸，擡船的那人，是個熟手，在船離岸，還有兩三丈時，手臂揮動，一隻鐵鎗，連着繩索，直飛了過來，「叭」地一聲響，鐵鎗陷進了地中，那人拉着繩子，船在湍流之中，迅速靠岸，坐在船頭的那女子站了起來，推了推頭上的紗帽，容顏艷麗，却正是血雷宮主，鬼母雲飛娘的女兒雲蓮。

而那擡船的人，濃眉大眼，竟也是一個女子，就是女霹靂，船靠了岸，雲蓮首先躍上岸來，女霹靂緊跟着，似乎正有心事，拖着兩匹馬，也上了岸。

雲蓮翻身上了馬，道：「這裏離金虎堡有多遠？」

女霹靂道：「不過三十多里，那一批人，只怕就在前面不遠處。」

雲蓮騎在馬上，回頭望着河水滔滔的大河，道：「那麼，龍門幫又在甚麼地方？」

女霹靂苦笑着，搖了搖頭，雲蓮不樂道：「你是大河三條柱之一，龍門幫也在大河上下活動，你真的不知道龍門幫總壇在何處？」

女霹靂仍然搖着頭，搖着頭，雲蓮「哼」地一聲，道：「你別胡思亂想了！」

女霹靂像是瞥了一肚子的怨氣，無處發洩，一樣，陡地大聲道：「我不是胡思亂想，你只不過和他在金虎堡中，見了兩面，我却是被他

何還敢說半個「不」字，一時之間，都苦着臉，慢慢向大殿之外，走了出去。

利那之間，大殿中人已走得十分之八九。只有尉遲烏，睜着銅鈴也似的眼睛，望定了鬼母，還不肯動，鬼母笑道：「你們新婚燕爾，我不會叫你們長途跋涉，派你們在血雷宮中留守。」

尉遲烏眨了眨眼，向銀姑望去，銀姑尖聲道：「鬼母，我們爲你効勞，萬里迢迢，將謝少莊主帶到，你連我和鐵驛兩人，也不放過，未免太狠了！」

鬼母冷笑一聲，道：「不如此，不足以樹我之威，只要你生二心，只有功力增進，有何不好？」

銀姑和鐵驛兩人，應鬼母之命，本來就是聽鬼母吩咐的，想來，現在也沒有什麼問題。

然而，當時他們，份屬自願，而現在却是非如此不可，這其間，自然又有差別了。

銀姑一時之間，講不出話來，一抬頭間，却見尉遲烏正咧着一張闊口，在對她嬉笑，不由得長嘆一聲，也別無他法可想了。

如今却說，胡三先生等一行人，自大殿走出，下了峭壁。

血雷宮中人，早已備了大船，將眾人送了出去，順風而下，駛出了五六十里，才在一處渡口，送客人上了岸。

一路之上，這近百名高手，簡直就如同喪家之犬一樣，一點辦法也沒有。直到上了岸，大船已然遠去，各人才圍住了十來個武功高，名望又大的高手，紛紛議論，只聽得龍眠上人道：「各位千萬別存僥倖之想，我早年曾聽得人講起過，苗疆三花娘子所授，數百種毒蠱之中，就以無名蠱發作之後，最是慘痛，那金蜂飛行快絕，鬼母所言，絕非虛言！」

抱着，在河水中一起逃命，我自然比你還想念他！」

雲蓮瞪着女霹靂，冷冷地道：「你再說這樣的話，我便永遠不要見你！」

女霹靂口唇掀動，可是欲語又止，也翻身上了馬，抖動繩索，雲蓮立時跟了上去，兩騎在路上，揚起老高的塵土，向前馳去。

那條道上，冷靜得出奇，除了她們兩人，揚起老高的塵土之外，並不見有其他人馬，雲蓮策馬馳在前面，女霹靂跟在後面，道兩旁，疏疏落落，有些樹木，那些樹木之旁，看來也絕不像是有人可以隱藏着，是以雲蓮也根本未曾向兩旁望，她的馬在馳過幾株樹時，並無甚麼異樣，緊接着，便是和她相隔丈許的女霹靂馳了過來，女霹靂滿懷心事，更不會向兩旁張看，可是，就在她馳過那幾株樹之際，其中有一株「樹」，忽然向前，傾了一傾，緊接着，晶光一閃，女霹靂只覺得一股勁風，帶着一件物事，向她的頭上，直罩了下來。

利那之間，她連那是甚麼東西，也未曾看清，便自覺得血脈直攻鼻內，緊接着，頭上一緊，整個頭已被捉了起來。

女霹靂也不是弱者，可是這一切變故，來得太快，當她的身子被捉起來之際，她還可以聽得自己的坐騎，在向前馳出的蹄聲，可是緊接着，她只覺得胸前一涼，幾乎連呼吸也未會掙扎，就甚麼也不知道了。

而那株突然向前傾下來的「樹」，這時也重新挺直，只見「樹身」半裂，那徑不過尺許的樹幹，原來是空心的，那麼狹窄的地方，竟藏着一個人，那人又高又瘦，若不是他這時，雙手正在揮舞，看來簡直就是一段枯木，決不像是個人。

只見他左手，抓着一個鐵環，鐵環上，繫着一根軟索，軟索的一端，是一個精光閃閃鋼

有人道：「那便怎樣？莫非我們真是聽她的命令，去攻打金虎堡？」

龍眠上人長嘆一聲，道：「除非能有人，將鬼母身邊，蓄養金蜂的那一個毒蜂樹根偷來，投進四面密封的鐵籠之中，再以烈火焚燒，將根內金蜂，全皆燒死，不然，絕無第二個辦法！」

龍眠上人在說話的時候，神情嚴肅，聽的人，也全神貫注，可是，北斗書生立時道：「上人，你在開什麼玩笑，誰去下手？」

眾人你望我，我望你，一起苦笑了起來，龍眠上人道：「北斗，你真以爲我是在說笑，有一個人，足可以下手做這件事，救我們所有人。」

龍眠上人這樣說法，各人都不禁驚然動容。須知道龍眠上人武功平常，在武林中的地位，却如此之高，自然有他過人的長處，從不打半句詭語，便是他爲人的長處之一，此際人人都覺得有了希望，一起望着龍眠上人，龍眠上人道：「這人就是雲蓮姑娘！」

各人還只當龍眠上人，會說出一個驚天動地高手的名字來，一聽他說的雲蓮，不禁盡皆啼笑皆非，有不少人，想起從此之後，受制於人，竟號稱痛哭起來，龍眠上人忙道：「各位，鬼母自然會嚴密防範，不讓人將金蜂偷走，然則她千防萬防，必然不會防自己的女兒，難道我的話說錯了麼？」

胡三先生道：「是啊，她千防萬防，不會防她的女兒，然而，她的女兒，又怎會向着外人，反去害她的母親，還是別提了吧！」

龍眠上人，道：「胡三，女生外向，眼前只有一個人，可以說服雲蓮做這件事！」

各人又七嘴八舌問道：「甚麼人？」

龍眠上人道：「自然是金龍莊的少莊主謝英傑。」

眾人將女霹靂的頭，全罩在裏面，鋼罩的邊緣上，血在汨汨流出來，而他的右手，也握着一條軟索，軟索正扯了起來，自女霹靂的胸口，拉出了一柄尖刀來。

女霹靂的身子，這時才壓在地上，那人再一抖左手，鋼罩也已揚起，自鋼罩之中，洒下了一陣血雨，洒下來的血，落在路上，迅速爲塵土所掩蓋。

看女霹靂時，頸際有一道極深的割痕，血就自那傷痕中，汨汨向外流着，她頸上，胸口，都受重創，分明是早已死了，而她死得如此突然，顯然也極不甘心，是以雙眼睜得老大。那人也不再理會已死了的女霹靂，只是抬頭，向前望去。

那人下手極快，女霹靂死得快，連聲都未曾出，自馬上跌下來，快要落地之際，那人又抖了抖手，令得屍身在快要落地之際，又向上起了一起，是以落在路面之上，並沒有甚麼聲音發出來，當那人抬頭看去之際，雲蓮已然馳出了三十丈，還在策騎飛馳，顯然未曾發現她的同伴，已遭了毒手。

而女霹靂的那匹馬，也跟在後面，向前馳着，那人雙臂連揮，手中的軟索，在半空中打着圈兒，轉眼之間，便已將一罩一刀，收了回來，緊在腰際，身形展動，向前便掠了開去。

那人的去勢快絕，在向前掠出之際，捲起一股勁風，路面上的沙塵，隨着他的腳打轉，轉眼之間，便已追到了跟在後面的那匹馬，縱身，便上了馬背。

他上了馬背之後，伸手拍着馬，那馬的去勢，陡然加快，漸漸地追上了雲蓮。

雲蓮想是因爲剛才的幾句話，心中還在氣惱，是以明明聽得身後，蹄聲漸近，因爲想不到女霹靂已死，馬上已換了一個人，是以連頭也不回。

(未完)

血皇冠 (三)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偷得血皇冠，致使古偉平遭人暗殺，司馬洛爲了偵查其中內幕，聽從依絲德要請，晝夜潛往化名高常的梁惠謙住所樓下，運用機智，瞞過二名印度籍司關的耳目，潛登頂樓，梁惠謙是佔住這層樓全層的，司馬洛踏出電梯門，拔出手槍戒備着，躡足走到梁惠謙住所的門前——

望進門內，他看到裏面就是高常的睡房，睡房內十分凌亂。

比廳中更亂，房間裏幾乎一切都倒翻了，那張床雖然夠重而翻不轉來，但床上的被褥却已凌亂不堪。司馬洛小心地走進去，看見一個角落裏放着一隻老式的夾萬已經打開了，他向這裏走過去，繞過了床尾，就看見了高常。高常就倒在床邊的地上，司馬洛在門口的時候，由於有那張床遮着，所以沒有看見，現在繞過了床，就看得見了。

高常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僵硬地躺在那裏，看他那僵硬的姿勢，就知道他是已經死了，司馬洛深吸了一口氣，走到他的身邊，蹲了下來，仔細地看一看。

高常的身上並沒有任何顯著的傷口，不過很多瘀痕，而眼角及鼻孔鼻孔都在流血，似乎是給毆打，內部受了重傷而死去

的！

司馬洛再回身到那夾萬的前面去看看，夾萬也有被搜過的跡象，裏面的文件是凌亂的，而且祇有文件而已，沒有別的東西。司馬洛怔怔地看着夾萬。他相信血皇冠本來是在這夾萬裏的，可是現在却已不在了。殺死高常的人的殺人動機一定是爲了這血皇冠，而現在，那人已拿了血皇冠而走掉了。

但這祇是一種猜想而已，司馬洛仍然希望他的猜想是不對的，他仍然希望血皇冠是在屋裏的，因此不得不動手搜索全層樓。

他搜過了其餘幾間房間，那是書房，辦公室，客房及浴室，都沒有找到。他也敲過了牆壁，敲過了地板，找尋隱藏起來的保險箱之類，也沒有。血皇冠一定是放在高常睡房中那座夾萬裏的，而現在一定已經拿走了。他唯一的發現就是，高常原來並不真叫高常，而是叫梁惠謙。他的寫字樓桌上有名片，也有來往信件，都是寫着這名字，似乎，依絲德並沒有說錯，高常是假名，珠寶經紀也是假身份，梁惠謙才是真的！

但假如亦好真亦好，總之東西是已經不見了！

司馬洛不再在那裏浪費時間了。他迅速離開了高常（或者梁惠謙）的住宅，就乘那私人升降機下樓，當升降機到了樓下時，他已在機頂了。他控制着那些電路，使到升降機已到達樓下，也沒有開門，這樣，二個看更人就毫無所覺了。五分鐘之後，中間那部公用升降機的

險遭飛來禍

怒追嫁罪仇

司馬洛在那門口的前面蹲下來，從那帆布袋內取出百合匙，很輕很輕地探着匙孔。金達是在半山上用望遠鏡監視着屋子的。金達所在的地方，也就是上次依絲德開車載他去的那一處路邊，可以用望遠鏡俯望高常這一座大廈的。金達告訴他屋中已經熄了燈，也即是說屋中人已經睡着了，既是如此，他就不該發出聲音來，以免把屋中人擾醒了。

無聲而順利地，那條百合匙開了鎖，門便推開了，司馬洛踏入了廳中那座豪華的大客廳中沒有亮燈，不過也不是完全黑暗的！垂着的窗簾並不很厚，街上的光可以部份透進來，可容許若干程度的視象。司馬洛馬上開始覺得心驚肉跳了，因

門開始打開了，兩個看更人都詫異地抬頭，奇怪是誰在這個鐘點出外。門一打開，就跳出來了司馬洛，臉是用一條手帕蒙住了的。他不由分說，就揮動拳頭，擊中了其中一個看更人的下頷，同時把手中的箱子向另一個看更人丟過去。

中拳的那個看更人馬上就暈了過去，由於司馬洛這一拳是用盡了全力的。另一個正要舉起手中的獵槍時，臉就被那隻箱子擊中，人便狼狽地跌向後面，司馬洛已跟着跳過來，在他的頸側擊了一掌，他也癱倒下來，暈過去了。

司馬洛拾回了那隻箱子，便跳出外面的街上。前後望望，那僻靜的街上一個行人也沒有，他便轉右，急急地沿着行人路而行，簡直是半跑的。

跑了半條街，就有一部汽車轉進了街口，向他跟過來，到了他身邊時車子就慢下來，車門打開。司馬洛一跳上了車，關上車門，車子又加速，離開那裏，開車的人就是金達。

這時，他們就聽見使人毛骨悚然的警車的鳴笛之聲正自遠而近。

「我也走得真合時！」司馬洛咬着牙，「再遲兩分鐘都不行了！」

「怎會弄得這麼糟？」金達帶着同情地問。司馬洛在無線電裏並沒有對他詳細說什麼，司馬洛急於離開。他回到那座空樓時就用無線電叫金達盡快下來接他，然後他就拿了箱子，乘升降機下來，擊倒二個看更人而離開。這雖然是粗魯一點的辦法，但似乎却是唯一的辦法了，他總不能像紳士一樣走出去的，這個鐘點，他們一

定會查問，而且即使放他走，也會認得他的樣子。

「我們再兜回去看看！」司馬洛指揮金達。

金達繞了一個圈，再回到那條街上，緩緩地經過那座大廈的前面，看見大廈的前面果然已經停了一部警車，好幾個警方人員已下了車，正在走廊裏救醒那二個看更人。

「妙極了，」司馬洛說，「死人自己不會打電話報警的，警方也不會憑空猜測到那裏有人死掉，所以，一定是一個匿名電話去報案的了。」

「究竟發生了什麼？」金達問。司馬洛告訴了他。

金達在咬牙切齒了。「這個打匿名電話報警的人，他會不會知道你正在那裏面的。」

「很難講，」司馬洛聳聳肩，「但如果我給當場捉到，那就麻煩了。雖然我經常問接幫助他們破案，警方並不感激我，他們還是要得我而甘心的！」

金達沒有做聲，祇是開着那部車。

「總之，我們證明了一件事，」司馬洛說，「那就是，血皇冠似乎真會帶來血禍！」

金達的眉頭皺得很緊。「下一次我們拿到手時，讓我們留着一星期，看看誰敢來搶，恐怕那時是來搶的人有血禍了！」

「這主意也不錯，」司馬洛諷刺地微笑，「不過我們却得先找到皇冠才行！」

「豈有此理，」金達恨恨地道，「他們究竟要這皇冠幹什麼？」

「我們不應該再管下去的，」司馬洛說，「現在已經不干我們事了，但，我們却非管不可，至少我非管不可。你知道爲什麼嗎？」

「因爲你好奇心重！」金達說。

「這是一個理由，」司馬洛說，「更重要的理由就是我差點做了替死鬼！假如我逃得遲一點，警察在那裏找到了我的話，那會怎樣？」他咬着牙，「這樣對我的話，我決不會放過他。」

「這是虛榮心！」金達吃吃笑，「虛榮心是不值錢的，而且很花錢！」

「人不能單是爲錢而生活的！」司馬洛恨恨地說，「我們必須找到這個殺死古偉平的人，弄清楚這件事。」

「我們？這是你自己的虛榮心罷了。金達說。

「也沒有所謂的，」司馬洛說，「錢你已經分了，你隨時可以走。」

「不，」金達搖頭，「我們既然一起參加了這件事，就一起幹到底！我是一個够義氣的人！」

司馬洛笑起來。「義氣不過是虛榮心的另一種形式罷了。」

金達不理他的諷刺。「你以爲你可以在那裏找到這個兇手呢？」

「問題就是在這裏。」司馬洛說，「一點線索都沒有！」

「一點線索都沒有。」金達笑起來，「那我們該怎麼辦？」

「我們回家睡覺去好了，」司馬洛說，「等線索自己出現。」

「等線索自己出現？你倒真是一個樂天知命的人！」

「我相信線索自己會出現的！」這件事，他們果然是欲罷不能的，因爲第二天一早，電話就把司馬洛吵醒了。那電話是依絲德打來的。

「你幹得很好，司馬洛，」她說，「你一定得殺死梁惠謙嗎？」

「我沒有殺死他！」司馬洛說。

「噢，對了，這個問題是不值得討論的，反正我也不感興趣。關於那皇冠，我給你提議一個很好的辦法，你可交給我，而我們完全不必見面的。你可以——」

「等一等，」司馬洛說，「我並沒有拿到那皇冠！」

「別在這個時候開玩笑好嗎？」她嚴肅地說。

「我沒有拿到，」司馬洛說，「我真的很沒有！」

「司馬洛先生，」她警告道，「別以爲你殺了人就可以嚇倒我！我不怕的。司馬洛，如果你以爲你可以吞沒皇冠，那你就錯了，我也可以殺死你，就像你殺死梁惠謙一樣。」

「媽的！」司馬洛吼道，「我沒有殺死他，也沒有拿那皇冠！」

她沉默了一會。剛才她的語氣是那麽兇，司馬洛就像現在也可以看到她蜷起了唇皮，掙掙地露出着牙齒。「司馬洛，」她終於說，「我已經安排好了，你到樓下的信箱裏找一找，你會找到一條鎖匙的，這條鎖匙用信封封着，你拿這條鎖匙到西部泳池去，依鎖匙的號碼打開一隻儲物櫃，把皇冠放進去——」

「皇冠不在我的手中。」司馬洛說。她頓了一頓，似乎完全沒有聽見他在說什麼似的，又繼續說下去：「那儲物櫃裏有一張支票，那是你的酬勞的其餘部份，你可以拿了。」

「你沒有聽見嗎？」司馬洛簡直在哀鳴了，「我沒有拿那隻皇冠！」

「不要等到明天了，」依絲德說，「今天之內你要把皇冠送到，明天太遲了！」她掛了電話。

「等一等！」洛平對電話裏大聲說。但收了錢的電話當然是叫不回來的。金達把頭伸進房門口來。「怎麼了？大清早就在喊救命！」

「今天是倒楣日！」司馬洛喃喃着說，「還沒有起床就倒霉透了！」

「究竟發生了什麼？」金達問。

司馬洛告訴了他。金達聳聳肩。「這也難怪她的，如我是她，我也會疑心你。」接着皺起了眉頭，「你以為她是空言恫嚇還是真有其事呢？她說要向你動手？」

「我希望她祇是這樣說而已，」司馬洛聳聳肩，「我已經够忙的了！」他跳下床來，梳洗過了，便動手穿衣服。

「你要到哪裏去？」金達叫着問，「會回來吃飯嗎？我今天有一種新的菜譜，名叫——」

「對不起，我不感興趣，」司馬洛不客氣地說，「還是你自己吃吧，別預算我的一份了！」

「我不怪你，」金達喃喃着說：「心情不好，就是龍肝鳳髓，你也不想吃的。」

「不要緊，」司馬洛說，「我猜這實在不關你的事，總之，你介紹給我那一宗生意我已經做成功了，做得很快，現在的是另外一宗！」

接着侍者走過來。「司馬洛先生嗎？有電話找你。」

「有人知道你在這裏？」老人奇怪地看着司馬洛。

「沒有理由的，」司馬洛也覺得奇怪，「我並沒有告訴任何人我在這裏，你怎知道我是司馬洛？」

「電話裏那人形容了你的模樣和衣着，」侍者解釋，「那是一位小姐，聲音很好聽的。」

「哦，」老人若有所悟地點點頭，「是女人！」

「別誤會，」司馬洛申辯，「並非凡是女人找我都是和我談情說愛的！」

果然，這個電話就不是和他談情說愛的。司馬洛拿起聽筒，就聽到是依絲德的聲音。她說：「司馬洛先生！」

「我已開過那隻儲物箱——」司馬洛說着，記起了另一件事，「唏，你怎知道我在這裏？」

「很多事情我都知道，」依絲德說，「所以，你別想欺負我！不，司馬洛先生，還我一張支票，那是不行的。我要的是血皇冠！如果你不把皇冠還我，那你會後悔的，說不定你會在牢獄裏後悔！」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道，「你不是要殺我吧？」

「我不是在開玩笑，」依絲德說，「你不久就會知道我並不是在開玩笑的。」

「司馬洛沒有睬他，祇是穿好了衣服，便下樓而去。到了樓下，打開信箱，他果然看見信箱裏面有一隻信封，信封內真的有一條鎖匙在內。他拆開了信封，把鎖匙放進袋裏，便上了他的車子，開動了。」

西郊泳場就是司馬洛此行的目的。這是一座很大的泳場，現在仍然是游泳的季節，所以泳場中是十分熱鬧的。儲物櫃共有差不多一千個，一排一排的，那裏川流不息地人來人往，並沒有人空注意他。

司馬洛按着鎖匙上的號碼找到了適合的儲物櫃，把鎖匙插進去，便把儲物櫃打開了。裏面什麼都沒有，祇有一隻信封。

司馬洛拿起那隻信封，發覺並沒有封口的，裏面是一張支票。他取出支票來看看那數目，就是依絲德答應過的酬金那餘下的部份。這個女人倒是很守信的，祇可惜他卻無法和她交易了。司馬洛取出支票簿來，寫了一張支票，塞進信封內，又用筆在信封的背面寫了幾行字。他寫道：「對不起，我沒有拿那隻皇冠，定金還給你，希望你相信我！」他把櫃門關上，下了鎖，便離開了那裏。當他上了車，離開泳場之後，馬上就有一個戴着太陽眼鏡，打扮得很摩登的年輕少女走進儲物間來。她是目送着司馬洛離開的，一見司馬洛走遠，她便進來了。她也用一條鎖匙打開了那隻儲物櫃，從裏面取出那隻信封來，看看信封背面的字，又把信封內的二張支票抽出來看看，最後她把二張支票也放回信封內，信封放進手袋，便把儲物櫃關上離開那裏。

另一方面，在半小時之後，司馬洛的車子已經停在一間優美的小餐廳外，他的

「小姐，」司馬洛說，「讓我再告訴你一次吧！血皇冠不在我的手裏，如果你知道它現在是在何處，我可以免費替你去把它偷過來，但現在，它的確是不在我這裏！」

「我不信你！司馬洛！」她冷冷道。

「聽我說，」司馬洛氣急敗壞地道，「我們不如再見面，談清楚吧，也許我們可以想一個解決辦法！」

「解決辦法？」她冷笑，「不，我不要見你，因為你要解決的可能是我！到底，你已經殺了兩個人了！」

「我已經——你在說什麼？」司馬洛驚愕地問。

「你不是殺了古偉平嗎？」她說，「跟着你又殺了高常，也即是梁惠謙，都是為了皇冠——」

「你瘋了！」司馬洛說。

「我沒有瘋，」她說，「如果你以為你能欺負我，你才是瘋了呢，告訴你，司馬洛，在今晚午夜之前，你仍然有機會把皇冠放進那隻儲物箱裏！」

「我們還是見面——」電話掛斷了。司馬洛沒好氣地把聽筒放回，回到他的座位。老人看着他。「有什麼不對了嗎，司馬洛，你的臉色不大好看！」

「那女人說要殺我！」司馬洛苦笑。那老人微笑。「如果你繼續這樣玩一個丟一個，你終於會死在女人的手上的。聽我的忠告吧，司馬洛，少玩一點！受了侮辱的女人，是什麼都做得出來的。」

司馬洛搖搖頭。「我不了解我，一點也不了解我！」

人則在餐廳之內，正坐在一個陰暗的角落的一個卡位裏。坐在他對面的是一個滿頭白髮的老人，這個老人正在審視着一張名片。這張名片就是梁惠謙當初以高常的身份在餐室出現，交給司馬洛那張名片。這張名片上寫着幾句推薦的字眼。如果不是看了這張名片，司馬洛也不會答應高常工作的。這張名片就是屬於這個老人的，而老人乃是司馬洛的一位好朋友。「是的，」老人點點頭，「這名片是我的，也是我把他介紹給你的。他不是欠你錢吧？」

「不，」司馬洛說，「他祇是死了，你不知道嗎？」

「什麼？」老人的眼一睜。

「死了，有人殺死了他，差點賴在我的身上，」司馬洛說，「別告訴我你不知道，今天早上每一張報紙的頭條新聞都有他的死訊！」

「但那個是梁什麼——」

「梁惠謙，」司馬洛說，「但名字是不重要的，總之，梁惠謙和高常是同一個人！」

「我——不知道。」老人驚訝地說。「你介紹他來見我，」司馬洛恨恨地說，「原來你對這個人却是知道得並不多的。」

老人沉默着，皺着眉頭，似乎有點難過。

「你對他似乎一無所知，起碼不會是什麼相熟的好朋友。」司馬洛指責地說，「不然，你不會連他死掉了也還不知道的，是不是？」

老人難為情地聳聳肩。「不錯，我對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事，」老人說，「我要先走了！」

「你走吧！」司馬洛說，「我在這裏再坐一會。」

於是老人先走了，而司馬洛在那裏喝完了那杯咖啡之後也離開。他之所以會在那裏逗留得久一點，主要還是不想讓人看見他們一起出去。

司馬洛一面走一面思索着，希望能再找一條路，能探到若干線索，以便進一步研究清楚這件事情。他的車子就停在餐室後面一條小街之中。要回到車子，他必須經過一間還未完成的大廈的建築地盤。而當他走到這建築地盤的前面時，事情就發生了。

先來的是一些細碎的水泥碎塊，跌在他的頭上和他的頸上，他驚覺地連忙望步，向街心跳出去，一部正在經過的汽車吵鬧地刺住，駕車的人正張咀大罵時，幾塊磚頭就落下來了，跌在大約司馬洛剛才所站處的地面，向四面八方彈開，司馬洛還要跳起來才能避免給其中一塊石頭撞着。

司馬洛憤怒地抬起頭望，剛來得及看見大約五樓的地方，一個人匆匆地縮回了竹棚之內。看不清楚是怎樣的一個人，僅來得及看見那裏有一個人縮回去了。司馬洛怒火上湧，嘴巴也吐出了一連串惡毒異常的咒罵！因為，剛才的情形實在是非常危險的，假如他走避得遲了一點，就可能有一塊磚頭擊中他了。這麼沉重的磚頭，從這樣的高處掉下來，不論擊中身體的哪一部份，都不是好玩的。

司馬洛沒有理會那個罵他的汽車駕駛

他是知道得並不多的。」

「但你却把他介紹給我，」司馬洛說，「我還以為你是他好朋友，因此我一點也沒有問他的底細就和他交易了，因為我是他好朋友！」

「我想不到會有什麼不對，」老人的臉簡直有點紅了，「他——似乎是相當好的。他收購了我一件賊贓珠寶，我認為他是付得起錢的。他結果沒有付錢嗎？」

「他有的，」司馬洛說，「而且很出得起價錢。」

「那我不算是介紹錯了。」老人說。「這一點我不能否認，」司馬洛聳聳肩，「不過他的錢也不好賺，爲了他，我差點給人當兇手捉起來，現在我想知道多一些關於他的事情，你不能告訴我嗎？」

老人大感興趣，眯着眼睛看着司馬洛。「唏，」他神秘地道，「報紙上說擊倒看更人逃掉的人，就是你嗎？」

「這不是我們要談的。」司馬洛說。「是你殺了他嗎？」老人又問。「當然不是，」司馬洛說，「我現在是問你，能不能告訴我一些關於他的事情，究竟你能不能？」

「對不起，」老人搖頭，「我不能！我可以替你查一查的，不過這不是好辦的事，你去查一個被謀殺的人，你可能會把警察也惹到身上來，因為警方也是正在查着的。」

「我知道！」司馬洛說，「算了吧！他們沉默了一會，喝着咖啡。」

後來老人又表示難過。「我真抱歉！我當初介紹時本來是好好的——」

人，祇是邁開大步，向那建築地盤的進口處直衝過去。地盤正在開工，進口處那塊鐵板門，是還未關上的，因此司馬洛可以順利地進入，沿着那些剛剛完成的樓梯跑到了五樓。

到了五樓，他祇是呆在那裏，喘着氣，手摸着外衣下面，插在腋窩間的手槍，有脾氣也發不出來。因為，那層樓是充滿了建築工人的，正在忙碌地工作着，任何工人都可能乘人不覺而丟下那些磚頭。

一個工頭模樣的人奇異地看着他。「喂，」司馬洛提出抗議，「剛才這裏有人用磚頭擲我！」

「是嗎？」那工頭皺起眉頭，「幹我們這一行的，是不會做這種事的——也許是剛才那個女孩子！」

「什麼女孩子？」司馬洛問。

「那位小姐，戴着一副黑眼鏡的，」工頭答，「她上來不知道看什麼，剛才還在那間房裏的！」他伸手指指一個門口。

「現在她呢？」司馬洛問。

「從這邊的樓梯走了，」工頭又轉身，伸手指，「你知道，這邊樓梯是通後街的。」

司馬洛歎息一聲。太遲了。如果是她用磚頭擲他的，那麼此刻她一定已經到了街上，去得很遠了，他追下去已來不及。

「真的有人擲你？」那工頭模樣的人又問，似乎不大相信的樣子。「是的，」司馬洛因惱地看着他，「也許，你們這些地方以後最好少讓閒人上來。」

那人聳聳肩。「這個很難說的，這裏

沒有什麼好玩，也沒什麼好偷，誰想到會有人到這上面來用磚擲人呢？」嘆口氣，「這個世界，真是那種人都有！」

「嗯，」司馬洛點點頭，「哪一種人都有。」

他無可奈何地下樓，離開了那個建築地盤。

回到街上，走向他的車子時，司馬洛仍在沉思着。這就是依絲德對付他的方式了嗎？如果他走避不及，他就會給那磚頭擲死嗎？抑或這祇是一個警告？那些磚頭根本不是打算擲中他的？

這樣想着，他就没有注意那部駛近他的車子。這部車子到了他的身邊，司馬洛才因為它的馬達聲較爲低了一點而抬起頭注意它。這時，他祇注意到車子裏有一個戴着太陽眼鏡的女人的臉，然後一件東西從車窗內丟出來，落在他的腳邊，滾到路旁。那是一隻普通的香烟罐，不過罐頂上面突出着一條藥引，這條藥引正在着火，司馬洛呆地看着它，發覺它已經燒了一半，而且很快就向罐子燒下去。

一隻炸彈！

那部車子已經繞過了街口，不見了。司馬洛的第一下反應動作就是向地下一撲，但是跟着覺得，讓一隻炸彈就這樣在鬧市的中間爆炸也是不妥的，因此他就連忙一滾身滾到了那隻香烟罐旁邊，把那隻香烟罐拿了起來。那條藥引此時已經燒剩一吋左右，他就用兩隻手指把它捏住，用力一拔拔了出來。這樣處置一枚炸彈，本來是相當危險的，不過司馬洛相信，既然是一隻要點燃藥引的炸彈，那應該只是一隻

火藥彈而已，並沒有如硝酸甘油之類的穩定性化學物品，因此他才敢這麼做。

果然，藥引拔去了，那香烟罐子也還是沒有什麼變化。藥引在地上自己燒完了。司馬洛吁了一口氣，小心地把香烟罐子揭開，看看裏面，就不禁低聲咒罵起來。因爲那罐子是空的，裏面根本什麼都沒有，就是讓那藥引燒完了，也不會發生爆炸的。

「有什麼不對嗎？」一個聲音問。

司馬洛抬頭，看見問他的人是警察。「呃——沒什麼——」司馬洛拿着那隻空罐子在苦笑着，「沒什麼，祇是有人跟我開了一個玩笑吧了！」

那個警察並沒有看那香烟罐給從車子上丟下來，他祇是看見司馬洛伏在地上打開香烟罐而已，因此對司馬洛的神經頗有懷疑。「唏，」他說，「你住在哪裏？叫什麼名字？」他這樣說着，就從懷裏掏出一隻記事簿，準備記下司馬洛的姓名和地址。

司馬洛站了起來，忍着一口氣，告訴了警察他的姓名和地址，因爲他知道好漢不吃眼前虧，他不能拒絕回答警察的問題的。這警察隨時可以把他抓上警察局去，雖然他結果也不會有事，但是也够麻煩的了。那警察記錄下了他的姓名地址和職業，然後又看着他手中的香烟罐：「你剛才究竟在幹什麼？」

「我已經說過了，」司馬洛說，「有人跟我開玩笑，從一部經過的車上用這罐子擲我！」

警察皺着眉頭。「爲什麼有人要跟你

的，和一流的大酒店一樣，有一個穿着制服的印度人把守着門口。司馬洛雖然身上穿着一套筆挺的西服到達，那印度人還是拒絕他內進。

「會員證，」那印度人說，「我們這裏的規矩很嚴，必須要有會員證才能進門，閒人是恕不招待的。」

司馬洛的手從口袋伸出一半，露出一張鈔票的半截。「沒有什麼可以代替會員證的嗎？」他問。

「對不起，」那印度人搖頭，但是感到誘惑地低低呻吟。「你得明白，即使我讓你進去，你也馬上會給趕出來的。」

這倒是出乎司馬洛意料之外了。他還以為這和一般變相夜總會俱樂部一般，可以隨時繳交會費入會而進門的。現在却顯然並不如此；他的情願來源似乎是有點錯誤的。他開始奇怪這俱樂部裏是進行着一些什麼，要如此神秘的。司馬洛皺起眉頭：「那麼，朋友，我要怎樣才能進得這裏面呢？」

「你得去申請一張會員證，」那印度人說，「不過不是現在可以辦到的，你必須白天到我們的辦事處去申請，然後等我們的回覆！」

「噢，」司馬洛表示失望，「這真不容易了！參加這俱樂部又有什麼好處呢？有脫衣舞看，有賭場嗎？」

那印度人嚴肅地挺起胸膛。「先生，」他說，「我可以保證，這是一間高貴而正當的俱樂部，這裏一切娛樂和消遣節目都是正當和合法的。」

「哦，謝謝你！」司馬洛垂頭喪氣地

開這樣一個玩笑呢？」

「我怎知道？」司馬洛簡直叫嚷起來。

他把身份證及駕駛執照掏出來，一看，我並沒有對你說慌，我也不知道那些人爲什麼要跟我開這個玩笑！他們也許是我的朋友吧？他們開車經過，用這隻香烟罐擲我，我以為是炸彈，就連忙伏下來，這樣吧了！我猜這不是犯法的吧？」司馬洛的態度開始強硬起來了。

「好吧，走吧，」那警察看不出司馬洛的話有什麼可疑之處，實在他這樣問長問短，也許祇是爲了他太空閒罷了，「以後別在這裏亂攪了！」

司馬洛不大喜歡聽他這樣講，但是也沒有抗議；因爲警察還有最使人難堪的一招，就是搜身，而目前這個警察還未使出這一招來呢！假如一搜身，他必然搜出了司馬洛的槍，那司馬洛必然會給帶上警局了。雖然他的槍是領有執照的，但是也已經够麻煩的了！所以司馬洛祇是唯唯否否地點點頭，便回到他的車子去。

開動車子時，他一肚子氣，真想踏盡油門，把車子的速度開盡！但是他又不肯這樣做，因爲車子開得快，又可能招來一個交通警察向他嚼嘴的。

當他回到家裏的時候，金達正在廚房裏弄着什麼，而一陣食物的香氣從廚房裏飄出來。司馬洛不能不承認，這香氣是很惹人食慾的。

「剛才有位小姐打電話找你，」金達在廚房裏叫道：「她叫我問你，知道她的厲害沒有！究竟什麼這樣厲害？」

司馬洛喃喃着罵罵起來。

走開了。他沿着俱樂部前面的街行走，轉了街口到了那座建築物的側面，那是一座巨大的建築物，佔了一個整條街的地皮，那即是說，四條街以井字形相交，這建築物就佔了井字形中間的方塊。

一座兩層的建築物，有一半是花園。花園的圍牆很高，圍牆頂上有鐵絲網。圍牆都沒有超過四層高的屋子，所以司馬洛無法找一個地方可以居高臨下地窺進園內的。他繞着這圍牆走了了一圈，最後停在水園後面的牆外。

司馬洛並沒有想到這裏來，但看來，這一回他又是非再使出做賊的手段不可了。

那堵圍牆大約有十呎高，圍牆外面的行人路上燈光很淡，而且相當清冷的。暫時，司馬洛看不到一個行人或者一部經過的汽車。於是，司馬洛把兩手伸向上面，腳一用力，身子便向上縱起，手搭在圍牆的邊緣上，一用力，便整個身子扳了上去。頭伸過了圍牆頂，他可以向牆內窺望了。他望見牆內是一片黑暗的。那裏面是一座大花園，園內有着異常濃密的林木，林木之間豎着一盞一盞的企燈，但是隔得很遠才有一盞，而且，全部都是燈光很暗淡的。

林木是那麽密，他看不清楚究竟有沒有人在那裏活動。

不過，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園內的人不會看見他，因爲，司馬洛現時所在的那個地方是很接近園內一棵大樹的，這棵大樹散開了婆娑的枝葉，把這一部份的牆頂遮在很濃的陰影之中。

「你的女朋友真兇，」金達說，「你究竟欠了她什麼？貪新厭舊嗎？」

「不是那麼一回事！」司馬洛叫道。

「究竟發生了什麼？」金達問。

司馬洛在廳中的沙發上坐了下來。「喂，你在弄着的是什麼，很好聞的，現在可以吃不可以？」

「這真是奇怪了，」金達走出堂外地說，「這還是你第一次有興吃我做的東西！」

「那是因爲我肚子餓！」司馬洛說。

「很好，」金達叫道，「不要心急，等五分鐘我就出來了。」

大約五分鐘之後，金達果然就捧着一盤冒着熱氣的食物出來了。司馬洛看不出那究竟是什麼東西；金達似乎有一種特別的才能，就是把食物的外表改變到使人無法辨認，好不好吃是另外一件事。但司馬洛不能不承認，那氣味是很好聞，很刺激人的食慾的。當金達出來的時候，司馬洛正在講電話，而這個電話已差不多講完了。司馬洛正說：「好的，好的，謝謝你！這個俱樂部，你說它是晚上九點才開始的嗎？……好的，謝謝你！」他掛了電話。

「究竟發生了什麼？」金達問。

司馬洛用匙把東西吞了一些，放進嘴巴。「唔，很好吃，」他說，「但是最好別告訴我它的名字，我不想我的食慾給破壞！你對改名字一點才能都沒有。」

「人總有失水準的時候的，」金達說，「譬如你，祇因爲有一個女人打電話來罵你，不能就因此而否定你在女人方面的本領的。」

司馬洛用一用力，身子便升上了牆頂，而蹲在那裏，扶着那刺鐵絲網。很密的刺鐵絲網，鑽不過去的，不過，小心地研究過一番之後，司馬洛斷定上面是並沒有通上電流或者聯繫着防盜警鐘的。

於是，他小心地蹣跚着，爬上了這鐵絲網，跨過了它，而到了園內的那一邊。他伸腳出去就踏住了大樹的樹腳。

那棵樹是很粗大的，承得司馬洛整個人的重量，並沒有發出沙沙的聲音。司馬洛輕易地便沿着這棵樹爬到了地上。

站在樹下的陰影中，他小心地四面望望。還是沒有看見什麼人。

他祇是看見林木之間有許多小路，四圍八達的，而且近着他的那處路邊還有一張石椅。

這樣看着的時候，一男一女沿着小路走來了。他們是親熱互相依偎着的，好像一雙情侶。當他們走到石椅時，他們就在石椅上坐下。

「可惜這不是一張床！」司馬洛聽見那個男人的聲音在說。

那個女人的回答則是一陣吃吃笑。這笑聲使司馬洛起了一陣膚癢，因爲那不是正常人的笑聲，像是喝醉了酒，但是比喝醉了酒更放縱一點。「給我一點那個……」她挨在他的身上，向他伸出手。

那男人從袋裏掏出一包香烟，小心地抽出一根，小心地點上了，然後深深地吸

忙嗎？」

「我看不得了，」司馬洛說，「找一個人去就行，反正我又不是去偷東西。」

× × ×
輪盤俱樂部的外表是十分高貴和豪華

金達皺起眉頭。「她似乎不是鬧着玩的，說不定下一步，她就會採取一些比較激烈的手段了！」

「她不會有很多時間這樣做的，」司馬洛恨恨地說，「因爲今天晚上，我就要找到她。」

「到那裏去找她？」金達問。

「她不是有一張輪盤俱樂部的會員證嗎？」司馬洛說，「我相信那俱樂部可以找到有關她的線索。我剛打電話查問過，這俱樂部要晚上九點才開門的。」

「那是哪一種俱樂部？」金達問。

司馬洛聳聳肩。「有錢人俱樂部，俱樂部就是俱樂部，大夥兒行樂的地方，懂嗎？」

「哦，那種世紀末式的俱樂部！」金達說。

「世紀末也好，世紀中也好，」司馬洛說，「我今天晚上要到那裏去找到那隻小母狗，和她算帳！」

金達咀嚼着他的烹飪傑作。「需要幫忙嗎？」

「我看不得了，」司馬洛說，「找一個人去就行，反正我又不是去偷東西。」

× × ×
輪盤俱樂部的外表是十分高貴和豪華

了一口，露出極其享受的表情，然後把香烟轉交給那女的。

她也是照樣吸了一口。然後兩個人都閉上了眼睛，好像在享受着一種什麼難得的奇珍似的。

司馬洛也吸到空氣中飄來的那種甜膩的烟味，忽然明白了！

印度大麻，他們是在吸食印度大麻這種麻醉藥，這是犯法的，他們不想外人知道，所以對會員的選擇是那麼嚴格了。根本上，這就是一個吸毒的俱樂部，這裏的娛樂節目就是吸毒。似乎，無可避免地，與吸毒一起的就是縱慾了，司馬洛奇怪他跟着又會看見一些什麼？

但他用不着奇怪的。他馬上就看見了。因為這隻男女跟着就在那裏開始胡天胡地起來，纏在一起，就像很多娘給自己少生了兩隻手腳似的。

司馬洛對他們失去了興趣，把注意力從他們身上移開，而沿着園中的小路向花園的另一個部份走去。

當他聽到腳步聲的時候，他就連忙找一張樹下的長椅坐了下來，若無其事。

男腳步聲漸漸走近了，司馬洛斜着眼睛睜過去，看見來者是一個打扮得很新潮的青年人，身上那套西服雖然那是那種狼頭而小家的款式，但衣料却是名貴的衣料，似乎這人是一個富家子弟。

司馬洛看到他，但是他却看不到司馬洛，事實上他可能什麼都看不到了。他的腳步聲漸漸停下了，好像踏在雲霧中，而身子東歪西倒的。

好在這園裏沒有水池，否則的話，他

不能繼續借助外來的燈光，於是他便從身上掏出一隻小電筒來，向抽屜內照射。

這樣他就有光了，但是這光也局限於抽屜之內，意外的人是不會看到的。

司馬洛也很快找到了依絲德那一張記錄帖了。那上面有依絲德的姓名和地址、年齡、職業及簽名。

司馬洛用不着拿紙筆抄錄下來，他的記憶力和攝影機一樣的，要記的東西，他祇要一看就過目不忘。

他記下了帖上的一切資料，便把帖放回，關上抽屜。

就在這時，門上响起了異聲，就像有人把鎖匙插進匙孔中似的。

鎖匙扭了好多下都不動。那是理所當然的，開門的人是以爲門是已經鎖上了的，就向門的方面扭，自然扭不動。

最後，開門的人大概也發覺了什麼不對，不再去扭動門匙，而祇是去扭動門球，門便開了。

一個男人的聲音在嚷嚷着：「奇怪，門是沒有鎖的。」

「光亮了，進來的是一個年紀相當老的男人，跟着他是一個戴了眼鏡的女的，也帶一隻大大的文件夾。看來這人像是一個高級職員，而跟着他的那個女郎顯然是他的女秘書了。」

「把這些放好，」司馬洛對那男主人說：「那個男人吩咐着，就繞到其中一張公共桌後面，於是他看見了司馬洛。」

「唏！」他叫起來，「你在這裏幹什麼？」

司馬洛吃吃笑，深吸了一口香烟，又

是很可能會掉進水池裏而淹死的。

這樣一個奇怪的地方，這樣一些奇怪的人。

司馬洛奇怪依絲德在這裏是幹什麼的。她也是這些吸毒者的一份子嗎？據說吸毒的人是很消極的，但依他看來，依絲德却是行動相當積極。

總之，這個人的出現給司馬洛一些靈感。當那人消失了之後，司馬洛便從樹後走出來，大模大樣地，沿着那條小徑，踉蹌地行走着。因爲，他相信這個地方可能是充滿了這些飄飄欲仙的人的，如果學他們的走路方法，那是最惹人注意的。果然，在路上，司馬洛也碰到了好些男女，都是如此的。

他也碰到一些拿着鷄尾酒在巡邏供應着的侍者，那些侍者們都是清醒的，不過一點也不注意他。

現在司馬洛的最大目的就是找到俱樂部的那個寫字間，希望裏面的人已經下班，混進去，找到會員的資料記錄。

祇要找到依絲德的那一張，就可以知道一些有關依絲德的資料，起碼可以知道依絲德住在什麼地方，那麼就可以去找她了。

司馬洛終於走完了花園，而到達了屋子的本身了。仍然沒有人理會他，情形還是差不多的。到處都是那些夢遊一般的人。司馬洛忽然有了一個奇怪的想法。他在想，如果一個扒手闖進了這裏來，那豈不是能够予取予攜了嗎？

司馬洛踏進了門口，發現那裏和普通夜總會沒有什麼大差異，有許多桌子，

噴出來。他現在是坐在桌子後面的地上，背靠着其中一隻文件櫃，做出一副優氣的沉醉表情。

「我嘛，」他含糊地說：「我在，……你以爲我在幹什麼？難道你以爲這裏是一個幹什麼的地方？」

「他是怎麼來的？」那男人勃然地轉向他，女秘書，質問道。

「我——我不知道，」那女郎喃喃地說。

「唏，你！」那人憤怒地一指司馬洛，「你是怎樣進來的？」

司馬洛聳聳肩，對他噴了一口烟，仍然在傻笑着。怎樣進來，門是開着的，我推開門就進來了！這裏是一個清靜的好地方，有什麼理由我不能進來嗎？你們出去吧！別破壞我的清靜！」

那人瞪了一眼他的女秘書。——一定是你忘記了鎖門！——他低聲地說。

司馬洛會是個偷門進來的，她也不能想像有什麼值得偷的東西，因此也不相信司馬洛是擅自開門進來的。

她把上地着的一件放下，走到司馬洛的面前。

「先生，」她說，「你離開這裏，立刻離開這裏，否則，……」

「但現在已經是晚上十點，現在已不是辦公時間，你們還回來幹什麼？」他仍然坐在地上動也不動。

這是以退爲進的方法，如果他急於離開，人家反而會懷疑呢！現在他煩死不走

舞池中有男女在跳舞，還有樂隊在奏樂。

在這裏的人似乎都是很正常的。

司馬洛猜想，一定園中才是他們荒唐的地方。他們在這裏「熱身」一下，然後，當神經興奮起來之時，便到外面的園中去了。

顯然，司馬洛這個猜想也是對的，因爲這裏和普通夜總會唯一不同的就是，那些顧客們不分男女，全部都脚着一根香烟。那些是什麼香烟，那是可想而知的了。

司馬洛游目四顧，看見祇有一個門口通離這間夜總會的，那門口垂着一度棗紅色的簾子，門口之上還有一隻玻璃牌子，上面寫着：「洗手間」。

踏着踉蹌的步伐，司馬洛向這隻牌子的方向走過去。沒有人理會他。他掀開簾子，進入了門內。裏面是一條走廊，不出他之所料，走廊通到「男廁」及「女廁」兩個門口之後，還繼續向前面的。

司馬洛四顧無人，便繼續向前走，經過了男女廁，便到了一度門的門口，那門上有紅色的字寫明：「寫字樓重地，非請勿進」。

司馬洛不禁微笑。那些吸毒吸到癮於半瘋狂狀態的人，這樣一隻牌子會有用途嗎？

他點上了一根香烟，然後敲門。沒有人應，他再扭扭門球，發覺門是鎖上了的。大概，一如他所料，寫字樓是白天辦公的，晚間，人都走了，這正適合他。

司馬洛挨在門上，吸着香烟，一面伸手到袋裏取出了一串百合匙，把第一條探進了匙孔。第一條開不動，他再探入第二

，人家却反而急於把他趕走了。

「請你出去吧！」那女秘書威嚇地說，「不然，我要叫人送你出去了！」

「好吧，好吧！」司馬洛站了起來，覺得戲演到這裏也差不多了，「好吧，我出去！」他隨手把吸剩的香烟蒂向廢紙簍裏一丟。

「唏！」那女秘書驚叫一聲，連忙跑過去把烟蒂找回來，以免引起火警，而另一方面，司馬洛已經出門而去。

「以後離開的時候應該留心鎖門了，」那人埋怨他的女秘書，「這些人吸了香烟之後什麼都做得出，讓他們進來，他們會搗亂的。」

女秘書委屈地點頭。「好吧，我注意了，不過我明明記得我是有鎖門的！」

這邊，司馬洛已經回到了夜總會之中了。他現在在夜總會裏，就要找尋一條離開的路。他若無其事地在夜總會裏走着，看到一個門口，看見門內是一間很大的房間，有好幾個身量高大的男人在房裏。

這時，有一對男女正在向這裏個大漢出示會員證，大漢大概檢驗一下會員證，又小心地檢查一下男女的口袋，才打開門，讓他們出去了。

司馬洛自言自語地想，……他覺得這夜總會裏，……

迷醉了的人出去了，……

因此，他們不讓迷醉狀態的人出去，這是很合理的。而且他們也做得不着痕跡

條。這一次，祇是輕輕一扭，門就開了。

他推門進了裏面去，又關上門，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

「嘻嘻嘻嘻！」他傻氣地吃吃笑，覺得自己裝得很像。如果有人進來發現他，他也可以假裝是「醉」後無知，而誤闖禁地的。

一面，他的眼睛就小心地四面望，視察着這房中的一切。他看到這是一間很大的寫字間，有六七張寫字桌，而且牆邊還有一列十多隻鋼文件櫃。

窓子是沒有窗簾的，暗淡的燈光從窗外的園中透進來。這表示他也不能開燈搜索了，因爲這裏如若開了燈，燈光也會透出園中，而引人注意的。

於是司馬洛祇好摸黑行動了。

他首先走到那一列鋼文件櫃的前面，眯着眼睛，湊近櫃子看着。那上面是有一張白色的硬紙，標明裏面是裝着些什麼文件的。

通常寫字間裏的文件櫃都是如此。現在，這張硬紙上的字使司馬洛精神一振，因爲那上面寫的是：「會員記錄」；這正是他所需要的。

雖然有這麼多的文件櫃，但凡是這種記錄資料，總是編排得很有次序的，而且通常總是以首字母英文字母依次序編排，因此司馬洛毫無困難地便找到了依絲德那隻文件櫃。

那串百合匙又用得着了。祇不過兩分鐘，他已開開了文件櫃上的那隻鎖，而拉開了第一隻抽屜。

抽屜之內，光線是不足够的，司馬洛

。以檢驗會員證件藉口，那是非常冠冕堂皇的。

然而麻煩就麻煩在要檢查會員證。司馬洛是偷進來的，那裏能出示會員證呢？看來，他也祇好辛苦一點，從來時的路出去了。

於是，五分鐘之後，司馬洛便又爬上那棵圍牆邊的樹，從樹上跳到圍牆頂上。

在無人注意之下，他跨過了圍牆頂上的鐵絲網，輕輕一跳，便落到了園外。

一雙情侶正轉過街口走來，看見司馬洛，嚇了一跳連忙向後轉，回頭走掉了。司馬洛從容不迫和回到他的車上，開車離開了那裏。

半小時之後，司馬洛又爬過圍牆了。這一次是一堵沒有鐵絲網的圍牆。

這圍牆之內，就是一座花園。這裏是一座花園住宅，防盜設備似乎不大注重。所以司馬洛很容易就進去了。他伏在牆腳，小心地觀察了一番，斷定園中是並無大獵狗之類的討厭動物在碍手碍腳的，這才向屋子的方向走去。

走到屋子的正門前時，他看見門上有一隻柚木牌子，上面刻着清淨的白字：「陳氏舞苑」。

陳氏舞苑就是陳氏舞苑。……

依絲德的職業原來是舞蹈教師，而這個時候，她正在屋子的大廳中練舞。那大廳是空濶濶的，一邊靠牆有一排椅子，椅子對面的牆壁全部是鏡子，餘下的兩片牆壁則垂着紅色的天鵝絨簾子。（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甘十九妹

蕭逸·文 盧令·圖



枉有回天力

無法脫情關

隨著這陣子銅鑼驚天聲，那先前攤開的一朵「六角奇花」霍地爆炸開來！

顯然又是一式不可思議的奇妙陣勢。銅鑼聲，喊殺聲匯集成一片狂瀾，一時震耳欲聾。

即見那十六名白衣少年，圍着甘十九妹團團打起轉來，手中銅鑼固是不停的敲，那張嘴却也不閉着，只管忘命的吶喊個不休，一剎間聯成一氣，只管足下不停的奔個不休！甘十九妹眉頭微微一皺，遂即定下腳步！她手裏短劍，那雙澄澈眸子，無視於環身飛奔的一十六名銅鑼手，却瞬也不瞬的盯向那朵「六角奇花」中的黑旗漢子——她知道這是敵人「點頭技擊」的最後殺手，非比尋常，不可輕視，一時也就耐下性子來，細細觀它一個究竟！

「銀心殿」內只剩下了七個人。

左明月，「銀心殿主」樊銀江，「南天禿鷹」秦無畏，以及四名手抱長刀紅衣壯漢。

大廳裏黑黢黢的不見一些兒燈光，却可透過正面敞開的一排長窗，將殿前敵我雙方交手的情形看得十分清楚！

「銀心殿主」樊銀江臉上垂掛着淚痕，手裏緊緊的握着劍，恨恨的向着身邊的左明月道：「大叔……看樣子這丫頭大概被困住了，我們不如乘勢殺她一個措手不及！」

「南天禿鷹」秦無畏亦是面色陰沉，那副樣子簡直「如喪考妣」——聽了樊銀江的話，他把一雙失神的眸子，緩緩移向那位有「智囊」之稱的左明月上，等待着左先生宣判——在他的印象裏，左先生從來不會有過像今

天這種「失神落魄」的表情！

「唉！」左明月發出了一聲深長的嘆息，搖搖頭：「沒有用了！」

「銀心殿即將不保……」左明月頻頻嘆息的搖着頭：「少君，我們快走吧，遲了可就來不及了。」

樊銀江楞了一下，緊緊的咬着牙齒，瞪着左明月：「左大叔的意思是我們要撤退？」

「不錯，」左明月冷笑一聲：「不但要撤退，而且還要快，慢了只怕就來不及了。」他語音冰冷，面色陰沉，長衣既去，只剩下一襲月白色的單裏中衣，形銷骨立的站在那裏，那副樣子簡直就像是一個鬼。

彼此一來一往的對答着，可是那雙眸子却是瞬也不瞬的注視着意外，就在這一刻，甘十九妹已揮起了行動，就見她身子忽躍又躍，起落之間，短劍快出，已擊倒兩名持劍漢子。左明月神態一變，猝然轉身，急聲道：「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甘十九妹擊進左明月佈下的五行變化陣中，一度悟出陣法變化，破陣衝至站在高台指揮陣法的左明月身邊，以劍指着左明月胸膛，正欲刺下之際，却被左明月施金蟬脫壳計遁去，甘十九妹不欲予左明月再有佈署之機，奮身挺進，抵達銀心殿外，窺見大批銀心殿弟子散佈開來，形成一朵六角奇花形，一人高挑一面三角旗幟站在正中，另兩側湧出兩隊黑衣弟子，每列八人，每人手中持一銀色銅鑼，一齊鳴起，其聲勢端的是駭人至極——快走！」

身形一閃，已撲向側門。

在門前，他定下身子，回頭看了樊銀江一眼，後者只是茫茫的向窗外注視着，並無退却之意。

左明月嘆息一聲，只得又撲回來。

「大勢已去——銀心殿即將不守！」左明月恨恨道：「再要不走，可就萬難活命了！」

樊銀江陡然一驚之下，才恍然自夢中驚醒——兩江淚水，由不住奪眶而出。

左明月嘆息道：「這一陣，是我事先佈置好的救命殺手，捨此之外，再也無能為力了！樊銀江慘笑着搖了一下頭：「莫非你忘了爹多的話，要我死守此殿，不——大叔，你走吧，我就留下陪着銀心殿共存亡吧！」

「傻子——」左明月苦笑着搖了一下頭：「少君應該想到，你留下來只有死路一條，退回去，還可與老堡主共商大計，據守「清風堡」，來日方長，大可與這個姓甘的丫頭一決長

短——

一面說，他示意的向着「南天禿鷹」秦無畏點了點頭，兩個人各自架着樊銀江，一前一後，將他硬架了出去。

在四名紅衣壯士的緊緊護衛之下，一行人步出了銀心殿側門——

轉了一條幽廊，步下一條深入地層下的小道，那裏衍生着一列翠柳。

一行人行過之後，左明月遂吩咐四名紅衣壯士各自揮動刀劍，把這行翠柳紛紛砍折倒地！

各人這時已來至小道盡頭，却是一處極為隱密的河道之口——但只見黑夜裏波光萬頃，漾溢而起的水花，拍打在附近的山岩上，發出了震耳欲聾的轟隆之聲，環視左右皆是高出立處的巉崖斷壁！

左明月長嘆一聲，向着身側的「銀心殿主」樊銀江道：「若非是我事先安排了此一着退路，只怕此刻是呼天不應，叫地無聲——」

「南天禿鷹」秦無畏却是不解的看看那一片滔天波浪道：「先生的意思，莫非是在此處，事先已經安排得有船隻不成？」

左明月道了一聲：「然！」苦笑了一下，他遂即在身上摸了一下，轉向秦無畏道：「秦香主身上可帶着千里火麼？」

秦無畏點點頭，摸出來雙手遞上。左明月接過來迎風一幌——「噠打！」一聲亮着了，這片地方，頓時現出了一片昏暗火光！

風勢極大，吹得每個人身上冷颼颼的！左明月把手上千里火緩緩舉起，山面前繞成一個半圓形的圈子，再緩緩放下，如此三度起落，再換另一隻手，照前樣的再作一次。

每個人眼睛瞬也不瞬的向前面上盯着，陣陣寒風襲進來，冷若冰箭，當受者都情不

自禁的打了一個哆嗦！

左明月耐着性子再這麼作了一次，仍不見有什麼反應，他把千里火交到一名紅衣壯漢手上，吩咐他依樣照做，遂即回身向着來處觀察不語。

由所站處回看，只見來處燈火所發出的強烈光華，恰似一幢百丈高下的光罩，將那所巨大的建築物「銀心殿」罩定。

大片的喊殺聲，即由那光罩裏散播出來，雖然彼此間隔着一段相當的距離，却可以清楚的聽見兩陣交兵的兵刃交擊叮噠聲！

「南天禿鷹」秦無畏「啊！」了一聲，吶吶的道：「莫非「分水廳」的那一夥子人，已經大舉攻到了！」

左明月悵然的點了一下頭，面若寒冰，不發一言。

「銀心殿主」樊銀江不禁瞪圓了眼，他語音顫抖的道：「這麼說，那賊子莫非竟然攻破了大叔的最後陣勢？」

左明月漠然的點了一下頭，冷笑道：「除了那個姓甘的丫頭，他們之中，誰又能有這個能耐？」

樊銀江吞了一下喉結，幾乎語音沙啞的說道：「……這麼說……銀江殿的百十名手下弟子……」

左明月黯然的點了一下頭：「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樊銀江一時由不住垂下頭，大聲的泣了起來。

左明月嘆息一聲：「少君保重，我們確實已盡了人力，奈何敵人過強，若不及時抽身知會老堡主，早作防備，只怕「清風堡」亦難守住。這是我等不得不退的原因……」

方言及此，耳聽得一片爆炸轟隆之聲，即見到起自銀心殿處射起了大片火烟，飛飛的火

石有如流星般的四下狂瀾而起，就像是正月十五所放的花炮一般，一時蔚為奇觀，緊接着再次傳來的一聲爆炸聲，真有驚天地之勢！

各人只覺得足下站立之處，大大的搖動了一下，目光注處，那所巍峨的銀心殿，似乎整個的斜塌了下來！

火星，火舌，流焰，像是無數道鋼索而起的「火蛇」滿空狂瀾而起——

整個銀心殿一剎間燃起了漫天大火，大股火焰隨後揚起——雖然相隔甚遠，每個人臉上都被火光映得紅通通的！

「完了……」樊銀江一時心如刀割：「什麼都完了！」

每個人心上都像壓着一塊鉛般的沉重，誰也不會開口說一句話……

忽然身後响起了欸乃聲——一艘全身漆黑，平底雙桅的鐵甲船，向着隘口泊攏過來。

站立在船頭的一名黑衣漢子，手裏拿着一具特製的鐵壳孔明馬燈——

這漢子雙手端燈，向着這邊揚了一下，技巧的開着燈門，發出信號——「三三三三」！遂即向着這處隘口地方慢慢攏過來。

左明月點頭道：「這就是了。」

鐵甲船慢慢攏向岸邊，包有鐵甲的船身，隨着波浪起伏，撞擊着附近的岸面，發出「乒乓」一之聲！

即見那佇立船頭的持燈漢子，身形微縱，免起個落的已落向岸邊。

——他手上的鐵壳馬燈向着前面揚了一下，立刻搶前一步，向着樊，左抱拳道：「卑職韓慶，接運來運，尚請少主人與先生見諒！」

左先生搖搖頭道：「韓壯士免禮，沿途可曾為敵人攔截了有路沒有？」

韓慶道：「韓壯士的漢子，上前一步道：「先生放心，卑職一路前來，竟連先生事先交待

，只我那靜靜之聲有舟，確信不會有任何人發覺！」

「銀心殿」樊銀江楞了一下，向前一步道：「什麼，韓慶——莫非是多夢而來？」

韓慶抱拳道：「少主人有所不知，老堡主早已感覺到此殿不守，所以在來時已與左先生有了商量，命卑職守護此舟，埋伏在對面溪邊等候消息，只怪卑職認錯了方向，只管向船尾張望，却忘記了船頭部位，險些錯過了機會，誤了大事——」

樊銀江聆聽之下，不禁深沉的嘆了口氣，道：「原來爹爹早已想到了此殿不守——」

他目光一轉，看向左明月道：「原來大叔早已與爹爹有了計劃……」

左明月苦笑一聲，道：「不錯，只是時機未到最後關頭，未便說出，少君——我們快快上船吧！」

一行人相繼縱身上船，這艘鐵甲戰船於是掉過頭來，緩緩向着黝黑的湖面揚帆而去。

「銀心殿」就這樣失守了。

一團團的火焰，由燃燒着的銀心殿廢墟飛彈而起，黑夜裏流焰四竄，整個半邊天都照紅了。

對於「丹鳳軒」的前進使者「甘十九妹」來說，這無疑是一場空前的勝利！

這把火說明了他們勝利的成果，正像是燃放的烟火在大肆慶祝——

「夜雨——」

「孤燈——」

這一場雨下了有好幾天了。

尹劍平整整兩天，足不出戶——當然這意思並非是說他真的連房門都沒有出過，而是說他不曾離開過所居住的客棧——「碧荷莊」。意外是耳聞而枯燥的蛙鳴聲——這些小動

「雲中鶴」彭程萬怔了一怔，由不住後退一步，一時目射凶光！

「赫赫……」他嘴裏一連怪笑了幾聲，頻頻向尹劍平打量着：「聽足下口氣，莫非是有意要把這口海棠秋露據為己有不成？」

尹劍平一笑道：「不錯，目前我是有這個打算。」

彭程萬陡地探手腰間——

尹劍平也同時握住了劍柄——一幢劍氣，陡地由他背後拉開一綫的劍鞘裏昇起來。

「雲中鶴」彭程萬顯然是劍道中的高手，對於所謂的「內家劍氣」當然不會不知道。

這幢發自對方長劍上的劍氣，頓時使得他止住了一時衝動，探向腰間的手，慢慢的又收了回來。

尹劍平那隻握劍的手，也遂即為之緩緩鬆開——

「彭兄不必心懷不忿！」尹劍平慢吞吞的道：「在下方才也已經說過了，寶劍能者居之，這口劍不過暫為在下所保管而已——」

微微一頓，他遂即接下去道：「……即使現在，閣下你仍可以隨時拿回去——不過，有一個先決的條件，那就是先要問一問閣下是否有這個能力！」

「雲中鶴」彭程萬陡地一呆，冷森森笑道：「尹朋友你的意思我明白，沒有三分三，不能上梁山，哼哼，在下既然來了，當然不能空手而回。」

尹劍平道：「你來的正好，其實我正有事要找你——」

彭程萬緊緊咬着一嘴，聆聽之下，徐徐的道：「洗耳恭聽！」

尹劍平道：「既承見聞，我倒要告訴你，在下受人所託，也正是要向彭朋友要還一件東西。」

人，能够把這三種動作揉成一件，而施展得這麼矯捷自如。

眼前的這個尹劍平，你說他是「人」，而在他的施展這一式傑出而不可思議的殺手時，簡直形同鬼魅。

「雲中鶴」彭程萬驚心之下，禁不住嚇出了一聲冷汗，掌中「蛇形軟劍」固然原勢揮出，只是莫明其妙的竟然失去了準頭。

就在對方「蛇」也似扭轉了的身形裏，彭程萬的軟劍已經走了一個空。

一招落空，却已把他自身形暴露露在對方凌厲的劍鋒之下，而無法脫困。

像是閃電般的亮了一亮。

尹劍平手上的那口「海棠秋露」，在炸開的一點「劍星」裏，鏗然一聲，已刺中了在彭程萬的前心上。

彭程萬的身子被扎得彈空而起，可見對方出劍之猛，按常情而論，彭程萬中劍要害，萬無活命之理，無奈他內着的一襲寶衣「鎖子金甲」，却使他意外的又逃得了活命之機。

尹劍平長劍一經遞出，立刻覺出了有異，劍勢拉動之下，將「雲中鶴」外衣劃開了一道長口子，後者借力施力，倏地身軀一個倒翻——「哧！」穿出了一丈以外，落身長廊之外。

「雲中鶴」無疑是慣用心機，絕頂聰明之人，對方這一劍早已使得他心膽俱寒，却也使他認清了自己萬萬不是對方對手，即以方才一招而論，若非是自己身上那一襲「鎖子金甲」，此刻焉能還有命在？

一驚之下，嚇得他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不啻由夢中驚醒，這才知道敵我之間，功力相差得太懸殊，再不見機脫離，必無倖理。

一念之餘，雲中鶴那裏再敢多留片刻。

是以——就在他身形一經穿出長廊的同時，左手抬起，食指下扣，按動一管緊貼在腕上

「噢——那倒是一件新鮮事了！」

「一點也不新鮮，」尹劍平一哂道：「套用一句老兄的話題，你是明知故問。」

「哼哼……」

一面冷笑着，彭程萬那雙眼睛裏交織着凌厲的殺機——可是他卻遲遲不敢出手

「雨」似乎下的更大了，雨點子夾着斜風，打在人臉上麻刺刺的挺不是個滋味！

即使憑操勝券的尹劍平也忽然感覺到這種情形之下，對他來說是不宜宜出手對敵的——畢竟對方「雲中鶴」這個人非比尋常，而且是慣施鬼詐出名。

「雲中鶴」彭程萬竟然也已經有同感——

「尹朋友，這裏不是談話的好地方！」雲中鶴用手前指一下：「那一邊，有一所廢置的『青雲道觀』，我們到那裏避避風雨如何？」

尹劍平道：「很好，不過我不認識那個地方！却要煩老兄領頭帶路了——請——」

彭程萬一笑，腰身猝轉，箭矢也似的率先縱身而出，一路輕靈巧捷，倏起倏落直向前道撲進。

他一口氣跑出了二三里外，足下方自站定，却意外的發覺到政情尹劍平就站在身邊！心裏一凜，就像是着了一記悶棍那樣的不自在！

那所「青雲道觀」顯然就在眼前——

歪斜的觀門有一半已經倒塌了，一道迴廊曲曲折折的直向觀門裏面延伸下去，遠遠看上去，就像是一條臥地的巨龍！

道觀有一半早已倒塌了。那歪斜的一半，原已不敵風雨，整個屋頂都早已「上空」，如果說在這裏還能找到一處躲避風雨之處，那捨棄這迂迴長廊，可就再也沒有另外之處了。

尹劍平，彭程萬兩個人毫不疑遲的踏入長廊。

由「風雨」中豁然踏向「避風雨」處，自

的特製箭筒，「卡噠！」一聲輕响，一枚蛇頭銀羽小小弩箭，陡地射出，直向尹劍平的前胸力射過來。

彭程萬暗器一經出手，足下那裏再敢絲毫逗留，身形陡地一個倒摔，用「鴿子鑽天」之勢，猛地凌空直起，只是他身子才縱出一半，陡然間，黑暗裏一條人影，有如「飛星天墜」，轟地落下來。

隨着這人的一聲清叱道：「去！」

「雲中鶴」彭程萬簡直還不知是甚麼回事，一雙腕臂兩側已吃對方十指拿住。

一股透骨奇寒氣勁，由這人兩隻手轟地傳過來，雲中鶴只覺得一剎間痛楚難當，縱起在半空中的身子，不由自主的已被按落下來。

情形更不止此。

隨着這人向外翻動的掌勢，「雲中鶴」彭程萬身不由己的已被摔了出去。

來人似乎一經現身，就認定了「雲中鶴」其人絕非善流，是以這一棒之力着實施展得格外勁道，以「雲中鶴」之武功身法，竟然難以化解。

隨着這人的猝然出手，「雲中鶴」彭程萬的身子遠遠飛出了兩丈開外，「撲通！」一聲跌倒在殘垣斷壁之間。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雲中鶴」彭程萬根本還來不及翻身站起的一剎，來人身形再度穿起，夜蝠穿空般，再次來到了他身前，右足乍出，「撲」一聲已踩在了彭程萬前胸之上，彭程萬身子還來不及站起，隨着這人足踏之勢，「碰！」一聲又倒了下來。

夜色迷漫裏，他雖然一時看不清對方是甚麼一個長像，可是那長長秀髮，以及輕盈體態，却是逃不過「雲中鶴」的觀察之中。

他猝然吃了一驚，這才發覺到對方敢情是

然有一種說不出的寧靜之感。

兩個人幾乎是同時踏進長廊——四隻腳步一經着地，頓時向兩下裏猝然分開來。

尹劍平往左，雲中鶴往右。

幾乎是同時，兩個人霍地又轉過身來，成了「照臉」之勢——雙方的距離約莫在一丈二三。

「說吧！相好的！」彭程萬一雙眸子瞪得又圓又大！「你受甚麼人所託？又問我要還甚麼東西？」

尹劍平那雙眼睛瞬也不瞬的盯着他——

「尉遲太爺所託，問足下討還家傳至寶——『鎖子金甲』！」

這幾個字講說的再倒落不過，雲中鶴乍然聽到「尉遲太爺」其名，禁不住大吃一驚，容得尹劍平話聲一落，他一連後退了兩三步。

「呼——」很好，這麼說，我今天晚上的確是找對人了。——一面說他伸出一隻手，在胸上拍了一掌，「碰！」响了一聲：「不錯，你要的鎖子金甲，現在就在我身上，只要你能够由我身上拿走它。」

一面說，右手抖處，「噹！」的一聲脆响，一條銀光燦然的「蛇形軟劍」，已由腰間抖了出來。

緊接着在空中舞了一轉，唏哩嘩一陣子串响，蛇也似的又盤在了胳膊上，那一截蛇頭機子形的鎗尖子却捏在他手心裏。

尹劍平冷笑一聲道：「很好，咱們看來是纏上了，我輪給你，背上長劍由你拿回去，你若是輸给了我，說不得我要割下你身上的『鎖子金甲』。」

話聲方出口，只聽見彭程萬一聲輕叱，轟地掠身而起，速度之快，出人意外。

這一式出手，顯然他蓄勢已久，身子一經縱過去，兩隻足尖捷如流星般的直向着尹劍平

個少女。

來人青鬚紫頭，在水盈盈的一雙澄波眸子之下，繫扎着一襲黑色面紗，是以難窺全豹。

「雲中鶴」彭程萬陡然驚心之下，方待掄起手上「蛇形軟劍」，轟地只覺得前胸「玉堂穴」上一陣發麻，敢情已吃對方少女那隻「小蠻靴」的靴尖子點在了穴道之上，頓時全身一陣麻軟，遂即動彈不得。

人影再閃。

尹劍平已由廊子裏飛身迎前。

他乍然看見站在面前的這個少女，不由心中吃了一驚，當下後退一步，將掌上那口「海棠秋露」倏地指向身後，目注向正面少女道：「是甘姑娘麼？失敬！」

長身少女微微頷首，說道：「尹兄不必多禮，也是我的湊巧，意外的帮你拿住了這個惡賊。」

一面說，她那雙盈盈秋水，先在地上的「雲中鶴」身上轉了一下，遂即轉向尹劍平。

「尹兄你要怎麼發落他？交待一句話就行。」

可笑「雲中鶴」彭程萬平素該是何等狂傲之人，今夜一旦落在敵人手裏，景像竟是這等淒涼。

他既是被對方足尖定住了穴道，到底神智未失，也不得開口說話。

尤其此時，「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淪落到眼前情景，一個不對，立刻就有喪失性命之憂。

這種情形之下，「雲中鶴」彭程萬可是一點威風也施展不出來了。

「這位姑娘——」他語音打顫的道：「有話好說，千萬請手下留情。」

來人——「廿十九妹」眸子裏微微現出了一抹笑意。

一雙眸子上猛踢了過來。

尹劍平身子霍地向下一矮。

「呼！」的一聲，「雲中鶴」彭程萬的一雙腳尖，雙雙踢了個空，可是緊接着「雲中鶴」的身子隨着他猛然舉起的雙手，轟地拔空而起。

這一手，尹劍平倒是萬萬沒有想到。

彭程萬既名「雲中鶴」，當知輕功不弱，觀諸他眼前這一手浪翻之勢，更是極不平凡。

只聽見「撲」一聲——一陣衣袂飄風聲，雲中鶴的身子已到了尹劍平身後——掌中的鎗子鎗「嘩啦！」一聲脆响，直向尹劍平身後掃打過來。

尹劍平心中一驚，若以常情而論，眼前情形，他一定要旋身而敵，可是不知如何，就在他腦子裏方自與起這個念頭的時候，却又有另一個念頭地昇起，一時隨着後者這個奇異的意念，整個身子平直的向着前面倒了下來。

「雲中鶴」彭程萬這一式空中浪翻盤打之勢，原有十分把握要制勝對方，甚至於他早已盤算好了，在尹劍平一旦回過身來時，轉以何種手法來制勝對方，只是却萬萬不曾想到，對方竟然拚着拚打之害，大勃常情的全身直向前倒下。

這種意外的情形，由不住使得「雲中鶴」彭程萬吃了一驚，當下冷笑一聲，掌中「蛇形軟劍」如連向前揮落下去，其勢有如「流星趕月」，快到了極點。

却是令人匪所思。

尹劍平的身子是向何左面倒去，雲中鶴是壓眼兒也沒有看清楚。

簡直是莫明其妙。

——反身，出劍，躍起，三式連成一氣。

以「雲中鶴」彭程萬印像所及，腦子裏還不曾有過這麼一個例子——不曾有過任何一個

「這個，恐怕由不得你。」眼光遂即向着

一旁的尹劍平一瞟：「要看這位尹先生了。」

微微一頓，她遂即向尹劍平道：「怎麼樣？尹兄？到底要怎麼發落他？」

尹劍平對於廿十九妹的忽然出現，着實吃了一驚，然而，越是這般突出的情況，他越要表示出特殊的鎮定。

靜聽之下，他緩緩的，來到了二人面前站定。

「廿十九妹——此人欠我朋友一樣東西。」

他緩緩的說道：「且容我親手為他討還回來吧。」

廿十九妹像是一笑的道：「是麼，那我不必多事了。」

話聲一落，她那隻踐踏在「雲中鶴」前胸「玉堂穴」上的腳，轟地鬆開來。

「雲中鶴」早已蓄勢以待，廿十九妹的腳一鬆開，他身上穴脈頓時也跟着解開，當下迫不及待的一個「鯉魚打挺」，兀地自地上躍身而起。

只是一旁的尹劍平，顯然早已防到了他有此一手，只見他足下猛的踏進一步，左手虛空向外劈出一掌，封住了雲中鶴的退路，右手長劍疾若流星，只一閃已比在了後者喉結之上。

出手之快，簡直出人想像。

「雲中鶴」的躍起之勢，不謂不快，只是較之尹劍平的出手，却仍然是慢了一步。

一時，在尹劍平冷森森的長劍封喉之下，他嚇得當場呆若木鷄，動彈不得。

「呼！彭程萬，你還想跑麼？」

——尹劍平的劍鋒幾乎已經擦着他的喉管，無論任何情況之下，對方只要稍有異動，他劍勢向前一推，即可將其首級取下。

正因為這樣，「雲中鶴」才被嚇得不敢心存異動。

只是，他為人極有手腕，却也不會就此甘心。冷聲一笑，那雙深湛的眸子，在尹劍平身上轉一轉：「要不是這個姑娘多事，彭某人又豈能這麼輕易的落在你的手上？姓尹的，你也用不着這麼神氣活現。」

尹劍平微微冷笑：「我知你會此一說，尹某豈能信？隨便宜？好，我就再給你一次出手之機，看看你是否能逃開我的手去？」

說罷，長劍倏地向後一收——

不意，他這裏劍勢方自一撤，「雲中鶴」彭程萬早已迫不及待的躍身縱出。

他胸有成竹：「三十六計，走為上策」，

是以，就在他身子乍然縱出的一剎，緊接着右足力頓，施展出「燕子鑽空」的一式輕功絕技，第二次鑽天直起。

然而尹劍平却已防到了他會有此一舉。

雲中鶴足下力頓，方自竄起一半，乍然間當頭劍光壓頂，冷森森的長劍，直向他當頭力劈下來。

「雲中鶴」彭程萬若膽敢無視於此，必得喪生劍下，驚魂一剎間，他身子陡然向左一個快閃，掌中「蛇形軟鞭」喇啦聲打而出，直向尹劍平手上那口「海棠秋露」力捲過去，同時他身子也施展出「大力千斤墜」身法霍地向下落來。尹劍平決心要在雲中鶴面前施展一番，一來叫對方「心服口服」，再者也可給一旁的甘十九妹瞧上一瞧。

他自從參透了吳夫人「雙照堂秘功」之後，所出招式往往奇形怪狀，不可捉摸，即以此時而論，「雲中鶴」蛇形軟鞭方自揮出一半，猝然就覺不對——眼看對方驚起常態的身子，有如晴雲飛絮，忽然昇了起來。

「雲中鶴」彭程萬心中一慌，提不住對方的一手到底是被震斷了，就鬆開，手上的「蛇形軟鞭」，情急之下，那裏躲得及，

「碰！」一聲，不偏不倚的擊在雲中鶴左胸上方。

就算他身著「鎖子金甲」，也只能勉強保其不死，將掌力化解一半，而餘下的一半力量亦是可觀，足見將他身子震得離地飛起三四尺高下，一個筋斗翻了出去。

「雲中鶴」彭程萬畢竟狡智兼具，只要一息尚存，絕不甘心雌服——這時，就在他身子倒地滾翻的一剎，仍然忘不了乘機傷人，即見他右手再次按動胸鎖，碎然大響聲中，再次飛出了一片銀光，狂風驟雨般，直向雲中鶴「甘十九妹」全身上下飛捲了過來，其勢端的驚人。

甘十九妹豈能不知。

——就在「雲中鶴」暗器方自飛出的一剎，甘十九妹亭亭嬌軀，在一個極快的後仰勢子裏，直直的平倒了下去——！好俊的一手「鐵板橋」功夫。

大片銀雨，風捲殘雲般全數都由甘十九妹身上呼嘯着飛了過去。

——值此同時，狡智的「雲中鶴」身子一個疾滾，霍地躍身而起。

他身法雖然至為快捷，奈何當前兩個敵人，不啻是當今乾坤兩道上最拔尖的兩個人物。

在尹劍平，甘十九妹這樣兩個人面前，若想像詐脫身，簡直是無異夢想。

於是，雲中鶴身子方自騰起，猛可裏，一股疾風已臨面前。

雲中鶴方自看出來人是尹劍平，後者一隻肉掌已臨眼前——尹劍平決計要給他一個厲害，這一掌可不再半點留情。「蓬！」一聲，正正的擊中在「雲中鶴」前胸右側。

尹劍平是施展「小天星」掌力，再加以他巧妙的利用出掌角度位置，更可兼收「四兩千

形軟鞭」已經走了個空招。一驚之下，這才發覺到對方招式有異，大非尋常。

他這裏方自驚心，不啻他心念別念，尹劍平却已由斜刺裏快速的切身進來。

雲中鶴只覺得身上一冷，緊接着肩胛上一緊，由不住打了個哆嗦，偏頭一看，禁不住嚇了個魂飛魄散，敵情已吃對方那口明銳的劍鋒壓在了肩上。

情勢與先前並無二致，雲中鶴只要心存逃脫，管教他身首異處，當場橫屍就地。

「雲中鶴」彭程萬一驚之下，高舉在空中，「蛇形軟鞭」情不自禁的鬆了下來。

「唉！」他嘆息一聲，看了尹劍平一眼，無可奈何的道：「我輸了。」

尹劍平冷笑一聲：「既然你自承輸了，你有言在先，又該如何？」

彭程萬苦笑道：「大不了一把身上『鎖子金甲』脫給你就是了。」

尹劍平道：「很好，你就脫吧。」

「雲中鶴」彭程萬看了一下面肩上的劍鋒，冷笑道：「這樣你要我怎麼脫法？」

尹劍平在他說話時，却已留意到他閃爍不定的眼神，情知他必有意圖。

這時聆聽之下，冷冷一笑，長劍猝然收回道：「好，這樣總可以了吧？」

「雲中鶴」似乎沒有想到對方這麼容易就信過了自己，見狀由不住呆了一呆。

看到這裏，一旁的甘十九妹微微笑了一聲，卻沒有說話。

「雲中鶴」彭程萬樣子顯得緊張，那雙閃爍不定的眸子，在顯示着狡智與不安。

尹劍平一雙深邃的眸子，睜也不瞬的盯視着他。

「雲中鶴」冷笑一聲，似乎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被逼得不得不從命。

「斤」之勢

雲中鶴饒是有資資護體，亦是難當其銳，登時，他身子直直的平飛了出去。

「碰！」一聲，背部巨力的撞在一堵石柱上，轟隆！大響聲中，合抱粗細，高約三丈的一根擎天石柱，陡地從中兩折，分作兩下裏倒了下去。

雲中鶴就算他是鐵打銅鑄的身子，也是吃受不住。

隨着倒下的石柱，他發出一聲淒厲的慘嘯，也同那半截倒下的石柱一樣，一時直直的倒了下來。

——一口鮮血，直直的由他嘴裏噴出來。

饒是如此，他仍然放不過迎面而來的尹劍平，就在他倒下的剎，掌中那口長劍已抖手飛出，劃出了一道銀虹，直向尹劍平臉上直射了過來。

當然，這一劍他是萬難奏功。

「嗆啷！」一聲，已為尹劍平揮劍格落在地，緊接着他身形前躍，只一脚已踏在了雲中鶴胸前之上。

為恐他再施鬼詐，尹劍平這一腳運足了勁力，一脚下去，只聽「雲中鶴」慘叫一聲，再次噴出了一口鮮血，當場昏死過去。

一場要命的搏鬥，到了這時，總算告一段落。

尹劍平將一口長劍收落匣內——意外的，忽然發覺到身側亮起了蓬燈光，敢情是甘十九妹亮着了「千里火」！

「一隻手揚着千里火，甘十九妹面若芙蓉的含笑：『怎麼樣，這個忙幫的是時候吧。』

尹劍平最怕與她單身相處，却又無法迴避，見狀只得抱拳稱謝。

「謝謝姑娘仗義援手，差一點，叫這廝跑了。」

只見他緩緩拾起一隻左手，慢慢解開着身上衣服的盤扣鈕子。

第一個扣子解開了，他又去解第二個，第三個……整個一件箭囊的扣子都解開來，他忽然不自然的向一旁的甘十九妹看了一眼。

「姑娘。」他冷笑着道：「莫非你不迴避一下麼？」

甘十九妹搖搖頭道：「我看沒有這個必要，我只要眼睛不看你也就罷了。」一面說，她遂即把眼睛轉向一旁，再也不看他一眼。

「雲中鶴」彭程萬慘笑了一聲，這才緩緩將一件箭囊脫下來。

頓時，尹劍平就覺出眼前一黑，一片金紅色光華，由彭程萬身上閃起。

這才看清了，就在他身上緊貼中衣處，穿着一襲金光耀耀的鎖子金甲！那襲金甲不傷的寶衣，原來為一片片金錢大小的薄薄金片所穿綴而成，却在每小片連接之處，綴有一顆紅寶石，那閃閃紅光，正是因此而起。金紅相映，寶氣上衝，端的是一件武林罕見的防身至寶，即使是一個不識貨的人，也能在一眼之下，斷定其價值連城的不凡價值。

「雲中鶴」彭程萬抖着身上那一襲「鎖子金甲」，發出了唏哩哩一陣子聲息。

「姓尹的，我看這件鎖子金甲，你未必就會還給尉遲太爺吧？別是你閣下自己吞了。」

一面說，雲中鶴眸子裏閃爍迫切的稜光。

尹劍平冷冷的道：「那是我的事，你就用不着操心了，姓彭的，你說你的衣服吧。」

他說時劍尖緩緩探出，即由劍尖之上口濺濺的噴吐着一種劍氣，顯示着他傑出的劍術功力，這劍氣像看在一雲中鶴，彭程萬眼裏，不啻發生出一種新的恐懼。

他試圖向後退一步，尹劍平却是一動也不動，只是那口劍上的光華即顯而又比前增強。

「這個人是誰呢？」

「他姓彭，叫彭程萬。」

「我沒聽說過，」甘十九妹搖搖頭：「他是幹甚麼的？」

「是個獨行大盜，欲命緝賞的要犯。」

「欽命——哼！」甘十九妹微微一笑，斜過眼珠來睨着他：「這可是新鮮，我倒是不知道，原來尹兄你是公門裏當差的人物呀，失敬，失敬。」

「姑娘多疑了。」尹劍平伸手把雲中鶴由泥地裏提起來：「來，我們到廊下裏再說！」

二人先後縱身進入長廊。

甘十九妹一隻手亮着千里火，却把身子倚着一根廊柱，她臉上含着逗人的微笑，自從那一夜與尹劍平有過特殊的邂逅之後，他們之間已有了微妙感情進展，尤其是對於甘十九妹來說，這種情誼簡直「前所未見」，足令她「魂牽夢縈」，雖然說「蕙心蘭質」「冰雪聰明」，然而一經着染了「愛」的成分在裏面，却會使之大大變質而亂了方寸。

尹劍平擦了一下臉上的雨水，正要動手把雲中鶴身上的鎖子金甲剝下來，忽然，他心裏動了一下，倏地偏過臉來，直直的看着甘十九妹。

一剎時，他充滿了激動，心裏陡然興起了強烈的震撼，眸子裏閃爍着異樣的神采。

驚惶的特殊感覺，使得他竟顧不得剝下那襲「鎖子金甲」，而驚惶的站了起來。

「怎麼了？」甘十九妹揚着一雙秀眉：「你看甚麼？」

「我——」尹劍平強制着自己，鎮定下來，搖搖頭：「沒甚麼，只是奇怪姑娘摘下了面紗而已。」

不知甚麼時候，甘十九妹竟然解下了那襲一直纏在臉上的面紗，現出了她難得一見的「太狠了」。

彭程萬兩隻手像是在解脫着「鎖子金甲」上的特殊扣子，忽然，尹劍平意外的發覺到，彭程萬的雙手捧着胸前一件飾物。

那是一件像「金鎖」般的東西。

總之，就在尹劍平的眼睛方自接觸到這件東西的一剎間，只聽得「蓬！」的一聲大響。

一片白煙，霧也似的陡然自彭程萬身昇起，於此同時，更有一蓬細若牛毛的銀雨，沒頭蓋臉的直向尹劍平，甚至於連俏立一旁的甘十九妹也不放過，大片銀光有如怒海狂潮，萬點銀星羅罩着丈許方圓的空間，轟天席地飛捲了過來。

其實尹劍平和甘十九妹早已看出雲中鶴的行爲有詐，但他們却誰也沒料到對方手段如此之毒！就在銀光耀耀裏，尹劍平，甘十九妹不約而同的雙雙騰身而起。隨着尹劍平左手揮處，極振腕其迅速的把長衣脫下揮出。這一手「鐵衣」功夫，尹劍平在其上更灌注了無窮內力，是以隨着他揮出的衣浪，空中「劈拍」一聲爆响，鼓動起極大的一團氣窩，其勢直如排山倒海，端的駭人已極。

也虧了他有此一手。

眼看着那一天銀雨，猝然遭遇尹劍平的這一手「鐵衣振腕」的回擊，兩股氣勢甫一交接，空中銀雨頓時被炸開滿空，頃刻間消逝無形。即使那一片「雲中鶴」用以掩身的白煙，吃這股強大的氣流猝然震盪之下，也同時消逝無形。「雲中鶴」彭程萬以為這一手必然可以奏功，卻沒有料到竟然會失敗。

——是時，他早已反竄出三數丈外。

猛可裏頭頂上黑影掠過，甘十九妹竟然又趕在了他的前面，落身，出掌。

一股尖銳疾勁掌風，極其淒厲。

「雲中鶴」彭程萬猝然當受之下，胸中無端悶，他已是驚弓之鳥，更不會想到，攻

細長的一雙蛾眉，其下是黑白分明的眸子，挺直的鼻樑，大小適宜，而略呈弧度的一張咀——尤其在含笑的這時，嘴角輕啓，一顆顆貝齒，白潔而有光澤，確能引人注目，心曠神怡。

尹劍平在一度注視之後，又蹲下來，有意回過頭，不再看他一眼。

「爲甚麼又不看了？」

「已經看過了。」

「噢！」甘十九妹低笑了一聲：「你難道以前沒有看過我的臉？」

尹劍平搖搖頭：「好像沒有！」

「真的？」

一面說，她輕轉蓮步，緩緩走到了尹劍平跟前。

尹劍平心頭只是「嘆通！」的跳着，不知是怎麼回事，自從他剛才看了她一眼，心裏竟然會如此激動，是有如魂攝魄的姿色！抑或是心底潛意思的仇恨作祟？——只怕是兩者兼而有之。

尹劍平一聲不吭的由雲中鶴身上剝下了那襲「鎖子金甲」，儘快的穿到自己身上。

甘十九妹看得很奇怪：「——」

「噢——這件衣服是……？」

「鎖子金甲！」尹劍平道：「是我一位前輩的傳家之寶，却落在了這個賊子身上。」

甘十九妹喃喃的噙着：「鎖子……金甲？」

啊——！我好象聽說過。」

尹劍平站起來，打量着地上的「雲中鶴」，一時真不知道怎麼處置他才好！

甘十九妹道：「一劍結果了他算了！」

尹劍平偏過頭來看着她——

「怎麼！」甘十九妹道：「你認爲我的心太狠了？」

（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小楓等在對方設下的陷阱中，擊破對方的強弩，雷火的重重埋伏，更使對方發生內鬨，恩釋卜風，使得景四公子鎧羽而去，隨後，楚小楓將獲自無名劍譜的劍招授予八虎四英，使得他們衷心敬佩。翌日，周橫忽急來報，綠荷，黃梅，紅牡丹被人架走，被押入一艘大船上，楚小楓立偕周橫、王平、成方、華圓等往援，抵埠發覺是艘官船，楚小楓不顧一切，命成方往傳話，船中總管初不允通報，但一度與成方交手後，驚覺來人非易與，勉強延客進艙，楚小楓乃率王平、周橫及成方、華圓舉步進艙——

龍潭擲龍珠

周橫已拭去了臉上的易容藥物，恢復了本來的面目。

客艙的地方很大，放了六張太師椅。成方輕輕吁一口氣，道：「總管，快去通報貴主人吧！」

中年人淡淡一笑道：「在下這就去，不過，有一點，在下要先行說明。」

成方道：「好，請吩咐。」

中年人道：「你們侵犯官眷，這是殺無赦的死罪，諸位要不再想想？」

成方道：「想什麼？不用想了，沒有三分三，怎敢上梁山，閣下只管通報。」

中年人轉身而去。不大工夫，耳際間響起了環環叮叮之聲，兩個白衣女婢，扶

虎穴將虎鬚

着一個綠衣麗人，緩步行了出來。

那是個很美的女人，水綠衣裙，更顯得皮膚白皙，長裙拖地，掩去了雙足，但看她走路的娉婷之姿，似乎是一雙小腳。她不算太美，但却有一種成熟的誘惑，動人情懷。只見她輕啓玉唇，露出了一口細小的白牙，道：「那一位要見我。」

她口中說話，兩道目光，却投注在楚小楓的身上。

楚小楓一笑，說道：「在下求見夫人。」

綠衣麗人道：「請教貴姓？」

楚小楓道：「迎月莊主楚小楓。」

綠衣麗人道：「賤妾陸王氏。」

陸夫人呆了呆，道：「你說什麼？」

楚小楓心中道：「這女人的裝作，倒是很沉得住氣。」

心中盤算，口中却冷笑一聲，道：「夫人，我看，這是唯一的辦法了。」

陸夫人道：「你這人當真是可惡得很，這是什麼地方，你竟然如此放肆。」

楚小楓道：「夫人，我說過，我們來了，就不怕任何後果。」

陸夫人怒道：「你這人得寸進尺，究竟是什麼意思？」

楚小楓一擺頭，道：「搜！」

王平，周橫，加上華圓，立刻向內艙行去。

陸夫人吆喝道：「站住，你們要幹什麼？」

楚小楓一揮手，道：「你們去吧，成方，攔住了這位夫人。」

成方應了一聲，橫跨兩步攔住了陸夫人，道：「夫人，你要過去，只有一個辦法，憑仗武功衝過去。」

陸夫人道：「你是強盜？」

成方道：「就算是吧！夫人，小的只聽主人吩咐，夫人想說什麼？只管和我們主人說吧。」

陸夫人道：「我有些不明白，你們究竟是那裏來的，來這裏想找什麼？」

楚小楓道：「夫人，妳只有一個辦法，可以阻止他們進入內艙。」

陸夫人道：「什麼辦法？」

楚小楓道：「用武功。」

陸夫人道：「哦！除了這個辦法之外

楚小楓道：「陸夫人。」

陸夫人道：「不敢不敢，賤妾記憶之中，未見過楚莊主。」

楚小楓道：「楚某也不認識夫人，在下是初度拜訪。」

陸夫人道：「那麼楚莊主和拙夫是故交了。」

楚小楓道：「在下和陸先生，也是從未晤面。」

陸夫人道：「素不相識，楚莊主就冒然登舟拜訪，不覺得太過孟浪麼？」

楚小楓道：「在下來的是孟浪一些，不過，無事不登三寶殿，在下想請教夫人幾件事。」

陸夫人道：「好！楚莊主請說！」

楚小楓道：「在下想先知道陸大人是什麼身份？」

陸夫人道：「拙夫，是長江水師督府的副將。」

楚小楓道：「很大的官。」

陸夫人道：「不敢當，還過得去。」

楚小楓道：「夫人，陸大人不在船上麼？」

陸夫人道：「不在，他有事到襄陽城中去了，不過天黑之前，一定可回來。」

楚小楓道：「如若在下有事請教夫人，夫人能不能作主呢？」

陸夫人道：「那要看是什麼事情了，賤妾一向不問拙夫公務。」

楚小楓道：「這件事應該是半公半私了。」

陸夫人道：「那請莊主說說看吧！」

楚小楓道：「沒有，夫人如是不肯動手，那只有讓他們去搜一搜了。」

陸夫人道：「楚莊主，真想不到啊，你這麼個人，看上去文秀秀的，竟然是這麼一個不講理的人。」

楚小楓心中暗道：「難道他們已經早有準備，她竟然如此沉住氣。」

原來，王平，周橫，華圓，已然轉入內艙中去。陸夫人沒有出手攔阻，那位總管也沒有出手阻止。

成方手中執着長劍，擋在艙門口處。

楚小楓道：「陸夫人，在下心中有些奇怪？」

陸夫人道：「奇怪什麼？」

楚小楓道：「夫人明明一身好武功，怎不肯出手攔阻他們？」

陸夫人冷冷說道：「你們強橫霸道，還要說風涼話麼？」

楚小楓心中暗道：「難道，這個女人真的不會武功麼？」

凝目望去，只見她雙目中淚光隱現，似乎是要流淚的樣子。

淚光，遮去了她的眼神。

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緩緩在一張木椅上坐下。

兩個婢女，緊守在陸夫人的身側。

楚小楓開始對自己的判斷，產生了懷疑的想法。

難道這女人，真是陸副將的夫人不成，果然如此，這個漏子就闖大了。

心中念轉，口中却緩緩說道：「夫人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不相信妳是真的陸夫人。」

陸夫人怒道：「你這人真是胡說八道，世界上什麼都有人冒充，那裏還會有冒充別人的老婆？」

楚小楓問道：「夫人，陸副將幾時回來？」

陸夫人道：「天黑之前一定回來。」

楚小楓點頭道：「好，天黑之前，我們也已離開這裏，也許不會和陸副將照面了。」

陸夫人道：「哼！你們早知道他不在此，才敢這樣無法無天！」

楚小楓道：「夫人言重了，就算陸副將在這裏，咱們要來時，一樣會來。」

陸夫人道：「這麼說來，你們是天不怕，地不怕，心目中全無王法的人了？」

楚小楓道：「夫人，這就言重了。」

陸夫人霍然站起了身子，似要發作，但看了楚小楓幾眼，忽然又坐了下去，歎息一聲，道：「楚莊主，你們究竟要作什麼？」

楚小楓道：「找夫人！」

陸夫人道：「找什麼人？我的丈夫，還是我？」

楚小楓道：「都不是。」

陸夫人道：「請說說看吧，要找什麼樣子的人？為什麼找我？」

楚小楓道：「找三位姑娘，有人看到了她們被押解上這艘船。」

陸夫人回顧了那位總管一眼，問道：「鄭總管，咱們這艘船上，押的有犯人沒有？」

楚小楓冷冷說道：「夫人，真的不肯說了。」

這時，兩個女婢之中，突然有一個開了口，道：「楚莊主，你殺了她也沒有用，她作不了主，就是作不了主。」

楚小楓道：「誰能作主，那個人如若不是男子漢，就應該站出來。」

那女婢冷笑一聲，道：「他本來，也不是男子漢。」

楚小楓怔了一怔，道：「這麼說來，是姑娘了。」

女婢道：「不錯，是我。」

楚小楓道：「失敬，失敬，請教姑娘怎麼稱呼？」

對這種變化，楚小楓心中雖然有着意外之感，但他表面上却裝作的無限平靜。那女婢淡淡一笑，嬌聲說道：「我叫柳烟。」

有？」

鄭總管道：「沒有。」

陸夫人道：「楚莊主，是什麼樣子的女人，照說，他一向不會把犯人帶到我住的地方，這一次，他因公事在外，也許會破一次例，不過，我是不知道這件事，但鄭總管應該知道的。」

楚小楓左看右看，一直瞧不出一點破綻，這女人如是有意裝作，那實在裝得太像了。

陸夫人輕輕吁一口氣，接道：「楚莊主如是不信，儘管搜查，真能搜出三個女犯人，老實說，我也心中感激，他怎可以把女犯人帶上此船，不過，楚莊主，你如是搜不出來，是不是應該給我們一個交代？」

楚小楓道：「這個，我……」

只見王平快步奔了上來，道：「見過莊主。」

他雖然盡力想保持鎮靜，但仍無法完全遮掩住那股驚愕之色。

楚小楓一皺眉頭，問道：「找到了沒有？」

王平急行一步，低聲說道：「周橫，華圓，都暈倒在底艙之中。」

楚小楓問道：「有這等事，怎麼產生的？」

王平道：「他們好像中了一種迷魂藥物。」

楚小楓道：「哦，你們聞到了甚麼香味沒有？」

王平道：「沒有，屬下沒有聞到甚麼很。」

柳烟道：「你楚公子帶的人手中，說不定也有我們的人混在其中。」

楚小楓哦了一聲，道：「姑娘當真是越說越神化……」

神情突然間，轉變的十分嚴肅，接道：「柳姑娘，不論貴組合有多大的勢力，也不會使在下畏懼，再說一碼歸一碼，現在姑娘最好先對眼前的事作一個決定。」

柳烟道：「楚莊主，目前，我們手中已經掌握了你們三條人命，你手中扣挾的，却是貨真價實的陸夫人，傷害一個將軍夫人，對你一個小小的莊主而言，那實在不是一件甚麼好事。」

楚小楓道：「柳姑娘，妳如覺得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威脅，那就想錯了，柳姑娘，別忘了還有你，除非，你自己覺得，有把握能夠勝過區區？」

柳烟道：「我既然出了面，那就和陸夫人無關，放了她，我可以奉陪，文來武打，悉憑尊便。」

楚小楓沉吟了一陣，道：「好，柳姑娘願意出面，那是最好不過。」

揚手兩指，點了陸夫人的穴道，向後一帶，交給了成方，道：「看住她。」

成方接住陸夫人，置於一側。柳烟臉色一變，道：「楚莊主，你這是甚麼意思？」

香味。」

楚小楓道：「如是迷魂藥物，應該有種香味才對。」

王平道：「是，屬下也這麼想，如若真有甚麼藥物，至少，應該有一種藥味，但我們沒有聞到過甚麼氣息。」

楚小楓點點頭，目光轉到陸夫人的臉上，道：「夫人，這是甚麼意思？」

陸夫人道：「我不懂你在說甚麼。」

楚小楓道：「夫人，說笑話，也應該有個限度，你這麼作法，那是逼迫在下出手了。」

陸夫人道：「男子漢，大丈夫，只會欺侮女流之輩，算得甚麼英雄好漢？」

楚小楓笑了一笑，道：「夫人，如若你們不用迷魂藥物，在下幾乎就被你瞞騙過去。」

陸夫人道：「這話怎麼說？」

楚小楓道：「可惜，你還是不夠沉着，這就叫百里行程去九十。」

突然出手一把，扣住了陸夫人的左手腕脈。

陸夫人呆了一呆，道：「你這是甚麼意思，難道你不懂，男女授受不親。」

楚小楓道：「我不懂，不過，我知道夫人的性命，至少重過我那幾位弟兄。」

陸夫人道：「你這強盜，竟然敢傷害命官夫人？」

楚小楓道：「放了他們，要不然，夫人可別怪在下無情。」

一面說話，一面暗運功力，五指緊緊收束。

以談話正題了。」

柳烟道：「請說。」

楚小楓道：「放了我三個手下，交出她們三姊妹，在下保證不動這船上的一草一木。」

柳烟突然一揮雙臂，一件外罩的長衫，突然片片碎裂落下，露出了一身玄色勁裝。

成方，王平都為之臉色一變。

這柳烟表現出來的武功，十分驚人。原來，一件衣服穿在身上，想要一舉間，把它震得碎裂片片，實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那必需內功到了完全收放隨心的境界，全身每一個部份同時發出強大的動力，一舉間，震碎長衫。

柳烟，看上去，只不過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却已有如此成就。

成方，王平，自覺就無法可以辦到這一點。

陸夫人感覺得指力增加，只好運氣抗拒。

這一來，無疑露了原形。

楚小楓冷然一笑，指力又加強了三分，道：「夫人，你終於露原形了。」

陸夫人一着失錯，自知已無法再作狡辯，歎息一聲，道：「放開我，咱們好好說說。」

楚小楓道：「王平，看住那位總管，夫人請下令放了他們兩人，在下保證不傷夫人。」

口中說話，右手卻不斷的増加實力。陸夫人只覺得骨疼欲裂，提不起全身真氣。

她雖然咬着牙沒有叫出聲，但却疼的忍不住流下淚水來。

楚小楓輕輕吁了口氣，道：「夫人，再不肯下令，在下就要扭斷你的腕骨。」

陸夫人道：「放開我，放開我，我作不了主。」

楚小楓道：「那是，這艘船上，還有比姑娘身份更高的人。」

他問話的聲音，雖然和氣，但手上的力量，却不停的加重。

他心中明白，此時此刻，決不能有半點仁慈之心。

這是個計劃的很精密的陰謀，稍有疏忽，就可能陷入對方的計算之中。

陸夫人彎下了腰，蹲下了身軀。這種痛苦實在很大，極不容易忍受。

但是，她竟然忍住了，不再回答他的問話。

柳烟道：「拖延時間，對我沒有甚麼害處，你說吧。」

楚小楓道：「咱們這一戰，只求分出勝負呢？還是以命相搏？」

柳烟道：「拳腳，兵刃，都沒有眼睛，動起手來，那就很難保證不會傷亡，再說咱們也不是比着玩的。」

楚小楓道：「姑娘之意，咱們一動上手，那就是生死存亡之分了。」

柳烟道：「既然動上了手，還有甚麼顧忌……」

回顧了身側的女婢一眼，說道：「傳我令諭下去，如果他們傷害到陸夫人，那就把擒得的三人，亂刀分屍，拋入湘江之中餵魚。」

女婢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成方突然一個快速轉身，攔住了女婢的去路，道：「姑娘，請站住。」

那女婢對成方的嚇阻，並無畏懼，一笑，道：「小兄弟，你可是嚇我？」

成方道：「不是，在下認得姑娘，手中之劍却不識人，而且我是很認真的。」

拒。

這一來，無疑露了原形。

楚小楓冷然一笑，指力又加強了三分，道：「夫人，你終於露原形了。」

陸夫人一着失錯，自知已無法再作狡辯，歎息一聲，道：「放開我，咱們好好說說。」

楚小楓道：「王平，看住那位總管，夫人請下令放了他們兩人，在下保證不傷夫人。」

口中說話，右手卻不斷的増加實力。陸夫人只覺得骨疼欲裂，提不起全身真氣。

她雖然咬着牙沒有叫出聲，但却疼的忍不住流下淚水來。

楚小楓輕輕吁了口氣，道：「夫人，再不肯下令，在下就要扭斷你的腕骨。」

陸夫人道：「放開我，放開我，我作不了主。」

楚小楓道：「那是，這艘船上，還有比姑娘身份更高的人。」

他問話的聲音，雖然和氣，但手上的力量，却不停的加重。

他心中明白，此時此刻，決不能有半點仁慈之心。

這是個計劃的很精密的陰謀，稍有疏忽，就可能陷入對方的計算之中。

陸夫人彎下了腰，蹲下了身軀。這種痛苦實在很大，極不容易忍受。

但是，她竟然忍住了，不再回答他的問話。

柳烟道：「拖延時間，對我沒有甚麼害處，你說吧。」

楚小楓道：「咱們這一戰，只求分出勝負呢？還是以命相搏？」

柳烟道：「拳腳，兵刃，都沒有眼睛，動起手來，那就很難保證不會傷亡，再說咱們也不是比着玩的。」

楚小楓道：「姑娘之意，咱們一動上手，那就是生死存亡之分了。」

柳烟道：「既然動上了手，還有甚麼顧忌……」

回顧了身側的女婢一眼，說道：「傳我令諭下去，如果他們傷害到陸夫人，那就把擒得的三人，亂刀分屍，拋入湘江之中餵魚。」

女婢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成方突然一個快速轉身，攔住了女婢的去路，道：「姑娘，請站住。」

那女婢對成方的嚇阻，並無畏懼，一笑，道：「小兄弟，你可是嚇我？」

成方道：「不是，在下認得姑娘，手中之劍却不識人，而且我是很認真的。」

拒。

這一來，無疑露了原形。

楚小楓冷然一笑，指力又加強了三分，道：「夫人，你終於露原形了。」

陸夫人一着失錯，自知已無法再作狡辯，歎息一聲，道：「放開我，咱們好好說說。」

楚小楓道：「王平，看住那位總管，夫人請下令放了他們兩人，在下保證不傷夫人。」

口中說話，右手卻不斷的増加實力。陸夫人只覺得骨疼欲裂，提不起全身真氣。

她雖然咬着牙沒有叫出聲，但却疼的忍不住流下淚水來。

楚小楓輕輕吁了口氣，道：「夫人，再不肯下令，在下就要扭斷你的腕骨。」

陸夫人道：「放開我，放開我，我作不了主。」

楚小楓道：「那是，這艘船上，還有比姑娘身份更高的人。」

他問話的聲音，雖然和氣，但手上的力量，却不停的加重。

他心中明白，此時此刻，決不能有半點仁慈之心。

這是個計劃的很精密的陰謀，稍有疏忽，就可能陷入對方的計算之中。

陸夫人彎下了腰，蹲下了身軀。這種痛苦實在很大，極不容易忍受。

但是，她竟然忍住了，不再回答他的問話。

柳烟道：「拖延時間，對我沒有甚麼害處，你說吧。」

楚小楓道：「咱們這一戰，只求分出勝負呢？還是以命相搏？」

柳烟道：「拳腳，兵刃，都沒有眼睛，動起手來，那就很難保證不會傷亡，再說咱們也不是比着玩的。」

楚小楓道：「姑娘之意，咱們一動上手，那就是生死存亡之分了。」

柳烟道：「既然動上了手，還有甚麼顧忌……」

回顧了身側的女婢一眼，說道：「傳我令諭下去，如果他們傷害到陸夫人，那就把擒得的三人，亂刀分屍，拋入湘江之中餵魚。」

女婢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成方突然一個快速轉身，攔住了女婢的去路，道：「姑娘，請站住。」

那女婢對成方的嚇阻，並無畏懼，一笑，道：「小兄弟，你可是嚇我？」

成方道：「不是，在下認得姑娘，手中之劍却不識人，而且我是很認真的。」

，亂刀分屍，丟入湘江，那豈不是一樁大憾大恨的事？」

這丫頭口齒伶俐，而且，出口之言，威脅極大。

十分精明的成方楞住了。

呆了一陣，才緩緩說道：「你聽着，你如砍殺了我們三個同伴，那是逼我們大開殺戒，至少，這裏你們還有四個人。」

女婢掩口笑道：「你色厲內荏了，是麼？你們那三個同伴，現在是直挺挺的躺在那兒，等候宰割，我們隨時就可以動手，至於我們麼？那就有大的不同了。」

成方看着楚小楓，並沒有立刻出手的意思，才冷冷接道：「有甚麼不同，難道你們不是人命？」

女婢道：「是人命，但你們那位年輕的楚莊主，未必是我們柳姑娘的對手，再說，你也未必能殺得了我。」

那位中年總管，哈哈一笑，道：「楚莊主，最好你放明白些，除了陸夫人不算，目下，我們還是三對三的局面，何況，只要我們招呼一聲，立刻，就會有更多人衝上輪面來。」

柳烟笑一笑道：「不用威脅這位楚莊主，你難道沒有看到麼，這位楚莊主是一位不受威脅的人。」

總管道：「姑娘，在下不是威脅，我說的都是實話。」

柳烟道：「就算你說的實話，人家只怕也不會相信。」

楚小楓道：「兩位說完了吧？」

柳烟笑一笑，道：「楚莊主不相信我

們會殺人？那就試試吧。」

楚小楓道：「江湖上，本多風險，生死由命，那也算不得甚麼大事。」

柳烟道：「好，楚莊主當真是豪氣干雲。」

楚小楓四顧了一眼，道：「姑娘，我看咱們先開始吧！」

柳烟道：「小妹在隨時候教，只是船中太過狹窄，只怕施展不開。」

楚小楓心中忖道：這丫頭奸狡的很，似乎是想把我誘出船外，不可再上了她的當。心中念轉，口中緩緩說道：「我看咱們就在這裏湊合一下算了。」

柳烟道：「好！莊主請出手。」

她口中謙讓，右手一抬，食中二指，已然點了出去，話出口，手指已到了楚小楓的前胸之上。

楚小楓右手一拂，暗勁湧出，逼開了柳烟的掌勢。

柳烟身子一轉，突然雙足齊飛，踢了過來。

這一下來的很奇幻，也很突然，如非楚小楓這些日子中大有進境，躲開這一招就很不容易。

但楚小楓躲開了。

柳烟道：「好身手。」

喝聲中，已拍出四掌，踢出了六脚。她的人，好像就沒有落地，一直在空中飛轉攻襲。

這艘官船的大艙，比一般的船艙，雖然高了一些，但飛騰搏擊，亦非易事。

柳烟雖然身軀嬌小，但也無法在如此

低矮的艙中飛躍。

楚小楓學會了留心觀察，所以，看得十分仔細。

發覺了飛騰的柳烟，一直保持身子的彎曲。

她的雙腿，一直收着，身子也成彎弓之狀。

正因如此，她的攻勢也特別的快速凌厲。

看上去，像一個在空中滾動的圓球。

楚小楓連接下柳烟數十招攻勢，竟然無法還擊一招。

楚小楓皺皺眉頭，只覺這地方有些狹窄，很多招數，無法施展。

柳烟一陣連綿的攻勢過後，人才落着實地，吁一口氣，道：「楚莊主，你怎不還手呢？」

楚小楓雖然聽出柳烟的話，有股揶揄的味道，但他仍然很平靜，因為，他並沒有失敗。

淡淡一笑，楚小楓緩緩說道：「姑娘的攻勢很快，快的是在下沒有還手的機會，不過，這並不是說，你柳姑娘，已經勝了這一場搏殺，對麼？」

柳烟道：「至少楚莊主也沒有得勝，是麼？」

楚小楓道：「姑娘，眼下只是分出勝負，但咱們這一場搏殺，還沒有結束，對麼？」

柳烟道：「對！現在還不知道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結果？」

楚小楓笑一笑，道：「對！我們還沒有分出勝負，現在，就要開始了。」

柳烟道：「楚莊主，準備出手了。」

楚小楓道：「不錯，姑娘小心了。」

突然一掌，拍了出去。

這一掌，變化不奇，只是平平淡淡的拍出一掌。

柳烟竟然看不出掌勢上，蘊藏有何變化。

眼看此掌勢將要近身之時，柳烟才突出一指，點向了楚小楓的腕脈穴。

楚小楓一挫腕，原本平平的一掌，突然間，變成了彎曲之狀，五指連綿擊出。

五縷指風一齊飛出，飛向柳烟脈穴。

柳烟急急縮腕，但仍是慢了一步，被一縷縷指風，擊中腕脈。

但覺腕穴一麻，楚小楓人已疾欺而至，一把扣住了柳烟的左腕，冷冷說道：「姑娘，現在，咱們分出勝負了。」

柳烟臉色鐵青，冷笑一聲，道：「你這算什麼武功？」

楚小楓道：「不論什麼武功，但我已經制服了你。」

柳烟神情冷厲，緩緩說道：「你們不用顧及我的生死，不過，我如死了，你們給我報仇就是。」

楚小楓道：「三命四命，你們也佔不了先。」

出手一指，點中了柳烟兩處穴道，接道：「姑娘，一定要死，也要我們動手殺了你，我不會給你自絕的機會。」

柳烟頸間兩處穴道被點，口中雖然含着毒藥，但卻無法吞下。

（未完）

全·新·版·本
精心傑作

著名武俠小說家

古龍

流星、蝴蝶、劍
古龍



流星蝴蝶劍

歡迎函購·特價優待

全書700頁（分上下集）
定價（全書）港幣八元
如外埠讀者函購免收郵費。
本埠讀者除免收郵費外
並按照定價九折優待。

說小俠武派新

古龍是享譽東南亞的著名武俠小說家。他的武俠小說，不但構想新奇，佈局詭異，引人入勝，而且富於情意和內涵，使人讀後每每會對江湖上的是非恩怨，明爭暗鬥，以及英雄與美人間的戀情，都有深一層的聯想和回味。

邵氏傾巨資所拍攝的新型武俠鉅片「流星、蝴蝶、劍」，這是根據古龍的原著所改編的影片。名導演楚原，將原著的情節重新佈局，原因是原著有五十萬餘言，在短短一百分鐘左右裏，難以全部容納，許多精采處被刪掉在所難免。所以閱讀原著不但可窺全豹，而且描敘詳盡，文字勝過對白，寫情寫景尤勝一絕。



功效第一 銷量冠軍

主治：
風濕骨痛，機能衰退
腰酸背痛，工作過勞
夜多小便，貧血頭暈
病後失調，陰虛盜汗
功能固本培元，寧神
養陰，常服更可轉弱
為強延年益壽，堪稱
功效第一之男性補品
由于紫金丹藥效超著
，用者交相稱頌，銷
量已躍居全港之冠。

THE ROYAL GOLD
寧神
固本
紫金丹



永安公司

總批發 5-223283

港九各大藥行均有銷售

紫金丹

峨嵋藥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電話：445643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
倉巴南京街5號